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 著

（第三版）

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社会的迅速发展又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面、思辨能力、创造性等的培养，已成为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解决研究生教育的培养问题，要抓好源头，即有必要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从研究生入门逐渐下移到本科阶段，以解决外语专业学生与同时入学的其他系科同学相比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潜力上有所不及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张冰编审的远见卓识，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冲锋陷阵。在三位策划者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大胆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就流传一种怪论，说英语不是专业，是个工具，于是要求外语系科学生都要另选一门专业或方向。我听到这种公然反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设置目录的论调总感到不是滋味，并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争辩。现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的出版就是向世人表明，外语专业的学生，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要学的东西很多，把外语学习仅仅看作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实为井底蛙见。在外语不是专业是工具的口号下，在大学外语系科里，一度泛起增设"外交、外事、金融、贸易、法律、秘书、教育技术、新闻、科技"等方向的热潮，以至于让我们那些系主任们、院长们手忙脚乱，穷于应付。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毕业后想干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不必我们的系主任们、院长们多操心，指腿画脚，何况毕业后就业市场千变万化，我们在本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第三版）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胡壮麟等著.—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ISBN 978-7-301-28007-2

Ⅰ.①系… Ⅱ.①胡… Ⅲ.①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Ⅳ.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1155号

书　　名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第三版) Xitong Gongneng Yuyanxue Gailun
著作责任者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　著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007-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438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31印张　600千字
	2005年9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2版
	2017年2月第3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编 委 会

主编　胡壮麟　彭宣维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蔷　文　军　田贵森　史宝辉

冉永平　刘世生　齐振海　李福印

张　冰　张　辉　武尊民　林允清

封宗信　钱　军　崔　刚　彭宣维

程晓堂　戴曼纯

总 序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最早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编审共同策划的。三位先知先觉者的基本思想我较清楚。首先,他们认为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社会的迅速发展又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面、思辨能力、创造性等的培养,已成为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解决研究生教育的培养问题,要抓好源头,即有必要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从研究生入门逐渐下移到本科阶段,以解决外语专业学生与同时入学的其他系科同学相比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潜力上有所不及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张冰编审的远见卓识,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在三位策划者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大胆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就流传一种怪论,说英语不是专业,是个工具,于是要求外语系科学生都要另选一门专业或方向。我听到这种公然反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设置目录的论调总感到不是滋味,并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争辩。现在“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的出版就是向世人表明,外语专业的学生,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要学的东西很多,把外语学习仅仅看作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实为井底蛙见。

在外语不是专业是工具的口号下,在大学外语系科里,一度泛起增设“外交、外事、金融、贸易、法律、秘书、教育技

术、新闻、科技"等方向的热潮，以至于让我们那些系主任们、院长们手忙脚乱，穷于对付。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毕业后想干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不必我们的系主任们、院长们多操心，指腹为婚；何况毕业后就业市场千变万化，我们在本科期间要设置多少方向才算是有市场意识呢？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外语系科的本科生来说，应首先让他们接受通识教育，才能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得心应手。再者，从新世纪的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来看，我们培养的人才还应是具有能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不是人云亦云、照葫芦画瓢者。就外语系科来说，让学生只会围着外语"工具"操作，不会动脑，终究不是办法。

我的上述观点绝非空穴来风，也非杞人忧天。最近，教育部外语教育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专家们去国内四所大学对英语专业进行试评。报告中有一段话引人深思，现摘录如下："然而，试评结果表明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中的学科建设却不甚乐观。个别院校对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内涵不很清楚；制定的学科规划既与该校的层次定位不相符，也不符合外语学科的基本规律；课程设置与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培养的学生基本功不扎实；教学管理比较混乱，质量意识不强。"①

再来看看大学英语教育，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和大学英语教育专家已达成共识，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明确"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则提出："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以确保不

① 戴炜栋、张雪梅：《谈英语专业教学评估和学科建设》，《中国外语》2005年第2期，总第4期，第4—7页。

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遗憾的是，现在国内有些出版社过多地关注主干课教材的出版，对全面贯彻《教学要求》的其他教材所花力度不够。

所有这些说明，为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大学外语学生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拓宽知识面、增强思维力、孕育创新精神的各种教材和阅读材料甚为必要。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必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为培养名副其实的优秀外语人才做出长远贡献。

本丛书是开放式的，除欢迎读者对已出版的种类提出宝贵意见外，也欢迎对选题提出建议。我们也期待老师们参与选题和写作。让我们为探索、改进和提高中国外语教育，为培养更多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并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胡壮麟

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

2005 年 9 月 10 日

第三版前言

在永生、德禄、战子三位教授的督促下,《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的第三版终于问世。

修订本书有以下原因:首先,本书在2005年出版后,便入选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8年又被评为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教材一等奖。这表明本书具有学术价值和教学用途。这迫使我们力图不断完善本书,不负领导和各校师生的勉励和期待。第二,这十年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获得飞速发展,韩礼德本人和他的几位高足,不时有新著问世,不时有新的观点引起学界注目(参见第十四章),因此本书有必要反映这些进步和发展。第三,我国国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也有了巨大发展,受到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会的肯定(参见第一章的1.1.5);在我国高校已形成多个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基地。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的异同和特色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对系统功能学派内部的争论能参加讨论、发表己见;对如何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应用于教学、语篇分析、汉语系统的构建、多模态语言学、符号学等方面如何结合国内情况积累了经验。

从上述发展变化出发,本次修订主要对原有各章认真审读,对各章内容进行了增删。经过讨论后,删除原第十三章"内部的分级与外界的质疑",将部分内容分散于其他各章,增加了战子教授的"多模态话语研究"(第十一章)和永生教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近十年来的发展"(第十四章)。需要说明,新增的第十四章一度拟作为本书的"代序",考虑到年轻读者的接受情况,最后决定放在末章,起到对全书总结和对今后指引方向的作用。还需要说明,永生教授考虑到我的年龄和身体情况,主动承担了在第一章中增添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属性"(1.2.4)一节,对韩礼德的适用语言学思想的阐述颇为传神。这样,本书作者主要分工承担的各章任务如下:

胡壮麟　第一、二、三、九章
李战子　第十、十一章
张德禄　第五、七、十二、十三章
朱永生　第四、六、八、十四章

在修订过程中，承蒙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戴雨聪同学和北京大学李寒冰同学将原来的pdf文件转录为word文件，大大方便了对本书的修订工作，谨在此表示感谢。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
2014年教师节

第一版前言

本书的三位作者曾于1988年应湖南教育出版社约稿，合作编写了《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该书在1992年曾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

转眼间，17年过去了。《概论》在坊间已难寻觅，当年的责任编辑传闻已解甲归田。正在为如何对付读者不时查询而困扰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再版《概论》。我们欣然同意。

当我们再次翻阅《概论》时，发现这17年中发生了惊人的难以预料的变化，如：

——作为该书主要蓝本的韩礼德1985年版的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有了1994年第二版后，又有2004年第三版。每一版都有较大程度的更动。

——我们在1988年的《概论》前言中曾谈过："……就像伦敦学派的弗斯培养了一代年轻有为的语言学家一样，围绕韩礼德已经形成了一支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的队伍。"如今，诸如 Martin，Matthiessen，Fawcett，Thompson，Francis，Ventola，Lemke，Thibault 等众多弟子中，有不少已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本身来说，人们已从传统的及物性、情态、主位/述位、新/已知信息、衔接等扩展至语域和语类、语法隐喻、评价和意识形态等新的领域。在应用方面，一些学者也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实验和推广，如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

——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队伍已日益壮大。自1989年以来，已召开了八次全国性的大会。我国学者已从早期以引进为主的工作，发展到今天把批判性接受作为目标。同时，国内许多学者已能结合我国情况，特别是汉语情况进行研究。虽

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个方向是无可非议的。

——由于我国功能语法协会坚持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活动置于"功能语言学"的大旗之下,并坚持再好的理论必须注重应用这一原则,我们从其他功能语言学派,如层次语法,法位学、格语法、隐喻学,以至认知语言学,也从广大第一线的语言老师和外语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反馈和鼓舞,从而推动了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最后,当我们于1988年写《概论》时,由于本身经验有限,读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了解得不是很多,加上出版社对字数的限制,许多问题不敢写深写透。现在有条件改变这种状况。

所有这些,说明我们有必要对《概论》做重大修订,以反映上述变化。在修订版《概论》中,我们保持并修订原有的九章(即胡壮麟,1、2、3章;朱永生,4、6、13章;张德禄,5、11、12章)。另外,我们增加了"复句与词组"(张德禄,第7章),"语域与语类"(朱永生,第8章)和"语法隐喻"(胡壮麟,第9章)。最后我们又决定增加"评价理论与意识形态"(第10章)。

承蒙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李战子教授鼎力相助,完成这一任务,仅表衷心感谢。我们也感谢清华大学方琰教授对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概论》的前言中我们曾说过:

> 科学研究是一项前赴后继的事业。它不为时间所囿,它不为国界所限,它不为权威所禁。韩礼德的理论不是在真空中孕育的,它包含着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潜移默化,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和传授,同代人的热烈争论,也包含着韩礼德本人敢于对自己的观点不断修正,不断创新。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本着这个目的写的。特别要指出的是,韩礼德缅怀他的启蒙导师中有我国的罗常培和王力先生。

今天,我们仍然保持上述观点,但很愿意借此机会补充一些新的信息和认识。关于王力先生对韩礼德的影响已有具体报道。[①] 其次,

---

① 胡壮麟:"王力与韩礼德",《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1期,第49—57页,收入张谷、王辑国编:《龙虫并雕,一代宗师——中外学者论王力》,广西教育出版社,第200—216页。

如果说上述引文当时是就韩礼德理论而言，今天我们也想把自己摆进去，即我们也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创新。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中山大学王宗炎先生对《概论》一书曾经做过的评论[①]，我们欢迎王宗炎先生和其他学者对本书继续给以批评指正。正如韩礼德曾经对悉尼大学的研究生说："一门科学，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明这门学科和这种理论，已经发展到了尽头，难以再有新的突破。"我们将循此和前辈们、同行们共勉。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出版本书。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

2005年5月

① 王宗炎："四位中国学者关于《系统功能语法概论》的讨论：胡壮麟先生的答复"，《福建外语》1999年第3期，第6—8页。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 1
1.1　引　言 / 1
1.1.1　语言、语法和语言学 / 1
1.1.2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 / 2
1.1.3　系统语法与功能语法 / 3
1.1.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价值 / 3
1.1.5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 / 4
1.2　韩礼德的语言学史观 / 6
1.2.1　古希腊时期的两种语言观 / 6
1.2.2　中世纪和 20 世纪前的两种语言观 / 6
1.2.3　近代的两种语言观 / 7
1.2.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属性 / 8
1.3　韩礼德的语言观 / 10
1.3.1　语言的符号性 / 10
1.3.2　语言的普遍性和变异性 / 11
1.3.3　语言行为 / 12
1.4　系统功能语法的六个核心思想 / 12
1.4.1　元功能的思想 / 13
1.4.2　系统的思想 / 15
1.4.3　层次的思想 / 16
1.4.4　功能的思想 / 18
1.4.5　语境的思想 / 19
1.4.6　近似的或盖然率的思想 / 20

1.5 先驱者与同代人 / 22
1.5.1 欧洲语言学派 / 22
1.5.2 美国语言学传统 / 23
1.5.3 其他导师 / 24
1.5.4 同代人与合作者 / 24
1.5.5 其他领域 / 25

第二章 系统功能理论 / 27
2.1 汉语语法的研究 / 27
2.1.1 语境分析 / 27
2.1.2 “共时”与“历时”的关系 / 28
2.1.3 语法范畴 / 28
2.1.4 全面性与效度 / 29
2.1.5 欧洲结构主义的描写 / 29
2.2 阶与范畴语法 / 30
2.2.1 时代背景 / 30
2.2.2 语言(学)层次 / 30
2.2.3 意义 / 31
2.2.4 范畴 / 31
2.2.5 阶 / 34
2.2.6 词汇 / 37
2.3 系统理论 / 38
2.3.1 时代背景 / 38
2.3.2 系统理论的引入 / 39
2.3.3 对伦敦学派系统理论的第一步修正 / 40
2.3.4 对伦敦学派系统理论的第二步修正 / 41
2.3.5 对伦敦学派系统理论的第三步修正 / 41
2.3.6 特征与系统网络 / 42
2.4 功能理论 / 42
2.4.1 系统与功能 / 43
2.4.2 功能与用途 / 44
2.4.3 语言功能与社会符号学 / 45

第三章　系统语法 / 48
3.1　语言分析的四种模式 / 48
3.1.1　项目和配列模式 / 48
3.1.2　项目和过程模式 / 49
3.1.3　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 / 50
3.1.4　项目与聚合体模式 / 50
3.2　有关系统的几个基本概念 / 51
3.2.1　系统与系统网络 / 51
3.2.2　选择 / 52
3.2.3　从属关系 / 53
3.2.4　入列条件 / 53
3.2.5　选择表达 / 53
3.2.6　选择说明 / 53
3.2.7　选择终止 / 54
3.2.8　意义和意义潜势 / 54
3.3　系统标号 / 54
3.3.1　五个基本网络表达型式 / 55
3.3.2　双向性 / 57
3.3.3　非标记性 / 58
3.3.4　精密度 / 59
3.4　体现 / 60
3.4.1　层次之间的体现 / 61
3.4.2　层次内部的体现 / 61
3.4.3　体现说明 / 62
3.5　系统与结构 / 63
3.5.1　系统与功能 / 64
3.5.2　最小括弧法 / 66
3.5.3　功能成分在词组/短语中的体现 / 67
3.6　递归性 / 67
3.6.1　逻辑功能 / 68
3.6.2　网络标志 / 70

第四章　功能语法:概念功能 / 71
4.1　经验功能的体现形式 / 71
4.1.1　及物性 / 71
4.1.2　受益者和范围 / 80
4.1.3　环境成分 / 83
4.1.4　言辞与序列 / 88
4.1.5　作格分析法 / 89
4.2　语态 / 92
4.2.1　中动语态 / 92
4.2.2　非中动语态 / 92
4.3　逻辑功能的类型及其体现形式 / 97
4.3.1　相互依存 / 97
4.3.2　逻辑语义关系 / 98
4.3.3　相互依存和逻辑语义的相互关系 / 99
4.3.4　逻辑功能在英语中的体现形式 / 100
4.4　汉语的概念功能 / 102
4.4.1　及物性系统 / 102
4.4.2　语态系统 / 103
4.4.3　汉语中的逻辑功能 / 103
4.4.4　实例分析 / 104
4.5　结语 / 109

第五章　功能语法:人际功能 / 110
5.1　人际功能 / 110
5.1.1　言语角色和交流物 / 110
5.1.2　言语功能 / 111
5.1.3　命题和提议 / 114
5.2　语气成分 / 115
5.2.1　语气结构 / 115
5.2.2　主语和限定成分的意义 / 118
5.2.3　剩余部分 / 122
5.2.4　其他附加语 / 126
5.2.5　连接附加语 / 126

5.2.6 呼语与感叹语 / 127
5.2.7 语气系统:更多的选项 / 128
5.3 语气与语调(tone) / 133
5.3.1 声调突出 / 133
5.3.2 声调 / 134
5.3.3 自由度:“自由”与“受限”小句 / 138
5.3.4 语气隐喻 / 141
5.4 归一性与情态评价 / 144
5.4.1 归一性 / 144
5.4.2 情态 / 146
5.4.3 情态评价 / 149
5.4.4 隐喻情态和情态的取向 / 153
5.5 语气成分的略用 / 156
5.5.1 省略 / 156
5.5.2 零句 / 158
5.5.3 小句作主语 / 159
5.6 汉语的人际功能 / 160
5.6.1 语气 / 160
5.6.2 情态和意态 / 162
5.6.3 语调 / 162

第六章 功能语法:语篇功能 / 164
6.1 主位结构 / 164
6.1.1 主位的分类 / 165
6.1.2 主位结构与语气结构 / 166
6.1.3 无标记主位与有标记主位 / 168
6.1.4 主位推进与信息流动 / 169
6.2 信息结构 / 172
6.2.1 信息结构的基本含义 / 173
6.2.2 信息结构的体现形式 / 173
6.2.3 信息结构的基本特点 / 174
6.2.4 信息结构与主位结构 / 177
6.2.5 信息结构与衔接关系 / 178

6.3 衔接 / 179
6.3.1 衔接的含义 / 179
6.3.2 衔接的手段 / 179
6.3.3 研究衔接关系的意义 / 190
6.4 汉语的语篇功能 / 190
6.4.1 主位结构 / 190
6.4.2 信息结构 / 190

第七章 复句与词组 / 194
7.1 复句 / 194
7.1.1 复句的逻辑语义关系 / 194
7.1.2 小句之间关系的类型 / 196
7.1.3 排序关系:联合和主从 / 200
7.1.4 三种扩展方式:详述、延展和增强 / 205
7.1.5 报告、思想和事实:三种投射 / 222
7.1.6 作为语篇域的复句 / 229
7.1.7 复句与语调 / 232
7.2 词组和短语,及它们的复合结构 / 234
7.2.1 词组和短语 / 234
7.2.2 动词词组 / 241
7.2.3 副词词组、连词词组、介词词组 / 247
7.2.4 介词短语 / 250
7.3 词组和短语复合体 / 250
7.3.1 词组和短语复合体概观 / 250
7.3.2 联合关系:词组和短语 / 252
7.3.3 主从关系:名词词组 / 253
7.3.4 主从关系: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 / 254
7.3.5 主从关系:动词词组复合体的扩展关系(1):一般 / 254
7.3.6 主从关系:动词词组复合体的扩展关系(2):被动语态 / 258
7.3.7 主从关系:动词词组复合体的扩展关系(3):使役 / 259

7.3.8 投射 / 262
7.4 汉语的复句与词组 / 266
7.4.1 汉语的复句 / 266
7.4.2 汉语的词组和短语 / 270

第八章 语域与语类 / 274
8.1 引言 / 274
8.2 语域 / 274
8.2.1 语域的界定及其制约因素 / 274
8.2.2 语域的特点和功能 / 276
8.2.3 语域与方言的关系 / 278
8.2.4 语域的转换、混合和借用 / 279
8.2.5 语域的误用 / 280
8.2.6 研究语域的目的 / 283
8.3 语类 / 284
8.3.1 语类的界定以及语言学界对它的关注 / 284
8.3.2 语类结构潜势及其研究内容 / 287
8.3.3 语类结构的体现形式 / 289
8.3.4 语类与文化语境的关系 / 292
8.4 两种语境模型的对比 / 293
8.4.1 韩礼德的语境模型 / 293
8.4.2 马丁的语境模型 / 294
8.4.3 两种语境模型的对比 / 296
8.4.4 我们的观点 / 300
8.5 结语 / 303

第九章 语法隐喻 / 305
9.1 韩礼德 1985/1994 模式 / 305
9.1.1 概念隐喻 / 305
9.1.2 人际隐喻 / 306
9.1.3 元功能和层次 / 308
9.1.4 韩礼德 1996 模式 / 308
9.2 语篇隐喻 / 309

9.2.1 马丁对语篇隐喻的研究 / 309
9.2.2 韩礼德对语篇隐喻的模糊态度 / 311
9.3 一致性 / 312
9.3.1 对一致性的各种描写 / 312
9.3.2 概念隐喻化和语言隐喻化 / 314
9.4 雅式和土式 / 315
9.4.1 定义 / 315
9.4.2 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 / 315
9.4.3 级的一致性 / 316
9.4.4 打包和拆析 / 318
9.5 概念隐喻和名词化 / 319
9.5.1 概念隐喻的类型 / 319
9.5.2 名词化 / 319
9.5.3 特征群 / 321
9.6 语法隐喻与科学理论的关系 / 322

第十章 评价理论与意识形态 / 324
10.1 引言 / 324
10.2 评价与评价理论 / 325
10.2.1 评价研究综述 / 325
10.2.2 评价理论 / 326
10.3 评价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揭示 / 337
10.4 评价理论的应用和其他 / 340

第十一章 多模态话语研究 / 346
11.1 引言 / 346
11.2 图像分析的社会符号学框架 / 347
11.2.1 视觉语法 / 347
11.2.2 元功能、元意义和实现关系 / 348
11.2.3 再现意义 / 348
11.2.4 互动意义 / 355
11.2.5 构图意义 / 359
11.3 听觉符号的多模态研究 / 361

11.4 图文关系研究 / 363
11.5 多模态语类特征研究 / 364
11.5.1 纸质媒体和网络报纸 / 365
11.5.2 科学语篇 / 366
11.6 多模态读写教育 / 370
11.7 国内的研究现状 / 370
11.8 结语 / 373

第十二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 / 375
12.1 儿童语言发育 / 376
12.1.1 两种认识论 / 376
12.1.2 儿童语言发育与语言功能 / 376
12.1.3 从幼儿语言向成人语言的过渡 / 378
12.2 语言与社会 / 379
12.2.1 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 380
12.2.2 语言对社会的影响 / 380
12.3 语域理论的用途 / 382
12.4 语言教学 / 384
12.4.1 意念教学法 / 385
12.4.2 情景教学法 / 386
12.4.3 交际教学法 / 387
12.4.4 篇章教学 / 388
12.4.5 语类教学法 / 391
12.4.6 机制教学 / 392
12.4.7 多模态教学 / 394
12.5 文体学 / 397
12.5.1 文体的性质 / 397
12.5.2 相关性标准 / 398
12.5.3 文体分析的方面、程序、方法和问题 / 399
12.5.4 文体分析的实例 / 403
12.6 翻译与机译 / 403
12.6.1 翻译 / 403
12.6.2 机译 / 405

12.7 计算语言学 / 407
12.7.1 阶与范畴语法阶段 / 407
12.7.2 系统语法阶段 / 407
12.7.3 系统功能语言学阶段 / 408

第十三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流派的比较 / 409
13.1 引言 / 409
13.2 索绪尔语言学 / 410
13.2.1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 / 410
13.2.2 语言和言语 / 411
13.2.3 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 / 412
13.2.4 语法学和词汇学 / 413
13.3 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 / 413
13.3.1 结构与功能 / 413
13.3.2 成分分析法 / 414
13.4 转换生成语法 / 415
13.4.1 理论框架 / 415
13.4.2 语言与个体的关系 / 416
13.4.3 语言习得和发育 / 417
13.4.4 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 / 419
13.4.5 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 419
13.4.6 普遍语法 / 420
13.4.7 发展模式 / 420
13.5 层次语法 / 422
13.5.1 理论框架 / 422
13.5.2 语言层次 / 422
13.5.3 体现关系 / 423
13.5.4 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 423
13.5.5 意义层及其他 / 424
13.5.6 新发展:神经认知语言学 / 424
13.6 功能类型学 / 425
13.6.1 基本理论观点 / 425
13.6.2 基本理论框架 / 426

13.7 认知语言学 / 427
13.7.1 基本观点和研究角度 / 427
13.7.2 理论框架 / 428
13.7.3 最新研究趋势 / 429

第十四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近十年来的发展 / 431
14.1 更加注重对语言系统的研究 / 431
14.2 更加注重对话语意义的研究 / 432
14.3 更加注重语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 433
14.4 从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扩展到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 / 434
14.5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 LCT 的合作 / 437
14.6 马丁的“权力三项”概念 / 439
14.6.1 权力词汇 / 439
14.6.2 权力语法 / 441
14.6.3 权力话语组织 / 442
14.7 其他成果 / 445
14.8 结语 / 446

参考文献 / 447

第一章 概述

1.1 引言

1.1.1 语言、语法和语言学

语言是在人类形成过程中同步出现的，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必要条件。我们的祖先需要语言这个工具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表达内心思想，抒发情感；使用语言进行日常交际，组织各种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甚至用语言与心目中所谓主宰世界的“神”进行对话和祈祷。语言也是文化传递的主要手段，最典型地体现人类行为的选择。由于语言和人类具有这种难分难解的关系，散布在地球各处的思想家和学者都想探讨语言的奥秘，试图对语言的产生、本质和用途作出种种的解释和描写。由于至今没有一种对语言的解释能概括所有的目的，“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难以取得完全一致的回答。

传统意义的语法，限指研究语言中词语和结构的组成，即研究词语及其组成部分如何构成句子，但不涉及语音学和音系学。自20世纪中叶以来，有些学者受描写语法的影响，根据言语或书面语的样本，对语言做有规律的描写。虽然人们不能对语言从意义到措辞的每一环节说得清清楚楚，对语法研究的某些方面或要求还是取得了一定共识，如在讨论时要区分语法是指某一语言的语法，还是指所有语言的语法，即普遍语法；所有的语法范畴应当是语言中清楚存在的现象，如果在语言中没有某种词汇语法的经常出现的反射，意义上的差异便不会具有明晰的规律（Halliday，1994：xix）。

语法在某些情况下也指语言学，如当我们泛指对语言的科学研

究，不限于词汇语法；或通过语言材料发展对语言调查的理论观点，以确定有效语言分析所需的范畴和过程时，不限于某一种语言(Crystal，1980)。本书初版取名为《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便是基于这种认识；现改称《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是为了更能反映当代学者对两者的区别，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词汇和句法。

1.1.2 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

对语言的不同认识导致不同语法分析方法的产生，从而产生形形色色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就20世纪初开始的当代语言学来说，便有索绪尔语言学、布龙菲尔德主义、伦敦学派、布拉格学派、语符学派、转换生成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格语法、层次语法、法位学、生成语义学、关系语法、蒙太古语法、广义短语结构语法、词汇功能语法、中心词驱动短语结构语法、认知语言学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名目繁多的语言学理论和流派中，基本上可分为两大阵营，一为形式主义，一为功能主义。这反映了对语言的两种不同看法，把语言看作规则，还是把语言看作资源？

形式语言学以"句法"代替"语法"，这反映了语言哲学中句法学与语义学和语用学相对立的观点。自古希腊以来，句法往往提示"语言被解释为一种形式系统，然后加上意义"。形式语言学自称是最科学的，它研究理想说话者的语言。这样，形式语言学成了对语言学的研究，而不是对语言的研究。

反之，在功能语言学中，语言被解释为意义系统，伴之以使意义得以体现的形式。形式是实现此目的的手段，本身不是目的。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些形式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这些意义如何表述？"(Haiiiday，1985：xiv)功能语言学要描写的不是理想说话人究竟知道什么，而是真实世界的说话人每天如何利用语言互动的。

社会、语言和思维不可分割，社会是思维的源泉之一，思维促成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在此过程中，语言起着中介作用。因此，系统功能理论要说明已知语境的特定方面，如讨论的内容，使用什么语言，使用哪些交际方式；要确定可能表达的意义和表达这些意义时可能使用的语言。由此可见，把语言看做意义潜系统的观点意味着语言不是一个定义精确的系统，不是所有合乎语法句子的集合；也意味着对语言必须

在语境中加以研究，如学术会议场所、教室，或者考场（Chapelle，1998）。

我们在本书中要介绍的是在当代语言学的各种理论和流派中具有较大影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

1.1.3 系统语法与功能语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部分，但这不是两种语法的简单总和，而是一种完整的语言理论框架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系统语法把语言看做有规律的资源，其基本原理认为语言描写的是系统，更甚于结构。系统语法或系统语言学着重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system network），又称“意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在表述说话人想表达的语义时，必然要在语言的各个语义功能部分进行相应的选择。这种选择取决于使用语言时的语境的方方面面。这种选择在语言的不同层次都可进行。总之，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要由实体体现。

功能语法则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语言系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为了实现各种不同的语义功能逐步形成的。同样，当人们在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时，也是根据所要实现的功能而进行的有动因的活动。由于语言构建现实，功能语法必须建立在日常形式的语言上，它是经验的理论。

1.1.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价值

正像语言是与人类的社会实践分不开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的实际使用作为研究对象，以制订本学派的理论体系，并在应用过程中检验和完善理论。这表明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实践性。离开语言使用者的实践，就不会有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存在。事实表明，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以下领域（参见 Halliday，1994）：

（1）解释语言的本质、功能和发展（历时的、个体的和群体的）；阐明各种语言的共性和特殊性。

(2) 了解语法在表达、保持和传递社会制度、文化、家庭、邻里、学校以及其他社会语境中的作用。

(3) 帮助各种年龄段的人们学习语言(包括母语和其他语言),并在一系列情景语境中有效地使用语言。

(4) 了解语言与大脑的关系,帮助教育方面的和病理性的语言紊乱者,如学习迟缓者、学习差劣者、失语症患者和弱智患者语言,克服语言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5) 了解聋哑人的语言和设计助听器,以建立必要的人际交际。

(6) 了解话语的性质和在语言中功能变异的性质(语域);了解话语的特殊类型(如课堂用语、医学用语、法律用语等),以便为培训教员和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的特定目的服务。

(7) 了解语篇"价值"的性质,以及说唱艺术、修辞和文体等概念;通过研究分析各种语篇来了解文学和非文学作品。

(8) 使用计算机分析和生成话语;发展能编码和译码的软件,以及指导和解释语言及其语法的语义表达法;设计能生成和理解言语以及在书面语篇和口语语篇之间转换的系统。

(9) 探索涉及语言的各种实际活动,如词典和语法书的编纂、司法问题、可阅读性和难度测算方法、机关部门的交际等等。

(10) 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以及文化的思维形式的关系。

1.1.5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早期成员是伦敦学派弗斯(J. R. Firth)培养的一批年青学者,如格莱戈里(M. Gregory)、斯宾塞(J. Spencer)、赫德逊(R. Hudson)、赫德尔斯顿(Huddleston)、韩礼德(Halliday)等。目前比较活跃的在英国有贝利(M. Berry)、伯特勒(C. Butler)、福塞特(R. Fawcett)、特纳(G. Turner)等;在澳大利亚有哈桑(R. Hasan)、麦西逊(C. Matthiessen)、马丁(J. Martin)、奥图尔(L. M. O'Toole)等;在加拿大有格莱戈里(M. Gregory)、班森(J. D. Benson)、格里夫斯(W. S. Greaves)等;在美国有弗里斯(P. Fries)和曼恩(W. C. Mann)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每年举行一次系统理论讨论会。第一届至第八届在英国召开,规模较小,采用工作坊形式。随着影响的扩展和队

伍的扩大，1982 年第九届年会在加拿大召开，这标志着该学派的理论已具有国际影响。1985 年美国密执安大学举办第 12 届年会。考虑到美国是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和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的堡垒，故这次会议是美国功能主义学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肯定。1991 年第一次在日本召开，标志着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登陆亚洲。

值得一书的是第 22 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于 1995 年 7 月 18－22 日在我国北京大学召开，合作者为香港理工大学，会前在清华大学举行功能语法讲习班。第 36 届年会于 2009 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由方琰教授主持。第 40 届年会于 2013 年在中山大学召开，由黄国文教授主持。在历届国际会议上，胡壮麟教授 1989—2002 年当选为国际委员；方琰教授 2002—2008 年任委员会副主席，黄国文教授先后任国际委员（2005—2008）、副主席（2008—2011）、主席（2011—2014）。入选国际委员的尚有朱永生教授（2008—2014）、彭宣维教授（2014—2017）和常晨光教授（2013—2014）。

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第一次会议是 1989 年 8 月 3—5 日以"系统功能语法研讨会"的名称在北京大学召开。参加开幕式的有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会会长季羡林先生、中国英语教育研究会会长许国璋先生、副会长李赋宁先生，以及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先生。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功能语言学会"的组织，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曾先后在苏州大学、杭州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燕山大学、河南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中山大学召开。归属我国功能语言学会领导的尚有"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自 1991 年起在任绍曾教授领导下，已先后在杭州大学、洛阳外国语学院、重庆大学、澳门大学、中山大学、湘潭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绍兴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内蒙古大学和长安大学召开了 14 届全国性会议。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早期出版内部刊物《网络》（*Network*）交流学术信息和成员活动情况，由福塞特任主编。正式刊物为《语言功能》（*Function of Language*），韩礼德任该杂志顾问。我国清华大学方琰教授是编委会成员。该杂志的宗旨为以功能方法研究语言系统和语境中的语篇；以当代语言学的功能主义和符号学为基础，讨论与语言社团有关的语言描写的理论问题和领域。

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内部不承认任何"纯粹的"或"不纯粹的"理论模

式。由于韩礼德是最早从事系统理论研究者之一，著述最多，观点最为全面，他的理论客观上具有公认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主要顺着韩礼德的思想体系的理论模式进行介绍和讨论。考虑到当代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也补充了其他主要成员的成果。

1.2 韩礼德的语言学史观

1.2.1 古希腊时期的两种语言观

韩礼德认为，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流派的种种分歧，归根结底，有其历史根源。这是因为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早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以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和柏拉图为代表，一种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Halliday,1977)。对这两种观点用现代语言学术语可作如下对比：

表 1—1

普罗塔哥拉和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语言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	语言学是哲学的一部分
语法是文化的一部分	语法是逻辑学的一部分
语言是向人谈论事情的手段	语言是表示肯定与否定的手段
语言是一种活动方式	语言是一种判断方式
注意不规则现象	注意规则现象
语言学是描写的	语言学是规范的
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	关心语义与真值的关系
语言是选择系统	语言是规则系统
对话语作语义解释	对句子作形式分析
把可接受性或用途作为理想化标准	把合乎语法化作为理想化标准

1.2.2 中世纪和 20 世纪前的两种语言观

上述两种观点在历史的长河中时而接近，时而偏离，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观点在大部分时间中居于主流。例如，为中世纪形式句法学奠定基础的摩迪斯泰(Modistae)学派和法国保尔—罗瓦雅尔(Port-Royal)的“理性主义”学派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渊源关系。

11 世纪末兴起的摩迪斯泰学派受理性科学的影响，认为语法应当是分析性的，而不是解释性的(Covington，1984；Kelly，2002)。17 世纪的保尔一罗瓦雅尔学派的 Antoine Arnauld，Claude Lancelot 和 Pierre Nicole 则认为理性语法属于说话的艺术，而逻辑属于思维的艺术。他们认为理性是判断的延伸，判断既属语法领域，也属逻辑领域。语法、逻辑和修辞学这三个传统学科实际上只有两个，因为语法和修辞学完全可以说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运作情况(Roy，1999)。

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观点在 18 世纪崭露头角，在 19 世纪居主导地位。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外扩张，当时的语言学家重视研究欧洲的俗语以及美、亚、非三洲和太平洋岛屿的诸语言。

1.2.3 近代的两种语言观

在 20 世纪上半叶，后一观点在欧洲继续顺利发展，如语符学派(即哥本哈根学派)、布拉格学派和伦敦学派的问世。在美国则有布亚斯(Boas)、萨丕尔(Sapir)等人的理论。

与此同时，随着由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开创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主宰了美国语言学界，特别是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兴起后，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再次发展，并在全球产生更大影响。

这两种对立观点在新形势下的比较如下所示：

表 1—2

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	以哲学为本的语言学传统
包括语符学派、布拉格学派、伦敦学派、层次语法、法位学、系统功能语法	包括结构主义学派、转换生成学派、生成语义学派
采用体现的观点说明各层次的关系	采用结合或复合的观点说明语言结构
语言有音系学、句法学和语义学三个层次	语言系统仅音系学和句法学两个层次
人类学的一社会学系统	哲学的一逻辑学的一心理学的多重代码系统

对上述对比要说明以下两点：尽管乔姆斯基当时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学派的"叛逆"，但他的理论基本上没有越出结构主义成分理论的窠臼。乔姆斯基引入深层结构的理论只是为了填补结构主义理论在语义学上的空白。反之，生成语义学派最初试图开拓一条新的路子使转换生成学派摆脱困境，正在考虑把语义引入他们的理论框架中，以便向语

言三层次理论过渡。

韩礼德认为上述两大流派都关心语言系统，都要解释语言的基本特性。不同点在于如何看待系统和行为的关系。乔姆斯基的逻辑句法学，为了达到高度的形式化和理想化所花的代价太大，以致自然语言成了人造句法学，被简约得面目全非，这种理论的心理真实性一旦消失，转换理论便黯然无光。

一些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与语言学的研究有关。但这些学科只是把语言作为进行本学科研究的工具，而不是对象，正如语言学把心理学、社会学作为工具而不是对象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从心理学解释语言学，对探讨语言本质有一定帮助，但那不是决定性的，因而韩礼德不同意把语言学看做心理学的一部分。如果非得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两者中做出选择的话，他宁可把语言学说成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因为语言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韩礼德指出，一种观点着眼于生物体之间（即社会学的）；一种观点着眼于生物体内部（即心理学的），两者应当互为补充，这才有利于语言学的健康发展（Parret，1974）。

能否避开这种互相对立的倾向呢？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韩礼德举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的理论为例，后者的音系学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基本上是中立的。问题在于一旦深入到语义学层次，语言学家便必须为他的理想化标准做出抉择——是运用心理学的理论，还是社会学的理论，还是美学理论？

1.2.4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属性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普通语言学，也是一种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

普通语言学这个说法比较容易理解。尽管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英语的各个层面都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描写和解释，但这样做都是为了说明语言学的基本原则和规律。而适用语言学这个说法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因此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解释。

2004 年，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在上海主办了一次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研讨会，邀请韩礼德做了主题发言，题目是“有关中国英语教学的若干理论思考”（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underlying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hina)(详见 Halliday，2006)。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韩礼德提到“适用语言学”这个说法。第二次听到这个说法，是在 2006 年 3 月 16 日。当日，香港城市大学“Halliday 语言研究智能应用中心”正式成立。韩礼德在成立仪式上做了主题发言，题目是“研究意义：建立一个适用语言学”(Working with meaning: towards an appliable linguistics)，这篇发言两年后发表(详见 Halliday，2008)。从那以后，国内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适用语言学”这个名称，如黄国文(2006a；2006b)、胡壮麟(2007)、辛志英和黄国文(2011)、黄国文和辛志英(2011)、Halliday, Hu Zhuanglin & Zhu Yongsheng (2010)、Halliday(2010)、Mahboob & Knight(2010)等，表明功能语言学界对适用语言学越来越重视。

韩礼德(2008)对适用语言学的定义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所说的‘适用语言学’是一个全面的、理论上强大的语言模型。正因为全面而强大，它能被用来解决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中许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用语言的人一直碰到的。”

韩礼德(2010)进一步指出：“所谓适用语言学，指的是一种研究语言的方法，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强大的，同时又是可供使用的。所谓可供使用，就是能用于解决许多与语言相关的问题和任务。”但这一次他还阐明了理论建设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两个要求相互支撑，因为强大的理论来自它与那些语言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活动之间有着长期的联系，如语言教学、自然语言处理等等，而理论的可应用性则取决于它是否有强大的理论作为根基。”

根据韩礼德所给的上述定义，并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个典型实例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理论建设和实际应用方面所作的贡献，我们认为适用语言学具有以下 4 个基本特征。

(1) 它是一种语言理论模型。这个理论必须是全面的，并有强大的解释力；它提供的方法应该是可用的、有效的。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例。这个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建立了一个语义生成模型。这个模型既有语言本体的语音层、词汇语法层和意义层，又包括与意义生成相关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以及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可以说覆盖了意义生成的所有层次。因此，它是全面的。此外，它能解释语言意义受哪些语境因素的制约，如何制约，以及已经产生的语言意义又是如何制约语境的。因此，它在理论的解释能力

上是强大的。

(2) 它是一种语言研究方法。例如,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意义的产生和交换的。这种方法从外部原因入手,研究人与人之间即韩礼德(1978)所说的"有机体之间"(inter-organism)是如何通过语言认识世界并共同生存的。虽然它忽视了"有机体内部"(intra-organism)因素,即心智(mind)与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但并不失为一种独立而科学的研究方法。

(3) 它既能解决理论上的问题,又能被用来解决许多与语言相关的实际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是这样"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理论"(Halliday,2009)。这里,韩礼德指的是他所赞同的超学科研究理论(Halliiday, 1990b/2007;胡壮麟,2012)。几十年来,这个理论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到目前为止,已涉及语言教学、人工智能、翻译、批评话语分析、广告等实用语篇分析、文学作品风格研究、司法语言研究、医学临床语言研究等,解决了许多问题。

(4) 它的理论建设从一开始就需要考虑为解决潜在的语言学"消费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提供理论和方法。这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是同等重要的,不能厚此薄彼(黄国文、辛志英,2011)。因此,韩礼德(2009)甚至提出应"淡化"(neutralize)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之间的界限。

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韩礼德创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创立一门适用语言学的过程。正如Mahboob & Knight(2010)所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起点是关注那些发生在各种社会情景、职业情景和学术情景中的日常的、真实的与语言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然后建立一个能对上述情景作出反应并适用于这些情景的语言理论模型"。

1.3 韩礼德的语言观

1.3.1 语言的符号性

韩礼德在《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对语言和意义的社会解释》(1978)一书中对语言的符号性有全面论述。最早提出语言是符号的斯多葛学派把语言看做客体,他们改变了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的看法,

开拓了用类似于符号学的观点来解释语言的道路。就韩礼德本人来说，他扩展了索绪尔的“语言是社会事实”的观察。韩礼德的“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主要指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解释语言，在这语境中文化本身要用符号解释，是一个信息系统。韩礼德同意伯恩斯坦(Bernstein, 1971)和拉波夫(Labov, 1972)的观点，前者认为一个文化的符号系统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是有变异的；后者证明语言系统中的变异表达了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差异和变化。这样，语言同时表述和象征社会结构和制度。语言的这种双重功能使其有能力处理后院的闲言碎语以至叙述体小说和史诗。

但今天人们对符号学的认识又有了深化，已发展到把符号看做一种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关系到文化的各个方面。文化是由众多符号系统构成的意义潜势，如建筑、美术、舞蹈、音乐、文学、民俗、礼仪、商品交换方式等都可看做符号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只是表现社会符号学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符号系统，它在表现其他符号系统中也起了作用，因而是人们赖以缔造世界的主要手段，是通向高级符号学的工具。此外，人类语言的多样化表明，不能把语言看做某一理想逻辑或西方文化的衍生物。每一种语言都有独自的逻辑、独自的修辞方式、独自的美学价值。

1.3.2 语言的普遍性和变异性

韩礼德认为关于语言的普遍性和变异性的争论实际上是历史上“规则现象”和“不规则现象”争论的翻版(Parret, 1974)。争论双方都能列举一些例证，因此当前要讨论的不是孰有孰无的问题，而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强调两者中的哪一方面的问题。

乔姆斯基曾确认形式普遍现象和实体普遍现象两种。弗斯只承认“一般范畴”(相当于乔姆斯基的形式普遍现象)，不承认“普遍范畴”。韩礼德解释说，形式和实体是相当任意的，没有理由说具有某一特定内容的系统必须具有某一特定形式。

在普遍性的具体内容方面韩礼德指出，对语言进行功能的区分具有普遍意义；逻辑部分的循环性结构也可考虑为普遍现象，但韩礼德更感兴趣的是人类文化的普遍现象。

韩礼德把语言变异分为两类，一是方言(dialect)，一是语域

(register)。因说话人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是方言的差异，如一个国家中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或来自不同国家说英语的人讲的是地域方言。语域是语言使用的特性，不是使用者的特性。语域的使用，如书面的或口语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技术的或非技术的，等等，取决于说话人当时所从事的工作。简而言之，方言是用不同方法说同样的事情，语域是用不同方法说不同的事情。

1.3.3 语言行为

韩礼德对行为有自己的理解。他注意到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都区别知识和行为，并把前者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其实，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潜势，是一种系统。人们观察到的行为只是它的实际表现而已。试见下表：

表 1—3

系统	实现表现
交往行为潜势（"能做什么"）	实现了的行为（"做"≠"语言行为"）
自省（知识）知识潜势（"理解的"语言能力）	实现了的知识（"意识到的"语言能力）

近年来理论语言学的研究有排除了人们相互交往的偏向，其结果或者对环境未加认真考虑；或者考虑了环境，却又把它们的作用看做静态的、被动的。因此韩礼德同意拉波夫的观点：当人类行为被看做变项时，这些变项就被赋予了社会价值，语言也不例外。在许多情况下，赋予变项的价值就是赋予要认定的社会集团的价值。语义的抉择，特别是属于人们相互关系者，如称呼、礼仪、情态等等，所标记的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社会集团。例如在英语中有人好用希腊—罗曼语源的词汇往往与他的博学有关，但其外延则是矫揉造作，舞文弄墨。

1.4 系统功能语法的六个核心思想

从韩礼德对语言学和语言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贯穿于他的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核心。最主要的有六点。

1.4.1 元功能的思想

韩礼德认为语言的性质决定人们对语言的要求，即语言所必须完成的功能。这种功能当然是千变万化的，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若干个有限的抽象的更具概括性的功能，这就是“元功能”或“纯理功能”(metafunction)。这是种种语言用途所固有的，也就是说，是语言的普遍特征(Halliday，1967：243；1973；1985：XXXV，169)。

韩礼德的元功能包括三个方面：

(1) 语言是对存在于主客观世界的过程和事物的反映，这是“经验”(experiential)功能，或者说关于所说“内容”的功能。在语言中还有“逻辑”(logical)功能，即以表现为并列关系和从属关系的线性的循环结构的形式出现。由于两者都是建立于说话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经验，与其他功能相比较是中性的，因而可统称为“概念”(ideational)元功能。

(2) 语言是社会人的有意义的活动，是做事的手段，是动作，因此它的功能之一必然是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或是对话轮(turn-taking，指讲话的轮次)的选择做出规定，或是对事物的可能性和出现的频率表示自己的判断和估测，或是反映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亲疏关系。这个元功能称为“人际”(interpersonal)元功能。

(3) 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基本单位不是词或句这样的语法单位，而是表达相对来说是完整思想的“语篇”(text)。上述两种功能部分最后要由说话人把它们组织成语篇才能实现。这就是“语篇”(textual)元功能。语篇元功能使语言与语境发生联系，使说话人只能生成与情景相称的语篇。

上述三种元功能用较为通俗的话可转述为“观察者”的功能(指说话人对主客观世界的观察)、“闯入者”的功能(指向他人灌输自己的思想)和“相关”功能(指语篇的完整性、一致性和衔接性)。这三项元功能有无主次之分？韩礼德认为心理语言学可能会强调概念功能，社会语言学会强调人际功能，但他本人则坚持这三个纯理功能或元功能是三位一体的，不存在主次问题。再者，这三种元功能不是离散性的成分，它们可以通过整个结构体现，互相重叠。

韩礼德的元功能思想受到前人研究的影响。伦敦学派的马林诺

夫斯基(Malinowski,1923)在研究太平洋岛屿上土著人的语言时,曾报道过土著人使用语言是为了表达“寒暄”(phatic communion)功能、“实用”(pragmatic)功能和“巫术”(magical)功能。寒暄功能相当于韩氏的人际功能,通过一定的语言表达建立人际关系,但在深度上不足。后两者相当于韩氏的概念功能,涉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内容,但人们要表述的过程概念不止于此。其次,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土著人的语言功能相当于文明人的儿童语言,尚未发展完善,韩礼德则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所报道的元功能在文明人的成年人中也有表现。因此,马林诺夫斯基对语言功能的区分是从人种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提出的。

韩礼德也曾从布拉格学派的著作(如 Vachek,1966)中了解到布勒(Buhler, 1923/1990)的观点。布勒报道过语言的“表达”(representational)功能、“表情”(expressive)功能、“意欲”(conative)功能、“所指”(referential)功能等。但布勒的兴趣在心理语言学方面。他没有试图以功能的概念解释语言系统的特性。例如,布勒的表情和意欲功能相当于韩礼德的人际功能,因为前二者在语言系统中作为元功能是不必区分的。布勒的所指功能只是韩礼德语篇功能的一小部分内容,不能充分阐明语篇得以产生的实质。

不论是马林诺夫斯基还是布勒均未能充分讨论韩礼德模式中的第三种元功能,即语篇功能,因为这个元功能是内在于语言的。韩礼德在把语言联系外部环境的同时解释了语言的内部关系。

三种模式的比较可示意如下:

表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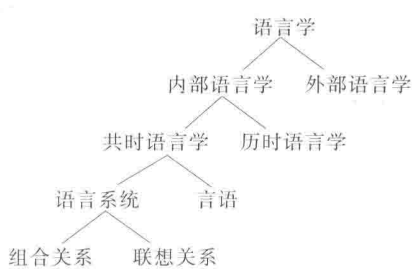
马林诺夫斯基	布勒	韩礼德
人种学的	心理学的	语言学的
实用功能	表达功能	概念功能:经验功能 / 逻辑功能
巫术功能		
寒暄功能	表情功能 人际功能	人际功能
	所指功能	语篇功能

与派克(Pike,1954)的三分法比较,韩礼德认为自己的“语篇意义”相当于派克的周期性的波浪型范式,具有显著的巅峰和周边的标记;自己的经验或概念意义相当于派克的像积木那样的粒子型范式;而人际意义则是场那样的韵律型范式(Halliday,1994:190)。

国内已有人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元功能思想做过历史的和全面的论述,如对格利戈里(Gregory)、福塞特(Fawcett)、麦西逊(Matthiessen)和奈斯比特(Nesbitt)等人的研究所做的报道。福塞特分类较细,看不出元功能和一般功能的区别,因而格利戈里认为他的框架缺乏概括性。福塞特和麦西逊没有将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放在概念功能之下,而是放在同一个平面来考察(杨炳均、覃朝宪,2001)。

1.4.2 系统的思想

在现代语言学理论里,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1915)最早提出语言系统的概念。他以二分法区分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语言系统和言语、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等等语言学研究中的现象和问题,并认为在上述各组对立中,语言学家应侧重内部语言学、共时语言学、语言系统和组合关系。我们可把各组对立的关系图示如下:



索绪尔在这里所说的“语言系统”(langue),实际上指的是抽象的语言系统(Wells,1957),即共时的自成一体的系统,而言语则是个人的表述。有时,索绪尔把语言系统称作一个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符号(sign)系统。

这以后,大多数语言学家把语言系统看做“系统的系统”,是“语言单位按一定层次,并且在层次与层次之间有关联的排列”(Hartmann and Stork,1972)。这样,系统的概念更明确地倾向于指语言的组合关

系或结构。

系统的概念在伦敦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中有了新的定义。弗斯把语言的聚合关系叫做“系统”，把组合关系叫做“结构”(Firth，1957)。叶尔姆斯列夫区分了语言的抽象“系统”和“过程”(process)，系统的底层是聚合关系，过程的底层是链接关系，即组合关系(Hjelmslev，1953)。

对以上种种理解，韩礼德不同意索绪尔等把语言单单看做一套规则的集合。在他看来，语言不是所有合乎语法的句子的集合，因而语言不能用解说这样一个集合的规则解释，而是用意义的有规则的源泉(意义潜势)来解释。其次，尽管韩礼德接受索绪尔语言系统和说话行为的实例化两者不同的观点，但他不接受这样的结论：语篇用来作为系统证据以后语篇可以不要了。他认为这个错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统治着语言学，在牺牲语篇的基础上执迷于系统。这样的系统理论说得如此美妙，却无大用处。它不能解释系统是如何产生语篇的(Halliday，1994：xxii)。

弗斯虽是韩礼德的导师，在把系统看做潜势还是具体化的问题上，韩礼德却倾向于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结构是过程的底层关系，是从潜势中衍生的，而潜势可以更好地用聚合关系来表达。这就是说，韩礼德的系统的思想是把语言系统解释成一种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网络，当有关系统的每个步骤一一实现后，便可产生结构。这就是说，系统理论是在使用中演变的，离开语言使用者的实践，它不会存在。系统理论应当是做事之道，我们用以考虑和研究语言之道(Halliday，1993：185)。

总的来说，韩礼德对语言是“系统的系统”的观点是承认的。这与弗斯的语言多系统论的观点一致，也与他的系统网络的观点一致。系统存在于所有语言层次，诸如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都有各自的子系统表示本层次的语义潜势。

1.4.3 层次的思想

在1.2中，我们已经谈到在当代语言学的两大思潮中，语言是多层次的系统还是单层次的系统是众多分歧中的一个重要标志。韩礼德和系统功能语言学归属语言系统多层次的一方。他的多层次的思想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语言是有层次的，至少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这得益于叶尔姆斯列夫的观点（Hjelmslev，1953）。叶尔姆斯列夫在解释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的符号系统时，提出了这实际上包含内容、表达和实体三个层次，因而语言不完全是索绪尔所说的单个符号系统，而是在各个层次间具有相互关系的系统。

（2）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体现”（realisation）的关系，即对“意义”（语义层）的选择体现于对“形式”（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对“形式”的选择又体现于对“实体”（音系层）的选择。用通俗的话说，“能干什么”体现于“能意味着什么”；“能意味着什么”体现于“能说什么”。可见，体现的观点不同于结构主义的单层次的组合观点，即语言是由小单位依次组成的大单位。这里韩礼德对叶尔姆斯列夫的层次体现的方向性做了一些修正。叶尔姆斯列夫认为在上的层次是对下一层次的体现，如内容是表达的体现，表达是实质的体现；而韩礼德认为每个在下层次的是对上一层次的体现，即表达是内容的体现，实质是表达的体现，因而从功能上看，语义层应该居上（Parret，1974）。

（3）根据体现的观点，我们又可把语言看做一个多重代码系统，即由一个系统代入另一个系统，然后又代入另一个系统。试看以下图示：

意义	语义学
代码于↘	体现于↘
措辞	词汇语法（句法）
又代码于↘	又体现于↘
语音（或文字）	音系学（字音学）

图 1—2

（4）采用层次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语言本质的了解扩展到语言的外部。因为语义层实际上是语言系统对语境，即行为层或社会符号层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语义层看做一个接面，连接词汇语法学和更高层面的符号学。理论上，体现过程有自由变异，如一个意义在语法层可以体现为若干形式，一个形式可以体现若干种语义。因此，语法层出现的分化反映了语义层存在着极其精密的区别。

1.4.4 功能的思想

对"功能"这个术语人们有不同的理解。在传统语法中，词法与句法的区别有时可以"形式"和"功能"的区别表示。词的不同形式和类别属词法，如名词、动词、代词等；词在句子中的"功能"属句法，如主语、宾语、补语等所表达的都是句法功能。在这个基础上，又把功能的概念扩展到大于词的单位，如在 *The old man met his former classmate in Beijing* 句中的 *The old man* 和 *his former classmate* 叫做名词性短语，因为它们起"名词"的"功能"。

弗里思(Fries，1962)等人在结构主义语法中，把功能与"结构意义"或"语法意义"相联系，因而表示语法或结构关系的词被称为"功能词"。

韩礼德的功能思想属语义分析的概念。与 1.4.1 所介绍的元功能不同，这里所说的功能是形式化的意义潜势的离散部分，即构成一个语义系统的在语句中起具体作用的语义成分；词汇语法中的成分或结构只是它的表达格式。下图说明这种关系：

除及物性系统外，语气系统包括"语气"和"剩余成分"等功能成分；主位系统包含"主位"和"述位"两个功能成分；信息系统包含"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两个功能成分。

	The little girl	broke	her glasses	at school
概念功能：及物性	动作者	过程	目标	环境
词汇语法	名词词组	动词	名词词组	介词短语

图 1—3

语言"用途"不等同于语言"功能"。用途指在实际情景类型的语境中，从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因而它是一个价值概念。但语言用途千变万化，难以一一描写，而语言的各个语义系统却可以由有限数量的语义功能成分组成。

韩礼德有关及物性系统的语义功能与菲尔默(Fillmore，1968)格语法理论和切夫(Chafe，1976)理论中的语义成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采用"施动格""工具格""与格""使役格""方位格"等语义成分，后者采用"施动者""被动者""裨益者""经验者""补足者"等语义成分。

但根本的差别在于：菲尔默和切夫把这些成分放在转换语法的深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内研究，而韩礼德不承认深层结构，认为语言的及物性从表层即可描写。其次，菲尔默和切夫对语义的分析戛然中止，韩礼德则坚持及物性仅是语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概念功能部分中尚有语态和表示肯定与否定的归一性（polarity）。此外，人际部分和语篇部分中的各个语义系统均可表示语义。最后，菲尔默等强调格语法中各个成分的普遍性，韩礼德则认为对及物性系统的描写因语言而异，不一定强求一致。

1.4.5 语境的思想

韩礼德关于语境的思想可上溯至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35）。通过对土著民族语言的观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种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说该语言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习俗。不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便难以正确理解语言。这对于研究当代的活的语言更为重要，表述离开情景语境就无意义。

弗斯（Firth，1957）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认为情景语境和言语功能类型的概念可以抽象为纲要式的结构成分，从而适用于各种事件。这样，情景语境的内部关系可描写为：

1. 参与者的有关特征：人物，人品
   (a) 参与者的言语活动
   (b) 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
2. 有关事物
3. 言语活动的影响

在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的基础上，韩礼德曾用迂回的办法进行阐述。他指出，如果人们集中注意的是语言系统的形式问题，如语法和词汇，那么，这方面的相互关系完全可在语言内部解决；但若把语言系统当作整体考虑，那就必须从外部来确定对语义系统进行区别的标准，即属于同一语义类型的语言材料是否具有同一意义标记。对此，有的以文字系统作为理想化标准，却忽视了语调的差异；有的以概念系统作为标准，即根据两个概念的异同进行区别，但无法说明概念系统或语义系统本身的异同又是怎样区分的。可见，语义是语言和语言之外的某种东西的交叉。这后者便是社会语境或情景。情景分析法

和情景意义与其他层次的分析法和意义的区别在于:(1)前者涉及有关世界的非语言特征;(2)说话者和听话者都要掌握有关文化的非语言部分。

最后,韩礼德认为"社会语境""环境""相互交往"等概念与"知识"和"思维"在理论上是同类型的。相互交往之能解释知识,不亚于知识之能解释相互交往。

韩礼德关于语境的思想表明,语言是一种有规律的资源,用来说明语境中的意义,而语言学是研究人们通过使用语言来交流意义。把语言看作意义潜势系统意味着语言不是界定完善的系统,不是所有合乎语法句子的总和。它也意味着语言是自然存在的,因而必须在语境中研究。简单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表明,已知语境的特定方面(如讨论的主题、语言使用者,以及交际方式)确定可能要表达的语义,和为了表述那些意义而可能使用的语言。

当代有关语境的研究已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语境特征涉及世界知识、语言知识、集体知识、参与者、背景、正式程度和基调、媒介、语篇因素、表现等(胡壮麟,2002)。

1.4.6 近似的或盖然率的思想

韩礼德从信息理论中汲取了"近似的"(approximative)或"概率的/盖然率的"(probabilistic)思想。语言固有的特征之一是盖然的。这种规律性特征在人们选择词汇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从英语中选择表示"人行道"的词汇时,有人好用 *sidewalk*,有人好用 *pavement*;在拼写表示"颜色"的英语时,一些人采用 *colour* 的拼写方式,一些人采用 *color* 的拼写方式;在说 *laboratory* 这个词时,/ləˈbɔrətri/与/ˈlæbrətɔːri/两种读音并存。这样,人们只能从相对频率来掌握其使用范围。

对此,韩礼德进一步指出,很少有人把盖然的原则类推到对语法系统的描写上。*I shall go*,*I will go*,*I'll go* 之间就存在一个概率问题。对同一个陈述可使用主动语态,也可使用被动语态,这也可用近似值标明。近似值高的是未标记的。语言中存在"程度多少"的现象不是因为有些形式不符合语法,而是语言的基本特征决定的,因为语言首先是约定俗成的,在使用中又是不断演变的。

近似的或盖然的思想表明:要掌握不同形式项目的使用,便要更精确地区别语义与特定情景语境的关系。例如,尽管主动语态的近似值高,在科技论文中被动语态的出现频率会有所提高。

以上情况说明,对一个语义项目分类时,应该按精密度(delicacy)的阶,由一般趋向特殊,越分越细,对每一个选择点的可选项给以近似值。同样,对相应的词汇语法项也给以近似值。因此,这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说明不同语域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它们在词汇语法层上的概率的不同,而这又是受制于所要表达的不同语义的精密程度。

韩礼德的概率理论在深层次上与弗斯有不同。文化语境可以界定潜势,即概率的幅度,而情景语境决定的是实际事件、即所作的选择。对此,弗斯感兴趣的是实际事件、语篇及其周围环境,但对实际行为中偶然的但却是典型的、重复的、显著的和可规律化的范式却不在意。应该看到,实际的事情不是独特的事情,或是随意观察的碰巧的产物(Halliday,1973)。

韩礼德指出标记性和非标记性,概率和语料库是互相关联的。语料库对改变语言学的整个方向起重要作用,因为语言学家第一次真正掌握语料。语料库使语言学越过好几个世纪,进入21世纪,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的科学。语言的定量基础是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语法系统不仅仅是从a或b或c中选择,而是从它们所具的概率中选择a或b或c,这些概率来自语料库。有人会说,任何语篇都是这个那个语篇,这个那个语类,因此谈语言的总的盖然率没有多大意义。事实上,它是有意义的。韩礼德举*weather*(天气)和*climate*(气候)为例,这种看法等于说由于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都属于这个或那个气候区,再来谈地球的气候没有意思,而事实上它是有意义的。地球的气候有若干特征,有若干概率,当我们谈巴西或英国的气候便是更精细的了。可见树立语言的总概率非常必要。今天的语料库相当大,我们可以处理它,因为语料库包括许多语域,口语的或书面的话语。因此我们需要这些总概率,但我们需要总概率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基线,以便与特定语篇集或不同语域的盖然率作对比。在这个意义上,语域可以定义为概率的变异,因为没有多少语域是关闭于系统之外的。语域能做的只是变换盖然率而已,不过是概率的不同集合,既表现在词汇上,也表现在语法上。联系到标记性和非标记性,有种种定义,但也可以根据概

率来定义(Thompson,1998)。在此以前,韩礼德也谈到所谓非标记性是系统中最典型的形式,但标记性不一定很少,两者的差别只是对比而已,选择较少而已,但选择了一定是有理可据的(Halliday,1973:NT2)。

1.5 先驱者与同代人

上节的讨论说明,韩礼德的语言学理论是沿着前人开创的道路前进的。的确,它既与欧洲的语言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又受到美国语言学传统的一定影响。在韩礼德众多导师中,有弗斯和他的同事,也有我国的罗常培和王力。其他学科的理论进展,如信息科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都曾给他以这样那样的启示(Greaves & Benson,1985)。兹分述如下:

1.5.1 欧洲语言学派

韩礼德至少在三个场合(Parret,1974;Halliday,1977;Greaves & Benson,1985)谈到他的关于语言三层次系统的总的观点得益于他的导师——伦敦学派的弗斯、哥本哈根学派的叶尔姆斯列夫及其语符学、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特别是交际动态(Communicative Dynamism)理论。

弗斯对情景语境研究做了不少工作,但没有直接研究语法,但弗斯关于语言的社会学对韩礼德有很大启示(Thompson,2001)。

在伦敦学派中,除众所周知的弗斯(包括他的好友,当时已故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外,有弗斯的一些年青同事,如爱伦(W. S. Allen)、罗宾斯(R. H. Robins)、汉德逊(E. Henderson)和惠特利(E. Whitley)。汉德逊曾对语言是"多系统"的观点做过详尽的阐述,并从超音质成分的角度,描写了语言的音乐。爱伦是弗斯的同事并接任后者的语音学和语言学系主任的职务。他的成就是用与弗斯同样的方法描写语言和音系,并对不同语言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罗宾斯对系统—结构理论作了有条理的描述,并且把它放在另一种语境范围,即语言学史中进行描述。这项工作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惠特利对超音质分析和语篇概念提出了见解深刻的观点。

1.5.2 美国语言学传统

产生系统功能语法的土壤是欧洲语言学传统，但这并不排斥韩礼德从美国语言学传统汲取营养。美国语言学研究是按两条脉络发展的：人类学传统和形式主义传统。

布亚斯(Boas)—萨丕尔(Sapir)—沃尔夫(Whorl)代表的是人类学传统。尤如对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一样，韩礼德对他们的工作素来抱有一种自然亲近的感情，特别是沃夫(Whorf，1945)发展了萨丕尔(Sapir，1921)的观点，指出人类想表达的意义并非完全一样，语言使用者不自觉地受制于他们各自文化的表现方法。遗憾的是沃夫关于"隐型"(cryptotype)的观点和语法如何使现实模式化的观念，尚未受到人们的重视，但韩礼德认为这些观点最终一定会被纳入20世纪语言学的重要贡献之列。

就美国语言学传统的主脉——布龙菲尔德主义或结构主义来说，韩礼德认为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1935)的语言描写工作和弗里斯(Fries)的方法及对语言教育的影响不可抹杀。对韩礼德更晚近的直接影响则来自霍凯特(Hockett，1954)、哈里斯(Harris，1951)和格里申(Gleason，1961)。霍凯特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检验，提出问题，这为日后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哈里斯实事求是地指出结构主义能走多远及其终极目标。格里申为研究者和教师提供了有条理的、全面的模式，并提出了他自己的层次观点和描写理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韩礼德承认兰姆(Lamb，1066)的层次语法，在一定程度上，派克(Pike，1954)的法位学对他有一定影响。韩礼德与兰姆在美国相识，观点默契，两人互相表示要使系统理论和层次理论保持一致性。兰姆向韩礼德指出计算机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使语法保持简明性和计算机化是可能的，它不会抹杀描写语言学的成就和对语言的了解。派克对语言学和语法功能理论有重要贡献，并明确地承认语言的文化语境。

韩礼德对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生成主义感到遗憾，它埋没了一些与乔姆斯基意见相左的一批可能很有作为的学者。他本人如果不是及早离开美国，也会被拒之于语言学研究的大门之外。他同意莱姆克(Jay Lemke)的评论：如果孩子们生而就会语言，如果成人生而

就会教书,那就没有必要假设生而有之的结构规则,没有必要研究语言,也没有必要寻找证据(Thompson,2001)。

尽管韩礼德与转换生成学派的乔姆斯基在观点上尖锐对立,他还是肯定了乔姆斯基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显示了自然语言可以高度形式化(Parret,1974)。我们认为,系统语法早期以"深层语法"的面目出现,这多少反映了乔姆斯基早期关于"深层结构"的理论激发了韩礼德对语言深层描写理论的研究。

1.5.3 其他导师

韩礼德有机会接受许多导师的指导,如伦敦大学中文教授西蒙(Simon)曾教导韩礼德在语言学研究中要把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要认真地对待语篇;在制订理论时既要富于想象又要实事求是。

另两位导师是中国的罗常培和王力。罗常培向韩礼德传授了历史的观点,并帮助他对汉藏语系有所了解。王力在所传授的内容中,有方言学的研究方法、语法的语义基础和中国的语言学史。虽然韩礼德本人没有专文细谈,从王力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思想或观点王力发表得更早,如关于语言的社会性,王力说过:"语言是社会的产品,所以每一个社会自有它的特殊语言。民族和民族之间,语言的歧异更大,咱们往往以语言的不同去证明民族的不同。"(王力,1944/1954)其他如语法的合法性、语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语法与语义关系、把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口语和书面语结合、主要语法单位、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系统、概率的思想、衔接理论、情态与意态、语态、词类划分、动词的及物性,等等,王力对韩礼德的影响显而易见(胡壮麟,2000)。

最后一位是麦金托什,他向韩礼德展示了人文主义语言学的范围和方向,这可以使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取得统一。

1.5.4 同代人与合作者

韩礼德从事语言学研究的第一个合作者是艾里斯(J. Ellis)。两人曾合作写过一篇关于汉语动词的时态范畴的论文,但韩礼德不同意把生成主义看作就是语言学。通过艾里斯,韩礼德结识了现在已故的伯格(D. Berg)和尤尔(J. Ure)。伯格研究的课题是当时人们不感兴趣

的“概念—功能”语法。尤尔引入了语域的概念，并且在向他语者教授英语时将语域纳入系统框架。希尔（T. Hill）使韩礼德接触到现在称为社会语言学的领域。阿尔布罗（K. Albrow，1972）曾与韩礼德合作研究语调和韵律。希尔与阿尔布罗都精通弗斯的超音质音系学。访问我国多次的斯特莱文斯（P. D. Strevens，1959，1966）开拓了应用语言学的领域，使之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韩礼德、麦金托什和斯特莱文斯曾合作编写过《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1964）一书，在该书中提出语域和特种英语等观点。凯特福德（Catford，1965）对人类言语生成有独特的了解，并对世界上其他语言的比较有广泛的知识。

1.5.5 其他领域

伯恩斯坦（B. Bernstein，1971）是第一个把语言纳入韩礼德的解释纲要中的社会学家。通过合作，两人了解到一种文化是如何通过言语传递、保持和变化的，这使韩礼德再一次肯定语言是涉及思维的社会活动形式，也认识到教育话语是为外部权势关系使用意识观念信息的载体（Halliday，1978）。之后，韩礼德更清楚地说道，从伯恩斯坦我们学到通过语言得到的是什么——对一种文化范式的传递、保持和改进——也因此认识到我们语言学家通过我们的理论应当解释什么。从伯恩斯坦，他还认识到语言学应当是社会活动的传递意识观念的形式（Halliday，1985）。为此，韩礼德对他生前在美国和英国所受到的曲解和不公正待遇感到愤慨（Thomas，2001）。

韩礼德在20世纪60年代曾与语言教师密切合作，在伦敦大学从事一项语言学与英语教学的课题，研究从最初的识字教学直至高级中学教授多功能英语的问题。韩礼德指出自始至终与他合作的有两人，一为麦凯（D. Mackay，1970/1978），一为杜蒂（P. Doughty，1971）。杜蒂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关于英语的概念，经过20年的努力，其中一部分已被接受。麦凯将“阅读”这个似属枯燥的概念转变成在小学和初中对语言发展具有丰富内容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韩礼德在他晚年公开坦陈他年轻时曾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合作，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理论，从中受到不少教诲，如开始认识到过去被忽视的语言变体的价值，特别是与标准语相对立的方言、与书面语相对立的口语、儿童和非本族语学习者的语言、

前殖民地的新兴的语言、无书面语的白话等。他那时不敢说本人如何革命，只是想反映这些现象而已，只是觉得要对在人类历史中物质和符号之间的平衡做出解释而已。他深信，语言是物质过程和符号过程的产物（Thompson，2001）。

第二章 系统功能理论

系统功能语言学不是凭一时的激情一蹴而就，它是在三代人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我们在这里通过剖析韩礼德在不同时期的学术活动来了解系统功能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2.1 汉语语法的研究

韩礼德的学术活动是从研究汉语开始的，其代表作为他的博士论文《"元朝秘史"汉译本的语言》(1959)和论文《现代汉语语法范畴》(1956)。在这两部著述中，他运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结合他的导师弗斯的关于系统和搭配的观点，分别对我国14世纪北方官话和现代汉语进行了语言学分析。现对其理论和方法的新颖之处逐个介绍。

2.1.1 语境分析

在欧洲结构主义各派中，由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为核心的伦敦学派的一个理论支柱是语境理论。尽管弗斯把马林诺夫斯基的观察归纳出一个抽象模式(参见1.4.5)，他本人没有对真实语篇进行具体的语境分析，这项工作是由韩礼德完成的。韩礼德在理论上首先指出："任何语篇是在一定语境下作用的，从中可以抽象出若干与描写分析有关的某些特征。"但讨论一篇像《元朝秘史》的历史的、书面语篇的语境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像《元朝秘史》这样的著作传世已久，不同的读者会为了不同的目的进行阅读；另一方面该语篇在600年过程中缔造了它自己的历史。

那么，韩礼德是怎样进行语境化分析的呢？

首先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作家与几百年来形形色色的读者之间

的关系。韩礼德认为作家的影响是间接的。有关作家人品的特征只是在创作过程中可以观察到。一旦作品完成，作家的作用便告终止。第二，书面语篇的文化是语篇为实现特定功能的语言特征的总和，如《元朝秘史》的蒙古文本就其内容说是传记体，而中文本是间接叙述体，因为译者没有直接经验到作者所叙述的内容。译者是用书面语转述的，因此该文本既有汉语书面文学传统的影响，又反映了译者自己所熟悉的汉语的口语体。这样，对语言和文体的鉴别可以提供历时语境的框架，即《元朝秘史》汉译本的完成年代应在明朝建国初期。第三，尽管我们对作品许多情况不甚了解，然而对作品的语境的一个方面是可以肯定的，即作品本身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语言"状态。经与历年来各种文本的语言的比较，我们最后掌握的语境知识是1955年的(指韩礼德论文的写作时间)。第四，从不同文本可以了解到，它们是为不同写作目的服务的，如有的文本是为了语言教学(指学习蒙语)的需要，有的是为了官方编纂历史资料的需要，而在近代中国则能作为文学作品鉴赏。

最后，对韩礼德本人来说，作品成为向他提供语言资料的"被询人"。

2.1.2 "共时"与"历时"的关系

韩礼德在谈到他采用了"共时的"语言学分析方法时，指出传统的"描写的"和"历史的"区别(或"共时的"和"历时的"区别)有不足之处。对两者的矛盾，他用平面理论进行解释。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有两个轴：一个轴按"特殊的""比较的"和"普遍的"原则处理语言材料；另一个轴表示语言学家对材料的态度，不论它是"描写的""历史的"或"演变的"。根据这个理论，历史研究实际上是按照时间概念划分的一系列采用比较方法的、描写性的研究，而"演变性"研究则基本上是关于"变化"的研究。因此，韩礼德在论文中虽然采用了比较方法，由于他是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对不同阶段的语言系统进行共时的研究，但不处理变化问题，因而他的基本方法仍可看做共时的。

2.1.3 语法范畴

"范畴"的概念在《元朝秘史》一文中已经出现，但未做解释。在

《现代汉语语法范畴》一文中，范畴已成为该文的主旨。韩礼德要为当代汉语的一种形式设计一套可分类的方案，但他客观地认为这不是"惟一可能的分类方案"。根据语言学家的不同目的，可以有各种描写方法；即使目的相同，也会有其他描写的可能性。

就汉语语法范畴来说，韩礼德当时认为有三种类型的范畴："单位""成分"和"类"。单位(unit)指语言材料的一个切分段，汉语有句、小句、词组、词和字五个单位，除"字"以外，其他单位均可区分"简单型"和"复合型"两种。复合型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简单型单位。这些大大小小的单位形成一个具有各种类标记的等级体系(rank)，因而每一单位结构中的成分(constituent)实际上是下一级的同类单位。单位是结构性的，可用符号表示，如 ANV 结构包含 A(冠词)，N(名词)和 V(动词)成分。类(class)与成分之间的关系是聚合关系。因此，成分和类是用来描写单位的另两个范畴。

2.1.4 全面性与效度

韩礼德认为描写的目的应当是在长度和宽度上，而不是在深度上具有全面性。描写所提供的框架应当包括一种语言的所有形式。与此有关的效度应当选择一种限制性语言，而不能只是一个语篇，因为就一个语篇的规模来说，任何描写的陈述都是绝对有效的，但它的适用性却很有限，不一定适用于其他语篇。但对一种限制性语言来说，描写陈述的效度只能以概率来表示。根据这个观点，韩礼德区分了四个程度的概率，即平均(1/2)、很可能(1/2＋)、几乎肯定(1－)和肯定(1)，相应的，否定程度则为 1/2－、0＋和 0。

2.1.5 欧洲结构主义的描写

韩礼德在描写时承袭欧洲结构主义的传统，例如他对《元朝秘史》按"字""文字和语言""语法""词""音系和标号"逐项描写：没有像美国结构主义那样把音系描写放在首位。其原因有二：一是理论的需要，一是实际的需要。前者反映了弗斯的观点，语言分析可以在任一个层次开始。后者指《元朝秘史》是书面的白话体的文体，这与美国语言学家去印第安人部落中调查活的口语不同。

2.2 阶与范畴语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礼德把研究重点从汉语转向英语，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普通语言学的描写模式。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体现于1969年发表的“语法理论范畴”一文。由于在该文中韩礼德对语法描写的两大部分“范畴”和“阶”作了比过去远为全面的、成熟的归纳和阐述，对语言学界产生深远影响，被公认为“阶与范畴语法”(scale and category grammar)的发端。两年后，韩礼德又发表了“类与语言中的链接轴和选择轴的关系”(1963b)一文，进一步阐述阶和范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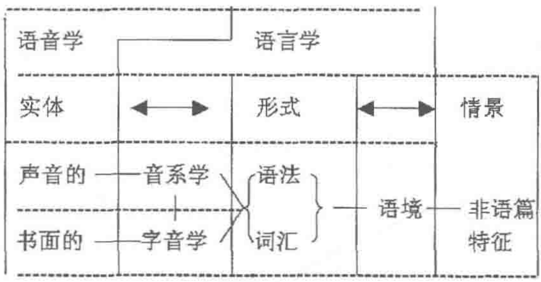
2.2.1 时代背景

现代语言学认为描写语言而运用语言材料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语篇的”，即从分析具体语篇着手，由特殊而一般。韩礼德在分析《元朝秘史》时采用了这种方法，这也是伦敦学派所倡导的方法；另一种是“非语篇的”或“举例性的(指单句举例)”。美国结构主义者好用此法，韩礼德也曾试用此法写成“现代汉语的语法范畴”。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语法学和音系学描写方面出现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以至于转换生成模式被认为可以替代前两种途径，人们不必采集真实的语言材料，凭规则即可衍生合乎语法的句子。对此，韩礼德认为所有三种方法在语言描写中都有一定地位，但目的与任务不尽相同。转换生成方法只是对前两种的补充。其次，描写本身不等于理论，但与普通语言学理论(即为了说明语言如何工作的理论)有关。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中有些人转向乔姆斯基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韩礼德趁在美国讲学之便，向美国语言学界推出伦敦学派的观点，说明语言在语法层是如何工作的，兼及语法和词汇以及语法和音系学之间的关系。

2.2.2 语言(学)层次

伦敦学派要求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说明语言事实，因为各个层次所涉及的描写过程不全相同。由于伦敦学派的理论是说明语言如何工作的理论，没有必要区分“语言层次”(levels of language)和“语言

学层次”(levels of linguistics)。这样，伦敦学派至少确认三个层次：“实体”“形式”和“语境”。实体层指“声音的”或“书面的”语言材料。形式层通过词汇语法将实体组织成有意义的事件。语境是形式与使用语言情景中非语音特征的关系。下图说明各种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



2.2.3 意义

在阶与范畴语法中，韩礼德指出语言具有“形式意义”(formal meaning)和“语境意义”(contextual meaning)。形式意义相当于信息理论的“信息”，但在语言学理论中不必像信息理论那样以数量表示。一个项目的形式意义是该项目在形式关系的网络中所起的作用。一个项目的语境意义与“信息”无关，是该项目与非语篇特征的关系，但项目本身不能具有这种直接关系，而是要处于语言形式中的项目才行。因此，语境意义在逻辑上从属于形式意义。

2.2.4 范畴

在范畴分类上，韩礼德比研究汉语语法时前进了一步，“成分”已不再作为范畴，但增加了“结构”(structure)和“系统”(system)两项。这样，语言共有“单位”“类”“结构”和“系统”四个范畴，不多不少。语言就是靠这四个范畴来说明语法形式，这是最高程度的抽象。这四个范畴互相关联，却无先后顺序，也无逻辑上的主次。每一个范畴都要在所有的范畴下定义后才能被完整地下定义。以下的顺序只是按难易程度一一解释的，别无他意。

2.2.4.1 单位

单位这一范畴在2.1.3中已初步引入。在阶与范畴语法阶段，韩

礼德下了更清楚、更全面的定义。单位是用来说明语言中具有语法模式的语段，因为语言呈现为具有一定模式的活动，即在语言活动中，某些语段表现出有意义的规律性。这种语段有大有小，大的可以套住小的。这里所谓的大小反映的是形式关系，不能用朗读时间的长短或字数的多少来划分。

根据英语的情况，韩礼德提出"句""小句""词组/短语""词"和"语素"五个单位。

2.2.4.2 结构

"结构"这个术语在韩礼德早期著作中早已出现过，但未给以定义，也未列入范畴。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知道单位的特征之一是呈现一定的模式。从语言作为一种活动来看，模式的本质是直线性和重复性。因此，在语法中，用来说明在连续情况下事件之间的相似性的范畴就是结构。由于在连续情况下事件之间的关系是组合的，结构是组合关系模式的最高抽象。从表面上看，结构是可以用文字表示的处于线性进程中的成分组成的，如 X，Y 和 Z 三个成分可以组成 XYZ 的线性关系，但从它们之间的形式关系来讲是"顺序"(order)，不是"序列"(sequence)。换言之，顺序可以与序列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试见以下比较(图 2－2 中，S 为主语，P 为谓语，A 为状语)：

顺序	We	go	up
	S	P	A
序列 i.	We(S)	go(P)	up(A)
序列 ii.	Up(A)	we(S)	go(P)

图 2—2

同理，不同的顺序可具有相同的序列，如霍凯特(Hockett，1954)曾经提供过这样一个关于名词词组的实例(下图中，Q 为修饰语，H 为中心词)：

	old	men	and	women
顺序	i			
	Q	(H	+	H)
	ii	(QH)	+	H
序列	Q	(H	+	H)

图 2—3

可见，结构是成分在“位置”上有顺序的排列，它总是指一定单位的结构，或每一个单位表现为一套有各种组合可能的结构。在理论上的惟一限制是每个单位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序位的结构。一个结构中的每一个序位或每一个成分可以参照次一级单位来下定义。这就是说，每一个序位由属于次一级单位的结构占有。进一步说，最低级的单位是没有结构的。如果它具有结构，那它就应具有再次一级的单位。

上引图式还说明：结构可以用符号的线性排列表示。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序位，每一个不同的符号代表一个成分。如英语小句结构可以有“主语”(Subject)、“谓语”(Predicator)、“补语”(Complement)和“附加语”(Adjunct)四个成分，可分用S，P，C，A分别表示。这些成分的组合产生SP，SPA，SPC，SPCC，SPCA等各种结构。名词词组可具有“修饰语”(Modifier)、“中心词”(Head)、“后修饰语”(Qualifier)三个成分，可分别以M，H，Q表示。组合后的可能结构为H，MH，HQ，MHQ。修饰语和后修饰语的出现是任意的，故名词词组的结构式可缩略为(M)H(Q)。

2.2.4.3　类

一个单位的结构中的序位是由次一级单位占领的，但次一级单位中只有若干组的成员可以作为该结构的成分。这意味着次一级单位的成员中进入这个序位是有限制的。因此“类”(class)这个范畴的识别必须结合它在上一级单位的结构中的活动情况。它说明的是聚合关系。

类、结构和单位之间的紧密关系可作如下说明：类与结构之间是双向关系，类以结构为前提，结构以类为前提。类总是参照它上一级单位的结构定义，而结构总是参照次一级单位的类定义。

给类以定义时，没有必要区分形式与功能。由于类是按照上层单位的形式确定的，整个描写过程既是形式的，又是功能的，“功能”只是形式的一个方面。

2.2.4.4　系统

“系统”范畴旨在说明在一系列类似项目中为什么出现这一个项目而不是另一个项目。如上所述，类是由在结构中的活动来认定的一组项目，因此，进入结构的语法关系的不是项目本身作为形式体现，而

是整个类。它也不是一份形式项的清单，而是这些形式项之间的抽象关系，即一个类系统。当结构中某一个成分需要某一类时，便要从该类的系统中进行选择。纳入这个类系统的各个项在选择过程中是互相排斥的，选了这一项就不能选另一项，两者不能同时进入同一结构。系统提供了将范畴与资料联系的必要条件。

2.2.5 阶

四个范畴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资料之间的关系涉及三个有明显区别的可以抽象的“阶”(scale)，即“级”(rank)、“说明”(exponence)和“精密度”(delicacy)。这三种阶分别相当于“等级体系”(hierarchy)、“分类学”(taxonomy)和“连续体”(cline)的概念。

2.2.5.1 级阶

“级”相当于等级体系的概念，其意义为“包括”，指一个项目系统沿着一个单一的方面有联系，它必须包括某些形式上、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即由最高层的单位向最低层的单位移动，这离不开类的标准。

作为等级体系的级该有多少单位因具体语言而异。有几点可以肯定：首先，它不能只有一个单位，理论上不容许；第二，理论上它可以只有两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一个单位是对语境作出陈述的项目，不妨称作“句”；另一个在级中属于下层的单位，是用来说明词汇的项目，不妨称作“词”。实际上总有些单位或接近于“句”，或接近于“词”。

英语中的五个单位的等级关系如下图。

句
小句
词组/短语
词
语素

图 2—4

级阶理论容许向下移动的“级转移”(rankshift)，即一个已知单位可移至下一级，但下级单位不能上移。总之，一个单位可以包括一个在级阶上与自己相等或高于自己的单位，但不能包括在级阶上低于自己的单位。试看以下二例：

(1) The boy who is standing there is my cousin.

(2) Longman Diction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例 1 中的 *who is standing there* 是个小句，因级转移之故，成了名词词组 *The boy* 的后修饰语，即名词词组的一个成分。例 2 中的 *of Applied Linguistics* 是一个介词短语，与词组应属同级，却成了名词词组 *Longman Dictionary* 的一个成分。

但韩礼德的上述级阶理论不能解释所有语言现象，如在下面的谈话中，

(3) —Did the team win?

—Yes.

他不承认 *Yes* 是包含一个语素的句子，而坚持这是一个句子包含一个小句，小句包含一个短语，短语包含一个词，然后这个词包含一个语素。(Butler，1985：17)

2.2.5.2　说明阶

说明阶将理论框架中高度抽象的范畴与语言资料联系起来。

由于每一个范畴都与语言资料有各自的联系，可以认为至少有四种类型的说明阶，如：

表 2—1

	范畴	说明
单位	词组	the old man
结构	冠词＋形容词＋名词	the old man
类	名词词组	the old man
系统	┌名词词组 ├动词词组 ├形容词词组 └副词词组	the old man

有时，从范畴到语言资料可以通过与其他范畴的关系一步一步实现，这就是说一个范畴可以由其他范畴说明。例如，属于结构范畴的"冠词＋形容词＋名词"可以由类范畴的名词词组说明；属于类范畴的名词词组可以用"名词""形容词""冠词"等单位来说明。

形式的最终说明是形式项，但它还是和实体层联系。如形式项 *the old man* 在音系层可用/ði əuld mæn/说明。这时，放在左侧的形

式项不再通过语法来限定或范畴化，因为形式项是语法在说明阶上的边缘。

2.2.5.3 精密度阶

精密度是表示范畴的区别或详细程度的阶。它是一个连续体，其极限的一端是结构和类范畴中的基本等级，其极限的另一端是对该等级不能再作进一步区分的语法关系。这就是说，从选择的最一般的系统进入最具体的系统。例如，只有是非疑问小句具有定谓词先于主语(Finite ^ Subject)的体现特性；它不能适用于其他疑问小句，不适用于直陈小句，更不适用于主要小句。反之，直陈小句具有清晰的主语(+Subject)的体现特性，那么所有可进入直陈小句的选择项，包括是非疑问句，都可具有这个特征。可见，体现特征在不太精密到最为精密的连续体中是固有的。精密度因而可视为组织词汇语法的一般原则，如同级阶一样。更确切地说，它是在词汇语法中分配信息的原则。

在描写时，精密度是可变化的。精密度每一次增加，延迟了向说明项的移动，但增加了描写的语法性。精密度的任何延伸都要求对大规模的语篇研究作频率统计，并对复杂的次分类制订多种标准。

精密度阶不同于级阶之处，在于其精密程度适用于级阶的所有单位，如对小句作精密度描写后可以区分 SP，SPC，SPA，SPCA，SAPA，ASP，等等。词组的基本结构为(M)H(Q)，但从中可以区别种种二次结构。试比较下面的两个说明项：

(4) all the ten houses on the riverside

(5) the ten finest houses on the riverside

两例中名词词组的基本结构均为 M... HQ 或 MMMHQ，但其次生结构是可区别的，前者为 D_aD_bN(D：指称词，N：数词)，后者为 D_bNE(E：形容语)。可见，级阶和精密度阶属不同性质的抽象。基本词组结构与基本小句结构在结构上不一样，但可具有相等的精密度，而次生结构虽有不同的精密度，在级阶上则无差别。

当精密度阶对项目的语法区别达到极限时，便要从词汇上进一步区别。这时精密度阶和说明阶趋于一致，因为语法在精密阶上的终点集是抽象或区别终止之处，每一个类或结构范畴的说明集不许可作进一步的更精密的分组。这一事实也说明，词汇语法的两个部分：词汇和语法相互联系所依循的原则。从语法的视角看，词汇是最精密的语

法；从词汇的视角看，语法是最不精密的，也是最一般的词汇。

在词汇和语法之间，在精密阶上有时出现居于两者之间的情况。这是指有些词语的语法化，在时态系统中，一些词语词汇项向语法项移动，如英语的 *going to*，法语的 *venir de*，瑞典语的 *komma att*。汉语把字句中的“把”词也是一例（Matthiessen & Halliday，1997）。

2.2.6 词汇

进入词汇关系的项目与任何一个语法单位之间在说明阶上无绝对的对应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这里使用“词汇”（lexis）这个术语而不是“词”（word）。词是一个语法单位，它比其他单位更要求以词汇项作说明项。

词汇项可以给一个以上而又不是全部的语法单位作说明项。由于抽象过程不同，同样的词汇项尽管出现多次，可能分属不同语法项。具体以英语为例，一个词汇项可以是语素、词或接近于整个词组，在级阶上有时找不到它相应的归属。

如果我们只着眼于形式语言学，就会产生像乔姆斯基所谓的 *colorless green idea sleeps furiously* 这样的言不成意的词汇项的堆砌。因此，对词汇项的形式描写也存在理论范畴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词汇范畴主要有“搭配”（collocation）和“集”（set）两种。词汇范畴之不同于语法范畴在于它没有级阶和说明阶，但有精密阶，这是因为词汇中没有等级体系，而且只有一次抽象。当然，两者也有可类比之处。它们都具有语言作为活动的特性。搭配像结构一样，说明组合关系，而集与类和系统一样，说明聚合关系。

2.2.6.1 搭配

搭配由弗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引入（Firth，1957），表示某些共现（cooccurence）的语言现象，这来自说本族语者的语言能力。

搭配是词汇项的组合关系，具有数量化和语篇的特征，因为在语篇中有可能在 X 项目的若干间距处出现项目 a，b，c... 它们存在习惯性的共现关系，如 *student* 常与 *teacher*，*school*，*classroom*，*library* 等词搭配。

搭配典型地见之于能体现紧密相连的语法功能的词汇项（Matthiessen & Halliday，1997），如“过程＋工具”（*quack* ＋ *duck*，

mew+*cat*,*age*+*wine*,*mature*+*cheese*),“过程+范围”(*take*+*bath*,*do*+*dance*,*make*+*decision*,*go*+*swimming*),“过程+方式”(*strike*+*hard*,*eat*+*out*,*wash*+*up*),“方面+事物”(*pack*+*dogs/wolves*,*school*+*fish*,*flock-birds*)。在汉语中常有如下的搭配:“事件+结果”(吓+死,忙+坏,输得+精光),“计量+事物”(一张+纸,一支+牙膏,一幅+画,一条+毛巾)。

任何进入搭配范围的一个项目与所要搭配的项目在共现时有程度上的不同。词汇项越具体,能搭配的词越明确,精密度越大。

2.2.6.2　集

根据搭配扩散度的重叠,可以按搭配范围把词项编组,这叫做“集”(set)。按这个聚合原则编组的若干个词汇项越具体,能搭配的词越明确,精密度越大。

正如麦西逊和韩礼德在上节所指出的,语法和词汇往往是不能分离的。一些小的词汇集(lexical set)与局部的语法项有关,如英语中有些表示感官的过程(*see*,*notice*,*glimpse*,*hear*,*overhear*,*feel*,*taste*,*smell*,*sense*,*experience*),可以和不同的现象结合,而有些认知的或表情感的则不能。我们可以说 *I saw something crossing the street*,却不能说 *I thought somebody crossing the street*。

2.2.6.3　意义

如同语法一样,在词汇中也要区分形式意义和语境意义。一旦形式描写确定了范畴和项目后,就要在语境中对这些项目进行处理,即进行包括了大规模频率统计的语篇研究,以体现在共享资源的有顺序的词汇集中所进行的选择。

2.3　系统理论

1966 年,韩礼德发表了《深层语法札记》一文,正式提出了语言的深层应当是可进行语义选择的系统的观点,这就是说,深层语法应当是系统语法。这是继“阶与范畴语法”后的又一次历史性的突破。

2.3.1　时代背景

传统的结构主义理论在介绍语言结构时,既包括组合关系,也包

括聚合关系。在进一步说明组合关系时，一般区别词类之间的线性配列（如“形容词”之后为“名词”）和以功能表示的非线性配列（如“修饰语—中心词”关系，或修饰关系），但这两者又都被认为是结构。不管这种概念模糊与否，有一步可以确定，结构被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1965 年，乔姆斯基发展了霍凯特所使用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概念，提出一个句子的表层结构可定义为“对各个成分的线性的暂时确定的序列恰当地置于括弧之中，每一对括弧标记以范畴名称”。至于深层结构，一般不等同于表层结构，是“语法关系和句法构成的更为抽象得多的表达”。从上述基本论点可以看到，表层结构的表达包括“类”和“序列”两个概念。序列是惟一可测定的关系，因为类并不充分表达句法关系，即便给类加上功能标记（如在形容词的节上标示修饰词），其作用也有限，因为树形图本身已提供了序列。底层的组合关系从理论上来说是非线性的，实际上也给了某种线性的标记。再者，类—序列概念很难提供聚合关系的情况，因为聚合的“相关性”决定于功能上定义的环境。两个实体只有在共同的功能环境下才能形成对比。在结构主义理论中，这个环境要用组合功能来规定。这样它以结构表达，即以“深层”的组合关系为前提。例如，“主语”功能本身是由小句结构中的组合关系来规定的，并进一步说明“修饰语—中心词”这个组合关系和“单数/复数”这个聚合关系的环境，但很难说明“陈述句”或“疑问句”得以产生的按功能定义的环境。这些都是传统的结构主义理论未能解决的问题。

2.3.2 系统理论的引入

与一定环境有关的聚合对比可以有两种模式。一个模式是在“深层语法”中作一次性表达，既纳入组合功能，也纳入聚合功能，另一种办法是通过对环境的规定，采用一种与组合关系既有区别但又相关的说明。后者就是弗斯的“系统”的观点，它相当于依赖功能环境的“深层”的聚合关系。

“系统”在叶尔姆斯列夫的理论体系中也指聚合的概念，定义为“相关关系的等级体系”。因此，系统是对聚合轴上的关系的表述，是在一定环境下可以对比的特征集。对系统中的功能要在整个格局中解释，如在一个三项时态系统中，“过去”要与“现在”和“将来”对比。

对结构功能则要参照整个结构格局下定义,"修饰语"要参照"中心词"下定义。到此为止,韩礼德认为如果按此方式单独表示聚合关系,这意味着对一个语言项的整个语法描写应包括结构和系统两个部分。换言之,"系统描写"只是语言项目的一种表达形式,系统描写只能是补充但不代替结构描写。(Halliday,1963,1969,1976)

2.3.3 对伦敦学派系统理论的第一步修正

在伦敦学派的传统的系统理论中,特征是"无序的",但韩礼德认为采用他在阶与范畴语法中所说的"精密度阶"的理论,可以使之部分有序化。在系统描写时,任何一对系统,如果其中一个系统的一个特征同时出现于另一个系统,那就可以是有等级的或同时的;如果这两个系统呈现等级次序,派给这些系统的特征也应有序。例如,"陈述式/疑问式"系统和"直陈式/祈使式"系统有等级关系。如要在前一系统中进行选择,首先要选择后一系统中的"直陈式"。如果以"直陈式"为条件,再从另一个系统(如"无谓语的主位/有谓语的主位"系统)中同时进行选择,那么项目 *John has seen the play* 可以具有不同特征,如例 6 所示:

(6) a. John has seen the play.
[直陈式:陈述式/无谓语的主位]
b. It's John who has seen the play.
[直陈式:陈述式/有谓语的主位]
c. Is it John who has seen the play?
[直陈式:疑问式/有谓语的主位]

在上例中,"[]"表示系统特征,":"表示特征的等级关系,"/"表示同时性。对 a,b,c 三句的分析便会发现 a 句与 b 句或 b 句与 c 句的结构上的不同是由于在系统中有一个特征不同。

对与一定环境有关的任何系统集有可能构成一个系统网络,其中一个系统必然与另一个系统形成等级关系,有时要与两个或更多的具有平行关系系统形成等级关系,有时要与两个或更多的具有平行关系系统形成等级关系。下图是关于英语小句的系统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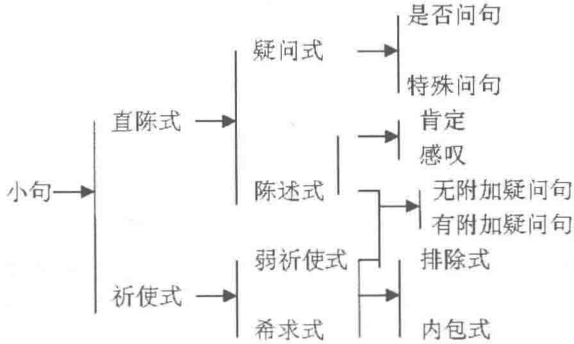


图 2—5

在上述网络中，系统的起点是受组合关系规定的，因此所有的特征都与组合环境相关。同时，系统网络为每一个特征提供聚合环境，规定它的对比特征和结合的可能性，由此人们可以暂时认为系统描写是与结构描写互补的，一个关心的是聚合关系，另一个关心的是组合关系。

2.3.4 对伦敦学派系统理论的第二步修正

韩礼德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系统描写是否有可能成为表述的底层形式问题，即结构描写能否从系统描写衍生。如行，那么结构便成为可以预见的了。这正是乔姆斯基所追求的但未能实现的语法简洁性的概念。

把对一个语言项目的系统描写作为该项目的底层语法表达，意味着该项目与其他项目的聚合关系具有更为基本的特性，从中可以衍生其内部(组合)结构。这样的底层语法就是以系统特征表示的“语义上显著”的语法。它可为诸语言项目的“相关性”提供一个聚合环境，并在其他对比环境中作用。这样，结构不再是系统的起始点，而是系统特征集合体的体现。具体以图 2—5 而言，进入这个网络的起始点不应是小句结构，而应是具有语义特征的“语气”。其次，及物性系统、主位系统、信息系统对小句的产生都起作用，这在图 2—5 中都未反映出来。

2.3.5 对伦敦学派系统理论的第三步修正

韩礼德深层语法或系统语法还应该考虑到一个有关因素，那就是

音系层，特别是语调和韵律，也能体现语法特征。这种特征在组合表达中被认为是组合体的上缀或结构成分，但把音高升降曲线作为结构表达中某一位置的成分未免失之牵强。同一个特征在有些环境中由结构形式体现，在另一些环境中可以由语调体现。因此某一语调型式在不同环境中可以体现不同的特征，这也意味着语调是不能从结构环境中预示的。但如果把它作为系统特征的一个体现形式，在系统语法中就成为可以预示的了。它具有像结构成分同样的抽象程度，但没有结构的成分。韩礼德通过这一举例说明了：如果采用成分结构表达以外的方法来说明聚合关系，然后决定成分结构，那么，只要结构描写就能充分地处理组合关系，没有必要在表达的成分阶段说明所有的问题。

2.3.6 特征与系统网络

每个特征是系统中的一个项。这个系统处于同其他系统呈等级关系和同时关系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多系统的。对一个系统的识别和给它配属的特征，决定于在所说明的环境中对比的潜力。例如，在英语中 *he can go* 和 *can he go* 出现的比例不同，因此各系统在精密度上的顺序对于鉴别系统特征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定义系统网络中的起点，对组合环境做出规定也是必要的。这可以采用级阶的概念。在级阶里，对成分等级关系中某些起始阶段的鉴别和标记可以作为限定不同的、更为特殊的环境的起点。级阶有可能作为规定“功能关系”的第一步。这就有可能在根据成分地位决定的位置用系统表示，然后用特征进一步规定环境，如特征 X 可以与具 Y 和 Z 特征的成分有关，而不是和具有某组合功能的成分有关。小句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对比可能性取决于小句的其他特征，而不是取决于该小句在句子中的功能，便是一例。

2.4 功能理论

如上所述，系统描写的前提是对呈聚合关系的特征进行有等级的不断的选择。这样的语法必然是“语义上显著的”。正是基于这个认识，韩礼德在完成了系统理论框架的同时，立即着手探索功能描写的

理论。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和专著有《英语及物性和主位札记》(1967—1968),《英语小句主位组织的某些方面》(1967),《英语小句的选择与功能》(1969),《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1970),《从英语情态和语气角度看语言的功能多样性》(1970a),《语言功能探索》(1973)等。在这方面集大成者是经过多年增删的《功能语法导论》(1985,1994,2004)。

2.4.1 系统与功能

系统网络中应包括哪些系统?各个系统的起始点是什么?这是韩礼德研究功能描写理论的主要目的。由于系统语法最初是为了说明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或结构与选择的问题,因此韩礼德首先要说明的是语法单位,特别是对小句的功能描写。1967 至 1968 年发表的关于及物性的文章是最早的形体比较完整的功能描写理论模式。他认为从完整的小句出发就应该同时包括及物性、语气和主位三个系统。及物性系统与小句中表示的过程类型有关,过程又涉及参与者(如动作者、目标、受益者等)、属性和环境。当然这些语义特征又可以由词组或短语体现,如:*a moving target*,*a happy girl* 等。除此以外,尚有信息(information)、述谓(predication)等。韩礼德用以下五个图式来说明各个系统与结构的关系:

及物性(经验功能):



John　was throwing the ball

施动者/动作者　过程　受影响者/目标

图 2—6

主位(语篇功能):



John　was throwing the ball

主位　述位

图 2—7

信息(语篇功能):



John　was throwing the ball

已知信息　新信息

图 2—8



图 2—9



图 2—10

2.4.2 功能与用途

在 1967—1968 年的功能描写理论中有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及物性、语气、主位等系统都是功能的概念,而在网络中的起始点是小句,这是一个语法上的结构单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阐明语言结构和语法功能的关系。1970 年发表的《语言结构与语言功能》一文,从语言的本质的角度阐明了这个问题。韩礼德指出语言的本质与我们对它的要求和它所应完成的功能有紧密联系。所有文化都会在语言中反映出这种更为普遍的功能,那就是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韩礼德认为这些都是元功能,是构成语义层的三大部分。这是功能理论中一个较大的突破,把功能理论与语义学挂上了钩,但这里所说的是元功能,它们是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难以在语言中找到相应的形式项。

这样,对这些元功能应根据语言用途进一步划分出若干个语义系统,每一个系统包括若干个表示特征作用的功能成分。如概念功能除及物性系统外,尚有语态系统和归一度系统;人际功能包含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语调系统;语篇功能包含主位系统、信息系统和衔接(或接应)系统。像"动作者""目标""受益者""环境"等都是及物性系统中的功能成分。

最后,韩礼德强调语言的多重功能都会在语言结构中得到反应。没有必要争论其中一个功能比另一个功能更为抽象、更为深层。它们在语义上都是互相关联的。对这些功能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将语言的内部模式(底层的选择及其在结构中的体现)与实际情况下使用语言时的要求联系起来。我们可通过图 2—11 的系统网络说明这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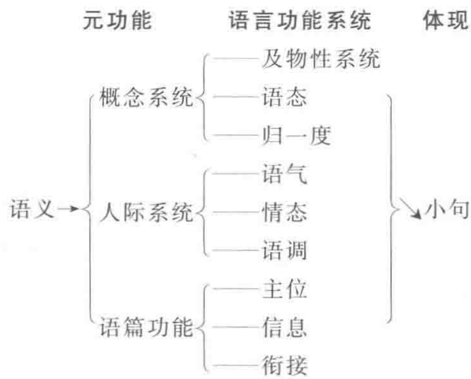


图 2—11

图 2—11 的框架表明，表示组合关系的小句是衍生物，是在语义系统中进行各种选择后的体现形式。

2.4.3 语言功能与社会符号学

包括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语义系统网络只是提供了"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它要通过语篇(text)才能现实化，或成为语义选择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语篇"不是指"文本"一类实体性概念，而是社会符号学概念，因为语篇受制于情景语境，或者说，情景指语篇得以生成的环境。因此，情景在理论上是社会语言学构成，即某一个特定的情景类型是一个符号结构。它是包括三个社会符号学变元的集合体："语场"(Field)，"语旨"(Tenor)和"语式"(Mode)。(Halliday，1964；Spencer and Gregory，1964)语场是包含语篇的社会活动，题材就是它最特定的表现；语旨是谈话参加人员之间的角色关系的集合，正式性程度便是它最突出的例子；语式是交际时所选择的频道或波长，口语或书面语是它的变元。

语场、语旨、语式不是语言使用的种类，也不是简单的言语背景的成分。正是它们与语义学的三个元功能成分呈现有规律的相关，如表 2—2。

表 2—2

社会语境成分	体现为典型的功能语义部分	体现为典型的语言结构类型
语场(社会过程)	概念功能	
	i. 经验功能	成分
	ii. 逻辑功能	循环的
语旨(社会关系)	人际功能	超音质
语式(符号方式)	语篇功能	高潮的

用语场、语旨、语式的概念对语境的符号特征做充分的规定,人们就能通过与这些规定有联系的语篇的语义特征做出有据可循的预见。

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只能举一个较短的例子具体说明。这是一个1岁零11个月的孩子与他母亲的对话。(Halliday,1978)

(7)

Mother(in bathroom,Nigel sitting on chair):Now you sit there till I get your facecloth. Keep sitting there.

(But Nigel is already standing up on the chair.)

Nigel(in exact imitation of mother's intonation pattern,not in correcting intonation): Keep standing there. Put the mug on the floor.

Mother:Put the mug on the floor? What do you want?

Nigel:Daddy toothbrush.

Mother:Oh you want Daddy's toothbrush,do you?

Nigel:Yes you (=I) want to put the frog in the mug.

Mother:I think the frog is too big for the mug.

Nigel: Yes, you can put the duck in the mug make bubble make bubble.

Mother:Tomorrow. Nearly all the water's run out.

Nigel: You want Mummy red toothbrush yes you can have Mummy old red toothbrush.

对上述母子之间的对话可鉴别如下特征:

语场:家庭卫生间,受帮助的活动(母亲给孩子洗澡);同时(孩子)(i)探索容器原理(如将一物置于其他物中);(ii)获得和占有财物(如

拿属于他人的东西)。

语旨:母亲与孩子交往;母亲决定活动的进程;孩子自得其乐,要求许可做某事;母亲认可并分享孩子的乐趣,但明白自己要干的事。

语式:对话;实用性的言语("活动中的语言"),母亲在指导而孩子则跟着进一步完成恰当的动作;合作的,无目标冲突。

上例表明,根据语场、语旨和语式的具体要求,人们才能在功能语义部分逐项进行选择,最后在语言中体现为相应的语言形式,又进一步体现为语言实体的说明项。系统选择是语言项的内部关系,而功能描写则使系统选择成为有意义的、有动因的语言产生活动。社会符号学便是完整的语言描写和产生的理论。

韩礼德有关社会符号学的概念受到巴赫金(Bakhtin)等人的影响。巴赫金发展了语言和意义的动态理论,强调三个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即:(1)语言具有积极的产出性的能力;(2)意义具有评价性;(3)社会主体性。(Clark,2001)

韩礼德(1978)本人主要论述"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意味着"在社会文化语境内解释语言,文化本身作为一个信息系统,以符号术语解释"。语言包括在各种人际语境中意义的交换。因此,语言"不包括句子;它包括的是语篇,或话语"。人们在他们日常语言交换中"表现了社会结构,对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角色加以肯定,建立和传递共享有关价值和知识的系统"。这些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韩礼德谈到伯恩斯坦和拉波夫。伯恩斯坦宣示一个文化的符号系统的可及性在不同社会社团中是变化的。拉波夫则宣示语言系统的变异表示社会地位和角色的变异。因此,韩礼德是从外部看语言,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精妙的自成一体的系统"。这不同于乔姆斯基语言学把语言看作形式逻辑关系和理想说话人/句子聚合体之间关系的观点。这说明"为什么强调意义的功能交换的语言学建立于修辞学而不是逻辑学的,其语法是选择的语法,而不是规则的语法"。

韩礼德的社会符号学表明,意义产生过程,即"符号生成"(semiosis),比符号之间意义关系的系统更为基本,这是可用来说明意义产生的源泉。社会符号学审视文化和社团所特有的符号实践,以便在各种情景语境和文化上有意义活动的语境中,产生各种语篇和意义。这样,社会符号学不必在理论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之间做严格的区别,它与话语分析、教育研究、文化人类学、政治社会学的联系更为密切。

第三章

系统语法

系统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系统语法具体规定在描写语言各个层次时，如何根据特定语境在各项目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这是本章的要旨(Halliday，1976)。

3.1 语言分析的四种模式

1954年霍凯特(Hockett)曾发表“语法分析的两种模式”一文，介绍了“项目和配列”模式与“项目和过程”模式。在此之前，传统语法一贯采用“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系统语法所采用的“项目和聚合体”模式在实质上接近于第三个模式。

3.1.1 项目和配列模式

项目和配列(Item-and-Arrangement，IA)模式中的项目指可从语言中独立出来并且可作为项目表的一部分加以引用的语言形式。语言项可以分属若干层次，如英语的 *sheep*，*ewe*，*ram* 均可算“词汇项”(lexical item)；英语的“复数词缀”“进行体词缀”“过去式词缀”等可算“语法项”(grammatical item)；描写英语词 *meat* 的音系可分出/m/，/iː/和/t/三个音位，属“音系项”(phonological item)；*meat* 在书写时由m，e，a，t四个字母组成，属“字音项”(graphological item)，等等。项目和配列模式就是对这些项目作静态的描写；它不考虑历时的因素，而是用项目表以及这些项目在其中出现的配列来描写语言。这种方法在形态学中应用较多，如分析 *teacher* 和 *singer* 或 *boys* 和 *girls* 等词就可发现“-er”和“-s”两个抽象语言单位。像 *The hunters killed the lion* 一句话可分析成 *The*＋*hunt*＋*-er*＋*-s*＋*kill*＋*-ed*＋*the*＋*lion*.

项目和配列模式也可用于句法描写，如主动句 *John opened the window* 和被动句 *The window was opened by John* 的存在，可以用项目配列的不同来解释。

采用项目和配列模式对语言进行全面的形态分析应包括：

(1) 详细说明语素的总数。(即项目)
(2) 详细说明语素可以从中出现的语列。(即配列)
(3) 详细说明每一个语素得以体现的形素。(即形态结构的语法方面的联系)

项目和配列模式是新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分析语言时所采用的基本模式。兰姆(Lamb，1966)在层次语法中也采用此模式。这个模式的缺点是难以通过配列说明象 *sang* 或 *shown* 等词的过去时形式或过去分词形式。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些语言学家引入"形态音位"(morphoneme)的概念，如英语复数的形态音位可归纳为{-s～-z～-iz～-en～-Φ～i：}，但也有人对"形态音位"这个概念是否真实持有异议。

3.1.2 项目和过程模式

项目和过程模式(Item-and-Process，IP)把语言作为一个动态系统来描写，如英语 took 是由 take 经过元音变化的过程衍生而成，被动句是由主动句经过被动转换这一过程而成。因此，项目和过程模式是转换语法和生成音位学的基础。

根据不同情况，各项目的变化过程可按三种规则操作：(1)对大部分合乎规则的项目来说，有一个基本变化过程形式，如 *shout* 变为过去式的 *shouted* 是添加了过去式词缀 *-ed*；(2)像 *sang* 这样的过去式动词是 *sing* 这个词项在变化时消除了过去时态的形式特征，但激发了由 *i* 转变为 *a* 的元音转变过程。像 *sang* 这样的形式上能说有过去时态的残迹，但无具体的基本的形式；(3)就形态音位变化过程而言，如果我们用[D]表示英语过去时态的形态音位，那么规则可以规定 *d* 在 *kissed* 的 s 之后转换成 *t*。这相当于古印度语法学家的"音便"(sandhi)学说。

由此可见，项目和过程模式回答项目和配列模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后者只能处理离散式项目关系，前者则既可处理离散式项目关系也可处理非离散式项目关系。但霍凯特提出，英语之所以有离散式项

目和非离散式项目的形式有其历时的原因。如果只从共时考虑，难以决定变化过程孰先孰后。

3.1.3 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

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Word-and-Paradigm，WP）把词看作语法描写的中心单位，即语法家不是任意以某一词的某一形式作为给定形式，而是把大部分词连同它们的派生形式和词尾变化形式直接编入词形变化表中。这样，这些形式可以同时显示出词形变化关系和句法关系。这就是我们在传统语法中所见到的动词词形变化，如：

表 3—1

play	take	read
plays	takes	reads
played	took	read
played	taken	read
playing	taking	reading

这一模式有时也可用以表示句子中主语与谓语的一致关系等句法描写：

表 3—2

I am playing	We are playing
You are playing	You are playing
He is playing	They are playing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有强制性的一面，也有任意性的一面。由于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只考虑共时的原则，不存在前两个模式的弊端。为此，罗宾斯（Robins，1959）不同意把这种模式打入冷宫。但词和词形变化表是为传统语法服务的，需要加以改造才能作为语言学的描写方法。

3.1.4 项目与聚合体模式

罗宾斯属伦敦学派，因而对词与词形式变化表中的聚合关系感到极大兴趣，但直到 1973 年才由系统语法学家正式提出“项目与聚合体”模式（Item-and-Paradigm）这个名称（Hudson，1973）。这个模式与

词和词形变化表模式在实质上无多大区别，但“项目”一词在内涵上要广得多，它可以包括各个层次的各种级阶中的各种形式类和单位的关系。其次，paradigm 一词的旧义为“词形变化表”，局限性很大，“聚合体”的概念则要灵活得多。尽管如此，有的语言学家仍把“项目与聚合体”模式列入“词与词形变化表”模式，即 WP 模式。另一个原因是项目与聚合体模式在英语中的首写字母也为 IP，极易与“项目与过程”模式（IP 模式）混淆，因此在使用英语简称时，仍习惯于叫 WP 模式。项目与聚合体模式的基本内容指人们在各种特征项目中的选择和组合，最后体现为成聚合体的各种形式。试见以下对元音系统的描写：



图 3—1

对以上系统我们如选择[浊音:鼻音]的特征，在说明项中体现的聚合体为/m,n,ŋ/，如选择[浊音:非鼻音]特征，所体现的聚合体为/b,d,g/；[清音]特征与聚合体/p,t,k/也是同样的关系。

项目与聚合体也可采用矩阵表示：

	鼻音	非鼻音
浊音	/m,n,ŋ/	/b,d,g/
清音	……	/p,t,k/

3.2 有关系统的几个基本概念

上节的图 3—1 和 3—2 表明，项目之间的系统关系呈现为从中可以进行选择的关系。在本节中我们对与系统有关的几个基本概念或术语作一介绍。

3.2.1 系统与系统网络

语言是系统的系统。这就是说，在语言这个总系统下，包括众多

的子系统。图 3—3 中所示的系统可叫做“人称系统”。它要求在“言语角色”和“数”之间同时进行选择。这两个子系统又可分别叫做“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系统和“单数/复数”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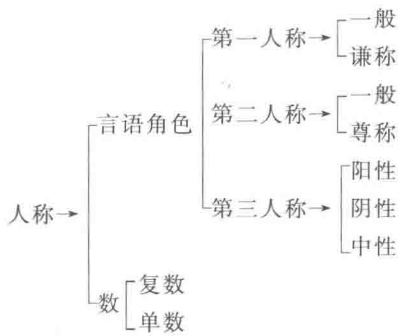


图 3—3

由于“人称”系统包括“言语角色”和“数”两个子系统，“言语角色”系统下又包括“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三个子系统。对这大小系统联结在一起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系统网络”。

3.2.2 选择

一个系统可提供人们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或项目进行选择(choice;option)。例如，在图 3—4 中，我们可以从时态系统选择“过去时”或“非过去时”，又从“非过去时”的子系统中选择“现在时”和“将来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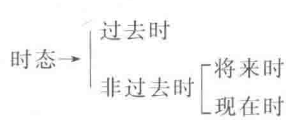


图 3—4

一般来说，人们习惯于采用两分法，但这只是一个趋势，不是硬性规定。为使系统网络简洁，被选择的项目可不限于两个，故图 3—4 的时态系统也可以按图 3—5 所列系统表示，选择的结果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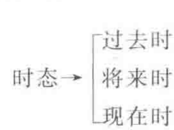


图 3—5

3.2.3 从属关系

上述选择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被选择的各项具有一个逻辑上居先的特征。例如，在图 3—4 和图 3—5 所示系统中，不论是选择“过去时”“现在时”或“将来时”都要具备“时态”这个特征。因此，“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与“时态”之间的关系为从属关系（Dependency）。不具备这种从属关系的项目不能列入系统网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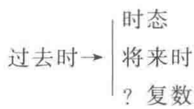


图 3—6

在图 3—6 中，不能将“复数”特征与“过去时”“现在时”特征并列，因为“复数”特征与“时态”特征不存在从属关系。

3.2.4 入列条件

从属关系也可从另一侧面用“入列条件”（Entry Condition）的概念来表示。在系统网络中，位于左侧的是入列条件，如图 3—4 和图 3—5 中的时态。我们所要表达的语义，如果具备“时态”特征，就是符合入列条件。一旦符合这个条件，便可在系统中作进一步的选择。说得更具体些，人们不仅仅是“可能”，而且是“必须”在其系统中进行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具有强制意义，因为我们既然要表示“时态”这个概念，就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指的是“现在时”“过去时”或“将来时”。

3.2.5 选择表达

每当人们在系统中进行选择，最后可供选择的项目或项目的组合为“选择表达”（Selection Expression）。不论采用两分法或非两分法，在图 3—4 和图 3—5 中可能的选择表达均为三个，即“过去时”“（非过去）现在时”和“（非过去）将来时”。

3.2.6 选择说明

对系统除用图表说明外，也可以用文字说明。如图 3—4 可读成：

"这是一个系统,从中可以选择关于时态的特征征,即或者选择过去时,或者选择非过去时。如果选择了非过去时,则可进一步选择现在时或将来时。"显然,靠词语来说明系统中各项目的关系,远远不如以图式符号所表示的一目了然,后者可避免许多词语的重复。

选择说明(Selection Statement)也可把特征项目按网络中的选择顺序进行排列,如图 3—4 可描写为:

[时态:过去时]
[时态:非过去时:现在时]
[时态:非过去时:将来时]

3.2.7 选择终止

当系统中被选择项本身不再作为入列条件引导一个更精密的选择系统时,意味着该项目已到了选择尽头。图 3—4 中的"过去时",便处于选择终止状态。反之,"非过去时"特征引出一个子系统,表示选择将继续进行,直到处于选择终止状态的"现在时"或"将来时"。

3.2.8 意义和意义潜势

当人们要表达一定意义时,便要在系统网络中进行有目的的选择。换言之,当某个项目被选定时,意味着某种要表达的语义已被选择。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就是意义(Meaning)。在图 3—7 所示的语气系统中,在"陈述""疑问"和"祈使"相互之间存在语义关系。



图 3—7

我们如选择"陈述"项,意味着我们要表达陈述语气的语义。这样,可供选择的"陈述""疑问""祈使"以及"语气"各项作为整体都是潜在的可供选择的语义,这就是"语义潜势"(Meaning potential)。

3.3 系统标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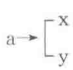
在系统网络中采用符号标写的方法更能表示各特征项目之间的

深层关系。就选择的基本符号来说，实际上只有两种，即“析取选择”(either... or choice)和“合取选择”(both... and choice)。析取选择指在可供选择的项目中只能选其一。这就是说，选择是排他性的，选了X就不能选Y；选了Y就不能选X。析取选择用直角括弧“[”表示。合取选择指在可供选择的若干个子系统中对其每一个子系统都要同时进行选择，用两端微呈圆形的大括弧“{”表示。

3.3.1 五个基本网络表达型式

析取选择和合取选择的不同组合可产生五个基本网络型式，概括种种复杂的选择关系：

表达式(1)



这里存在一个x/y系统，其入列条件为a。(如果入列条件为a，可以从x或y中析取其一，具体说，有ax和ay两个可供选择的选择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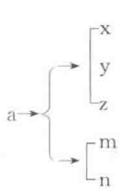
对基本网络表达型式(1)可用图3—8示例，即在入列条件为“归一度”的系统中，可有“肯定”和“否定”两个选择项。



图3—8

图3—8表示析取关系，或是肯定，或是否定，但两者不能并取。

表达式(2)



这里有两个平行的x/y/z系统和m/n系统，它们的入列条件均为a。如果入列条件是a，就要在x，y，z之间和m，n之间同时进行选择。因此，就有axm，axn，aym，ayn，azm，azn六种组合可能的选择表达。

图3—9表示“第三人称”的选择系统。我们要在“性”和“数”两个子系统中同时选择(合取选择)，但在各子系统中只能选择其中一项(析取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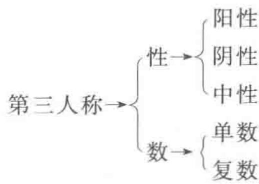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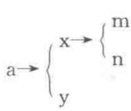


图 3—9

由上述系统网络可以产生[第三人称:阳性:单数],[第三人称:阳性:复数],[第三人称:阴性:单数],[第三人称:阴性:复数],[第三人称:中性:单数]和[第三人称:中性:复数]共六种选择表达。

表达式(3)



这里存在两个子系统,一为 x/y 系统,一为 m/n 系统,m/n 系统的入列条件为 x,而 x/y 的入列条件为 a。如果入列条件为 a,则选 x 或 y;如果是 x,则需进一步选 m 或 n。最后产生 axm,axn,ay 三种可能的选择表达。

对这个基本表达式,我们可举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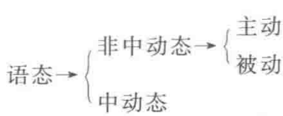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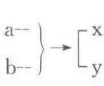


图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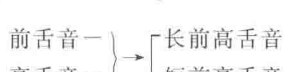
图 3—10 表明,语态有“非中动态”与“中动态”之分。如果是非中动态,则进一步有“主动”与“被动”之分。

表达式(4)



有一个 x/y 系统,要求合取的入列条件,即同时具有 a 和 b。如果有 a 和 b 两个合取的入列条件,那么或选择 x,或选择 y,其选择表达有 abx,aby 两种可能。

对基本式(4)要说明的是 a 项(或 a 系统)和 b 项(或 b 系统)都是入列条件,它们不属一个系统。如果 a 和 b 构成一个系统,即 a/b 系统为 c 系统,则完全可用 c 标识。我们从元音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举例说明:



当一部分元音的舌位符合前舌音和高舌音这两个条件时,我们可

进一步区别长短之分。但前舌音和高舌音不属于同一个系统，前者是按舌位的前后分类，后者按舌位的高低分类。图 3－12 能更清楚说明这个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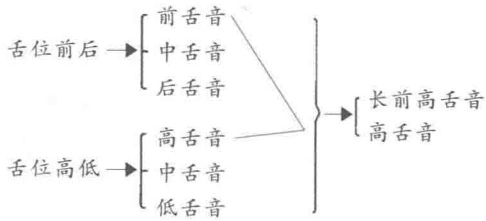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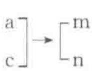


图 3－12

在图 3－12 中，前舌音属“舌位前后”系统，高舌音属“舌位高低”系统。要区别前高舌音音的长短，先要在这两个系统中进行合取选择。

表达式(5)



这是一个 m/n 系统，有两个可能的入列条件，或分或合。如果入列条件是 a 或 c，或 a 与 c 合取，均可进一步选择 m 或 n，其可能的选择表达为 am，an，cm，cn，acm，can。

对基本式(5)可用语义特征的一个系统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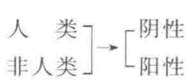


图 3－13

这就是说，人类有阴阳之分，非人类动物也有阴阳之分。统指人类和非人类的动物仍可有阴阳之分。

从上述五个基本表达式，可以构成各种错综复杂的系统网络。

3.3.2 双向性

在 1972 年以前的系统语法文献的标号中均有箭头，自左至右表示选择方向。

里奇在他的《语义学》(Leech，1974)一书中采用了自右向左的箭头以表示从属关系，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根据入列条件进行选择，箭头应当自左向右，如"→"。根据从属关系，从各子项中找出其每项或共同特征，则可采用"←"这样的由右向左的箭头。因此，系统网络具有双向性(bidirectionality)，其连接线可同时表示入列条件和从属关系。在这个情况下，箭头就无关紧要(Fawcett，1980)。福赛特就是这样描写系统网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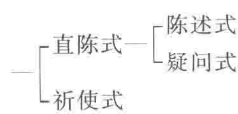


图 3－15

本书由于采用韩礼德的模式，基本上保留自左向右的箭头。

3.3.3 非标记性

系统网络中一个系统内的项目的垂直顺序就其抽象式来说，在理论上没有限定，两者都有被选择的可能，如表达式(5)可按图 3－16 改写 c 在 a 之上，n 在 m 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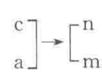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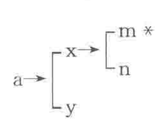


图 3－16

但描写语言时在心理上或习惯上，人们有时会按逻辑或按合乎本民族文化习惯的准则决定先后顺序。如描写"数"系统时，一般总是把"单数"放在"复数"之上；在"时态"系统中，则是先"现在时"，后"过去时"，最后为"将来时"。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个表示"非标记性"(Unmarkedness)的符号"＊"，一般出现在被选择项的右上角，如表达式(6)所示：

表达式(6)



例如，假设 x 为“主位”时，我们要选择体现它的形式项时，如无特殊理由，一般都选择“主语”作为主位。这样，m 是非标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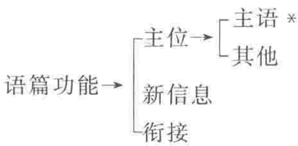


图 3—17

“标记性”(Markedness)这个概念在语言学文献中应用时既泛又杂，一般指在两个对立项中的一个如拥有特定的语言特征时，则为“标记的”，如“单数”被认为是“未标记的”，“复数”是“标记的”，因为后者多了一个形态特征(试比较 *boy* 和 *boys*)。布拉格学派在音系学的区别性特征理论中，把“清音”看成是“未标记的”，“浊音”是“标记的”，因为浊音多了一个“＋有声”特征(Crystal，1980)。标记性的另一个解释是用来表示出现的频率，如人们把“降调”作为是“未标记的”，因为它比“升调”更为普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是“盖然的”“近似的”概念。为了在网络中表示这个概率概念，对出现频率异常高的“未标记”项便用了“ * ”这个符号。这是说在没有特殊理由的情况下，应该选择此项。

为了更有效地说明这种特征的从属关系，我们可用以下的强势式表示：

基本式(7)

a * ……x *

例如，假如 a 为陈述语气，则在音系层上总是用“降调”(x)表示。由于“非标记性”只是概率的概念，这并不排斥人们有时故意用“升调”体现陈述式的可能性。在此情况下，一定要做出为什么不执行基本系统网络表达式(7)的解释。

3.3.4 精密度

在第二章中，我们已对精密度(Delicacy)阶的概念作了介绍(2.2.5.3)，它表示对语义特征作更具体更精密的区别。在系统网络的标写中，它表现为系统网络用连接线或箭头自左向右的描写，直至不必再作进一步区分为止。图 3—18 介绍音系中辅音系统的精密度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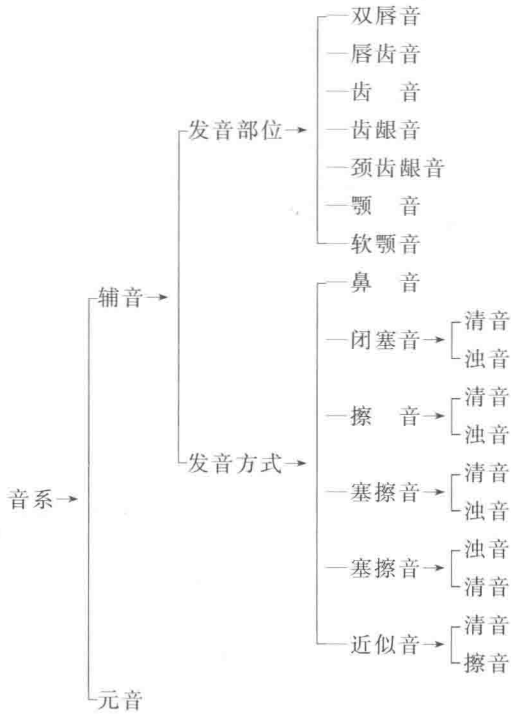


图 3—18

3.4 体现

体现(Realization)的基本概念发端于“阶与范畴”语法中的说明阶。在系统语法里，韩礼德从兰姆(Lamb，1966)的层次语法中借用了“体现”这一术语。体现的概念用来说明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和每一层次内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体现”通过体现说明将系统网络中的语义特征与结构单位联系起来。体现说明旨在说明从网络中选定某一特征后，在形式层或实体层应具有某种特定的反射，但其体现还取决于共同出现的其他特征。因为语义往往是多项特征的总和。

系统语法使用从左上角向右下角移动的斜箭头“↘”表示体现关系。特征在左，体现规则在右。

3.4.1 层次之间的体现

在 l.4.3 中，我们介绍过韩礼德的语言多层次的思想，即语言至少包括三个层次，因而有两次（或更多）体现过程。图 3－19 对这一关系作更具体的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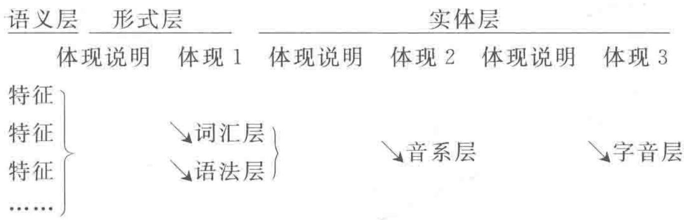


图 3－19

上述图式说明四点：(1)语义是多项选择的结果；(2)语义在形式层中同时体现于词汇层和语法层，因而韩礼德有时使用“语汇语法”(Lexicogrammar)这个概念；(3)音系层和字音层虽属实体层，实际上两者之间还应有体现关系；(4)语义层与形式层和形式层与实体层之间不一定存在对应关系。试举 *The boy kicked the ball* 中的 *The boy* 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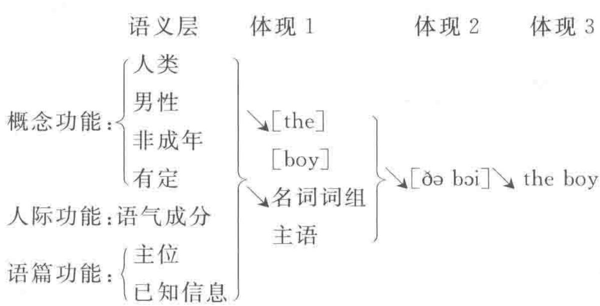


图 3－20

3.4.2 层次内部的体现

图 3－20 还可粗略地表示各层次内部的关系。例如，就词汇层来说，有必要区分实义词 *boy*(名词)和功能词 *the*(冠词)的关系；在语法层既涉及词素、词、词组、小句等“类”和“单位”的概念，也涉及它们之间的级阶关系，还涉及“主语”“谓语”等语法功能；在音系层中涉及元

音和辅音的区别和组合。

3.4.3 体现说明

系统中的特征项目体现于英语结构时，有六种主要方法，因而相应的有六种体现说明(Realization Statement)指导体现过程的进行(Berry，1975；Martin，1987)。当然，这些体现说明之间也有一定联系。

3.4.3.1 插入

系统中一个项目在体现时可要求语言结构具有或插入(insert)一个特定的成分。例如，要体现“陈述”语气这一项目，就要求小句结构中存在“主语”这个语法功能成分；在体现“完全句”时，要求在小句结构中出现主要的语法功能成分“谓语”。为此，我们可以具体规定以下两条插入说明：

1. 如果选择了陈述语气，应在小句结构中插入“主语”成分。
2. 如果选择了完全小句，应在小句结构中插入“谓语”成分。

3.4.3.2 连结

系统中一个项目有时要求结构的某些成分有一定的序列。例如，“陈述”语句的体现要求按“主语——谓语”序列出现。又如，要体现“标记主位”时，要求补语、附加语或部分谓语动词出现在主语之前。其体现说明可具体表示为：

如选择了陈述语气，置主语于谓语动词之前；

如选择了标记主位，置补语(或附加语，或部分谓语动词)于主语之前。

连结(Concatenation)的能够实现与否是以第一条说明为前提的，即在形成过程中应先向语法结构插入这些成分。

3.4.3.3 特指化

系统中的一个项目在体现时，要求从形式项的次类中选择一个特定的形式(Particularization)。例如，假设在及物性系统中选择了心理过程，那么，所体现的“谓语动词”要求从动词词组的表示心理的小类中选择一个语义对口的动词。当然这也离不开插入说明。

3.4.3.4 功能派给

功能派给也可叫做“内包”(Berry，1975)，指对从及物性系统进行选择的规定应包括某些功能成分(如参与者角色)的信息，例如在物质

过程选择"中动态"时,意味着要有一个"动作者"的参与者角色。如选择"非中动态",则应具有两个参与者角色的功能成分,即使其中一个功能成分在现实化的话语中没有出现,其语义仍然是内包的。从逻辑上讲,功能派给(Function Assignment)的体现说明应先于上述三类体现说明。

3.4.3.5 重合

当我们在系统网络的两个子系统中同时选择两个功能成分在结构中体现时,就会出现重合(Conflation)的现象。例如,如果我们选择主动语态,形式项中的主语既体现概念功能中的"动作者",又体现人际功能语气系统中的"(部分)语气成分",还体现语篇功能中主位结构的"主位"。同样,如果我们选择被动语态,则"目标""(部分)语气成分"和"主位"功能在形式项的主语中重合。因此,重合体现说明以功能派给说明为前提。

3.4.3.6 非连续性

一个结构可以体现一个以上的功能,反之亦然。一个功能可以由一个以上的结构成分体现。试举以下二例:

(1) Come in or go out.

(2) You or I must go.

这两个例子的"连接"语义是清楚的。它通过插入说明在形式项中添加一个属特殊类的附加语(如 or)而得到体现。但在例 3 和例 4 中,所引用的插入说明有些棘手,因为加以强调的析取语义在形式项中分在两处体现(Either...or):

(3) Either come in or go out.

(4) Either you or I must go.

为此,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体现说明需要规定:表示加强的"连接"语义的功能成分可裂成两半,由两个附加语插入体现。

在体现情态语义时,也会遇到类似情况,一部分情态语义在形式项的谓语中体现。一部分在附加状语中体现,如:

(5) He must certainly have arrived by this time.

3.5 系统与结构

3.4 的介绍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形式项中一个句子、小句或级阶上

的其他单位都是人们在语义系统网络中进行选择并通过每类体现说明产生的，如功能派给说明规定了语义所派给的功能成分的选择。因此，如要弄清语言的句法结构的产生过程，便需要弄清系统与功能的关系及其在句法结构中的体现。

3.5.1 系统与功能

系统语法中的系统网络主要描写三个元功能或由三个元功能部分组成，即我们要在三个系统中同时进行选择：



图 3—21

所有三个元功能都包含若干个子系统，最后以功能特征的形式出现，如概念元功能可以系统网络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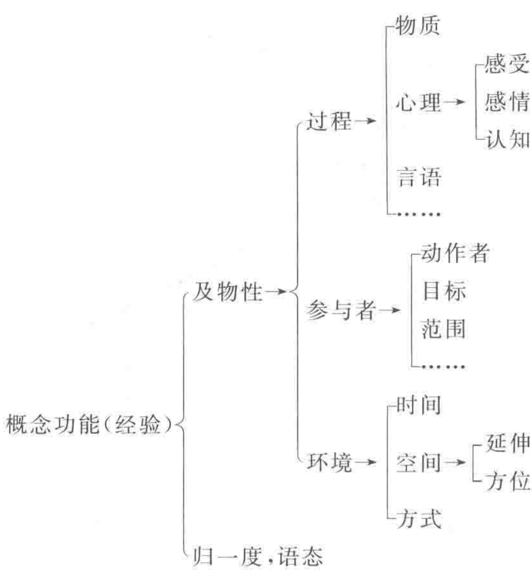


图 3—22

人际元功能的基本网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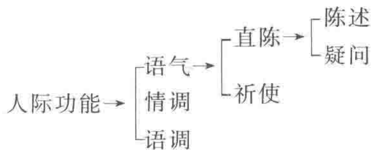


图 3—23

语篇元功能的基本网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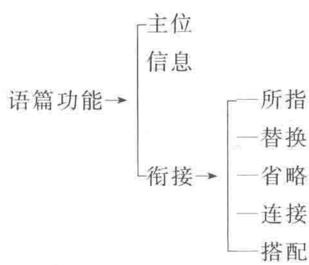


图 3—24

当系统网络中各个功能成分在形式层中体现时，就隐含着一个配列问题。在系统语法中用“ˆ”来表示先后序列。如“主位”的语义是说话人作表述时的“出发点”，必然在句子的其他成分（述位）之前出现，从而形成“主位ˆ述位”结构。在传递信息时，带有重音的语调“中心”是新信息，一般在音调群的末尾出现。这样，在末标记情况下，有一个“已知信息ˆ新信息”结构。“语气”系统以两个语气成分（主语和限定成分）表示，或为“主语ˆ限定成分”（陈述），或为“限定成分ˆ主语”（疑问），或为“（主语）ˆ谓语词”（祈使）。概念功能较为复杂。对各功能项之间的关系一般倾向于以“过程”为核心，其他功能成分呈卫星状分布，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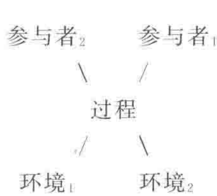


图 3—25

当在网络系统中经过多重选择，便可出现“动作者ˆ过程ˆ目标”（主动语态）或“目标ˆ过程ˆ动作者”（被动语态）的配列，其原因是物质过程从逻辑上总是由动作者发力导致过程产生，并延及“目标”。

由此可见，在不同语义功能结构中进行选择，从宏观上控制了形式项的句法结构。这可从图 3—26 说明。

系统	The boy	kicked	the ball	forcefully
及物性	动作者	过程	目标	环境
语气	语气成分		剩余成分	
主位	主位	述位		
信息	已知信息 ······➤			新信息
语法结构	主语	谓语	宾语	状语

图 3—26

从图 3—26 可以看到：语法结构中的："主谓宾状"的配列是在语义系统中对各个语义结构重叠体现所致。

3.5.2　最小括弧法

一个句子中的语法功能结构大致上由语法类(Class)中的词组体现。试见图 3—27。

	The boy	kicked	the ball	forcefully
语法结构	主语	谓语	宾语	状语
形式类	名词词组	动词词组	名词词组	副词词组

图 3—27

图 3—27 表明，为了有利于说明语义功能成分与语法结构的关系，系统语法在成分分析时采用了最小括弧法(Minimum Bracketing)，即按词组进行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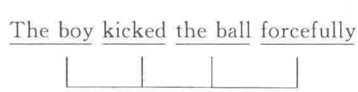


图 3—28

如果采用最大括弧法，即不断地切分直至不能进一步切分为止，就不易说明不同层次在层面之间的体现关系。如图 3—28 的切分可适用于图 3—27，但难以说明图 3—29 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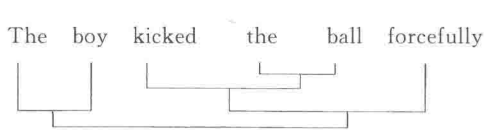


图 3—29

在图 3—29 中，*The boy* 与 *the ball* 分属不同的切分层面，但它们在语法范畴中都是“名词词组”，属同一个语法类；在语法结构中一个为“主语”，一个为“宾语”，属同一个语法功能层面；在语义功能中一个为“动作者”，一个为“目标”，也属同一个语义功能层面。

3.5.3 功能成分在词组/短语中的体现

在 2.1.3 中曾经谈到范畴中的一个单位的结构有简单型和复合型，简单型实际上是由下一级单位作为该结构成分，因此在图 3—27 中的 *kicked* 和 *forcefully* 仍可视为“动词词组”和“副词词组”，但因为这样的词组中只有一个成分，故不存在结构问题。复合型词组则不同，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下级单位组成，这样就有一个词组结构产生的问题。对此系统语法认为词组结构也是语义功能成分的体现，是人们在语义网络系统中选择的结果。例如，在英语中名词词组内部的语义关系是按“指称 ^ 数量 ^ 形容 ^ 性质 ^ 事物”排列的，在语法结构中体现为“修饰语 ^ 中心词 ^ 后修饰语”，又进一步在词汇层中体现，如图 3—30 所示。

	the three	longest	stone	bridges
语义功能	指称数量	形容	性质	事物
语法结构		修饰语		中心词
词类	冠词数量	形容词	名词	名词

图 3—30

英语里名词词组的功能成分与语法结构的密切关系在汉语中也有反映。试将图 3—30 与下面的图 3—31 比较。

	那	三座	最长的	石	桥
语义功能	指称	数量	形容	类别	事物
语法结构			修饰语		中心词
词类	代词	数量词	形容词	名词	名词

图 3—31

英语的动词词组可按“过去”、“现在”、“将来”等时间功能概念的相互关系进行排列。

3.6 递归性

迄今为止的讨论是在“小句”(clause)范畴内进行的。系统语法要

进一步说明大于小句的单位——“小句复合体”或“复合小句”(clause complex)的产生。韩礼德认为传统语法“句”(sentence)的概念只是一个书写单位的符号，以句号作为标志。作为一个语法单位来说，在描写上很不清楚。例如，以下各例中的 *John is a singer* 在语法成分和结构上是一样的，都是小句。

(6) John is a singer.

(7) John is a singer and Mary is a dancer.

(8) We never knew that John is a singer.

(9) The fact that John is a singer surprises us.

(10) Peter said, "John is a singer."

(11) If John is a singer, Mary must be a dancer.

为了要弄清小句和小句复合体的区别，首先要从语义上弄清它们的逻辑关系，即“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

3.6.1 逻辑功能

作为元功能之一的概念功能，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按主客观世界在语言中的反映而说的，它表达的是说话人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经验，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但世界上的各种事物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更为抽象的内部关系。对这一部分语义，系统语法把它叫做“逻辑功能”。因此，概念功能在广义上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两个部分。

逻辑功能的主要特征是“递归性”(Recursiveness)，即事物内部的抽象关系表现为或是并列的关系，或是从属的关系。两者都是可递归的。

3.6.1.1 *并列关系*

并列关系(Parataxis)表示直接引述、连接、同位、重复等语义，对并列成分可用阿拉伯字母“1,2,3……”表示，如：

(12) John is a singer, and Mary is a dancer.

1 2

(13) "I am hungry," said Mary.

1 2

并列关系是通过线性的序列关系表达的，尽管各项之间不一定有先后顺序，如例 12 和 13 也可按例 14 和 15 的顺序表达，但出现在前者总是基本小句，故总是以“1”标示。

(14) Mary is a dancer, and John is a singer.

1 2

(15) Mary said, “I am hungry.”

1 2

并列关系在逻辑关系上是传递的，这是指如果 A“与”B 和 B“与”C 意味着 A“与”C，或如果 A“等于”B 和 B“等于”C 意味着 A“等于”C。试以例 16 说明：

(16) Tom said, “Mary said: ‘I am hungry.’”

在这句话中，尽管 Mary 说了 *I am hungry*，由于 Tom 直接引用了 Mary 的话，因此 Tom 也说了 *I am hungry* 这句话。

并列关系也可在其他单位中表示语义成分的逻辑关系，如：

(17) egg, milk, bread and butter

1 2 3 4

3.6.1.2 主从关系

主从关系(Hypotaxis)表示条件、修饰、时间等语义，在描写时采用希腊字母“α，β，γ”等符号，如：

(18) Mary said that she was hungry.

α β

(19) Mary wanted to have a rest because she was hungry.

α β

主从关系在逻辑上是不传递的，如 α“假如”β 和 β“假如”γ 并不意味着 α“假如”γ；同样，α“说”β 和 β“说”γ 并不意味着 α“说”γ。试分析以下二例。

(20) It won't be surprising if people complain if they don't

α β

punish him if he's guilty.

γ β

(21) Tom said that Mary said that she was hungry.

α β γ

在例 20 中，*if he's guilty* 并不构成 *It won't be surprising* 的条件；在例 21 中 Tom 没有说 *she was hungry* 这样的话。

在词组中表现为修饰语和中心词的语法结构关系也属逻辑上的主从关系。

3.6.2 网络标志

递归性的网络可以包括两个子系统，A 系统是具有可供选择的结构“a，b，c，. . . n”的网络。B 系统则表示对选择“终止”或“继续”的网络。如果在 B 系统中选定了“继续”特征，这意味着可退回到原先的入列条件，重新从 A 系统中进行选择，直到最后在 B 系统中选了“终止”项为止。图 3－32 描写了这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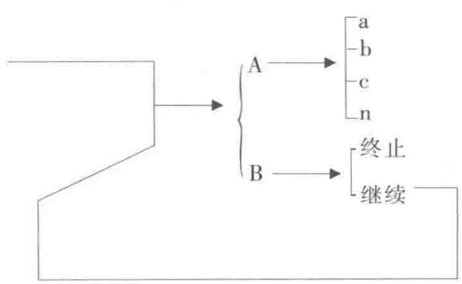


图 3－32

通过递归性网络，人们可以产生各种复杂类型的小句复合体。

第四章

功能语法：概念功能

系统功能学派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它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功能。韩礼德（1985，1994，2004，2014）把语言的纯理功能分成三种：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并具体分析了这三种功能在英语中的体现形式。

韩礼德所说的概念功能包括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两个部分。经验功能指的是语言对人们在现实世界（包括内心世界）中的各种经历的表达。换言之，就是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所牵涉的人和物以及与之有关的时间、地点等环境因素。逻辑功能指的则是语言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义单位之间逻辑关系的表达。

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在英语中的体现形式。

4.1 经验功能的体现形式

经验功能主要是通过“及物性”（transitivity）和“语态”（voice）得到体现的。

4.1.1 及物性

及物性是一个语义系统，其作用是把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process），即将经验通过语法进行范畴化，并指明与各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成分”（circumstantial element）。

韩礼德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及物性系统把人类的经验分成六种不同的过程：(1)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2)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3)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4)行为过程(behavioral process)，(5)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和(6)存在过程(existential process)。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它们的性质以及与之有关的参与者。

4.1.1.1 物质过程

物质过程是表示做某件事的过程(a process of doing)。这个过程本身一般由动态动词(如 *build*，*break*)来表示，"动作者"(Actor，即逻辑上的主语)和动作的"目标"(Goal，即逻辑上的直接宾语)一般由名词(如 *my brother*，*house*)或代词(如 *he*)来表示，如：

My brother	built	all these houses.
Actor	Process	Goal

图 4—1

如果一个物质过程既有动作者又有目标，所在的小句既可以是主动语态(参见 4.1.4，4.2)，如：

He	broke	the window.
Actor	Process	Goal

图 4—2

也可以是被动语态，如：

The window	was broken	by him.
Goal	Process	Actor

图 4—3

如果只有动作者而没有目标，小句就只能以主动语态的形式出现，如：

He	ran away.
Actor	Process

图 4—4

物质过程不但可以表现具体的动作(如图 4—1)，而且也可以反映抽象的行为，如：

He	cancelled	the meeting.
Actor	Process	Goal

图 4—5

对只有动作者的小句，可以用 *What did X do*? 的形式提问，如：

(1) —The mayor resigned.
—What did the mayor do?

对既有动作者又有目标的小句，可以用 *What did X do*(*to Y*)? 或 *What happened to Y*? 的形式提问，如：

(2) —He kicked the little boy.
—What did he do to the little boy?
—What happened to the little boy?

对被动句，可以用 *Who by*? 的形式提问，如：

(3) —The thief has been caught.
—Who by?

4.1.1.2 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是表示"感觉"(perception)、"反应"(reaction)和"认知"(cognition)等心理活动的过程。表示感觉的动词有 *see*, *look* 等；表示反应的动词有 *like*, *please* 等；表示认知的动词有 *know*, *believe*, *convince* 等。

心理过程一般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心理活动的主体即"感知者"(Senser)，另一个是客体即被感知的"现象"(Phenomenon)，如：

He	saw	the North Star.
Senser	Process	Phenomenon

图 4—6

She	likes	the gift.
Senser	Process	Phenomenon

图 4—7

I	know	they don't care.
Senser	Process	Phenomenon

图 4—8

如图 4—6，4—7 和 4—8 所示，感知者通常是人。但是，有时候也可以是拟人化了的动物，如下例中用来指猫的代词 *she*：

She	doesn't like	the milk.
Senser	Process	Phenomenon

图 4—9

这一点与物质过程中的动作者不同，因为动作者既可以是人（如例 4 中的 *He*），也可以不是人（如例 5 中的 *The glass*）：

(4) He climbed up the tree.

(5) The glass broke yesterday.

心理过程中的现象可以指具体的人（如例 6 中的 *a man*）或物（如例 7 中的 *the watch*）、抽象的东西（如例 8 中的 *a discrepancy*）以及发生的事件（如例 9 中的 *a quarrel*）等：

(6) He saw a man standing under the tree.

(7) She liked the watch.

(8) We noticed a discrepancy.

(9) I heard a quarrel going on next door.

有时候，现象也可能是某个由 *that* 小句来表示的"事实"(fact)，如：

(10) I know (the fact) that she is busy at the moment.

这一点也与物质过程不同，因为"事实"是不能以参与者的身份在物质过程中出现的。请注意，下例所表示的不是物质过程，而是心理过程(Halliday，1985)：

(11) The fact that his father was ill upset him.

心理过程的时态(tense)常用一般时，物质过程则常用进行时。这并不是说，心理过程绝对不用进行时，物质过程绝对不用一般时。但是应该指出，心理过程如果用进行时，强调的是一个心理过程正在开

始，如下例中的 *I am knowing* 表示“我正在认识到”：

(12) I am knowing that they don't care.

物质过程如果用一般时，则强调这个过程是习惯性的或反复进行的，如下例中的 *build* 表示“建房”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如：

(13) They build a house for every employee.

在心理过程中，感觉者与现象都可以用作主语，小句以主动语态出现，而且原义不变，如：

(14) I like it. It pleases me.

(15) I forgot it. It escaped me.

在物质过程中，很少能找到这样成对的句子，如：

(16) I take the train. The train conveys me.

(17) He kicked the ball. The ball ? him.

可以用 *do* 对物质过程提问，但不能用它对心理过程提问，原因是心理过程表现的不是“做”某事，而是某种“感觉”。我们可以说 *What he did was broke the window*，但不可以说 * *What I did was liked the window*.

4.1.1.3 关系过程

关系过程指的是反映事物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的过程(a process of being)。

关系过程可以分为“归属”(attributive)和“识别”(identifying)两大类。归属类指某个实体具有哪些属性，或者归于哪种类型，其公式是“a 是 x 的一种”。这两种关系过程各自又可进一步分为“内包式”(intensive)、“环境式”(circumstantial)和“所有式”(possessive)三种。在归属类中，内包式指的是“某个实体是某类实体中的一分子”(如例 18 和 19)；环境式指的是某个实体与环境因素(如时间、地点等)之间的关系(如例 20 和 21)；所有式指的是某个实体属某人所有的关系(如例 22 和 23)：

(18) Carlos is a poet.

(19) Maggie looks happy.

(20) The film lasted two hours.

(21) The cat is on the mat.

(22) The piano is Peter's.

(23) He has a Toyota.

所有这些形式有以下三个共同之处:(1)它们都含有一个表示"属性"(Attribute)的成分,如上面例句中的 *a poet*,*happy*,*on the mat*,*Peter's* 等;(2)都含有属性的"载体"(Carrier),如 *Carlos*,*The film*,*He* 等;(3)都含有一个表示关系过程的动词,如 *is*,*lasted*,*has* 等。这三种成分缺一不可。

载体与属性的位置一般是不能交换的,如 * *A poet is Carlos*; * *Happy looks Maggie*; * *A Toyota has him*.

载体的表现形式通常是表示实体的代词或名词。属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在内包式中,它常常是带不定冠词的名词(如 *a poet*)或形容词(如 *happy*),但不会是代词。在环境式中,则通常是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如 *on the mat*)。在所有式中,则通常是一个名词词组(如 *a Toyota*)。

有时候,关系过程中的"关系"可以通过动词来表示。如例 20 中的 *lasted* 表达了时间这个环境意义,例 23 中的 *has* 本身已具有"所有"这层含义。

在识别类中,内包式指一个实体确定另一个实体的具体身份。被确定身份的实体称为"被识别者"(Identified,如例 24 中的 *My name* 和例 25 中的 *Three times three*)。起确定作用的实体被称为识别者(Identifier,如例 24 中的 *Alice* 和例 25 中的 *nine*)。

(24) My name is Alice.

(25) Three times three equals nine.

这类小句常用的动词有 *be*,*become*,*equal*,*add up to*,*play*,*act as*,*call*,*mean*,*represent*,*stand for*,*resemble*,*symbolize*,*signify* 等。识别者通常由一个限定的名词词组表示。

识别类小句通常以主动语态出现,如:

(26) Mr. Garrick played Hamlet.

但也可以是被动语态,如:

(27) Hamlet was played by Mr. Garrick.

环境式指的是两个实体在时间、地点、状态等环境意义上相互联系，如：

(28)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 met him.

(29) The best way to get there is by train.

(30) Spring follows winter.

(31) I accompanied her to the airport.

例 28 中的 *the place where I met him* 表示地点，例(29)中的 *by train* 表示方式，例 30 和例 31 中的动词本身就体现环境成分：*follows* 表示时间；*accompanied* 表示伴随。

当环境成分由动词充当时，小句可以是主动语态(如例 30 和 31)，也可以是被动语态，如：

(32) Winter is followed by spring.

(33) She was accompanied by me to the airport.

在所有式中，"所有"这个概念可以由参与者来表示。这时常用的动词是 *be*：

(34) The piano is Peter's.

(35) This pencil is mine.

"所有"关系也可以由动词表示，常用动词有 *own*，*contain*，*include*，*involve*，*comprise* 等，如：

(36) Peter owns the piano.

(37) This atlas contains fifty maps.

例 34—37 中的 *the piano*，*this pencil*，*the piano*，*fifty maps* 是"被占有者"(possessed)；*Peter's*，*mine*，*Peter*，*This atlas* 是"占有者"(possessor)。

由动词表示"所有"关系的小句可以是主动语态(如例 36 和 37)，也可以是被动语态，如：

(38) This house is owned by Mary.

(39) The freight is included in the account.

韩礼德(1985，1994，2004，2014)指出，在任何一个识别小句中，都

有一个实体是“标记”(Token),一个实体是“价值”(Value)。标记指的是外表、符号、形式和名称;价值指的是实质、意义、职能和身份。标记和价值总是与识别者和被识别者结合在一起。请看两个例子(其中斜体部分重读):

Sarah	is	the wise one.
Identified	Process	Identifier
Token		Value

图 4—10

The daughter	resembles	the mother
Identifier	Process	Identified
Token		Value

图 4—11

韩礼德还指出,如果主语是标记,小句就以主动语态出现(例 40);如果主语是价值,小句就以被动语态出现(例 41):

(40) The daughter resembles the mother.

(41) The mother is resembled by the daughter.

把例 41 这样的小句分析为被动语态,是不会引起任何异议的。但要把 *Hamlet is Mr. Garrick* 这样的小句也看作被动语态,就会有人感到难以接受,因为传统语法是以动词形式来解说语态的,而 *be* 这个动词在这里没有被动形式:

(42) * Hamlet is been by Mr. Garrick.

但是,从语义上说,*Mr. Garrick is Hamlet* 和 *Mr. Garrick plays Hamlet* 都是主动的,*Hamlet is Mr. Garrick* 和 *Hamlet is played by Mr. Garrick* 都是被动的。(参阅 4.2)

4.1.1.4 行为过程

行为过程指的是诸如呼吸、咳嗽、叹息、做梦、哭笑等生理活动的行为过程(a process of behaving)。常用的动词有 *breathe*, *cough*, *sigh*, *dream*, *laugh*, *cry*, *watch*, *listen* 等。

行为过程一般只有一个参与者即“行为者”(Behaver),而且行为者一般是人(如图 12 中的 *She* 和图 13 中的 *He*)。这一点与心理过程

相似，与物质过程不同：

She	laughed	heartily.
Behaver	Process	Circumstantial

图 4—12

He	sighed	for the day of his youth.
Behaver	Process	Circumstantial

图 4—13

行为过程与只有一个参与者的物质过程有时是难以区别的，这就要看某人的活动是否与生理有关。

行为过程也可以有两个参与者，这时可以把它看作物质过程，如例 43：

(43) Mary kissed John.

行为过程可以用进行时：

(44) Why are you laughing?

也可以用一般时：

(45) Why do you laugh?

4.1.1.5 言语过程

言语过程是通过讲话交流信息的过程(a process of saying)。常用的动词有 *say*，*tell*，*talk*，*praise*，*boast*，*describe* 等。"讲话者"(Sayer)不一定是人。试比较例 46 中的 *I* 和例 47 中的 *My watch*：

(46) I said that you should keep quiet.

(47) My watch says it's nine o'clock.

在言语过程中，"受话者"(Receiver，参见 4.1.2.1)也可以作为参与者出现，如例 48 中的 *me* 和例 49 中的 *him*：

(48) Tell me where you live.

(49) Tell him to wait.

"讲话内容"(Verbiage)可能是要传递给受话者的某个信息(如例 48 中的 *where you live*)，也可能是要受话者做的某件事(如例 49 中的

to wait）。

“讲话内容”可能是直接引语，如例 50 中的 *Will you help me with my homework*；也可能是间接引语，如例 51 中的 *if I would help him with his homework*：

(50) “Will you help me with my homework?” he asked.

(51) He asked me if I would help him with his homework.

“讲语内容”可能是一个小句（如例 50 和 51），也可能是一个词组（如例 52 中的 *a pack of lies* 和例 53 中的 *a lot of questions*）：

(52) He told me a pack of lies.

(53) She asked me a lot of questions.

4.1.1.6　存在过程

存在过程是表示有某物存在的过程（a process of existing）。常用的动词是 *be*，此外还有 *exist*，*arise* 等。在每个存在过程中，都有一个“存在物”（Existent），如例 54 中的 *a pen*，例 55 中的 *life* 和例 56 中的 *a picture*：

(54) There is a pen on the desk.

(55) Does life exist on Mars?

(56) On the wall there hangs a picture.

经常在存在过程小句中出现的 *there* 不表达任何概念功能。它只起到引导这些小句的作用，朗读时，一般不带重音。在下面一例中，第一个 *there* 是引导词，不重读；第二个 *there* 是一个表示地点的副词，一般需要重读：

(57) There is an apple tree there.

4.1.2　受益者和范围

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参与者以外，还有两个参与者：“受益者”（Beneficiary）和“范围”（Range）。

4.1.2.1　受益者

受益者有两种。一种是领受他人所给之物的“领受者”（Recipient），如例 58 中的 *her child* 和例 59 中的第二个 *her*：

(58) She gave her child a first-rate education.

(59) Her clothes gave her a fresh appearance.

另一种是服务的对象即“委托者”(Client),如例 60 中的 *his wife* 和例 61 中的 *you*:

(60) Fred bought his wife a present.

(61) I have made you a cup of coffee.

这两种受益者以介词短语的形式出现时,领受者前面用介词 *to*,委托者前面用介词 *for*,如:

(62) She gave a first-rate education to her child.

(63) Fred bought a present for his wife.

受益者一般都是人,如例 62 中的 *her child* 和例 63 中的 *his wife*。但也可以不是人,如例 64 中的 *bedroom*:

(64) He gave his bedroom a thorough cleaning.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受益者这个术语,因为受益者并不一定受益,如例 65 中的 *him*:

(65) His mother gave him a good dressing down for wasting so much time.

受益者不但可以出现在物质过程中(如例 58—65),也可以出现在言语过程和关系过程中。

在言语过程中,受益者是讲话的对象。为了区别于领受者和委托者,我们把这种受益者称为受话者(Receiver),如例 66 中的 *you* 和例 67 中的 *Murdoch*:

(66) Let me tell you an interesting story.

(67) I had promised Murdoch to attend the show.

在归属类关系过程中,受益者也可以作为参与者出现。在例 68 和例 69 中,受益者分别是 *me* 和 *Mary*:

(68) This wool should make me a good thick sweater.

(69) They charged Mary two dollars for the call.

4.1.2.2 范围

范围指的是小句中具体说明某一过程涉及面的成分。它可以在下列过程中出现：物质过程，如例70中的 *the hill*；心理过程，如例71中的 *the noise*；言语过程，如例72中的 *nonsense*；行为过程，如例73中的 *a song*：

(70) We now set out to climb the hill.

(71) Did you hear the noise?

(72) Don't talk nonsense.

(73) You'll sing a song for me, won't you?

范围与目标的区别有四点。第一，范围不能用 *do to* 或 *do with* 来提问，而目标却完全可以。比较下面两例：

(74) — * What did you do to the hill?
—I climbed it.

(75) —What did you do to the hill?
—We blew it up.

例74不可接受，因为"山"这个实体只表示"爬"这个动作所涉及的领域，不会因为有人爬它而发生变化。例75则不同。在这里，"山"是"炸毁"这个动作的目标，经过轰炸后很可能面目全非。

第二，范围一般不能由人称代词来表示，但目标可以，如例76中的 *me*：

(76) He hit me on the head.

第三，范围和目标都能充当被动句的主语。由范围作主语时，一般不提动作者，如例77；由目标做主语时，则没有这个限制，如例78：

(77) This hill will be climbed.

(78) That house was pulled down (by the police).

第四，范围可以由介词短语来表示，如例79；而目标则不行，如例80：

(79) We now set out to climb up the hill.

(80) * The police pulled down ? that house.

表示范围的成分可能是同源宾语，如 *sing a song* 中的 *a song*。然

而，许多非同源宾语也可以表示范围，如 *cross the ocean* 中的 *the ocean*。

需要指出的是，英语中有许多短语，如 *take a rest*，*have a shower*，*give a smile* 等，所用的动词本身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动词和名词一起表示范围。对含有这些短语的小句，不可以用 *What does X do to Y?* 这样的方式提问。譬如，我们不可以说 * *What did she do to a rest?* 也不能以 * *What she did to a rest was took it* 来回答。另外，这类短语中的名词还可以有修饰语，如 *take a short rest*，*have a cold shower*，*give a sweet smile* 等，这给英语增添了表现能力。

4.1.3 环境成分

上面逐一讨论了英语的六种过程、有关的参与者以及它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里将着重讨论各种环境意义及其表现形式。

环境意义包括时间、空间、方式、程度、比较、伴随、因果、身份等等。环境意义虽然有时候也能由动词来表示（见 4.1.1.3），但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

4.1.3.1 时间

时间这个概念既可以指一段时间，如：

(81) They walked (for) three hours.
(82) I'll be in London for the summer.

也可以指某一点时间，如：

(83) The meeting starts at 8:30.
(84) She had an accident recently.

对于一段时间，一般用 *How long* 提问，如：

(85) How long did you stay in New York?

对于一点时间，一般用 *When* 提问，如：

(86) When did you get up?

频率也是一种时间概念，如：

(87) This week I'll be in the office every day.
(88) He doesn't normally go to bed before midnight.

对频率一般用 *How often* 提问，如：

(89) How often do you go to Japan on business?

4.1.3.2　空间

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十分相似。它既可以是一段距离，如：

(90) He ran several miles.
(91) They had traveled a long way.

也可能是一个点，如：

(92) She is taking a walk in the park.
(93) He was lying on his bed.

对一段空间，一般用 *How far* 提问，如：

(94) How far did he run?

对空间的一个点，一般则用 *Where* 提问，如：

(95) Where was he lying?

方向属于空间范畴，如：

(96) She is walking along the street.
(97) My new house faces towards the sea.

对这类成分，可以用 *Where* 或 *Which way* 提问，如：

(98) Where is she walking?
(99) Which way does your new house face?

目的地(例 100)和出发点(例 101)也可归于空间概念，如：

(100) He walked to the bus station.
(101) He walked from his office.

目的地和出发点可以在同一个小句中出现，如：

(102) He is traveling from London to Paris.

对目的地可以用 *Where* 提问：

(103) Where is he walking? —To the bus station.

对出发点可以用 *Where from* 提问：

(104) —Where is he walking from?

—From his office.

4.1.3.3 方式

方式指的是一个过程得以发生的途径，通常由 *by* 或 *with* 引导的介词短语来表示，如：

(105) The thief must have entered by the back door.

(106) He caught the ball with his left hand.

对这类成分，可以用 *How* 或 *What with* 提问，如：

(107) —How do you usually go to work?

—By bus.

(108) —What does he open his letters with?

—With a knife.

4.1.3.4 程度

程度指的是一个过程发展的水平或某个事件达到的状态，通常由副词词组来表示，如：

(109) It was snowing heavily.

(110) It puzzled her too much.

对这类成分可以用 *How* 提问：

(111) —How hungry are you?

—Very hungry.

有时候也可以用 *How* + 副词词组的形式提问：

(112) —How much does she love him?

—Passionately.

(113) —How far do you agree with him?

—Absolutely.

4.1.3.5 比较

比较指的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同类事物的异同进行辨别，通常用副词（如例 114 和例 115）或介词短语（如例 116）来表示：

(114) He treats everyone alike.

(115) How could she have acted differently?

(116) It went through my head like an earthquake.

对比较意义，一般可以用 *How* 或 *What... like* 提问，如：

(117) How does he treat you?

(118) What was it like when it went through your head?

4.1.3.6 伴随

伴随指的是陪伴某个行为发生的事，通常由副词或含 *with* 的短语表示，如：

(119) Fred and Tom set out together.

(120) I went to the theatre with John.

对这类成分一般用 *With whom* 或 *With what* 提问：

(121) —With whom did you go to the theatre?
—With John.

(122) —With what did Jane leave?
—With an umbrella.

4.1.3.7 因果

因果指的是事物发生的前因后果，通常由介词短语（如例 123－124）或小句（如例 125－126）来表示：

(123) She did that for your sake.

(124) I lent him money because of his children.

(125) Bring it nearer so that I may see it better.

(126) Since we live near the sea, we can often go swimming.

对这类成分常用 *Why* 或 *What for* 等形式提问：

(127) Why did you lend him so much money?

(128) What did she do that for?

4.1.3.8 身份

身份指的是参与者扮演的社会角色，通常由含 *as* 的短语表示，如：

(129) I come here as a friend.

(130) He served as an interpreter.

对这类成分常用 *What as* 提问：

(131) What did you serve as?

4.1.3.9 各种环境成分的同现

上面提到的各种环境成分可以在某个小句中同时出现，如例 132 中的 *quietly* 表示状态，*at home* 表示空间；例 132 中的 *at once* 表示时间，*round her* 表示空间；例 134 中的 *hard* 表示程度，*in the kitchen* 表示空间，*today* 表示时间：

(132) He sat quietly at home.

(133) The whole party at once crowded round her.

(134) My father is working hard in the kitchen today.

4.1.3.10 环境成分的省略

各种过程小句中都可以有环境成分，因为人们在表达自己的经历时往往都要联系到有关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如：

(135) We went to a movie in the neighborhood.

(136) He loved poetry for beauty's sake.

(137) You can be there in ten minutes if you hurry.

(138) He was breathing hard.

(139) Say it again in English.

(140) There is a bridge on the river.

在这些例句中，例 135 是物质过程，其中 *to a movie in the neighborhood* 表示方向；例 136 是心理过程，其中 *for beauty's sake* 表示目的；例 137 是关系过程，其中 *in ten minutes* 表示时间，*if you hurry* 表示条件；例 138 是行为过程，其中 *hard* 表示程度；例 139 是言语过程，其中 *again* 表示频率，*in English* 表示方式；例 140 是存在过程，其中 *on the river* 表示地点。

在任何一个过程小句中，都必须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与者。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环境成分却是可有可无的。换言之，在一个小句中（省略句除外），如果没有参与者，这个小句就难以成立；如果有参与者

而没有环境成分，这个小句仍有成立的可能。请比较下面两例：

(141) * Cried bitterly.

(142) She cried.

但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环境成分却是必不可少的：

一、在关系过程中，当环境成分直接与被识别者有关时，如：

(143) The cat is on the mat.

(144) It is Friday today.

二、当某些动词要求带有表示环境意义的状语时，试比较：

(145a) He put his hands into his pockets.

(145b) * He put his hands.

(146a) They placed this problem on the agenda.

(146b) * They placed this problem.

4.1.4 言辞与序列

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讨论语言的经验功能时，在术语使用方面存在语法层面于与语义层面相互交织的现象。具体地说，"小句"是一个语法术语，但在讨论小句内部具体成分的功能时使用的"行为者""对象""载体""现象"等却都是语义术语。当然，我们可以认为韩礼德所要描写的是小句这个语法单位内部成分的意义或功能，同时使用语法术语和语义术语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语法单位的小句本身也是一个语义单位，而语义单位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语义名称。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该书的第三版和第四版都把小句的概念功能命名为"言辞"(Figure)，把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言辞"组成的意义单位命名为"序列"(Sequence)，如：

(147) —[**figure**: Kukul walked on through the forest]—[**relator**: then]→[**figure**: he came to a thicket]—[**relator**: meanwhile]→[**figure**: he heard the faint rustling of leaves]—[**relator**: then]→[**figure**: he pointed his arrow]—[**relator**: yet]→[**figure**: he saw nothing]—[**relator**: then]→[**figure**: he crouched low to the ground]...

在同一序列中出现的言辞之间可能有连接成分，如例 147 中的 *then*，*meanwhile*，*yet*。然而，言辞之间也可以不用连接成分。有关这方面的更多内容，请见本书第六章。

4.1.5 作格分析法

我们在上面几节中从及物性的角度出发区分了六种过程、各种参与者以及环境成分。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即“作格”（ergative）的角度对它们重新加以分析。

作格是一种语法格的名称。它指的是小句中表示“施事”（Agent）或动作的外在原因所具有的形式。在例 148 中，动作是 *move*，被 *move* 的是 *table*，而造成 *table* 移动的外在因素则是施事 *John*。在这一句中，*John* 同时又是主语。这样的主语称为作格主语：

(148) John moved the table.

作格分析法与及物分析法不同。及物分析法所关心的是一个过程是否涉及参与者，即一个动作是否延及某个实体。例 148 中的 *moved* 是及物的，因为它有 *table* 这个实体作为它延及的目标；而例 149 是不及物的，因为 *moved* 这个动作没有延及其他实体：

(149) The table moved.

按照及物分析法，在例 148 中，*John* 是动作者，*the table* 是目标；在例 149 中，*the table* 则成了动作者。

作格分析法所要探索的不是一个动作是否延及某个实体。它所感兴趣的是分清造成一个动作的原因究竟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例 148 中，*moved* 这个动作有一个明显的外部原因即施事 *John*，但在例 149 中却难以找出这样的原因。桌子移动是由于人为的呢，还是因地震等客观原因所致，不得而知。按照作格分析法，*the table* 在例 148 和例 149 中具有同样的功能，都是 *moved* 这个动作得以实现的“中介”（Medium）。

中介是每个过程都必须具有的成分。它相当于及物分析法中的以下成分：物质过程中的动作者（不及物小句，如例 149 和图 4—14）或目标（如例 148 和图 4—15）、心理过程中的感觉者（如图 4—16）、关系过程中的载体（如图 4—17）和价值（如图 4—18）、行为过程中的行为者（如图 4—19）、言语过程中的讲话者（如图 4—20）和存在过程中的存在物（如图 4—21）：

The bomb	exploded.
Actor Material	edium Process

图 4—14

The young bird	hides	its head.
Actor Medium	aterial Process	Goal Agent

图 4—15

My sister	fears	ghosts.
Senser Medium	ental Process	Phenomenon Agent

图 4—16

I	am	not afraid.
Carrier Medium	elational Process	Attribute Range

图 4—17

This	is	the book I want.
Identified Agent	elational Process	Identifier Medium

图 4—18

Whenever he cries,	they	cry	with him.
Circumstantial Element	Behaver Medium	ehavioral Process	Circumstantial Element

图 4—19

"I'm not worried,"	I	said	to John.
Verbiage Receiver	Sayer Medium	erbal Process	Range Beneficiary

图 4—20

Thereis	20 dollars	in my purse.

	Existential Process	Existent	Circumstantial element
		Medium	

图 4—21

运用作格分析法，不但可以看出各种过程虽然各有自己的结构但都有中介这个不可缺少的成分，而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各个参与者在小句中实际具有的概念功能。当我们分析上面的图 4—14 至 4—21 和下面的例 150 和例 151 时，这种优越性并不明显，因为及物分析法足以说明各个参与者所发挥的功能：

(150) The tourist hunted.

(151) The tourist hunted the lion.

但是，当我们碰到上面的例 148—149 和下面的例 152—153 时，运用作格分析法则具有不可否认的优势：

(152a) The boy bounced the ball.

(152b) The ball bounced.

(153a) Tom closed his eyes.

(153b) Tom's eyes closed.

按照作格分析法，例 152a 中的 *the ball* 和例 153a 的 *eyes* 都是中介。而及物分析法会给它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例 152a 中的 *the ball* 是目标，而例 152b 中的 *the ball* 是动作者；例 153a 中的 *his eyes* 是目标，而例 153b 中的 *Tom's eyes* 是动作者，从而使功能本来相同的成分看起来具有截然不同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在英语中不但可以发现大量像 *The tourist hunted the lion* 和 *The tourist hunted* 这样成对的及物/不及物的句子，而且也可以找到像 *The boy bounced the ball* 和 *The ball bounced* 这样成对的作格/非作格的句子。事实上，这两类句子在现代英语中是同时并存的。运用及物和作格两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全面地、科学地认识英语所具有的概念功能。

4.2 语态

语态在传统语法中是一个既与表示过程的动词有关又涉及小句其他成分的语法范畴。在功能语法中，如果说及物性反映的是过程类型及其有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成分，语态反映的则是某个过程首先与哪一个参与者建立联系。

在讨论语态时，许多语言学家都从参与者和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主动关系和被动关系出发，把语态分为"主动"(active)和"被动"(passive)两大类。韩礼德(1985,1994,2004,2014)的做法不同。他主张把语态分为"中动"(middle)和"非中动"(non-middle)两大类，其中非中动语态又可以进一步划为主动和被动两种类型。

4.2.1 中动语态

如果某个过程本身只与一个参与者有关，不涉及其他参与者，表示这个过程的小句就处于中动语态，如：

(154) The glass broke.

(155) The baby stood up.

在例154中，*The glass* 不是 *broke* 这个动作的动作者，而是它的承受者即目标。在例155中，*The baby* 则是 *stood* 的动作者。按照作格分析法，这里的 *The glass* 和 *The baby* 都是中介。按传统语法的说法，例154和例155都是主动句。但是，它们与我们下面将要论及的主动句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参见4.2.2.1)。

4.2.2 非中动语态

如果某个过程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有关，表现这个过程的小句就处于非中动语态。

非中动语态含有两种类型，一是主动语态，一是被动语态。

4.2.2.1 主动语态

所谓主动语态，指的是小句中的过程首先与动作者发生联系，如例156中的 *The cat* 和例157中的 *The mother* 分别是 *broke* 和 *stood*

这两个过程的动作者：

(156) The cat broke the glass.
(157) The mother stood the baby up.

例 156 中的 *the glass* 和例 157 中的 *the baby* 是过程的目标。从作格的角度分析，这里的 *The cat* 和 *The mother* 是施事；*the glass* 和 *the baby* 都是中介。

主动句一般都有一个及物动词(如例 156 的 broke 和例 158 中的 *likes*)或者有一个相当于及物动词的短语动词(如例 157 中的 *stood up* 和例 159 中的 *put forward*)：

(158) Everybody likes the film.
(159) He put forward this suggestion at the meeting.

以上例句都含有两个参与者。下面是两个含有三个参与者的例句：

(160) She gave me this book.
(161) I bought them three railway tickets.

比较复杂的是，在一些主动句中，表示主动语态语义的是不及物动词，如下例中的 *won't sell*：

(162) The landlady won't sell.

这是因为 *sell* 这个动词所体现的过程在现实生活中要求有两个参与者，一个是"卖主"，一个是"出售物"(如 *The landlady won't sell the house* 中的 *the house*)。在例 162 中，*the house* 虽然没有出现，在语义上仍在是隐含的，因而仍是非中动语态。

例 162 与例 154 和例 155 在语义上不同，前者的过程要求有两个参与者，后者的过程只要一个参与者，因而前者是非中动态中的主动语态，后者是中动语态。

4.2.2.2 被动语态

(1) 被动语态的含义和结构

所谓被动语态，指的是小句中过程与目标的关系，如下例中的 *The glass* 是 *break* 这个动作的承受者：

(163) The glass was broken by the cat.

在被动语态中，主语体现的是目标，本身一般又由名词词组（如例163中的 *The glass*）充当。过程本身一般由助动词 *be*＋及物动词＋-*en*分词形式构成（如 *was broken*）。动作者一般由 *by* 引导的介词短语担任（如 *by the cat*）。

助动词 *be* 有“时”（如 *was*，*are* 等）和“体”（如 *is being*，*had been* 等）的变化。它在“人称”和“数”这两方面必须和主语保持一致，如例164的 *they* 和 *were*，例165中的 *All her money* 和 *has been*，例166中的 *John F. Kennedy* 和 *was elected*：

(164) They were born on the same day.
(165) All her money has been spent on food.
(166) John F. Kennedy was elected President in 1961.

被动语态也可以由 *get*＋及物动词的-*en* 分词形式来表示。在这个结构中，*get* 虽然已经失去原来的词汇意义，但与 *be* 相比，仍然具有明显的动态特征。请比较下列三对例子：

(167a) She got caught in the rain.
(167b) She was caught in the rain.
(168a) The enemy got beaten.
(168b) The enemy was beaten.
(169a) Did your question get answered?
(169b) Was your question answered?

get 的这种用法只出现于非正式的文体中，一般都不提动作者。动词的非限定形式也可以用被动语态：

(170) I want this to be understood by everybody.
(171) Without being seen by any of the servants, the assassin entered the house.

被动语态中体现目标这个语义成分的主语是一定要出现的。体现过程的动词形式在多数情况下可以是及物动词，有时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如：

(172) The house won't sell.

如上一小节所说，*sell* 这个动词所体现的过程要求两个参与者，作

为卖主的动作者虽然在句子中没有出现，但在语义上是存在的，因此仍被认为是被动语态。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到，传统语法中将动词区分为“及物”与“不及物”已无多大意义，因为同一个动词既可以是及物的，也可以是不及物的，关键在于该动词所体现的过程在语义上要求多少个参与者，哪一个参与者首先与过程发生联系，哪一个参与者有时被隐含而不必在小句中出现。

（2）被动语态的作用

被动语态通常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一、表述时以动作的目标作为谈话的出发点或话题，如下例中的 *The detective*：

（173）The detective was murdered.

二、通过使用 *by* 短语使动作者在句末出现，从而突出动作者，如：

（174）This film is disliked by many critics.

（175）I was given this watch by my father.

三、难以说出或不必要说出谁是动作者，如：

（176）He was considered a genius.

（177）Her father was kille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78）Jack fought Michael last night and Jack was beaten.

从文体的角度看，被动语态多见于比较客观的新闻报道和科技文章中，如：

（179）Special languages are structured for the statement of special kinds of problems. A System Simulator Language is designed to state the properties of a system which is being simulated on the computer. IPL-V（Information Processing Language Number Five）is designed to express problems which simulate human thinking.

4.2.2.3　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对应关系

英语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关系紧密，许多主动句都有相应的被动形式，如：

(180a) They have sold all the tickets.

(180b) All the tickets have been sold by them.

(181a) Jesse likes your hairstyle.

(181b) Your hairstyle is liked by Jesse.

(182a) The policeman persuaded him to leave.

(182b) He was persuaded to leave by the policeman.

(183a) My father gave me this present.

(183b) I was given this present by my father.

许多人认为主动句和相应的被动句所表达的意义完全一样，或者说这一句只是那一句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而系统功能语法认为，主动句和相应的被动句所表达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是一样的。从概念功能来看，上面每一组中的两个句子所交代的事件和人物关系是一致的。从人际功能来看，它们都表示讲话者要向对方传递某种信息。但是，从语言的另一功能即语篇功能来分析，讲话者的侧重点就有所不同。主动句都以动作者为主语，而且使它经常处于主位位置。而被动句则以中介或目标为主语，使它成为小句的主位。如例 180a 以 *They* 为主位，整个分句是围绕它来展开的；例 180b 却以 *All the tickets* 为主位，整个分句是以它为谈话的起点的。这就是说，一个句子是否应该从主动语态"转换"为被动语态或者从被动语态"转换"为主动语态，是由它的语篇功能来决定的。因此，我们绝不可以机械地把主动句和被动句等同起来，也不能以为这两类句子在语篇中可以随意地交换使用。

这就是说，讲话者除了必须注意语言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外，还必须顾及语篇功能。为了使语篇结构更加合理，为了使上下文更加连贯，讲话者有必要对语态进行适当的选择。例 184 和例 185 是两个照顾语篇结构而混合使用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的例证：

(184) She came to the Derby not only to see, but just as much to be seen.

(185) He rose to speak, and was listened to with enthusiasm by the great crowd present.

需要指出的是，英语中有些表示状态的句子只能以主动语态出现，而没有对应的被动形式，如：

(186) They have a small house.

(187) Dennis lacks confidence.

(188) The coat doesn't fit me.

(189) Five times six equals thirty.

(190) The auditorium holds 5,000 people.

(191) The group consists of ten men and eight women.

与此相反，有些句子只能以被动语态出现，而没有对应的主动形式，如：

(192) He was born in London.

(193) John was said to be a good teacher.

还有一些句子，虽然可以找到对应的主动形式，但习惯上多以被动形式出现，如例 194a 比例 194b 和例 194c 常见得多，而且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194a) Oranges are grown in Florida.

(194b) The farmers grow oranges in Florida.

(194c) Someone grows oranges in Florida.

4.3 逻辑功能的类型及其体现形式

逻辑功能指的是语言所具备的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之间逻辑语义关系的功能。韩礼德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种功能的：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和逻辑语义关系（logical-semantic relation）。

4.3.1 相互依存

韩礼德（Halliday 1985，1994，2004，2014）认为，任何两个不同的语言单位之间都有某种依赖关系即"相互依存"。他把"相互依存"分为两种：并列关系（parataxis）和主从关系（hypotaxis）。

4.3.1.1 并列

所谓并列，就是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同等重要。这种关系既可以出现在词复合体（word complex）中，如例 195 中的 *tea* 和

coffee，例 196 中的 *intelligent* 和 *diligent*，例 197 中的 *a book under his arm* 和 *a smile on his face*：

(195) Tea or coffee?

(196) She is an intelligent and diligent girl.

(197) He came in with a book under his arm and a smile on his face.

也可以出现在小句复合体(clause complex)中，如例 198 中的 *He is a teacher* 和 *I am a student*，例 199 中的 *John came by car* 和 *Mary came by taxi*：

(199) He is a teacher and I am a student.

(199) John came by car, and Mary came by taxi.

4.3.1.2 主从

所谓主从，就是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单位在逻辑和语义上地位不同，其中一个单位比其他单位重要，是其他单位依附的对象。韩礼德把这类语言单位叫做支配成分(dominant element)，把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单位叫做依附成分(dependent element)。和并列一样，主从关系既可以出现在词复合体中，如例 200 中的 *very* 和 *clever*，例 201 中的 *stone* 和 *bridge*：

(200) Mary is very clever.

(201) There is a stone bridge on the river.

也可以出现在小句复合体中，如例 202 中的 *John ran away* 和 *because he was scared*，例 203 中的 *Nobody believed* 和 *that John ran away*：

(202) John ran away because he was scared.

(203) Nobody believed that John ran away.

4.3.2 逻辑语义关系

语言单位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但韩礼德认为这些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扩展(expansion)和投射(projection)。

4.3.2.1 扩展

所谓扩展，指的是一个词或一个小句在语义上对另一个词或另一个小句进行扩充。扩充的方式有三种：详述(elaboration)、延伸

(extension)和增强(enhancement)。

所谓详述，就是改换一个说法来表示已经表述的语义。新的说法和原来的说法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如例204和例205中的*he didn't wait*：

(204) John ran away; he didn't wait.

(205) John ran away, which means he didn't wait.

所谓延伸，就是在原有的语义上增加新的内容，如例206和例207中的*Fred stayed behind*：

(206) John ran away and Fred stayed behind.

(207) John ran away whereas Fred stayed behind.

所谓增强，就是以交代时间、地点、因果和条件等环境因素对小句的语义进行说明，如例208中的*so he ran away*，例209中的*because he was scared*：

(208) John was scared so he ran away.

(209) John ran away because he was scared.

4.3.2.2 投射

投射指的是通过一个小句引出另一个小句的语言现象。被投射的小句可以是"话语"(locution)即某人说的话。话语可以是直接引语，如：

(210) John said: "I'm running away."

也可以是间接引语，如：

(211) John said that he was running away.

被投射的小句也可以是"主意"(idea)即某人的想法。和话语一样，主意可以是直接引语，如例212：

(212) John thought to himself: "I'll run away."

也可以是间接引语，如：

(213) John thought he would run away.

4.3.3 相互依存和逻辑语义的相互关系

韩礼德之所以从相互依存和逻辑语义这两个不同的角度人手，是

为了更加全面地分析语言的逻辑功能。如例 204—213 所示，相互依存和逻辑语义是交叉在一起的。说得更加清楚一些，研究相互依存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了研究不同语言单位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例 204—213 等语言结构，我们既可以从相互依存的角度来分析，也可以从逻辑语义的角度来处理。下面这张表格（参见 Halliday，1994：220）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表中的 1、2 等阿拉伯数字表示并列关系；α，β 等希腊字母表示主从关系，其中 α 表示主句，其他字母表示从句；=表示详述，+表示延伸，x 表示修饰；″表示直接引语，′表示间接引语：

表 4—1

		paratactic	hypotactic
expansion	elaboration	John didn't wait, 1 which surprised everyone =2	John ran away, α he ran away =β
	extension	John ran away, 1 and Fred stayed behind +2	John ran away, α whereas Fred stayed behind +β
	enhancement	John was scared, 1 so he ran away x2	John ran away, α because he was scared xβ
projection	locution	John said: 1 "I'm running away" ″2	John said α He was running away ″β
	idea	John thought to himself 1 "I'll run away" ′2	John thought α He would run away ′β

4.3.4 逻辑功能在英语中的体现形式

在英语中，逻辑功能最典型的体现形式是连接词。这里所说的连

接词(connective)不仅包括像 *and*,*but*,*if* 和 so 这样的传统语法所界定的连词(conjunction),如:

(214) John is from UK,and so am I.

(215) John is from UK,but Mary is from Canada.

(216) If you have time,come to see me tomorrow afternoon.

(217) I was busy yesterday,so I didn't come to see you.

而且还包括像 *however* 和 *furthermore* 能在逻辑语义上起连接作用的副词,如:

(218) On the question of style, however, I will make no concession.

(219) Furthermore,everybody must be there on time.

以及像 *in addition* 和 *for example* 这样的短语,如:

(220) In addition,you must give him some financial support.

(221) A lot of people here,for example,John,would rather have coffee.

然而,尽管英语与汉语相比是一种语义上重形合的语言,但它并非必须通过连接词才能表达逻辑关系。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含任何连接词的例子,如:

(222) You jump. I jump.

(223) He was late for class this morning. The train was canceled.

(224)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这些句子所包含的逻辑关系需要受话者依靠语境的提示和自己拥有的世界知识去领悟。

有关连接词的语篇功能,请见本书第六章。

4.4　汉语的概念功能

4.4.1　及物性系统

就现有的材料看,功能语法有关概念功能及其表现形式的论述也可用于描写汉语的语义功能。请见以下各例:

(225) 他们　　打破了　　窗子。

动作者	物质过程	目标

图 4—22

(226) 李敏　　喜欢　　这块布料。

感觉者	心理过程	现象

图 4—23

(227) 李白　　是　　一位诗人。

载体	关系过程:归属	属性

图 4—24

(228) 教务员　　是　　这位女同志。

被识别者	关系过程:识别	识别者

图 4—25

(229) 小琳　　告诉　　蔡华　　她今晚会回来的。

讲话者	言语过程	受话者	讲话内容

图 4—26

(230) 她　　放声　　痛哭。

行为者	环境	行为过程

图 4—27

(231) 墙上　　挂着　　一幅画。

环境	存在过程	存在物

图 4—28

4.4.2 语态系统

从句子语义区分语态，英语和汉语极为相似。从动词形式来区分语态，英语依靠的是动词形态本身的变化，而汉语依靠的主要是“被”字结构。请见下表：

表 4—2 汉语语态描写方法的比较

功能语法（按语义区分）	传统语法（按动词形式区分）	举　例
主动动作者	主动	（226）房子坍了。
主动动作者；目标	主动	（227）张大妈卖房了。
主动动作者；受益者；目标	主动	（228）张大妈卖（给）老李一间房。
主动动作者；（目标）	主动	（229）张大妈不卖。
被动目标；动作者	被动	（230）房子被张大妈卖了。
被动目标；（动作者）	被动	（231）房子被卖了。
被动目标；（动作者）	主动	（232）房子卖了。

该表再次表明：一、语态反映的是过程与参与者的关系，如只有一个参与者则为中动语态，如涉及两个参与者便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二、如说话人从动作者谈到过程，则选择便是选择了主动语态；如说话人从目标谈到过程，则选择了被动语态；三、句子中另一个参与者只要语义上存在，即便在句子中不出现，也不影响语态的选择；四、从“被”字的出现与否不能说明例 231 和例 232 在语态上的区别。

4.4.3 汉语中的逻辑功能

和英语一样，汉语也有逻辑语义功能，而且也有类似的体现形式，如下面各例：

（232）水保懂得这个意思的。且在这对话中，明白这是船上人的亲戚了。（递进）

（233）主人是懂这样意思的，因为他不久就对牛说话了。（因果）

（234）不过牛大伯心一软，话也说不出了。（转折）

(235) 它有点讨厌他们，尤其是其中一个年轻一点的人。(举例)

然而，在很多句子中，汉语采用零连接的形式表达逻辑语义关系，受话者需要比英语花费更大的气力去领会讲话者的意思，如以下各例：

(236) 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并列)

(237)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转折)

(238) 你不去我去！(条件)

(239) 回到家，一杯茶，一张报，天大事不管！(时间)

相对而言，汉语中的意合现象比英语多，英语的形合现象比汉语多。

4.4.4 实例分析

下面是从英文电影 *Titanic*(《泰坦尼克号》)中随机抽样的一段对话及其汉译。我们将分析它们在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表现形式方面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为了便于经验功能的分析，我们对所有的语义过程进行了编号。为了便于逻辑功能的分析，我们在有关的词语下面划了线。

(240a)

(On deck)

Jack：[1]Well，I've been on my own since I was fifteen，since my folks died. [2]And I had no brothers or sisters or close kin in that part of the country，[3] so I lit on out there(4)and I haven't been back since. [5]You can just call me a tumble weed blown in the wind. Well，Rose. [6] We've walked about a mile around this boat deck[7]and chewed over how great the weather's been and how I grew up，[8] but I reckon that's not why you came to talk to me，is it?

Rose：Mr. Dawson，I . . .

Jack：Jack.

Rose：Jack. [9]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id，not just for pulling me back，but for your direction.

Jack: [10]You're welcome.

Rose: [11] Look, [12] I know what you must be thinking! "Poor little rich girl. What does she know about misery?"

Jack: No. No, [13]that was not what I was thinking. [14] What I was thinking was,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to this girl to make her think that she had no way out?"

Rose: Well, I... [15]It was everything. [16]It was my whole world, and all the people in it and the inertia of my life, plunging ahead, and me powerless to stop it.

Jack: (*looking over the side of the ship*) God, [17]look at that thing! [18]You would have gone straight to the bottom!

Rose: [19]Five hundred invitations have gone out. [20]All of Philadelphia society will be there. [21] And all the while I feel I'm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rowded rooms c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22] and no one even looks up.

Jack: [23] Do you love him?

Rose: [24] Pardon me?

Jack: [25] Do you love him?

Rose: [26] You've been very rude. [27]You shouldn't be asking me this!

Jack: Well, [28] it's a simple question. [29] Do you love the guy or not?

Rose: [30] This is not a suitable conversation.

Jack: [31] Why can't you just answer the question?

Rose: [32] This is absurd! [33]You don't know me [34] and I don't know you [35] and we are not having this conversation at all! [36] You are rude and uncouth and presumptuous [37] and I'm leaving now, Jack, Mr. Dawson. [38] It's been a pleasure. [39] I sought you out to thank you [40] and now I have thanked you.

Jack: [41] And even insulted me.

Rose: [42] Well, you deserved it.

Jack：Right?

Rose：Right.

(240b)

(甲板上)

杰克:[1]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我就自立了。[2]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什么亲戚,[3]所以离开家乡后,[4]我就再没有回去过,[5]人家都说我是无根的小草。噢,露丝。[6]我们绕甲板走了半天了。[7]就谈这些蓝天和大海,还有我的身世,[8]恐怕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吧。

露丝:道森先生,我……

杰克:杰克。

露丝:杰克。[9]我是来向你道谢的。你不仅救了我,还为我掩饰。

杰克:[10]别客气。

露丝:[11]听着,[12]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这个可怜的阔小姐,身在福中不知福。

杰克:不,不,[13]我没这么想。[14]我只是想,这个姑娘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会感到绝望?

露丝:因为……[15]所有的一切。[16]我的环境,还有周围的人使我感到乏味。我想摆脱,可我却无力自拔。

杰克:天哪![17]看看,[18]如果你跳下去,就会一直沉到海底。

露丝:[19]发出了五百份结婚请柬,[20]费城所有的名门望族都会来。[21]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困在茫茫的人海里拼命挣扎,大声呼叫[22]却没有人理睬我。

杰克:[23]你爱他吗?

露丝:[24]你说什么?

杰克:[25]你爱他吗?

露丝:[26]你真无礼,[27]你不该问我这个。

杰克:[28]这不难回答,[29]你是爱他呢,还是不爱他?

露丝:[30]我们谈这个问题不太合适。

杰克:[31]为什么不能回答我?

露丝:[32]这太荒唐了![33]我不了解你,[34]你也不了解我,[35]你根本就不该问我这个问题。[36]你很无礼,很粗鲁,

还很放肆。[37]我现在要走了，杰克……道森先生，[38]我不打扰了。[39]我是过来道谢的，[40]我已经道过谢了。

杰克：[41]你还骂了我。

露丝：[42]啊，那是你自找的。

杰克：是吗？

露丝：是的。

现在，让我们对照英文原文和汉语译文，看看各种过程的使用和变化：

[1]关系过程/物质过程	[2]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3]物质过程/?	[4]关系过程/物质过程
[5]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6]物质过程/物质过程
[7]言语过程/言语过程	[8]心理过程/心理过程
[9]心理过程/言语过程	[10]关系过程/言语过程
[11]行为过程/行为过程	[12]心理过程/心理过程
[13]关系过程/心理过程	[14]关系过程/心理过程
[15]关系过程/?	[16]关系过程/心理过程
[17]行为过程/行为过程	[18]物质过程/物质过程
[19]物质过程/物质过程	[20]关系过程/物质过程
[21]心理过程/心理过程	[22]行为过程/物质过程
[23]心理过程/心理过程	[24]言语过程/言语过程
[25]心理过程/心理过程	[26]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27]物质过程/言语过程	[28]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29]心理过程/心理过程	[30]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31]言语过程/言语过程	[32]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33]心理过程/心理过程	[34]心理过程/?
[35]言语过程/言语过程	[36]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37]物质过程/物质过程	[38]关系过程/心理过程
[39]物质过程/物质过程	[40]言语过程/言语过程
[41]言语过程/言语过程	[42]关系过程/关系过程

从上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能在英语中出现的过程也能在汉语中出现，说明这两种语言的及物系统基本相似；二、在翻译中，英语中的大多数过程类型在汉语译文中可以保持不变，说明这两种语言在对人类经验的分类方面也颇为相似。

下面让我们对比这两种文本在逻辑功能表现方式方面的差别：

Well, I've been on my own since I was fifteen, since my folks died. 我十五岁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我就自立了。（第二个 *since* 未译）

And I had no brothers or sisters or close kin in that part of the country, so I lit on out there and I haven't been back since. 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什么亲戚，所以离开家乡后，我就再没有回去过。（两个 *and* 均未译）

Well, Rose. We've walked about a mile around this boat deck and chewed over how great the weather's been and how I grew up. but I reckon that's not why you came to talk to me, is it? 噢，露丝。我们绕甲板走了半天了。就谈这些蓝天和大海，还有我的身世，恐怕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吧。（*but* 未译）

You would have gone straight to the bottom! 如果你跳下去，就会一直沉到海底。（用"如果"表示英语虚拟句的假设）

And all the while I feel I'm stand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crowded room scream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s and no one even looks up. 我觉得自己就像被困在茫茫的人海里拼命挣扎，大声呼叫却没有人理睬我。（开头的 *And* 未译）

Well, it's a simple question. Do you love the guy or not? 这不难回答，你是爱他呢，还是不爱他？（*Well* 未译）

You don't know me and I don't know you and we are not having this conversation at all! You are rude and uncouth and presumptuous and I'm leaving now, Jack, Mr. Dawson. It's been a pleasure. I sought you out to thank you and now I have thanked you. 我们俩互不了解，你根本就不该问我这个问题。你很无理，很粗鲁，还很放肆。我现在要走了，杰克……道森先生，我不打扰了。我是过来道谢的，我已经道过谢了。（英文原文有六个 *and*，只译出其中第四个）

虽然我们这两段文字篇幅不大，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看未必具有高度的可信度，但上面所做的对比分析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从总体上来看，汉语比英语更加重视意合，而英语比汉语更加重视形合。

4.5 结语

在研究概念功能时，我们应当始终牢记以下两点。第一，这个功能是所有语言而不仅仅是英语或汉语所具备的基本功能。尽管其他语言学家使用了诸如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和描写功能（descriptive function）等说法，但在内涵上与韩礼德所说的概念功能是一致的。这就是说，概念功能在语言学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第二，这个功能如何在语言中得到体现是与讲话者看待事物的角度和认识世界的程度分不开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个功能的使用与讲话者的认知水平和思维模式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满足于对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表现形式的研究。

第五章

功能语法：人际功能

5.1 人际功能

语言除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判断和评价等功能。语言的这一功能称作"人际功能"。

语言的人际功能是讲话者作为参与者（as intruder）的"意义潜势"，是语言的参与功能。通过这一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与到某一情景语境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此功能还表示与情景有关的角色关系，包括交际角色关系，即讲话者或听话者在交际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如提问者与回答者，告知者与怀疑者等之间的关系。

5.1.1 言语角色和交流物

在交际过程中，讲话者可以随时改变他的"言语角色"（speech role），如陈述自己的见解、提问、下命令、作指示、表达惊讶或恐惧的情感、表示怀疑等。

尽管语言的言语角色多种多样，但它最基本的任务只有两个：给予（giving）和求取（demanding）：讲话者或给予听话者某种东西，或者向他求取某种东西。单就这两个基础范畴来说，我们已经涉及较复杂的概念："给予"意味着"请求接受"；"求取"意味着"请求给予"。这就是说，讲话者不但自己做事，同时还要求听话者做事。由此可见，讲话的过程实际上是个讲话者与听话者的交流过程：就听话者而言，"给予"隐含着"接受"；"求取"隐含着"给予作答"。

交际中的“交流物”(commodity exchanged)也可分为两类:(1)物品和服务(goods-&-services);(2)信息(information)。如果讲话者讲话的目的是让听话者为他做某事,如“请关上窗子!”或给予他某项物品,如“把盐递给我!”那么在这一交际过程中所交流的就是物品和服务。如果讲话者讲话的目的是为了让听话者告诉他某事,如“几点了?”或“你什么时候动身?”那么在这一交际过程中所交流的就是信息:听话者只需要用语言作答即可。当交换物是物品和服务时,交换物,严格地讲,是非语言的。所以,听话者可以做出的反应是有限的:或者接受或给予,或者拒绝。当交换物是信息时,它才有了语言的性质。语言既是交换的信息,又是交换信息的手段。

5.1.2 言语功能

交际角色和交流物这两个变项组成了四种最主要的言语功能:“提供”(offer),“命令”(command),“陈述”(statement),“提问”(question)(详见表5—1)。

表5—1 给予或求取物品和服务或信息

交流角色	交换物	
	(a)物品与服务	(b)信息
(i)给予	提供 Would you like this teapot?	陈述 He's giving her the teapot.
(ii)求取	命令 Give me that teapot!	提问 What is he giving her?

例如,交流中的“步”(move)的言语功能系统可以由图5—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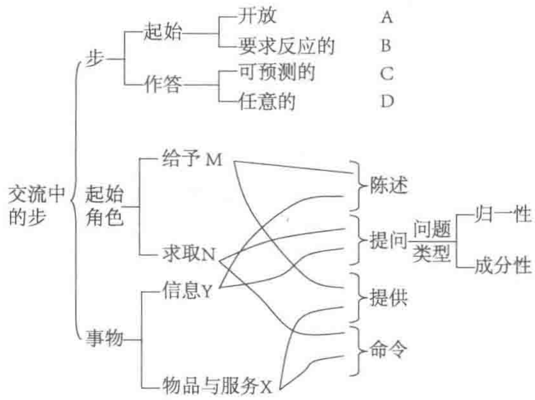


图 5—1 言语功能语义系统

符号说明:A/B 表示交流的起始阶段:A 表示开放性开始;B 表示明确要求反应的要求;

C/D 表示对起始的反应:C 表示符合预测的反应;D 表示任意性反应;

M/N 表示给予和求取:M 表示给予;N 表示求取;

X/Y 表示交流物:X 表示物品和服务;Y 表示信息。

同时,还有一套与其相匹配的反应:接受提供,执行命令,认可陈述,回答问题(详见表 5—2)

表 5—2 言语功能与反应

		起始(A/B)	预期回答(C)	自由选择(D)
给予(M)	物品和服务(X)	提供 Shall I give you this teapot?	接受 Yes,please do!	退回 No, thanks.
求取(N)	物品和服务(X)	命令 Give me that teapot!	执行 Here you are.	拒绝 I won't.
给予(M)	信息(Y)	陈述 He's giving her the teapot.	认可 Is he?	驳回 No, he's not.
求取(N)	信息(Y)	提问 What's he giving her?	回答 A teapot.	拒答 I don't know.

在这些主要言语功能的反应中,只有最后一列的反应(即"回答"和"拒答")非做出实质上的语言反应不可,其他的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所有这四组反应一般都是语言性

的，有的可伴有非语言行为，例如：

讲话者	**听话者（作反应）**
(1) Would you like that teapot?	Yes, I would. No, I wouldn't.
(2) Give me that teapot.	All right, I will. No, I won't.
(3) He is giving her that teapot.	Oh, is he? Yes, he is. No, he isn't.
(4) What is he giving her?	A teapot. I don't know. Shan't tell you.

其典型的回答方式见表5—3。

表5—3　言语功能在语法中典型体现

起始：整句			作答：省略句	
AMX	(I'll.../Shall I...?)		CMX	(yes;do)
BMX	(I'll...,shall I?)		DMX	(no;don't)
AMY	Declarative		CMY	(oh;is it?)
BMY	declarative+mood tag		DMY	(no it isn't)
ANX	Imperative		CNX	(yes;I will)
BNX	imperative+mood tag		DNX	(no I won't)
ANYP	interrogative:yes/no		CNYP	(yes/no)
			DNYP	(don't know/won't say)
ANYQ	interrogative:WH-		CNYQ	Group/phrase
			DNYQ	(don't know/won't say)

在作反应时，听话者有许多可自由选择的方式，可对问题作出许多不同的反应，以不同的方式执行命令；可完全拒绝回答问题材，或拒绝提供求取的物品和服务。讲话者也可在句尾加附加疑问来取得先发制人的效果。例如：

(5) Give me that teapot, will you?

(6) He's giving her the teapot, isn't he?

附加疑问的功能是明确向听话者表示，他要求什么样的回答，以及他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

5.1.3 命题和提议

当交流物是物品与服务时，听话者可以选择的范围就相对较少：接受物品与服务或者拒绝；执行命令或者拒绝执行命令。当然，他可以含糊其词，但这只是临时回避做出选择的一种措施。在儿童一生的语言发展中，交换物品与服务要比交换信息早得多。大约在 9 个月时，婴儿就可以用语言来提供物品与服务，或者下命令，但只有在再过 9 个月到一年后，他才可以用语言来交流信息(Halliday，1984)。很有可能人类早期的语言进化也是以同样的顺序进行的，当然这一点我们无法确认。这就使我们不难发现，儿童在开始学习语言时，提供和请求要比陈述和提问早，交流信息要比交流物品与服务复杂得多，因为在前者中，听话者不仅只是听和做，而且还要执行某个言语角色：认可或者否定，或者提供某个信息，例如：

(7) It's Tuesday. —Oh，is it?
Is it Tuesday? —Yes.
What day is it? —Tuesday.

更有意义的是，交流信息这个概念本身对一个孩童来说就是很难理解的。物品与服务是十分明显的东西：我让你拿着我给你的东西，或者抱着我，或者拾起我刚刚掉的东西等。交流物不是语言，是独立于语言的物品或者行动。而信息则不然。它除了以语言的形式出现外，并无其他存在形式。陈述和提问是所交换的物品本身，而孩子并不知道语言本身还用于交流语言。他除了听到语言外并没有用语言交换信息的经历。

当语言用以交流信息时，小句是以命题(proposition)的形式出现的，成为可以讨论的东西：可以肯定、否定、怀疑、矛盾、坚持、有保留地接受、修饰、抱歉、抵触、调整等。但我们不能用命题来指所有的语言交流，因为这要排除交换物品和服务，即排除提供和命令。它们不是命题，不能进行肯定和否定，只能执行或者不执行。但它们并不比交流信息逊色，因为它们在语言的发展中是先于交换信息的。

然而，我们需要在讨论小句的交际功能时首先考虑命题。这是因为命题有明确的语法；语言并没有为交换物品和服务发展特殊的语法

资源，在这些语境中，语言只是用于实现非语言的目的。但语言为交流信息发展了完好的语法，它不仅是交流的目的本身，还为其他许多修辞功能提供了条件。

下面我们要继续运用命题来指交流信息，然后提供一个新的术语"提议"(proposal)来指交流物品与服务。

为了说明语言的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如何体现人际功能，首先要弄清人际功能中的语气、情态和语调三个语义系统。

5.2 语气成分

5.2.1 语气结构

当我们观察英语中的陈述和提问及其反应时，我们会发现，它们通常是由某种特殊的语法变化来表达的。这一变化只发生在小句的一部分上，其他部分不受影响，例如：

(8) The duke's given away that teapot, hasn't he ?

—Oh, has he?

—Yes, he has.

—No, he hasn't!

—I wish he had.

—He hasn't, but he will.

—Will he?

—He might.

在这一连串语句中，小句的一个特殊部分在这一交流中颠来倒去地反复出现。正是这一特殊部分使两人的议论继续下去。而另一部分 *give(n) away that teapot* 则直接被省略了。

这一被颠来倒去的成分就是语气。语气包括两部分：(1)主语(subject)，由名词性词组充当；(2)限定成分(finite element)，属动词词组的一部分。例如，在 *he might* 中，*he* 是主语，*might* 是限定成分。

主语可由名词充当，也可由任何具有名词特性的词、词组，甚至小句来充当。例如：

(9) The people who want to play with the cards that have goods

on trains have to sit here.

(10) To argue with the captain was for trouble.

(11) Ignoring the problem won't make it go away.

(12) That all this wealth might some day be hers had simply never occurred to her.

在英语中，作主语的名词性从句(限定的或非限定的)常常被置于句尾，由先行词 it 代它占居主语位置。

(13) It was asking for trouble to argue with the captain.

(14) It was fortunate for me that the captain was not a naturalist.

(15)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

限定成分指表达时态(如 *is*，*has*)或情态(*must*，*can*)的助动词。英语中的某些限定成分通常要与词汇动词相合并，如 *loves* 这种现象出现在一般过去时、一般现在时、主动语态、肯定句和非强调句中，我们说 *gave*，不说 *did give*；说 *gives*，而不说 *does give*，除非把 *do* 用于强调目的。见表 5－4。

表 5－4　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的限定成分

时态	其他范畴	在小句中	在反问中
一般现在时	否定	(he) doesn't love	Does he?
	对比	(he) does love	Doesn't he?
	被动语态	(she) is loved	Isn't she?
	其他(肯定、中性、主动)	(he) loves	Doesn't he?
一般过去时	否定	(he) didn't love	Did he?
	对比	(he) did love	Didn't he?
	被动语态	(she) was loved	Wasn't she?
	其他(肯定、中性、主动)	(he) loved	Didn't he?

主语在这里与一般用法中的主语是一致的，但也是从功能的角度重新解释的。与其他成分一样，主语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形式特征，而是一个意义特征。下面还要进行讨论，这里重点说明主语是如何辨认的。

辨别英语的主语和限定成分的方法是在陈述句句尾添加附加疑问。附加疑问中的代词是主语，助动词是限定成分。要想知道小句的主语是什么，加一个附加疑问成分。由此成分中的代词所代表的成分就是主语，如图 5—2 所示。

开放

限定成分

the duke	has	given away that teapot	hasn't	he
the duke	won't	give away that teapot	will	he
that teapot	wasn't	given away by the duke	was	it
that teapot	would	hold eight cups of tea	wouldn't	it
it	's	not going to rain	isn't	it
there	won't	be a storm	will	there
	过去	'give'		
your aunt	gave	the teapot back	didn't	she

图 5—2　主语与限定成分

这种确定主语的方法只是辨认主语的方法，不是定义主语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辨认主语与传统上把在人称和数与动词相一致的代词确认为主语的方法是一致的。例如，代词 he，she，it 与 has 相一致；代词 you，we，they 与 have 一致。但这种确定主语的方法在现代英语中十分有限，只有在单数第三人称一般现在时中有效。而用附加疑问成分则适用于所有成分。

这样，有些传统上不作为主语的成分在此也作为主语，例如，*It is raining now* 中的 *it* 和 *There will be a storm tomorrow* 中的 *there*。它们在现代英语中都作主语。

主语与限定成分密切联系，相互结合形成一个成分，称为语气成分(Mood)。语气成分是在小句中实现语气的成分。

小句的其余部分称作"剩余部分"(Residue)。这一部分也经常被称作"命题"，但这种称谓是不恰当的。首先，命题这一概念只适用于交流信息，而不适用于交流物品和服务。再者，即使是在信息交流中，与其说是剩余部分包含命题，倒不如说是语气部分包含命题。

小句表达语气的一般原则是，通常用于交流信息的语法范畴是

“直陈”(indicative)语气；在直陈范畴内，通常用于表达陈述的是“陈述”(declarative)语气，用于表达提问的是“疑问”(interrogative)语气；在疑问范畴内还可区分“是非”(yes/no)疑问，即表达对归一性(polarity)的提问，和“特殊”(wh-)疑问，即表达对内容的提问。这些特征在英语中一般由下列方式表达。

(1)由“主语＋限定成分”构成的语气部分体现直陈特征(indicative)。

(2)在直陈句中，主语和限定成分的次序起着重要作用：

i 主语在前，限定成分在后，体现陈述语气；

ii. 限定成分在前，主语在后，体现是非疑问语气；

iii. 在表示特殊疑问语气时，如特指成份作主语，主语位于限定成分之前；如其他成分作主语时，主语位于限定成分之后。

例如：

(1) 陈述语气

<table>
<tr><td>The duke</td><td>has</td><td>given away that teapot.</td></tr>
<tr><td>主语</td><td>限定成分</td><td rowspan="2">剩余部分</td></tr>
<tr><td colspan="2">语气</td></tr>
</table>

(2) 是非疑问语气

<table>
<tr><td>Has</td><td>the duke</td><td>given away that teapot?</td></tr>
<tr><td>限定成分</td><td>主语</td><td rowspan="2">剩余部分</td></tr>
<tr><td colspan="2">语气</td></tr>
</table>

(3) 祈使语气

<table>
<tr><td>(do)</td><td>(give) give that teapot away</td></tr>
<tr><td>限定成分</td><td rowspan="2">剩余部分</td></tr>
<tr><td>语气</td></tr>
</table>

图 5—3　陈述语气、是非疑问语气和祈使语气的结构

5.2.2　主语和限定成分的意义

如上所述，英语的语气包括限定成分和主语两者。它们各有特殊

的意义，而且各自在小句中的作用也不同。

5.2.2.1 限定成分

限定成分的作用是限定命题，使其成为实际存在的、可议论的概念。对命题进行议论必须有参考的依据。限定成分的功能就是对议论命题提供参考点，将命题与交际中的语境联系起来。

在英语中，其参考点有两个：一是说话的时间，如：*An old man was crossing the road* 一句中的 *was*；一是讲话者的判断，如 *It can't be true* 一句中的 *can't*。前者称作“主要时态”(primary tense)；后者称作“情态”。主要时态共有三种：现在、过去、将来，其意义是讲话时的现在、过去或将来，是相对于现在的时间。一个命题可由于与这些时间概念表明的说话环境相关，而成为可议论的概念。情态指讲话者对他讲话中所涉及的概率或频率，以及义务或意愿做出的判断，由情态助动词表达(详见表 5—5)。一个命题可由于其出现的可能与不可能，或可取不可取而成为可议论的概念。

表 5—5 作限定成分的动词

时间助动词			
	过去	现在	将来
肯定	did, was, had, used to	does, is, have	will, shall, would, should
否定	didn't, wasn't, hadn't, didn't+used to	doesn't, isn't, hasn't	won't, shan't, wouldn't, shouldn't
情态助动词			
	低	中	高
肯定	can, may, could, might (dare)	will, would, should, is/was to	must, ought to, need, has/had to
否定	needn't, doesn't/didn't+need to, have to	won't, wouldn't, shouldn't (isn't, wasn't to)	mustn't, oughtn't to, can't, couldn't, (mayn't, mightn't, hasn't/hadn't to)

同时，还有一个与限定性相伴的应属概念功能的意义特征——归一性（polarity）。如果要使某个命题或提议成为可议论的概念，还需表明它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是这样”还是“不是这样”。因此，限定成分除表达主要时态和情态外，还要体现归一性特征，如 *did*，*didn't*，*can*，*can't* 等。

5.2.2.2 主语

主语是命题中的重要成分，是肯定或否定一个命题的基点。也就是说，主语是对命题（或提议）的有效和成功负责的成分。如在 *The duke has given away that teapot, hasn't he?* 中，*the duke* 是对作为一个交际行为的小句的功能负责的成分。这一点在提议句（表示交流物品和服务的小句）中更容易解释。例如，在 *Stop shooting you over there.* 这个命令句中，命令的服从与否取决于主语 *you*。此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陈述句和疑问句，只是在这些句子中，主语是对命题是否有效负责的成分。

在选择小句的哪一成分作主语方面，有两个因素起作用。一是主语，一般也同时作主位（这时的主位是无标记主位）。例如，如果讲话者要在无对比意义的情况下，使 *that teapot* 作主位，他就要同时选择 *that teapot* 作主语，*That teapot was given by the duke to my aunt.* 这时的 *that teapot* 同时有两个功能：命题中的主语，信息中的主位。

同时，选择哪一成分作主语还有其自己的意义。讲话者不但使 *that teapot* 成为信息的起点，而且还使其成为议论的基点。如果我们把两个功能分派到不同的成分上，这一点就更清楚了。

(16) That teapot the duke gave to your aunt, didn't he?
No, he didn't. He put it up for auction.

在此，*That teapot* 是主位；*the duke* 是主语，*the duke* 是对陈述的有效性负责的人。所以，在附加疑问中，主语只能是 *he*，而不能是 *she* 或 *it*。但在下例中，*the teapot* 仍是主位，主语则成为 *the aunt*。

(17) That teapot your aunt was given by the duke, wasn't she?
No, she wasn't. She bought it at an auction.

同时，讲话者还可以改变两者的功能，使 *the aunt* 作主位，*that teapot* 作主语：

(18) To your aunt that teapot came as a gift from the duke, didn't it?

—No it didn't. It was the first prize in a Christmas raffle.

由此可见，语气成分具有明确的语义功能，它使小句成为一个交际行为。再以图 5—4 为例。

the duke	has	given my aunt that teapot	hasn't	he	(a)
my aunt	has	been given that teapot by the duke	hasn't	she	(b)
that teapot	has	been given my aunt by the duke	hasn't	it	(c)
主语	限定成分	剩余部分	限定成分	主语	
语气			附加疑问		

图 5—4 陈述句中主语的变化

在讲话者选择哪一个成分作主语上，有两个因素要考虑：第一个因素是，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要选择既可以作主语，又可以作主位的成分作主语，如：*That teapot was given to my aunt by the duke.*

同时，选择这个成分作主语有其自身的意义：作主语的 *teapot* 不仅具有信息起点的作用，还是论点的“支撑点”。这在两者分离时看得更清楚（见上例 16 和 17）。

5.2.2.3 主语的性质

在英语中，主语的功能范畴是很难确定的。如上所述，从古代继承下来的主语的定义是形态性的：是带主格的，人称和数都与动词相一致的名词性成分，可以是一个名词或者代词。但在英语中，名词中的格和动词中的人称和数都保留很少的印迹。使问题更严重的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主语被定义为一个纯粹的语法成分，只是句法层次上的成分，无任何语义价值。把它看作只具有语法功能的成分本身就是反常的，而它又没有具体的句法定义就更加反常。

实际上，英语中的主语有一个清晰的本体，可以通过三个层次的角度建立起来。第一，从下一个层次上讲，它是一个名词性成分，可以通过附加疑问分辨出来。第二，在本层次上，它和限定成分一起组成语气成分，可以在陈述句中作无标记主位，在疑问句中与限定成分转换位置。第三，从上一个层次上，它是承担语气责任的成分，是对小句中谓语成分的有效性负责的成分（陈述、提问、命令等）。这最后一个

层次为以前的“主语＋谓语”结构提供了新的解释。过去把主语＋谓语的关系看作是体现经验功能的，但实际上它体现的是人际功能，激发讲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交流。如果小句是命题，那么主语就是交流信息中对命题的有效性负责的成分。

由此可见，主语和语法中的其他范畴一样，是一个发展完好的概念。它难以定义不是把它与其他范畴区分开的理由。这些范畴都是由语言的元功能(metafunctions)来定义的。行为者(Actor)是根据语言的概念功能定义的，是因为它在及物性结构中具有特定的功能，而主语则是由语言的人际功能定义的，在语气结构中有特定的功能。

5.2.2.4　语气成分的功能

这样，语气成分就具有明确的功能，承担着小句作为交流事件的功能。所以，在命题中，它是一个常项，除非有特殊的理由来改变它，例如：

(19) The duke has given your aunt a new teapot, hasn't he?
—No, he hasn't. But
(a) the duchess has.
(b) he's going to.

在答语中，命题首先被否定，这样就允许一个新命题的产生，然后在(a)中主语被改变，在(b)中限定成分被改变。

5.2.3　剩余部分

剩余部分包括三种功能成分：“谓语”(Predicator)、“补语”(Complement)、“附加语”(或状附加语)(Adjunct)。每个小句都包含一个谓语、一个或两个补语和多个附加语。英语中各成分的一般顺序是“谓语～补语～附加语”。但当作附加语或补语的成分是问句中的疑问词和陈述句中的有标记主位时，它们都可置于句首。这些成分仍然属剩余部分。这样剩余部分就被语气部分截为两段，如图5—5：

Sister Susie	's	sewing	shirts	for soldiers
主语	限定成分	谓语	补语	附加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5—5　剩余部分的结构

5.2.3.1 谓语

谓语出现在所有非省略整句中，包括除限定成分之外的整个动词词组。如在 *has been working* 中，*been working* 是谓语。由此可见，谓语本身是非限定性的。

谓语在英语中有四种功能：(1)规定说话时间以外的时间参考点，即由过去、现在、将来三种主要时态派生出来的各种次要时态；(2)规定其他体或相，如 *seeing*，*trying*，*hoping* 等；(3)规定语态（主动或被动）；(4)规定主语经历的过程（行为、事件、心理活动、关系）。例如，谓语 *been trying to be heard* 规定一个复合的次要时态 *been*＋*ing*，一个表示尝试的相 *try to*，被动语态 *be*＋*en* 和一个心理过程 *hear*。

英语中有两个动词，在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中，只以限定成分出现，而不与谓语合并。这两个词是 *be*(*is*，*was*)和 *have*(*has*，*had*)。这一点在否定式中表现得最清楚；*is* 和 *was* 的否定形式是 *isn't* 和 *wasn't*，而不是 *doesn't be* 和 *didn't be*。同样 *has* 和 *had* 的否定形式是 *hasn't* 和 *hadn't*。虽然在某些方言中，也用 *doesn't have* 和 *didn't have*。在其他时态中，*be* 和 *have* 具有与其他动词相同的功能。详细情况见表 5—6。

表 5—6 be 和 have 的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

	过去肯定	过去否定	现在肯定	现在否定
Be	was，were	wasn't，weren't	am，is，are	isn't，aren't，(ain't)
Have	had	hadn't	have，has	haven't，hasn't

如表 5—6 所示，限定动词词组既作限定成分，又作谓语，两者是合并为一体的。当两者没有合并为一体时，谓语在限定成分之后，但其他成分可以出现在两者中间，使它们不能连续一体。在这种情况下，限定成分在前的疑问句中的“主语”和附加语可以出现在两者之间，如 *Can* 〈*you*〉 *tell me*... 和 *h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另见图5—6。

The Indians	had	originally	planned to present	the document	to President Fernando Henrinque Cardoso
主语	限定成分	附加语	谓语	补语	附加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名词词组	动词	副词词组	词组	名词词组	介词词组

图 5—6　非连续性动词词组

5.2.3.2　补语

在英语中，补语在小句中不是主语，但有可能充当主语的成分，通常由名词性词组来实现。因此，在 *The duke gave my aunt that teapot* 中有两个补语，*my aunt* 和 *that teapot*。这两个成分都可作主语。

任何不作主语的名词词组都是补语，还包括不能作主语的成分，如主词是形容词的名词词组不能作主语：

(20) a. Inspection can be frightening, but staff morale has to be kept high.

b. The clergy's concern was, of course, still spiritual.

在此，*frightening* 和 *spiritual* 都不能转换为主语。实际上，在关系过程中，所有的属性补语都不能作主语。如在 *its fleece was as white as snow* 和 *he is a student in a college* 中，*as white as snow* 和 *a student in a college* 都不能作主语。这是因为作主语的成分是实现人际意义的语气结构中承担命题的有效性责任的成分，而属性成分如果算是一个参与者的话，也是边沿性的，不能"负起全部责任"。

在语气结构中，补语包括传统语法中的宾语和补语，但宾语在人际结构中没有地位，因为宾语是根据经验功能定义的，即它是行为的对象，相当于目标(goal)，所以在语气结构中，补语可以包括两者。

5.2.3.3　附加语

附加语是句中不能作主语的成分。它不能作主语是因为它不具有在人际意义结构中承担情态责任的资格。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围绕参与者展开讨论，但不能围绕情景成分展开讨论。这样，在语气结构中就有不同地位或者资格的成分(见图 5—7)。

情态责任	实际		主语	参与者
	潜势		补语	
情态责任	无		附加语	情景

图 5—7　小句中不同人际地位的成分

附加语通常由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来实现。如在 *My aunt was given that teapot yesterday by the duke* 一句中有两个附加语成分，副词词组 *yesterday* 和介词短语 *by the duke*。介词短语有其自己的结构，虽然介词短语作为一个整体不能作主语，但介词短语中的补语却是可以作主语的成分。在英语中，当介词短语的补语作主语时，介词就消失了，如：

(21) The teapot was given to my aunt by the duke.
The duke gave my aunt that teapot.
My aunt was given that teapot by the duke.

但在现代英语中，作附加语的介词短语的补语也倾向于可以作主语，但介词仍然保留，表示它的附加语功能，例如：

(a)

That paper	's	already	been written	on.
主语	限定成分	附加语	谓语	附加语
语气			剩余部分	

(b)

Someone	's	already	written	on that paper.
主语	限定成分	附加语	谓语	附加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 5—8　介词短语的补语作主语或补语

剩余部分的一般顺序是：谓语 ^ 补语 ^ 附加语，但补语和 Wh-成分可以在句首作主位（Wh-成分）和有标记主位（补语），但这些成分仍然是剩余部分的一部分。这样就会出现剩余部分的非连续现象，见图5—9。

<table>
<tr><td>the teapot</td><td>the duke</td><td>had</td><td>given</td><td>to my aunt</td><td>last year</td></tr>
<tr><td>补语</td><td>主语</td><td>限定成分</td><td>谓语</td><td>附加语</td><td>附加语</td></tr>
<tr><td></td><td colspan="2">语气</td><td colspan="3"></td></tr>
<tr><td colspan="6">剩余部分</td></tr>
</table>

图 5—9 非连续的剩余部分

5.2.4 其他附加语

在附加语范畴中，还有两种不属于剩余部分，同时也不按剩余部分规定的顺序出现。它们分别是连接附加语（conjunctive adjunct）和语气附加语（interpersonal adjunct）。属于剩余部分的附加语称为“情景附加语”（circumstantial adjunct），表达小句体现的过程所处的环境。三种附加语分别体现语言的三个元功能：情景附加语体现概念功能；语气附加语体现人际功能；连接附加语体现语篇功能。语气附加语还可以分为评论附加语和语气附加语，两者都对命题和提议做出评价，要在下面讨论。

5.2.5 连接附加语

连接附加语通常出现在小句中对语篇的组织有意义的地方。连接附加语在小句中不表达人际功能，所以不包括在“语气—剩余部分”结构之内，不是这一章应该讨论的内容。它们可以出现在句首作主位（连接主位），可以出现在句子的不同位置实现衔接功能。我们在这里讨论它是因为它与人际附加语中的情态附加语十分相似。我们需要区分它们。

首先，它们与情态附加语出现在小句中相同的位置上，在英语中通常出现在某些成分的边缘：(1)句首，(2)句尾，(3)主位与述位之间，(4)语气与剩余部分之间，如例 22 中的 a，b，c，d。

(22) a. However (probably), such men don't make good husbands.

b. Such men don't make good husbands, however (probably).

c. Such men, however (probably), don't make good husbands.

d. Such men don't, however (probably), make good husbands.

第二，它们不仅内部组成方式相同（都是副词词组或者介词短语），还与情景附加语有相同的不同点。情景附加语可以出现在句尾单独作信息的中心，而连接附加语和情态附加语在以后补成分出现在句尾时不作信息的中心，而且只有情景附加语才可以作谓化主位出现在“*it be...*”结构中。

总之，连接附加语不属于语气结构中的成分，但单独作结构成分，是小句结构的一部分（见图 5－10）。

<table>
<tr><td>Such men</td><td>however</td><td>seldom</td><td colspan="2">make</td><td>good husbands.</td></tr>
<tr><td>主语</td><td rowspan="2">连接附加语</td><td>语气附加语</td><td>限定成分（现在时）</td><td>谓语（make）</td><td>补语</td></tr>
<tr><td></td><td colspan="2"></td><td colspan="2"></td></tr>
<tr><td colspan="2"></td><td colspan="2">语气</td><td colspan="2">剩余部分</td></tr>
</table>

图 5－10　语气附加语与连接附加语

5.2.6　呼语与感叹语

另一种出现在小句的交流结构中，但处在语气—剩余部分结构之外的成分是呼语和感叹语。它们的出现位置十分灵活，和评论语一样，可以出现在：(1)句首作主位，(2)主位和述位之间，(3)句尾。呼语可以伴随任何语气的小句，但通常出现在“求取”类小句中，而不是“给予”类小句中。

(23) a. You're not stupid, are you, **darling**? [UTS/Macquarie Corpus]

b. **Mum**, do you know where the scissors are? [UTS/Macquarie Corpus]

c. What do you want **darling**? —Nothing for me. [UTS/Macquarie Corpus]

运用呼语讲话者可以使听话者参与到交际之中来，用于识别听话者，或者引起他的注意，但在大多数对话中，呼语的功能是协商性的：用于表示人际关系，有时显示自己的地位或权力更高。

感叹语，与呼语一样，也处在语气—剩余部分的结构之外，与呼语占据相同的位置。讲话者用它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心态。它们似乎在语法的边缘上，但确实在语调和节奏结构中有位置。

(24) a. **God**, mine's terrific. [Text 82]

b. And then there was a child crying in the background, so I was thinking '**oh God**, you know, this isn't the man'. [UTS/Macquarie Corpus]

c. Now straight—straight—**Jesus**! Ok; open the door. [Text 4—3]

呼语与感叹语都是对话,特别是面对面会话的主要特征。它们可先后出现或同时出现来强化"你我"等不同纬度的意义。

另外,我们还需要区分感叹语和以单词出现的咒骂语。咒骂语可以点点滴滴地出现在语篇的任何部分,但在小句中没有语法功能(如在 *It's a bloody taxation bloody policy*, *God* 中的 *bloody*)。它几乎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句中表示间歇。

在英语中,小句中的人际结构成分可以与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结合起来,用图 5—11 表示出来。

图 5—11 说明了哪些人际成分可以作主位——语篇主位(连接附加语)、人际主位(评论附加语、语气附加语、限定成分、呼语)、话题主位(主语、补语、附加语、(祈使句中的)谓语)、(Wh-疑问句中的)Wh-成分,哪些可以作述位。图 5—11 还说明了人际成分和经验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语和补语是参与者;限定成分和谓语动词与过程对应;附加语与情景成分对应。

5.2.7 语气系统:更多的选项

图 5—12 中的语气系统网络说明了我们所讨论的语气系统的所有选项。我们所讨论的陈述语气和是非疑问语气是直陈语气类和疑问语气类系统中的选项。在这个部分,我们要讨论更多的选项:Wh-疑问语气,与是非疑问语气相对立的次级疑问语气;感叹语气,陈述语气中与肯定语气相对立的次级陈述语气;祈使语气,与直陈语气相对立的第一级语气类别。

5.2.6.1 特指问句

特指疑问词是小句的人际结构中的突出成分,其功能是规定提问者希望得到的信息,在英语中通常位于句首作主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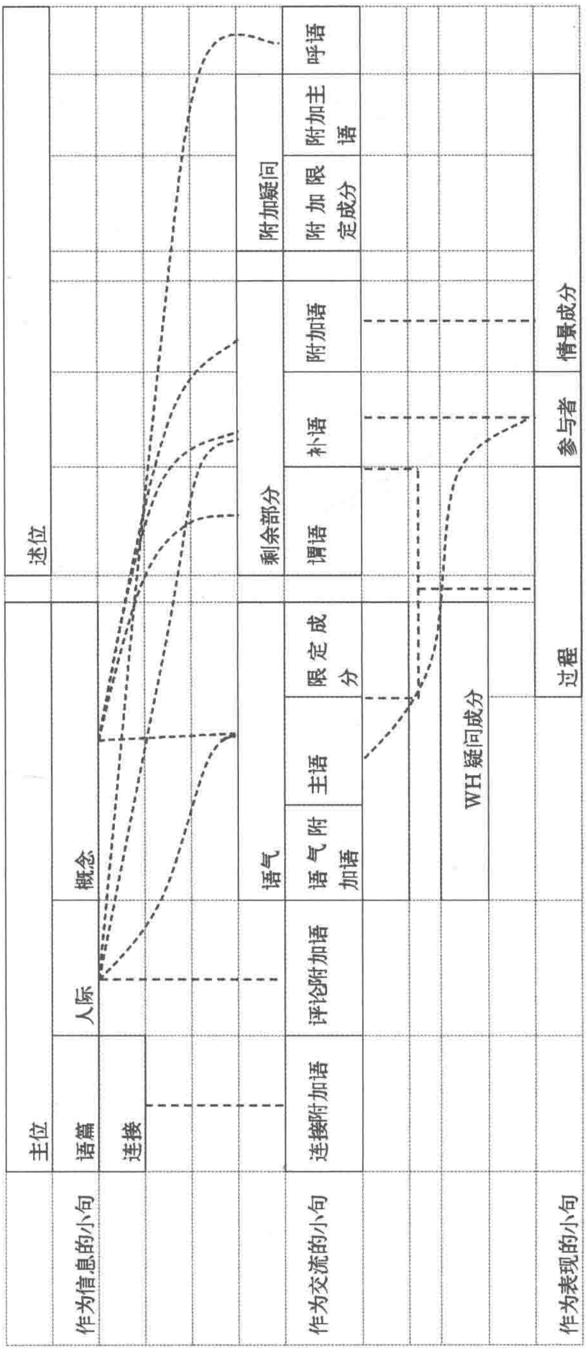


图5-11 小句的人际结构及其与概念结构和语篇结构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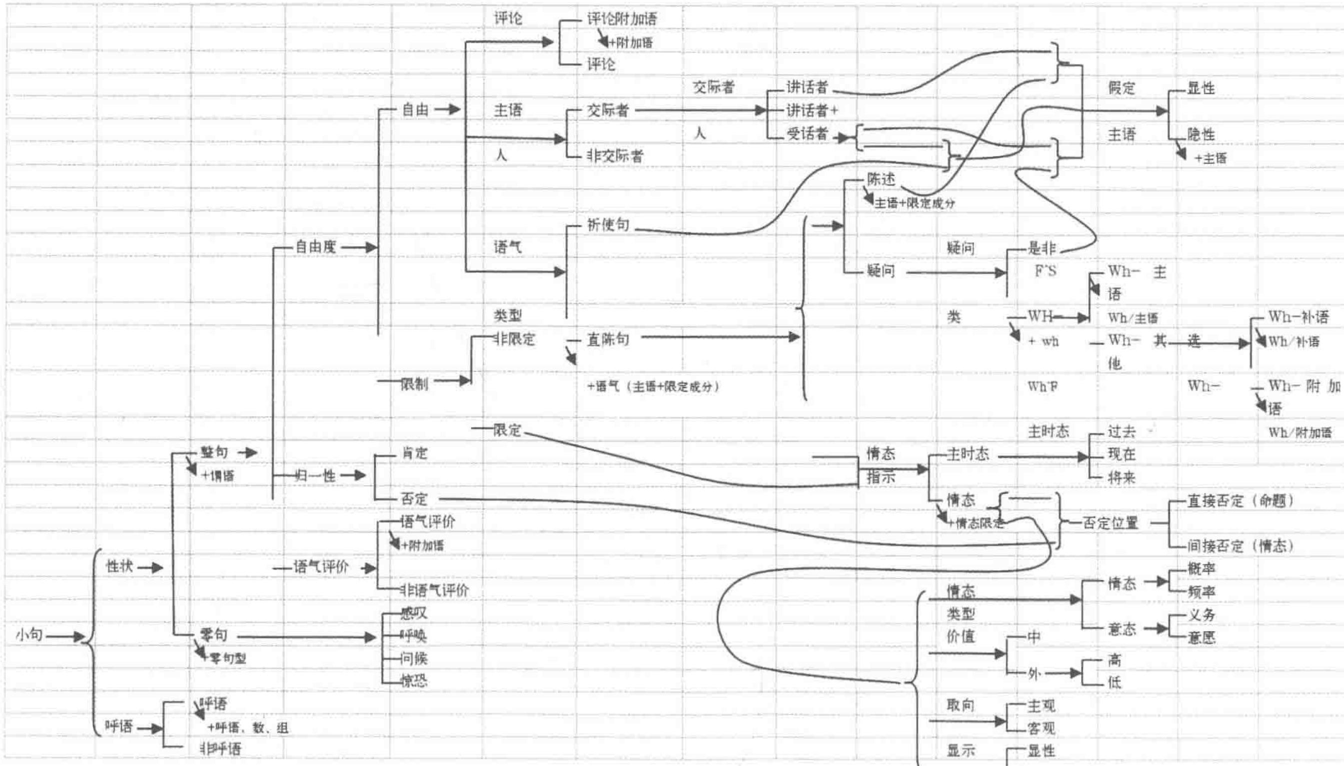

小句
性状
呼语
整句
+情语
零句
+零句型
呼语
+呼语、数、组
非呼语
自由度
归一性
语气评价
自由
限制
肯定
否定
语气评价
+附加语
非语气评价
感叹
呼唤
问候
惊恐
评论
主语
人
语气
类型
非限定
限定
评论附加语
+附加语
评论
交际者
非交际者
祈使句
直陈句
+语气（主语+限定成分）
交际者
人
讲话者
讲话者+
受话者
陈述
主语+限定成分
疑问
疑问
是非
F^S
类
WH
+ wh
Wh^F
Wh- 主语
Wh/主语
Wh- 其他
选
Wh-
Wh-补语
Wh/补语
Wh- 附加语
Wh/附加语
假定
主语
显性
隐性
+主语
情态
指示
主时态
情态
+情态限定
主时态
过去
现在
将来
否定位置
直接否定（命题）
间接否定（情态）
情态
类型
价值
取向
显示
情态
意态
概率
频率
义务
意愿
中
外
高
低
主观
客观
显性

图5-12 语气系统网络

特指疑问词总是和主语、补语或附加语合并。如果和主语合并，它是语气成分的一部分，与限定成分的次序是“主语～限定成分”：

Who		killed Cock Robin
主语/wh-	限定成分(过去)	谓语(kill) 补语
语气		剩余成分

图 5－13 特指疑问词与主语合并

如果和补语或附加语合并，它是剩余部分的一部分。这时，英语语气成分的顺序是“限定成分～主语”，与是非问句的语气成分的顺序相同：

Whose little boy	are you
补语/wh-	限定成分 主语
剩余部分	语气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补语/wh-	限定成分 主语	谓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 5－14 特指疑问词与补语或者附加语合并

What	have	the elephants	done	to the pier
特指补语	限定成分	主语	谓语	附加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 5－15 提问谓语的特指疑问句

5.2.6.2 感叹句

英语感叹句大都由 *what* 和 *how* 引导。*what* 要与补语合并，如 *What tremendously easy riddles you ask*！ *how* 要与附加语合并，如 *How fast he is running*！或与属性补语合并，如 *How foolish he is*！其语气成分的次序和陈述句的相同，也是“主语 ～ 限定成分”：

What a disagreeable old man	I	’ve	become
补语	主语	限定成分	谓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 5－16　感叹句

5.2.6.3　祈使句

祈使语气与直陈语气的人称系统不同。祈使语气是交流物品与服务的，所以其主语是 *you* 或者 *me*，或者是 *you* 和 *me*。如果我们以第二人称 *you* 作为基本人称，那么，我们就有如下形式：

	人称和归一性都是无标记的	人称是有标记的	归一性是有标记的
肯定	Look	YOU look	DO look
否定	DON’T look	DON’T look	DO NOT look

大写的词是音调突出的词。在无标记祈使句中，look 是原形动词，没有限定成分。在有标记人称句中，只有主语；在有标记归一性句中，只有限定成分。但在附加疑问成分中，则有限定成分，如：*Look, will you?*　*Do look, don’t you?*　*Don’t look, do you?*

这说明，祈使句中有限定成分，但在动词中没有限定成分，例如我们说：*Be quiet*！ 而不说：*Is* (*are*) *quiet*！

You and me 做主语的形式如下例。

	人称和归一性都是无标记的	人称是有标记的	归一性是有标记的
肯定	let’s look	LET’S look	LET look
否定	DON’T let’s look	DON’T LET’S look	LET’S NOT look

其附加疑问形式是：*Shall we*? 其肯定回答是：*Yes, let’s*；其否定回答是：*No, don’t let’s.* 祈使句的例子分析见图 5－17。

(a)

do	take　care	won’t　you
限定成分	谓语　　补语	限定成分　主语
语气	剩余部分	附加语气

(b)

let's	go home	shall we
主语	谓语 附加语	限定成分 主语
语气	剩余部分	附加语气

(c)

don't you	believe it
限定成分 主语	谓语 补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 5－17 祈使句

5.3 语气与语调(tone)

人际功能除可由语气和情态体现以外，还可由语调(基调)来表达。语调的语义特征不是由句法结构，而是由音系层的声调，即音调"升降曲线"(contour)来表达的。但它和语气系统及情态系统密切相关，需在此作简略的介绍。

5.3.1 声调突出

"声调"(tone)的基本单位是"调群"(tone group)。调群包括一个或几个"音步"(foot)；同样音步包括一个或几个"音节"(syllable)。

调群不和任何语法单位相一致，在语法中，与其最接近的单位是小句，即通常一个小句是一个调群。但不是每个小句都是一个调群，因为调群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单位，即一个信息单位。

调群中总有一部分特别突出。这一突出部分称作"声调重音"(tonic)。调群的这种突出称为"声调(重音)突出"(tonic prominence)。声调重音总是落在一个重读音节上。这个音节称作"声调重音音节"(tonic syllable)。这个音节在调群的声调中起主要作用。

调群有两种：单调群和双调群。每个单调群都只包含一个声调重音。从声调重音音节开始一直延伸到调群的末尾，前面可有"重音节前成分"(pretonic)。例如在//Everybody/seems to have/ gone away

on/holiday//中，声调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调群中无重音节前成分；而在//Jane may be/going on/holiday at the/end of the/month//中，*Jane may be going on* 属重音节前成分。重音节前成分需最少包含一个重读音节，不然就不是重音节前成分。例如，在//it's/Arthur//中，*it's* 不属重音节前成分。

5.3.2 声调

调群携带言语的"旋律"(melody)，是一个旋律单位。言语的旋律由声调升降曲线形成。声调的升降曲线指声调的连续上升、下降或平行运动。声调升降曲线无数目限制，但不是所有的声调升降曲线都有意义。根据其表意功能，声调升降曲线可归纳成为数不多的几种声调。有些声调升降曲线较简单，只是简单地下降或上升。其他的却具有相当复杂的声调运动。但它们都可释为不同顺序的升、降或平行声调。韩礼德把英语中单调群的语调分为五类；把双调群的语调（也称并列调）分为两类，并称这些语调为"主调"(primary tones)。主调还可作更精细的区分，从而产生了许多"次调"(secondary tones)，次调只是主调的再化分的结果，所以在此不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单语调包括：调 1（降调）、调 2（高升调）、调 3（低升调或平调）、调 4（降升调）、调 5（升降调）；双调包括：调 13（降一低升调）、调 53（升降一低升调）。见表 5—7。

表 5—7 英语口语语调中的主调

调		调标记	语调曲线
单调	调 1		降调
	调 2		升调
	调 3		平调（前平后升）
	调 4		降升调
	调 5		升降调
复调	调 13		降调＋平调
	调 53\		升降＋平调

英语的语调系统是建立在升降调对立的基础上的。降调表示"肯定"，升调表示"不肯定"。

语调系统从两个方向由升降调对立向外延伸：一是“中性化”（既非降调，又非升调）；二是“联合”（既升又降）。

调 3 是平调，是升降调中性化的结果。“平”表示调 3 在语调系统中的调值既非上升，又非下降。但实际上，从语音上讲，很难找到绝对的平调。大多数所谓“平”调都略有上升。此调可以多种形式体现：有时明显上升，在语音上同调 2 合并；有时，只微有上升，只在拖长音时才能辨别出来，故此调又常称为“低升调”。

调 3 的意义是“是否已知还未确定”。它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功能，但每一种功能都要依赖于其他因素，如假定、尝试、事后思考等。

调 4 和调 5 是降调与升调在同一声调曲线上的结合；其意义可根据先升后降，还是先降后升预测出来。

调 4 是先降后升，其意义是“似乎肯定，实际上不肯定”，用以表达“保留”和“条件”，具有“其中还有个‘但是’”的一般意义。

调 5 是先升后降，含有“似乎不肯定，实际上肯定”的意义，用以表达强烈的，特别是反驳性的断言，常常带有“你应该知道的”的含义。

调 4 和调 5 这两种复合调起初都是由两个单声调组合而成的。现在，它们已完全合并。所以，它们与双调群的声调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意义显然都是从它们的组合成分中派生出来的。

在正常的英语会话中，调 1 最常用，其次是调 4，再其次是调 3，最后是调 2 和调 5。调 2 显然在对话中比在叙述中更常用。在较正式的演说和朗读中，调 3 的频率增高，因为它常被用作将较长的话语截成较短的信息单位的手段。

由于调 3 用来表达依附于其他信息的信息，它经常尾随在另一声调之后，并和它组成一个调群。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句尾附加语以及某些“半新信息”（即前面提到，但仍有新信息价值的）句尾成分上，例如：

(25) //13 ˆ you/can't get/in with/out a /ticket//

(26) How d'you get on with the people next door?

//13 I//hardly/know the/new/neighbours. They//4 seem/very friendly//

把它们看作双调群不是因为它们的两个声调曲线能自然地连接起来——任何连续的组合调群都是如此——而是因为在这些调群中，

调 3 前没有调前成分。另一个并列声调是调 53。但英语中没有调 23 或调 43，因为调 2 和调 4 的尾部都已经上升，再附加升调难以与前面的升调区分。

据此，我们可以讨论语调和语气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典型的关联模式：首先，直陈语气体现命题。在直陈语气中，陈述与调 1 同现，表示肯定，但有时和调 4 同现，表示"有保留"。

疑问语气中的是非疑问与调 2 同现，表示不确定，但 WH-疑问则通常与调 1 同现。其原因是虽然 WH-疑问是询问一个未知的信息，但整个命题是确定的；另一种解释是"确定"表示归一性确定，WH-疑问语气的归一性是确定的。

提议一般与调 1 和调 3 结合。表示命令的祈使语气常用调 1，和意态化的陈述语气相同，但温和的命令，如请求，还有否定命令，常与调 3 结合，因它常用于把决定留给对方做。同样，提供也常和调 3 结合。

调 5 最典型地用于感叹句，其意义是与预期相反，表达 *Wow* 的情感。

(27) 合作做事：行动语言，语气和调的结合

[13] Got to bring it outsideways a little **bit** [1] **yeah** [1] **right** [1] like **that**. [3] In we **come** again. [13] **In** a **bit** [3] come in around **here** [3] now **straight** [3] **straight** [1] **Jesus**! [3] OK [3] open the **door**

[1] so you can butterfly around the **oven**.

[1] Got to get it **back**.

[1] Which way d'you want to **go**? [2] Is it **jagging** or anything? [2] Can you get that **door** round? [1] You can't get that **door** round [1] is that the **trouble**? [4] No chance of moving that **oven** [1] **is** there?

例 27 表明语调与不同的语气类型相结合来体现意义。语篇是行动语言，说的是三个搬运工力图把一个大冰箱通过狭窄的厨房门口，越过门口的炉子，运出房子的过程。

在此，语调实际上不只是附加在语气体现形式上标记。它们和语气范畴相关联，体现自己的不同的语法系统。语调体现的系统的总名

称是“基调”(key)。基调涵盖许多系统。我们这里只讲与上面提到的对比相关的部分。

(1) 陈述句

无标记陈述:调 1

有保留的陈述:调 4

坚持性陈述:调 5

试探性陈述:调 3

抗议性陈述:调 2

(2) WH-疑问小句

无标记 WH-疑问:调 1

试探性疑问:调 2

回应疑问:调 2,调核在 WH-成分上

(3) 是非疑问句

无标记是非疑问:调 2

强制性疑问:调 1

(4) 祈使句

命令:调 1(肯定句中是无标记的)

邀请:调 3(否定句中是无标记的)

请求(有标记归一性):调 13,调核在 do/don't 上

恳求:调 4

零句——感叹、呼叫、问候、警告——可根据它们的功能有不同的调。问候倾向于调 1 和调 3,警告也常常如此;感叹为调 5,呼叫(呼语)可有各种各样的调,各自的意义有明显区别,如:

(28) // 1 **Ei**leen // ('come here!', 'stop that')

// 2 **Ei**leen // ('is that you?', 'where are you?')

// 3 Ei/**leen** // ('listen!', 'I've got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 4 **Ei**leen // ('listen carefully!', 'don't tell anyone', 'be honest')

// 5 **Ei**leen // ('now I've told you before!', 'take a look at that!')

许多固定短语都有和它们相联系的调，如：

(29) // 5 far / **from** it // // 5 certainly // // 4 **hardly** // // 13 **never** / **mind** //
// 3 your / **turn** // // 1 good / **evening** // // 3 good / **night** //

英语中还有另外一些系统，有些由主调中更加精细的区别体现，有些则通过与调群的前成分对比实现。在英语语法中，其总体的原则是不太精细的语气区别通过语气成分（主语、限定成分、WH-成分）体现，而更加精细的区别则由调来体现。但这种现象也根据语言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越南语和广东话中，所有精密度的语气区别都是由人际（情态）小品词体现（当然也可能有特殊的韵律特征），但在其他语言中，谓语动词可能通过动词词素成为主要的体现区域（见 Matthiessen，2004b：Section 10.4；Teruya *et al.*，2007 等）。在英语中，语调也可以在语气之外的其他系统中起作用，如在情态评价中。例如，"确定"类言语功能性附加语与调 1 相互关联。同样，某些情态则和调 1 与调 4 相联系。

5.3.3 自由度："自由"与"受限"小句

在图 5—13 中有"自由度"系统。我们讲的一直是自由的小句，实际上，"自由"是进入语气类型系统的入列条件。从语义上讲，"自由"小句体现命题或提议，通过发起新的交流，或者通过回答已经发起的交流来发展交际。然而，"受限"小句并不能进行公开的协商，例如：

(30) Jana：(1) Well, I'm still afraid of him 'cause he's bitten me.
(2) I'm scared because I've had an experience where Boof has bitten me.

在这两个句子中都有一个 because 小句，而 because 小句不能用于协商性、挑战性的讨论，而是作为想当然的事实，用于支持她的话语。受限小句被认为是在从属性复句中从属于一个主句：主句由自由小句体现；从句由受限小句体现。这是常用模式，虽然从属句也从属于另一个从属句，例如：

(31) ||| Two men were killed by lethal injection in Texas this year, || even though they were 17 || when they committed their offences ||| [Text 2]

另外,从属句还可以进一步远离协商,成为级转移小句,嵌入名词词组中,例如:

(32) ||| I know || this is in our reach || because we are guided by a power larger than ourselves [[*who* creates us equal in His image]]. ||| [Text 307: George W. Bush Inaugural in 2001]

||| The next step is [[to remove some impurities]]. ||| [Text 410]

||| But there was a kind of common moral ground [[in which a good bit of the debate took place]], || and as it resolved, || which it essentially did, || you see [[a consciousness emerging of [[what really is right]]]], || which must mean [[it reflects our built-in conception of [[what's right]]]]. ||| [Text 172]

无论是从属的还是级转移的,受限小句都可以是限定性或者是非限定性的。限定性小句一般由限定连接词连接,具有和陈述句相同的结构;而非限定性小句也可以由限定连接词、结构介词或连接介词连接,但也可以没有任何连接成分。我们上面讲的都是限定性小句,下面是部分非限定性小句:

(33) ||| The worsening concentration of global corporate power over our government has turned that government frequently against its own people, || denying its people their sovereignty [[to shape their future]]. ||| [Text 174]

||| Then he went in the Navy || and helped design various gunnery training devices [[used during World War II]]. ||| [Text 7]

|||My dear Ellen: Your kind letter of October 19th, 1917,

has just been received || and it seems nice [[to hear something of the family]] || and I shall be thankful to you for further communications. ||| [Text 111]

非限定性小句与限定性小句相比距离可协商性的地位更远。

从受限小句的协商性或可挑战性的角度看，受限小句有两个变项：(1)小句是否在复句中从属另一个小句，或发生级转移成为名词词组？(2)小句是限定性的还是非限定性的？见表5—8。

表5—8　受限小句的功能和受限性

	限定性	非限定性
从属	they left || after they had eaten dinner	they left || after eating dinner
级转移	their departure [[after they had eaten dinner]]	their departure [[after eating dinner]]

受限小句与自由小句相比缺少多个交流特征。(1)它们即使是限定性的，也不能加附加疑问。例如，我们只能说：*They left after they had eaten dinner, didn't they*？但不能说：*They left after they had eaten dinner, hadn't they*？(2)非限定性小句不能有附加疑问。(3)同样，交际性非常强的特征，如呼语、评论附加语不可能出现在受限小句中，所以，*frankly they left after they had eaten dinner* 没有问题，而 *they left after frankly they had eaten dinner* 是不可能的。

然而，功能语法是以连续体的形式，而不是双分性来运作的，所以，也有可能出现看似受限小句带有附加疑问，如：

(34) ||| That's the one [[[I should have || if I had any]]] || because it's jolly, isn't it? ||| [LLC:210]

同时，如果小句有更多的交流特征，如附加疑问，则它更接近于自由小句，而不是受限小句。比较下列小句：

(35) a. That's the one I should have if I had any, for it's jolly, isn't it?

b. Because it's jolly, isn't it, that's the one I should have if I had any.

在例 35 中，a 句是可能的，b 句是不可能的。

5.3.4 语气隐喻

以上谈了言语功能如何由一致式(congruent)语气结构实现。它们还可以由隐喻式结构实现。这需要在分析时涉及更多的层次。隐喻式结构不仅增加了结构层次，而且还从系统上扩展了言语功能的语义范围，也通过创造新的结构体现模式扩展了意义潜势的范围(Halliday & Matthiessen，2013；张德禄、董娟，2014)。语气的隐喻结构主要有投射结构和改变典型的语气结构所形成的结构。

投射结构

投射隐喻是把典型的语气结构以投射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改变了它们原来的结构形式。人际隐喻的基本策略是提升人际评价的级阶，由词组上升为小句——从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上升为投射小句。

语气以命题和提议的形式分别体现不同的言语功能。下面重点介绍几个主要投射提议和命题的语气隐喻类型。

[i]提议：用投射句投射提议。

——陈述，讲话者做主语，一般现在时：

(36) **I want you** to have a bit more of the rice, Dano.

——陈述：讲话者做主语，情态

(37) **I would strongly advise you** to pay a visit to your doctor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是非疑问：讲话者做主语，意态

(38) **May I ask you** not to hesitate to say so?

——主语加讲话者

(39) **We'd like you** to re-read the little passage.

[iia] 命题：用投射句投射命题

——是非疑问：讲话者做主语，意态

(40) **Can I ask you** how you think the row over Shane Stone's memo has affected the party?

——是非疑问：受话者做主语，意态

(41) **Would you say** that a lot of fiction lacks this compassion or

empathy?

——陈述:讲话者做主语加投射疑问,受话者做主语

(42) **I wonder if you'd** explain what that means.

[iib] 命题:用投射句投射命题

(43) And I tell you we had a good laugh out of that.

这类投射隐喻的特点是,主体是交际者,主语是讲话者或者受话者。限定成分中的指示成分或者是现在时,或者是意态。以上投射隐喻可以由表5—9表示。

表5—9 通过隐喻投射实现提议或者命题

	陈述		是非疑问		
讲话者	I (we) implore you→to I (we) want→you to	I (we) would advise you→to I (we) would want→you do	may I (we) advice you →to		提议:命令
	I (we) assure you→that	I (we) can assure you→that	may I (we) ask you→whether		命题:陈述
	I (we) ask you → whether I (we) wonder →whether	I (we) must ask you→whether I (we) must wonder→whether	may I (we) ask you→whether		命题:疑问
受话者					提议:命令
		you must believe →that	would you believe→that		命题:陈述
		you must tell me→whether	would you say→could you tell me →whether	do you mean →that	命题:疑问
	时间:现在时	情态:意态		时间:现在时	

但也有偏离这些限制的例子。主语也可能不是交际者,例如:

[i] 提议

——权威的来源做主语

(44) Section 15(2) of the Act requires leases to be stamped within thirty days of execution.

——接受者为主语，说话者非明确

(45) Staff who cannot attend on the day scheduled for their College/Office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one of the other sessions.

[ii] 命题

(46) They say that films are like a director's children.

除通过概念结构来实现言语功能外，语气之间的转换是语气隐喻的重要形式，如祈使语气变直陈语气。例如：

[iii] 提议：意态化直陈语气

——陈述

(47) Perhaps you should tell me about it, you shouldn't. = Please tell me about it!

——疑问

(48) Oh, can you get some napkins? = Get some napkins!

实际上，一些传统的模式都是从隐喻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如：

(49) (1) I wouldn't ... if I were you = Don't...

(2) I've a good mind to... = Maybe I'll...

(3) She'd better... =She should...

以下是分析的例子，如：

<table>
<tr><td>The evidence</td><td>is</td><td>(the fact) that</td><td>they</td><td colspan="2">cheated</td><td>before</td></tr>
<tr><td>主语</td><td>限定成分</td><td colspan="5">补语小句</td></tr>
<tr><td colspan="2">语气</td><td colspan="5">剩余部分</td></tr>
<tr><td colspan="3" rowspan="2"></td><td>主语</td><td>限定成分(did)</td><td>谓语(cheat)</td><td>附加语</td></tr>
<tr><td colspan="2">语气</td><td colspan="2">剩余部分</td></tr>
</table>

续表

<table>
<tr><td>Look</td><td>at</td><td>the way</td><td>they</td><td>cheated</td><td>before</td></tr>
<tr><td>谓语</td><td colspan="5">附加语</td></tr>
<tr><td colspan="6">剩余部分</td></tr>
<tr><td colspan="2"></td><td>谓语</td><td colspan="3">补语小句</td></tr>
<tr><td colspan="2"></td><td></td><td colspan="3">主语 限定成分(did) 谓语(cheat) 附加语</td></tr>
<tr><td colspan="2"></td><td></td><td colspan="3">语气 剩余部分</td></tr>
</table>

图 5—18 语气隐喻

5.4 归一性与情态评价

可以对命题和提议作出判断或评价的有两个系统:归一性和情态。先谈归一性。

5.4.1 归一性

肯定和否定的对立是在任何语言的作为命题或者提议的小句中得到语法化的范畴。一般来讲,肯定是在形式上无标记的,否定要通过附加某个成分来体现,例如在英语中是通过附加 *not* 来体现的。

如果对大量语篇进行统计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肯定和否定在语篇中出现的比率是 10:1。但这不能说肯定只是缺乏否定的一个特征。选择肯定与选择否定的意义是对等的,这在英语的小句中就有一定的体现,例如,英语中的否定形式常常不是单独的一个成分,而是与限定成分融合为一体的一个成分,如:*can/can't*,*will/won't*,*do/don't*,*was/wasn't* 等。

这种融合只出现在有限定成分的小句中。如果没有限定成分,则不能与其他成分融合为一体。这表明了归一性与语气的系统关系。携带肯定和否定的特征是命题或者提议中的言语功能成分。所以,当我们加附加疑问成分时,其意义是:“请检查!”并且典型的附加疑问形式是把归一性进行反向处理,例如:

(50) a. You know them, don't you? I didn't hurt you, did I?
b. Keep quiet, can't you! Don't tell him, will you?

如果附加疑问的归一性保持不变，它表示断言性，而不是寻求确认。

(51) It's you, is it?　　　　They won't pay, won't they?

正是这种附加疑问的反向特点能够使我们确认是否小句中还有其他表示否定的成分。如果附加疑问的归一性与小句的相同，这说明小句中有其他成分表示否定，例如：

(52) a. There is <u>no more</u> paper in the box, <u>is there</u>?

b. They <u>never</u> came back again, <u>did they</u>?

c. It <u>seldom</u> works that way, <u>does it</u>?

d. <u>No one</u> with any sense would behave like that, <u>would they</u>?

在这里，*no more*、*never*、*seldom* 和 *no one* 显然都表示否定的意义。但是如何否定不是出现在语气中，而是出现在剩余部分中，则不会影响小句中附加疑问的归一性，例如：

(53) a. It's a question that's never really been addressed, isn't it?

b. She could have not known about it, couldn't she?

c. Well you cannot go, can't you?

在是非疑问语气中，也可以有肯定和否定，但否定的形式并不是有标记的，而只是表示讲话者更期待听话者给予肯定的回答：

(54) a. Haven't you seen the news? (I think you have.)

b. Aren't those potatoes done yet? (They should have been done now.)

c. Aren't you pleased with it? (I hope you are.)

英语的答语是根据归一性确定的，所以不代表听话者是否同意问题中的意见。但在汉语、法语和德语中都有相反的模式，例如：

(55) 你还没有吃饭?　　　　——不，我吃了。

最后，谈谈 *yes* 和 *no* 的功能。它们可以直接表示肯定和否定，但它们在小句中有不同的功能。如果它们表达言语功能，它们是情态附加语；如果不是，则是接续语，不包括在语气结构之内。

yes 和 *no* 都可以在回答问题、对陈述做出反应、执行命令、接受提

供时起到陈述的功能。这时，它们是语气附加语，在语音上重读，经常是信息的中心，同时也有不同的省略形式：

It's Tuesday, isn't it?

(a)

no
语气附加语
语气

(b)

no,
语气附加语
语气

it	isn't
主语	限定成分
语气	

(c)

no	It	isn't
语气附加语	主语	限定成分
语气		

图 5—19 yes 和 no 的功能

另外，*yes* 和 *no* 都可以在小句的句首做接续语，是谋篇主位；还可以回答呼语，如：

(56) They're late. Yes, they usually are.

Paddy! Yes!

5.4.2 情态

人际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讲话者对自己讲的命题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作的判断，或在命令中要求对方承担的义务，或在提议中要表达的个人意愿。人际意义的这一部分是由语法的情态系统来实现的。

5.4.2.1 命题

在命题中，意义的归一性表现为断言和否定。断言表示"这是"；否定表示"这不是"。这应该属于概念功能。但在两者之间有两种可能性：(1)不同值的概率(如 *possibly*, *probably*, *certainly*)，(2)不同值

的频率（如 *sometimes*, *usually*, *always*）。前者相当于“或者是，或者不是”，即“可能是；可能不是”，再加上不同程度的可能性。后者相当于“既是，又不是”，即“有时是，有时不是”，再加不同值的频率。狭义的情态只指这些不同值的概率和频率。

在英语中，概率和频率都可用相同的三种方式来表达：(1)用动词词组中的限定性情态动词表达，如 *that will be John he will sit there all day* 一句中的 *will*；(2)用表示概率或频率的情态副词表达，如 *that's probably John* 中的 *probably* 和 *he usually sits there all day* 中的 *usually*；(3)两者并用，如 *that'll probably be John he'll usually sit there all day* 一句中的 *will probably* 和 *will usually*。

在陈述句中，情态表达讲话者的意见，如 *That will be John* 的意义是 *That's John I think*. 而在疑问句中，情态表示征求听话者的意见，如 *Will that be John*? 的意义是：*Is that John do you think*?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高值的情态词（如 *certainly*, *always*）也不如极性形式肯定。例如，*That's certainly John* 就不如 *That's John* 更肯定，*It always rains in summer* 不如 *It rains in summer* 的不变性强。

5.4.2.2 提议

在提议中，意义的归一性表现为规定和禁止。规定表示“做此事”，禁止表示“不能做此事”。在此，也有两种可能性介于两者之间。哪一种起作用取决于小句的言语功能是命令还是提供。(1)在命令句中，中介值代表不同程度的义务（*allowed to*/*supposed to*/*required to*）；在提供句中，中介值表示不同程度的意愿（*willing to* /*anxious to* /*determined to*）。这些不同值的义务和意愿称为意态。由此可见，广义的情态也包括意态，即狭义的情态指表达命题的情态，意态指表达提议的情态。

义务的意愿在英语中都可用两种方式来表达：(1)用限定性情态动词表达，如 *you should know that* 与 *I'll help him* 中的 *should* 和 *will*；(2)用谓语的延伸部分表达：(i)通常由被动词词组表达，如 *you are supposed to know that* 中的 *supposed to*；(ii)通常由形容词表达，如：*I am anxious to help him* 中的 *anxious to*；但两者不能并用。

明确的肯定提议或明确的否定提议都表达讲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物品和服务交流。讲话者(1)或者主动要求做某事，如 *Shall I go home*? (2)或要求听话者做某事，如 *Go home*! (3)或建议两人一同做

某事,如 *Let's go home*. 除起誓或祷告外,很少用第三人称。然而,含意态的小句,虽然也频繁地以命令、提供和建议的形式出现,却常常用第三人称。这些小句是讲话者向其他人作的有关义务和意愿的陈述,如 *John's supposed to know that Mary will help*.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起命题的作用,因为它们在向听话者传达信息,而不是传递物品和服务。但它们仍不失其修辞蕴力:如果玛丽在场,她是很难拒绝的。

表 5—10　情态与意态

交换物	言语功能		中介类型		典型体现	例子
信息	命题	陈述	情态	概率 (possible/probably/certain)	限定性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 (以上两者)	They must have known. They certainly know. They certainly must have known.
		提问		频率 (sometimes/usually/always)	限定性情态动词 情态动词 (以上两者)	It must happen. It always happens. It must always happen.
物品与服务	提议	命令	意态	义务 allowed/supposed/required)	限定性情态动词 被动谓语动词	You must be patient. You're required to be patient.
		提供		意愿 (willing/anxious/determined)	限定性情态动词 谓语形容词	I must win. I'm determined to win.

表 5—10 总结了情态和意态这两个语义系统,及其在英语小句中的典型体现,但这只是对语法中这一极丰富和复杂的领域的一个简略描述。在情态和意态两者中还有更细微的差别可区分。例如 *it must hurt* 与 *it obviously hurts* 之间有区别;*must you do that?* 与 *you insist on doing that* 之间也有区别。别外,以上我们只是从肯定的角度来探讨的。同样,我们还可以从否定的角度来探讨,即探讨如何表达否定的程度,而

不是肯定的程度。例如，*that can't be true*；*that certainly isn't true*；*you are not expected to stay*；*you needn't stay*。在频率的范畴内还有特定的副词来表示否定，如 *he seldom comes* 中的 *seldom*；*he never comes* 中的 *never*。

另外需补充的是，否定词 *not* 有两个功能：限定性否定词和情态副词（例 57）。如作情态副词，否定词要重读，也可以是语调重心（例 58）。

(57) //I will/not al/low it//

(58) //We were/not im /pressed//

在英语非限定性小句中只有情态否定词。情态否定词可以单独作语气成分，也可与主语一起作语气成分，如图 5—20。

for John not never	to win having been told
主语	谓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 5—20　非限定性小句中的否定成分

情态与语气和归一性的关系可以由图 5—2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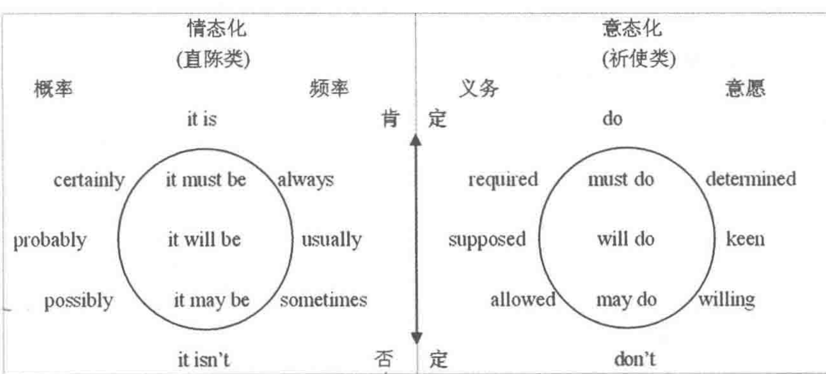


图 5—21　情态与语气和归一性的关系

5.4.3　情态评价

在英语中，归一性和情态都是语法化程度很高的，特别是英语的

情态动词，已经发展成与其他动词不同的语法特性，成为一个封闭的表示情态意义的语法系统。但英语的情态评价不仅包括情态动词，还包括人际附加语。

人际附加语就是情态附加语，在小句结构中实现人际功能。情态附加语，根据其语义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组：语气附加语（mood adjunct）和评述附加语（comment adjunct）（见表 5—11）。

表 5—11　元功能与附加语

元功能	附加语类型		在语气结构中的位置
概念功能	情景附加语		剩余部分
人际功能	情态附加语	语气附加语	语气
		评论附加语	评论
谋篇功能	连接附加语		语气结构之外

5.4.3.1　语气附加语

语气附加语和限定动词的意义相关。在英语中，可表达概率（如 *probably*，*surely*），频率（*always*，*often*），确信（*certainly*，*surely*），意愿（*gladly*，*readily*），时间（*yet*，*still*），以及强调（*just*，*simply*）。它们通常位于主语与限定动词之间，如 *She probably hasn't arrived* 一句中的 *probably*。

在英语中，这组附加语有时出现在句首，有时出现在句尾。但无论在哪个位置上，都是语气成分的一部分（见图 5—22）。

Probably	She	just	hasn't	seen	it	yet
附加语	主语	附加语	限定成分	谓语	补语	附加语
				剩余部分		
语气						

图 5—22　语气附加语

语气附加语包括三个次范畴：时间（temporality）、情态（modality）和强度（intensity）。时间和情态与限定成分中的时态关系密切，而强度则和期望相关。一是期望值高、低或者完全符合：*I entirely disagree*；*I don't entirely agree*；二是与期望的相反，包括限定于或超过所期望的值。其意义是："不比……多""不超过"或者"还包括""到……为止"，如：

(59) a. This time, however, it **almost** came unstuck.

b. It suggested, **in fact**, that Miss Kind is a very much better harpsichordist than this recital as a whole revealed.

语气附加语系统可以由图 5—23 表示。

5.4.3.2 评论附加语

在英语中,评述和连接附加语一样,通常出现在句首、句尾、主位与述位之间或语气和剩余部分之间。当出现在句中时,通常位于两个信息结构之间。它们与语气附加语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两者的区别是:评论附加语与语气的关系不十分密切。它们只出现在直陈语气之内,表达讲话者对整个命题,或者对言语功能的态度。也就是说,评论的重点可能是概念功能上的,也可能是人际功能的(见图 5—24)。

(1)命题类:命题类附加语只出现在陈述句中。它和语气附加语出现在相同的位置上,但原因不同:它们与语气结构的结合不密切,而是主要在于对小句结构的组织需要。特别是它们通常出现在信息结构之间,表示两个信息结构的分界线,所以出现在小句中间,后面跟信息的中心。此外,它还出现在句首作主位,或者在句尾作附加成分,如:

(60) a. //**Unfortunately**,//the doctor hasn't left an **address**.//

b. //The **doctor**, unfortunately,//hasn't left an **address**.//

c. //The doctor **hasn't**, unfortunately,//left an **address**.//

d. //The doctor hasn't left an **address**, unfortunately.//

在这类评论附加语中,讲话者或者评论整个命题,或者评论主语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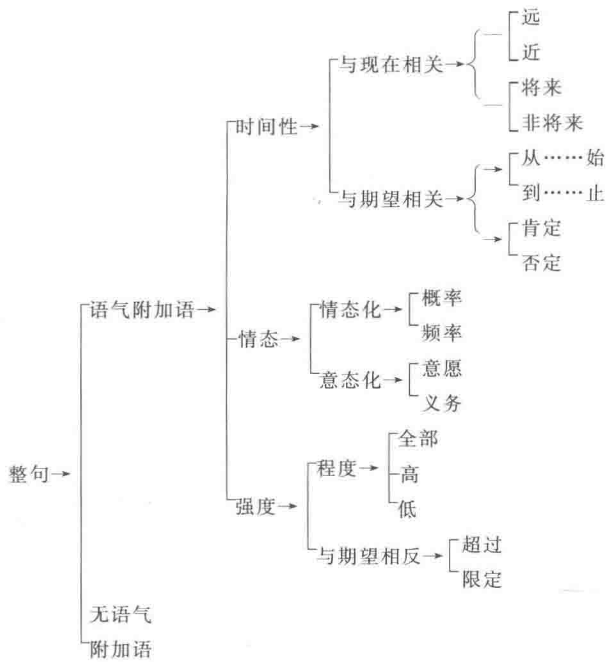


图 5—23　语气附加语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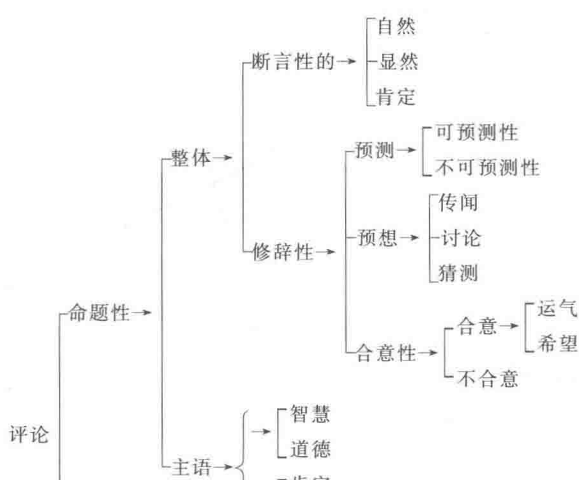


图 5—24　评论附加语系统

（2）言语功能类：这类附加语或者出现在陈述句中，或者出现在疑

问句中，但在陈述句中要改变情态的取向：表达讲话者的观点；在疑问句中，它们用以寻求听话者的观点。它们的位置十分受限，通常出现在句首或者句尾，例如：

(61) a. **Frankly**, were you surprised at the outcome?

b. Were you surprised at the outcome, **frankly**?

言语功能类还有两个次范畴：有修饰的和无修饰的。修饰类密切与投射相联系，可由 *speaking* 扩展，如 *generally speaking*，并且，如果有其自己的语调单位，通常是调 4。无修饰的评论附加语，即不能后接 *speaking*，或者是表达精确程度的，或者是提示肯定和接受的。

5.4.4 隐喻情态和情态的取向

上面谈到，情态意义大都是由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以及谓语的延伸部分来表达的。但这不是唯一的表达情态的方式。情态意义也可由小句来表达。韩礼德称这种现象为“隐喻”(metaphor)。例如，*it probably is so* 与其隐喻变体 *I think it is so* 的意义是一致的。把 *I think* 看作情态成分是因为此句的命题并不是 *I think*，而是 *it is so*。这一点可由英语的附加疑问来证实：我们说 *I think it is going to rain, isn't it*？而不说 *I think it is going to rain, don't I*？

另外，情态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表达。韩礼德称其为“取向”(orientation)(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 619)。取向可分为四种(详见图 5—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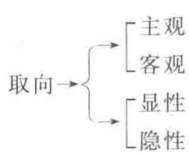


图 5—25 情态的取向系统

显性主观取向和显性客观取向都是隐喻性的，即由小句来表达的。与其相对应的为非隐喻性情态，即由情态动词或情态副词表达的情态。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由介词短语表达的情态，如 *in my opinion*, *in all probability*。但在这个系统中有两个空白点：没有显性频率和显性意愿。

情态和意态的类别与取向系统的关系可用表 5—12 表示。

表 5—12 取向及类型

	主观	主观	客观	客观
	显性	隐性	隐性	显性
情态:概率	I think (in myopinion) Mary knows	Mary'll know	Mary probably knows	Isn't likely Mary knows
情态:频率		Fred'll sit quite quiet	Fred usually sits quite quiet	It's usual for Fred to sit quite quiet
意态:义务	I want John to go	John should go	John's supposed to go	It's expected that John goes
意态:意愿	(I under-take for Jane to help)	Jane'll help	Jane's keen to help	It's pleasure for Jane to help

情态的第三个变项是情态的值,分高、中、低三级(详见表5—13):

表 5—13 情态的三级值

高	概率 certain	频率 Always	义务 required	意愿 determined
中	probable	Usually	supposed	keen
低	possible	Sometimes	allowed	willing

在中值情态中,否定词可以在命题与情态之间自由转换:

(62) It's likely Mary doesn't know/It isn't likely Mary knows.

(63) Fred usually doesn't stay/Fred doesn't usually stay

在高值或低值情态中,当否定词在命题和情态之间转换时,情态的值会由高向低或由低向高转化:

(64) It's certain Mary doesn't know/It isn't possible Mary knows

(65) It's possible Mary doesn't know/It isn't certain Mary knows.

情态的值系统可用图 5—26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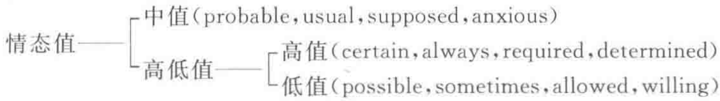


图 5—26　情态值系统

最后,情态系统可以由图 5—27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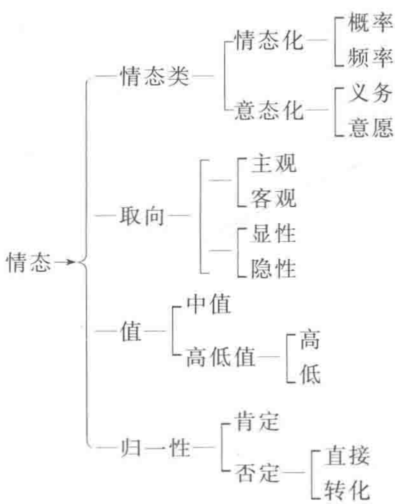


图 5—27　情态的系统网络

这个系统可以生成 144 种情态值(4×4×3×3)。其中的 30 种将由图 5—28 表示。

另外,还有一种语义范畴,虽然不属情态范畴,但与其密切相关,而且采用同样的表达方式。这就是"潜在性"(potentiality)。例如,*John can do it* 的意义是"*it is possible for John to do it*",即"他有能力,或没有人妨碍他做此事"。鉴于从语义上讲,表潜在性的成分仍隶属于情态系统,韩礼德视其为情态的另一种类型。在英语中,潜在性可分为三类:隐性主观取向,由 *can* 来体现(无明确主观取向);隐性客观取向,由 *is able to* 来体现;显性客观取向,由 *it is possible*(*for*...)来体现。

类别:概率		值	类别:义务	
肯定命题	否定命题		肯定义务	否定义务
[that is John]	→ [that isn't John]		[do that]	→ [don't do that]
1. That must be John. 2. That certainly is John.	7. That can't be John. 8. That certainly isn't John. 9. It isn't possible that's John.	高	16. You must do that. 17. You're required to do that.	22. You can't do that. 23. You're required not to do that. 24. You're not required to do that.
3. That will be John. 4. That probably is John.	10. That won't be John. 11. That probably isn't John. 12. It isn't probable that's John.	中	18. You should do that. 19. You're supposed to do that.	25. You shouldn't do that. 26. You're supposed not to do that. 27. You're not supposed to do that.
5. That may be John. 6. That possibly is John.	13. That needn't be John. 14. That possibly isn't John. 15. It isn't certain that's John.	低	20. You can do that. 21. You're allowed to do that.	28. You needn't do that. 29. You're allowed not to do that. 30. You're not required to do that.
[that isn't John] ←	[that is John]		[don't do that] ←	[do that]

图 5—28　肯定和否定的命题和提议中的概率和义务

如上所述,显性主观情态形式和显性客观情态形式都是隐喻性的,因为它们都是以命题的形式来表达情态的。情态表达讲话者对断言的有效性,或者对提议的正误的意见,其适当的形式应是命题的附加语,而不是命题本身。但讲话者常常采用把它的观点装扮成命题本身(显性主观取向),或使其看起来不是个人观点(显性客观取向)的方式来突出自己的意见。

在人际交流语法中,情态特征十分重要,因为整个情态系统依赖一种明显的谬误现象——当我们说"肯定"时,实际上我们并不肯定。如果你无意识地认为玛丽走了,你说"玛丽走了"。如果你附加上一个高值的概率,例如"玛丽肯定走了","我敢肯定玛丽走了","玛丽一定走了",等等,这意味着你对此事还不很肯定,因此,主观隐喻通常以全值出现(I'm sure, I think, I believe 等)。客观隐喻通常表达高值概率或义务,因为它们都是把个人观点装扮成客观肯定性和必要性的不同方式。

5.5　语气成分的略用

5.5.1　省略

如上所述,英语对话通常是由小句的语气向前推进的。对主语的确认、归一性及其值的选择——都得由包含语气成分的小句来体现,而剩余部分在起始句中出现后,便可略去,或由 do 来代替(见图 5—29)。

Will you join the dance?

I	might	Do
主语	限定成分	谓语
语气		剩余部分

I	won't
主语	限定成分
语气	

图 5—29　剩余部分的省略

涉及特指提问的交流通常要引起另一种形式的省略，除所提问的成分外，其他成分都可被省略掉。

Who　killed　Cock　Robin?

I (said the sparrow)	with my bow and arrow
主语	附加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图 5—30　特指提问中的省略

通常，任何独立的英语小句都需要主语。没有主语，就无法表达英语的语气，因为英语的语气是由主语与限定成分的次序来表达的。如在 *It is raining* 中，虽然 *it* 不表达任何参与实体，但它可以把 *It is raining* 与 *Is it raining*? 区分开，所以不能略掉。然而，语调（见 5.4.3）也可区分语气。例如，陈述句通常由降调来实现；是非问句由升调来实现。这就是许多英语句子没有主语的条件之一，下面根据给予和求取两个概念探讨一下语气成分的略用。

任何小句都有一个"无标记"主语供选择。给予型（即提供和陈述）小句的无标记主语是 *I*；求取型（提问和命令）小句的无标记主语是 *you*。这样，当给予型小句无主语时，听者就自然地认为主语是 *I*，即主语相当于讲话者，如例 66 和 67 所示。

(66) Carry your bag? ('Shall I...')

—Would you? Thanks.

(67) Met Fred on the way here. ('I...')

—Did you? Where?

当求取型小句无主语时，听话者就把主语理解为 *you*，即主语相当于听话者：

(68) Seen Fred? ('Have you...')

—No I haven't.

(69) Play us a tune? ('Will you...')

—Shall I ? All right.

例(68)是个一般疑问句。它之所以没有主语是因为听话者知道主语是谁,不必明确表达出来。

在交流信息的省略句中,有时需保留限定成分来表达时态或情态,如 *Might see you this evening* 中的 *might*。在英语中,限定成分可与谓语合并,如 *Met Fred on the way here* 中的 *met*。

综上所述,陈述、提问、提供、命令这四种言语功能与语气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般来说,陈述由陈述句来体现,提问由疑问句来体现,但都有例外。命令常由祈使句来体现,但也可由含"意态"(modulation)的疑问句或陈述句来体现,例如:*Will you be quiet* 和 *You must be quiet*。至于用哪种形式,需根据语境而定,不会产生歧解。

5.5.2 零句

如果一个小句没有"语气 + 剩余部分"的结构,那么它就用以实现一个次要言语功能。这种小句称为"零句"。次要言语功能包括:感叹、呼喊、问候和警告。当然,这些功能也可以由整句来实现,但经常是由零句实现的。它们不是命题或者提议,也不必研究它们的内部结构。

感叹是比较少见的一种交流。它是由讲话者发出的一种言语信号,但不针对任何听话者。有一些是原始语言,或者非语言,如 *Wow*! *Yuck*! *Aha*! *Ouch*! 有一些是可辨认的词,甚至有可辨认的结构,如:*Terrific*! *You sad*! *God's boots*! *Bugger you*! 等。

呼喊是为了引起其他人或者被认为有人的特性的东西的注意而发出的声音。其结构功能与呼语相同,如 *Charlie*! *You there*! *Madam President*,还可以包括对呼喊的回答,如用升调的 *Yes*。

问候语是见面和离别所发出的表达交际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同时也表示话语起始或者结束的言语,包括招呼语,如 *Hullo*! *Good morning*! *Welcome*! *Hi*! 等,或辞别语,如 *Goodbye*! *See you*! 以及它们的答语;另外还可以包括祝愿语:*Your very good health*! *Cheers*! *Good shot*! *Congratulations*! 呼喊和问候都可以是小句或者名词词组。

警告语与感叹语相似,只是音质不同,但它还有明确的对象,并且是从语法完好的小句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居于整句和零句之间,

包括警告：*Look out*！ *Quick*！ *Careful*！ *Keep off* 等，和求助语，如：*Help*！ *Fire*！ *A drink*！ 等。有一些既可以看作主语，又可以看作补语的成分称为"独立主格成分"(absolute)，它们没有语气结构，在标题、标签、列单中常出现。

5.5.3 小句作主语

小句的主语一般由名词词组或者具有名词词组特点的成分担当，但有时也可以由小句来担当，如：

(70) a. To argue with the captain was asking for trouble.
b. Ignoring the problem won't make it go away.
c. That all this wealth might some day be hers had simply never occurred to her.

上例 70a 可以分析为：

To argue with the captain	was	asking for trouble
主语	限定成分	补语
语气		剩余部分
名词词组：小句为主词	动词词组	名词词组：小句为主词

图 5—31 级转位小句作主语

通常小句作主语时要出现在句尾，而由先行词 it 来占位。这已经成为常规，而把小句直接放在句首作主语成为有标记位置，如：*Crying over spilt milk is no use*.

(71) a. It was fortunate for me that the captain was no naturalist.
b. It is impossible to protect individuals against the ills of poverty, sickness and decrepitude without some recourse to the machinery of the state.
c. Doesn't it worry you that you might get stung?

这种形式与主位谓化句(thematic predication)不同，应该区分开。在主位谓化句中，其中一个成分被进行谓化主位处理，但不是小句作主语，它还可以还原为一般小句结构，但小句作主语则不能做这种处理，例如：

(72) a. It was not until fairly recently that this problem was solved.

b. This problem was not solved until fairly recently.

c. It was fortunate for me that the captain was no naturalist.

* The captain was no naturalist fortunate for me.

5.6 汉语的人际功能

语言既然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的工具,在语义中必然要表达人际功能。汉语也不例外。但每一种语言在形式层和实体层中体现这些语义功能的方式有同有异。虽然汉语具有与英语不同的形式机制来表达人际功能,但汉语与英语一样,也具有表达人际意义的多种复杂的结构,但由于篇幅所限和本书的具体目的的限制,不能对汉语的人际功能的体现方式做具体全面的阐述,只能对汉语如何体现人际功能进行简略的描写。

5.6.1 语气

汉语由于没有英语动词的限定成分,因而不存在通过主语与限定成分的配列或出现与不出现来表达语气的情况。汉语的语气不是以主语的有效性为特点的,而是由谓语动词、谓语动词的归一性、整个命题,以及对它们的评价的中介程度的有效性为特点的。所以,附加疑问句是与整个命题相关的,而不只是与主语的有效性相关。汉语也有主语,但与英语相比,其作用要小(张德禄,2009)。在语法层面上,汉语主要采用语气词、某些重复结构和附加否定成分等来表达各种语气。

从附加语气词的角度讲,一般来说,陈述语气是"无标记"语气,所以无需添加语气词(例73),但有时也可用"了"结尾(例74)。疑问语气便需要添加"吗""呢"等语气词(例75和76)。祈使句气要添加"吧"等语气词(例77)。惊叹语气则用"啊""啦"等语气词(例78和79)。

(73) 张琳是小学老师。

(74) 张老师放学后回家<u>了</u>。

(75) 张琳是小学老师<u>吗</u>?

(76) 张老师上哪里去了<u>呢</u>?

(77)（你）帮帮我们吧！
(78) 许艳梅拿到了金牌真了不起啊！
(79) 她那付打扮吓死人啦！

例 77 表明，汉语和英语一样，在表达未标记的祈使语气时，主语也是省略的。如主语出现，则为有标记的。

表示询问是非的疑问语气，也可以通过同时说出谓语或助动词的肯定形式与否定形式，即"×不×"形式来体现(例 80 和 81)，供听话者选择其一作回答。可以说，汉语的形式与语义结合得更密切。

(80) 张琳是不是小学教师？
(81) 张老师会不会游泳？

与英语一样，汉语的特殊疑问语气是通过特殊疑问词（组）来体现的，如例 82—85。

(82) 谁在厕所里？
(83) 他什么时候从成都来京？
(84) 哪里有卖这样的衬衣？
(85) 为什么李华不来上课？

所不同者，英语的特殊疑问词在句中要移到主语前（如果不是主语），但汉语的特殊疑问词（组）则出现在它所代表的小句成分的原有位置上，并不发生变化(例 86—89)。

(86) a. 谁在厕所里？
b. 在厕所里的是谁？
(87) 他打了谁？
(88) a. 他什么时候来上班？
b. 什么时候他来上班？
(89) a. 他为什么闷闷不乐？
b. 为什么他闷闷不乐？

从以上举例看，我们可以初步认为特殊疑问词（组）作主语时在句首出现，作补语时在谓语后出现，作附加语时在主语与谓语之间出现。其余的位置可认为是有标记的。这就需要结合语篇功能中的主位理论和信息理论作进一步解释。

5.6.2 情态和意态

与英语一样,汉语有相应的助动词表示情态(例 90 和 92)和意态(例 93)。

(90) 他可能上图书馆去了。
(91) 他会回来的。
(92) 他会游泳。
(93) 你必须向张老师赔礼道歉。

汉语也有表示情态(例 94)和意态(例 95)的句或结构:

(94) 他那天不在学校是可能的。
(95) 借了东西及时归还是应该的。

同样,汉语的附加语只能表示情态。

(96) 他大概迷路了。
(97) 也许他那天身体不舒服。

5.6.3 语调

汉语的语调或基调系统是建立在升降调对立的基础上,但这对立不直接与归一性相关,而是表达"已知"与"未知"的对立。降调表示"已知";升调表示"未知"。降调可分为平降(调 1)、重降(调 1a)、低降(调 1b)三类。平降调是表达肯定意义的"无标记"语调;重降调强调肯定;低降调有"肯定+赞叹"的意义。升调也可分为:平升(调 2)、高升(调 2a)、低升(调 2b)三类。平升调为表达疑问的"无标记"语调;高升调强调疑问语气;低升调有"疑问+怀疑"的意义。居于两者之间的是降升调(调 3)和升降调(调 4)。其意义与英语的调 4、调 5 相似。

汉语的语调也属人际功能,表示与语气和情态类似的语义将征,如陈述句的无标记声调是平降调。

(98) //1 他/会讲/四种/外语//

用重降调表示完全同意或信心坚定等:

(99) //1a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用升降调表示"陈述+断言":

(100) //4 那/决不会是//真的//

用降升调表示“陈述＋保留”：

(101) //3 那/会是/<u>真</u>的//

感叹句的无标记语调为重降调：

(102) //1a 那/<u>太</u>好了//

用低降调表示“赞叹或叹息”等：

(103) //1b <u>真</u>/好呀// //1b <u>真</u>/可怜//

表达命令的祈使句常用重降调：

(104) //1a <u>别</u>/动那/东西//

表达请求的祈使句是平降调：

(105) //1 晚上/到我/<u>家</u>来吧//

疑问句的无标记语序是平升调：

(106) //2 你/晚上回/<u>家</u>吗//
(107) //2 你到/<u>哪</u>儿/去啦//

用高升调表示第二次提问：

(108) //2a 他姓//<u>什</u>么//来着//

用低升调表示证实：

(109) //2b 你不/<u>去</u>啦//

第六章

功能语法:语篇功能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分别讨论了语言的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概念功能还是人际功能,最终都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因而必然受到语言本身某些特征的制约,如任何语言在实体层都要一个音一个音地、一个词一个词地体现出来,而且在一定语境下的表述都彼此相关。这种有意义的表述的集合体就是"语篇"(text)。语篇可以是一个极为简单的表述,如溺水者临危时高声喊出的"*Help*! *Help*!"但在多数情况下却需要若干句话甚至更多的话才能体现说话者根据一定语境所想表达的完整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语篇属于语义的范畴,它不是大于句子的句法单位,也不是段落。在语义层中,把语言成分组织成为语篇的功能,叫做语篇功能。

语篇功能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得到体现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

6.1 主位结构

为了研究语言交际是如何进行的,语言学家们早就对主位结构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马泰休斯认为,一个句子可以划分为"主位"(Theme)、"述位"(Rheme)和"连位"(Transition)三个部分。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往往是话语的核心内容;连位是把主位和述位连接起来的过渡成分。后来,许多语言学家继续探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大多数人主张把主位、连位和述位三个部分合并成主位和述位两大部分,把连位看作述位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语言学家提出了"主题"(topic)和"述题"(comment)这两个术语,并把它们分别与主位和述位等同起来。这种做法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反对,如韩礼德(1985)虽然也用主题这个术语,但他并没有把它与主位看作同一概念。他指出:"有些语法学家用主题和述题这两个术语来代替主位和述位,但是主题、述题的内涵是

不同的。"在他看来，主题只是一种特殊的主位，即"分句中在概念结构里具有某种功能的第一个成分"。

6.1.1 主位的分类

韩礼德根据主位本身结构的复杂程度，把主位分成"单项主位"（simple theme）、"复项主位"（multiple theme）和"句项主位"（clausal theme）三种。但他所说的"句项主位"通常只包含概念成分，因而本质上也是单项主位，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把主位分成单项主位和复项主位两种。

6.1.1.1 单项主位

所谓单项主位，指的是那些只包含韩礼德所说的概念成分而不包括人际成分和语篇成分的主位。

单项主位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第一种形式是名词词组、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这些词组的数目可以是一个，如：

(1) The man in the wilderness(T)//said to me. (R)
(2) Slowly and quietly(T)//he pushed the door open. (R)
(3) For want of a nail(T)//the shoe was lost. (R)

或一个以上，如：

(4) The Walrus and the Carpenter(T)//were walking close at hand. (R)
(5) Tom, Tom, the piper's son(T)//stole a pig and away did run. (R)
(6) From house to house(T)//I wend my way. (R)

第二种形式是小句，即韩礼德所说的句项主位，如：

(7) Give that teapot away(T)//if you don't like it. (R)
(8) If you don't like that teapot(T)//give it away. (R)

这就是说，传统语法所说的主从复合句中的主句和从句都可以成为主位。

当主位由一个小句表示时，它本身内部又可含有主位述位结构，如：

(9) If winter comes(T)//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R)

在 *If winter comes* 这个成分内部，*If winter* 是主位，*comes* 是述位：

(10) If winter(T)//comes(R)

在 *If winter* 中，*If* 是结构成分，*winter* 是主题成分。

6.1.1.2 复项主位

复项主位是由多种语义成分构成的主位。它总是含有一个表示概念意义的成分，另外还可能含有表示语篇意义和人际意义的成分。如果这三种成分都出现在同一个主位中，它们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语篇成分先于人际成分，人际成分先于概念成分。

复项主位中的语篇成分包括 *yes*，*no*，*well*，*oh*，*now* 等"连续成分"(continuative)，*and yet*，*so*，*even if*，*however* 等"结构成分"(structural)和 *therefore*，*in other words*，*as far as that is concerned* 等"连接成分"(conjunctive)。

人际成分包括 *certainly*，*to be frank*，*broadly speaking* 等"情态成分"(modal)，一般疑问句中的"限定成分"(finite)和 *John*，*Mrs. Jones*，*ladies and gentlemen* 等"称呼成分"(vocative)。

概念成分指的是"主题"(topical)成分，这个成分又可以称为"主题主位"(topical theme)，相当于主题—述题(topic-comment)这对术语中的主题，主题主位是复项主位结构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复项主位中含有上文提到的各种成分：

(11) Well but then Ann surely wouldn't the best idea(T)//be to join the group? (R)

在这个例子中，从开头到 *idea* 为止是复项主位，其余部分是述位。在这个复项主位中，*well*，*but* 和 *then* 分别属于连续、结构、连接成分，它们都表示语篇意义；*Ann*，*surely* 和 *wouldn't* 分别属于称呼、情态、限定成分，它们都表示人际意义；*the best idea* 是主题成分，表示概念意义。

当然，在言语活动中，这种各类成分齐全的复项主位并不是十分普遍的。许多复项主位都缺少某些成分。但是，主题主位是必不可少的。

6.1.2 主位结构与语气结构

英语小句中的哪些成分最容易被选作主位呢？这个问题取决于讲话者对语气结构的选择。

我们能够用英语造出千千万万结构不同的句子。但是，从语气的角度来说，这些句子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直陈语气"和"祈使语气"(参见第五章)。直陈语气又可以进一步分为"陈述"和"疑问"两种。

疑问语气还可以细分为“是非疑问”和“特殊疑问”两种。祈使语气则指通常所说的祈使句。韩礼德把“感叹”(exclamative)语气也归并到陈述语气中,这种处理方式与其他一些语言学家是有区别的。

下面让我们讨论主位与语气之间的关系。

6.1.2.1 主位与陈述句

在陈述句中,主位通常是句子的主语,如:

(12) I(T)//like this poem best. (R)

(13) It(T)//isn't what I mean. (R)

(14) Whether you go or not(T)//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R)

充当这种主位最多的是 *I* 等人称代词,其次是 *it* 和 *there* 等非人称代词,然后是名词词组和名词性小句。

在陈述句中,主位也可能是句子的宾语或状语等其他成分,如:

(15) This poem(T)//I like best. (R)

(16) What tremendously easy questions(T)//you ask. (R)

(17) How cheerfully(T)//he seems to grin. (R)

(18) On top of the hill(T)//stands an old Chinese temple. (R)

(19) Suddenly(T)//the black woman put out her arms heavenward. (R)

6.1.2.2 主位与疑问句

在如何划分是非疑问句的主位和述位这个问题上,是存在意见分歧的。夸克等人(1985)认为,主位仅由动词限定成分构成。韩礼德(1985)则认为,一般疑问句的主位往往是由动词的限定成分加主语这种“双重主位”(two-part theme)构成的,如:

(20) Can you(T)//find me an acre of land? (R)

(21) Is anybody(T)//at home? (R)

双重主位是复项主位的一种。

特殊疑问句的主位通常由疑问词本身构成,如:

(22) How(T)//did you do it? (R)

(23) Where(T)//has my little dog gone? (R)

有时候,疑问句的主位也可以由其他成分充当,如:

(24) After tea(T)//will you tell me a story? (R)

(25) In your house(T)//who does the cooking? (R)

这里的 *After tea* 和 *In your house* 都是有标记主位（参见 6.1.3）。

6.1.2.3　主位与祈使句

祈使句的基本功能是表示讲话者要受话者做某事，或者表示讲话者要受话者和自己一起做某事。因此，主位通常是 *you* 或者 *let's*，如：

(26) You(T)//keep quiet! (R)
(27) Let's(T)//go home now. (R)

然而，除了表示强调外，*you* 在祈使句中一般是省略的。对不带 *you* 的祈使句有两种分析方法：

一、把整个祈使句看作述位，把未出现的 *you* 看作省略的主位，如：

(28) (you)(T)//Keep quiet! (R)

二、由于主位与小句的首位往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可以把祈使句的第一个词项即动词划为主位，其余部分为述位，如：

(29) Keep(T)//quiet! (R)

如果祈使句是否定式，则把 *do* 和 *not* 放在一起划为主位，如：

(30) Don't(T)//argue. (R)

带 *let's* 的否定祈使句的主位仍然是*let's*，*not* 划归述位部分，如：

(31) Let's(T)//not argue with him. (R)

如果否定祈使句带有主语 *you*，则把 *don't you* 看作是一个双重主位，如：

(32) Don't you(T)//worry! (R)
(33) Don't you(T)//open the door. (R)

6.1.3　无标记主位与有标记主位

当充当小句主位的成分同时充当小句的主语时，这样的主位叫做"无标记主位"(unmarked theme)。这种主位通常出现在陈述句中：

(34) He(T)//dictated his will. (R)
(35) Love(T)//will come but once in a life. (R)
(36) What the duke give to my aunt (T)//will be that teapot. (R)

有时候也可以出现在以疑问词作主语的特殊疑问句中：

(37) Who(T)//broke the window? (R)

(38) What(T)//has happened? (R)

如果主位不是小句的主语，这样的主位就称为“有标记主位”(marked theme)。这种主位在陈述句和特殊疑问句中都可能出现，如：

(39) Me(T)//they blame for it. (R)

(40) What they could not eat that night(T)//the Queen next morning fried. (R)

(41) What(T)//do you mean? (R)

(42) What(T)//is the price? (R)

(43) Despite the limitations of Sanskrit(T)//it was in this language that court literature still flourished. (R)

(44) How(T)//did you fulfill that heavy task ahead of schedule? (R)

在例 39－41 中，有标记主位和宾语叠合。在例 42 中，有标记主位是小句的表语。在例 43－44 中，有标记主位是小句的状语。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人们往往把无标记主位用作话语的起点。但是，如果为了达到强调某个成分的目的，讲话者也可以选择有标记主位。韩礼德(1985)曾举过这样的例子：

(45) We are aware of our responsibility to our critics.
We are also aware of our responsibility to the author, who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authoriz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se pages. This responsibility we accept wholly, and we would willingly bear it alone.

这两段话摘自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序言。序言的译者把 this responsibility 这个本来可以放在动词 accept 后面作宾语的名词词组移到句首，使它成为一句话的起点，既总结了他们在序言上文中提到的把索绪尔学生的课堂笔记整理出版以宣传索绪尔语言理论这一重大的责任，又由此引出了他们自愿承担这个责任的坚定决心，起到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6.1.4 主位推进与信息流动

在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中，主位结构被看作是小句的语义结

构，因此韩礼德总是在小句的层面上讨论主位和述位的切分及其与信息结构的关系。但是，一旦我们进入语篇层面，就会发现这种做法是有局限性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的并不仅仅是每个孤立的小句包含什么主位结构，而是要知道整个语篇的主位是如何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以及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ion）模式是如何影响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的。下面，让我们先介绍几种常见的主位推进模式，然后论述主位推进模式与信息流动之间的关系。

6.1.4.1 常见的主位推进模式

最常见的主位推进模式有以下四种。第一个类型是放射型，即几个句子的主位相同，而述位各不相同，如图 6—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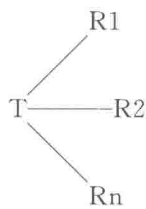


图 6—1

例子有：

(46) Mary is from London. She is 20 years old. She is now studying Chinese at Peking University.

(47) Tokyo is a city. It is a big city. It is the capital of Japan.

第二个类型是聚合型，即几个句子的主位各不相同，但述位一致，如图 6—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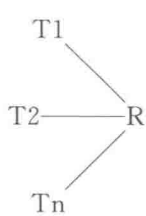


图 6—2

例子有：

(48) China is in Asia. Japan is in Asia. And India is in Asia, too.

(49) John likes football. Jimmy likes football. Every man likes

football.

第三个类型是阶梯型，即后一个句子的主位是前一个句子的述位，如图 6—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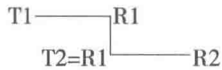


图 6—3

例子有：

(50) Mary bought a carpet. It was made in Turkey. Turkey is a country in Asia.

(51) We visited the Great Wall. The Great Wall i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China has witnessed many changes since the Great Wall was built.

第四个类型是交叉型，即后一个句子的主位和述位与前一个句子的主位和述位相互交叉或部分交叉，如图 6—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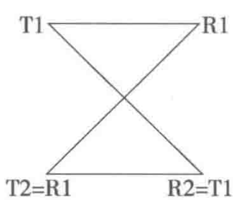


图 6—4

例子有：

(52) Mary bought a carpet. It was very expensive. Mary liked expensive things.

(53) Norman Logan paid for his apple pie and coffee, then carried his tray toward the front of the cafeteria. From a distance, he recognized the back of William Tritt's large head. The tables near Tritt were empty, and Logan had no desire to eat with him, but they had some unfinished business that Logan wanted to clear up.

在语篇中，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多种模式混合使用的情形。无论是哪一个语篇，为了照顾信息和合理安排，并避免形式的单调，都不会自始至终使用同一个模式。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主位模式推进是否与题

材和体裁相关。以体裁为例，是否某一类体裁更倾向于使用某一种推进模式，是否某一类体裁更喜欢使用某一类词汇担任句子的主位。前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体裁的选择对主位模式的使用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例如，旅游指南通常以地名和时间作为句子的主位。

6.1.4.2　主位推进模式与信息流动的关系

研究主位结构不仅仅是为了知道句子的语义结构由哪两个部分组成，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掌握讲话者通过语言所传递的信息在语篇中的分布情况。我们如果能正确划分构成某个语篇的各个小句和小句复合体的主位和述位，就可以发现讲话者的起点是什么，想要传递的信息又是什么。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主位所表达的信息是已知信息(Given)，述位所表达的信息是新信息(New)(详见 6.2)。有了这个模式，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一段话所要表达的是哪些内容。下面请看一段实例的分析：

(54) I(T1)//was mugged a week ago(R). I(T2 = Tl)//drove home from my job at a radio station and parked my car in my garage at 6:15(R). It(T3)//was still light out(R). As I started to open the door of my car(T4),//I heard quick steps(R). Suddenly(T5)//a young man had jammed his body halfway into my car(R). And he(T6 = T5)//had a gun in his hand(R).

这是描写一名妇女在回家途中遭人抢劫的开头一段。它是沿着这样的思路逐步展开的：讲话人先从自己(*I*)说起，接着交代天色(*It*)和时间(*As I started to open the door of my car*)，随着 *Suddenly* 一词的出现，话题便从 *I* 转向了he。然后，我们再顺着这条思路，看一看述位部分的内容，讲话人一周以前到底有过何种遭遇，也就一目了然、不言而喻了。

6.2　信息结构

信息指的是发话人传递给受话人的音信(message)的内容。它是信息理论研究的对象。

信息理论这门专门研究信息传递的学科是由香农(C. Shannon)等人创立的，在通信工程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最初把信息理论运用到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的布拉格学派。马泰休斯等人从句子功能的角度出发，对称为"交际动态论"(communicative dynamism)的信息结构理论进行了初步而有益的探讨，但当时反应并不强烈。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韩礼德结合语篇功能和篇章结构的研究，把信息理论在语言学中的应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才引起了许多语言学家、话语分析学家、文体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广泛注意。

6.2.1 信息结构的基本含义

信息结构是把语言组织成为"信息单位"(information unit)的结构。信息单位是信息交流的基本成分。所谓信息交流，即言语活动过程中已知内容与新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已知内容指的是言语活动中已经出现过的或者根据语境可以断定的成分，称为"已知信息"。新内容指的是言语活动中尚未出现或者根据语境难以断定的成分，称为"新信息"。可以这样说，信息结构就是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信息单位的结构。

6.2.2 信息结构的体现形式

我们在讨论主位结构时曾经指出，主位结构与信息分布具有紧密的联系，主位所表示的信息往往是已知信息。但是，由于主位与已知信息、述位与新信息并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我们不能把语言成分出现的前后顺序看作研究信息分布的惟一标准。

在 § 5.4 中，我们已经知道用来体现语调功能的声调、调群、音步等基本概念，信息结构就与这些音系层的基本概念有关，因为在调群里包含若干个音步，其中总有某一个音步，尤其是该音步的第一个音节，表示主要的声调变化：升、降、升转降、降转升等等。这个特征称为"声调重音突出"(tonic prominence)。被突出的成分叫做"信息中心"(information focus)。所谓信息中心，即为新信息之"最高点"(culmination)，标志着所在信息单位的新信息到此结束，例如例 55 中的 *love*(注意：//为信息单位界限线；/为音步线；ˆ 为停顿；～为重音突出，即新信息最高点)：

(55) // ˆ it/needs to have/love//

信息中心所传递的信息，比其他部分所传递的信息更加突出、更加重要。换言之，信息中心所传递的信息，是信息单位所要传递的最

为重要的信息。

在书面语中，信息结构可以由标点符号来表示。但是，标点符号并不能充分表达信息，所以说，大多数标点符号的运用，实际上是信息结构（音系）与句子结构（语法）两个层次之间的折衷。

6.2.3 信息结构的基本特点

在言语活动中，讲话者是通过调群构成信息单位，然后又以连贯的调群构成独立的语篇的。因此，要认识信息结构的基本特点，重点在于弄清信息单位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特点。

6.2.3.1 信息单位的构成

信息单位的构成形式是：（已知信息）—新信息。这就是说，在每个信息单位中，都必须有一个新信息，没有新信息的单位是不完整的，也往往是不能成立的。而已知信息则是可以取舍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56) —Who saw the play yesterday?

(A)—John.

(B)—John saw the play yesterday.

在回答 *Who saw the play yesterday*? 这个问题时，答案（A）由一个新信息单独构成；而答案（B）则由新信息 *John* 和已知信息 *saw the play yesterday* 构成。

“已知信息＋新信息”是最常见的信息单位结构。已知信息先于新信息，新信息的最高点即信息中心往往是信息单位的最后一个位置，更确切地说，是最后一个“实义词项”（lexical item），如例 55 中的 *love*。

然而，已知信息先于新信息并不是信息结构的惟一模式。有时候，新信息也可以在已知信息前面出现。讲话者为了强调某个成分或者为了其他目的，可以把新信息作为讲话的起点，如下例中的 *suggest* 和 *see*：

(57) You say “Madam isn't it beautiful?”//If/you sug-/gest it's/beautiful//they/ see it as/beautiful. //

在这个例子的最后两个分句中，*if you suggest* 是新信息，*it's beautiful* 是已知信息；*they see* 是新信息，*it as beautiful* 是已知信息。*It* 和 *beautiful* 在前面的一个小句中已经出现过，所以在这两个

小句中就变成已知信息了。

例 57 的信息中心不是信息单位的最后一个实义词项。这种现象称为有标记信息中心。而信息中心是信息单位最后一个实义词项的现象，称为无标记信息中心，如例 55 中的 *love*，例 58 中的 *London* 和例 59 中的 *William Shakespeare*：

(58) —Where does your father work?

—He works in London.

(59) This poem was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含有标记信息中心的信息单位有时具有对比的功能。我们把例 57 中的 *you* 和 *they* 划为新信息，并非因为它们未曾在上文中出现，而是因为它们具有对比的作用。再看一例：

(60) a. He fell into the pond.

b. He fell into the pond.

c. He fell into the pond.

在例 60a 中，最后一个实义词项 *pond* 是新信息的中心。因此，例 60a 是一个无标记信息结构。但是，例 60b 和例 60c 的信息中心都不是 *pond* 而分别是 he 和 *fell*。在例 60b 中，代词 *he* 重读，使句子的含义有别于例 60a，强调是他而不是别人掉进了池塘。在例 60c 中，动词 *fell* 重读，使句子的含义既有别于例 60a，又不同于例 60b，强调他这个人是无意中掉进池塘，而不是故意跳下去，也不是被人推下去的。

6.2.3.2 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的界限

当信息单位是由"已知信息＋新信息"或者"新信息＋已知信息"构成时，我们可以借助于突出的声调判断信息中心的位置。值得探讨的是，除了信息中心以外，前后还有哪些成分属于新信息，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的界限在哪里。让我们通过实例的分析去寻找正确的答案。先看一个脱离了上下文、脱离了语境的小句：

(61) ˆ now/silver/needs to have/love//

根据声调，我们可以断定 love 是信息中心。但是，就这句话本身而言，我们尚难断定 love 前面的成分是否都属于已知信息，如果不是，新信息又是从哪里开始的。

这个例子说明，单纯靠声调还不足以划分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的界限。这就是说，还有其他途径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途径就是言语活动的上文与语境。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碰到脱离语境的语

篇。有了上文和语境,分析信息结构就方便多了。例如,刚才讨论的那句话是有上文的:*In this job Anne we're working with silver. Now silver needs to have love.*

这段话的语境是一家百货公司银器部的女经理向新来的雇员讲述生意的性质以及注意事项。有了上文和语境,再加上声调,我们就可以看出 *love* 是信息中心,新信息是从 *need* 开始的:

//now/silver/needs to have/love//

Given	New

图 6—5

从该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信息单位中信息中心以外的成分并不一定都是已知信息。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借助于节奏分析,来判断信息中心以外的成分是已知信息还是新信息。让我们比较例 62 和例 63:

(62) I'll tell you about silver. It needs to have love.
it/needs to have/love//

(63) I'll tell you what silver needs to have. It needs to have love.
//it needs to have/love//

在例 62 中,*needs* 是所在音步的第一个音节重读,标志着新信息的开始。在例 63 中,*needs* 是所在音步的轻读音节,它是已知信息。

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已知信息成分都以轻读为标记,例如,例 61 中的 *silver* 一词作为实义词相对地说是重读的。

6.2.3.3 信息单位的规模

如上所述,信息单位是由必不可少的新信息加上可以取舍的已知信息构成的,其表现形式是调群。信息单位的规模大小可以根据调群本身的长短来判断。很多情况下,调群的长短与小句的长短是一致的,如:

(64) //John saw the play yesterday//

有时候比小句短,如:

(65) //John//saw the play yesterday//

有时候比小句长,如:

(66) //John saw the play yesterday but said nothing about it//

由此可见，调群的长短与小句的长短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信息单位的规模不受语法等级关系（如词素、单词、词组、小句等）的限制。

6.2.4 信息结构与主位结构

信息结构和主位结构同属语言的语篇功能部分，而且都与信息传递紧密相关。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与小句的关系。如例 65—66 所示，信息结构不受小句结构的限制，信息单位和小句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然而，如例 1—54 所示，主位与小句之间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它总是作为小句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的。

第二，体现形式。信息结构的体现形式主要是语调，在语调曲线上处于最高位置的是信息中心即最重要的新信息。而主位结构的体现形式则是小句中各个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

第三，出现次序。在信息结构中，已知信息一般先于新信息，但并不尽然。有时候，新信息也可以在已知信息前面出现。而在主位结构中，主位由其本身含义所决定，总是先于述位出现。述位先于主位出现的模式是不存在的。

第四，能否省略。信息结构中的新信息不能省略。已知信息必要时可以省略，如下图括号中的 *saw the play yesterday*：

—Who saw the play yesterday?
—John (saw the play yesterday).

New	(Given)

图 6—6

主位结构中的主位省略（如图 6—7）、述位省略（如图 6—8）都是可能的：

Hope to hear from you soon.

(Theme)	Rheme

图 6—7

—Who broke the window?
—My brother (broke the window).

Theme	(Rheme)

图 6—8

第五，衡量标准。在信息结构中，已知信息是指"你"即受话者从言语活动的上文或语境中已经知道的内容，新信息是指"你"即受话者还不知道的东西。

在主位结构中，主位是"我"即讲话者讲话的起点、谈论的题目，述位是指"我"即讲话者围绕起点、题目所要讲述的内容。

已知信息/新信息以受话者为标准(hearer-oriented)，而主位/述位则以讲话者为标准(speaker-oriented)。

第六，与言语活动上文的关系。信息结构与言语活动上文的关系十分密切，离开上文，很难说有什么新旧信息之分。主位结构是小句内部组织的信息结构，如何切分主位和述位与上文的关系并不紧密。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信息结构与主位结构之间有明显的区别。然而，两者在语义功能上却有着紧密的联系。讲话者选择哪些成分做主位，选择哪些成分做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文的影响。一般说来，讲话者通常选择那些已经在上文中出现过的成分做主位，选择那些尚未在上文中出现过的成分做述位，从而使主位表达已知信息，使述位表达新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信息中心通常都位于句末的原因所在。如：

// ^ you were to blame//

Theme	Rheme
Given	New

图 6—9

在图 6—9 中，说话人强调的是"责备"，然而，这并不是惟一的组合方式，讲话者也可以把新信息用作主位，而把已知信息置于述位之中，如图 6—10 中，强调该责备的人是 *you*。

// ^ you were to blame//

Theme	Rheme
New	Given

图 6—10

6.2.5 信息结构与衔接关系

信息结构与衔接(cohesion)关系是语篇功能内部的两个概念不同的次系统。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属于结构形式(form of

structure)。信息结构是一种语义结构形式。在这个结构中，语篇的每一个成分在已知信息/新信息的框架中，均具有一定的功能，即不是已知信息就是新信息。虽然信息结构不受语法成分等级关系的约束，但由于其本身有自己的语义结构，因此仍不失为一种结构形式。而衔接关系不是结构形式。它是运用照应、省略、替代、连接和词汇衔接等手段，把语篇中结构上互不相关，但语义上互相依赖的各个成分联成一体的一种语义关系。

6.3 衔接

先看两组句子：

(67) I bought six apples yesterday. I put them in the refrigerator.

(68) I bought six apples yesterday. So the weather cleared up.

我们一看就知道，第一组句子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前后连贯。而第二组句子却前言不搭后语，令人不知所云。换言之，我们可以凭直觉和语感来判断它们是否能构成语篇。然而，语言学研究不能停留在直觉和语感的水平上。我们必须找出直觉和语感的根据，理清语言成分得以形成语篇的途径，即各种各样的衔接(cohesion)手段以及语义因素。

下面，我们将从衔接的含义、衔接的手段以及研究衔接关系的实际意义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

6.3.1 衔接的含义

衔接和语篇一样，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指的是语篇中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或者说是语篇中一个成分与另一个可以与之相互解释的成分之间的关系。当语篇中一个成分的含义依赖于另一个成分的解释时，便产生衔接关系。

衔接与词索、单词、词组、小句、句子等概念不同。前者是语义概念，而后者是语法概念。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形式。

6.3.2 衔接的手段

韩礼德(1976, 1985/1994/2004/2014)把衔接分为语法衔接

(grammatical cohesion)和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两种。语法衔接有四种:照应(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和连接(conjunction)。词汇衔接也有四种:重复(repetition),同义/反义(synonymy/antonymy),上下义/局部一整体关系(hyponymy/meronymy)和搭配(collocation)。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

6.3.2.1 照应

照应指的是语篇中一个成分作为另一个成分的参照点,如:

(69) Peter had a wife but couldn't keep her.

(70) I'll put you through into the Looking-glass House. How would you like that?

(71) Do you want to have another biscuit?

例69中的人称代词 *her* 指前面出现过的 *wife*。例70中的指示代词 *that* 指前面 *I'll put you through into the Looking-glass House* 整个小句所表达的命题意义。例71中的形容词 *another* 与上文中某个已经出现的成分或语境相呼应,含义是"你已经吃过一块或一些饼干,现在再来一块意下如何"。

从这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表示比较的词(除 *another* 外,还有 *more*,*such*,*than* 等)可以起到照应的作用。

从"方向"的角度来看,照应可以分为两种:"内指"(endophoric)和"外指"(exophoric)。内指指的是语篇中某个成分的参照点存在于语篇之中。内指可以进一步分为"前指"(anaphoric)和"后指"(cataphoric)。例69—71都是前指的例子,语言成分的参照者存在于上文之中。下面是几个后指的例子,语言成分的参照点存在于下文之中:

(72) This is the house jack built.

(73) He who hesitates is lost.

(74) I would never have believed it. They've accepted the whole scheme.

在例72中,*the house* 指的是 *Jack* 所造的房子。在例73中,*he* 指的是做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那种人。在例74中,*it* 指的是他们已经全盘接受此项计划这件事情。

与内指相反,外指指的是语篇中某个成分的参照点不在语篇内部,而在语境这个"外部"环境之中,如:

(75) Can you see that man?

例 75 中，*you* 指的是语境中的受话者“你”，*that man* 指的是存在于语境中的一个区别于讲话者和受话者的第三方。讲话者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用某种手势或其他身势语来明确表示“那一个”是谁。

6.3.2.2 省略

省略指的是把语篇中的某个成分省去不提。它是避免重复、突出新信息并使语篇上下紧凑的一种语法手段。省略的类型有三种：名词性省略，如例 76 中 *My father planned* 的后面省去了在下文中即将出现的 *all these houses*；动词性省略，如例 77 中 *I didn't* 的后面省去了在上文中已经出现的 *have to make a special trip for that*；小句性省略，如例 78 中被省略的小句 *I understand*：

(76) My father planned and my brother built all these houses.

(77) —Oh you didn't have to make a special trip for that, Mother.
—I didn't.

(78) —Do you understand?
—Yes. (I understand.)

这些被省略的成分都能从上下文中找到。然而，有些省略现象与上下文并无多大联系。在非正式文体中，句子的某些成分（尤其是位于句首的）通常省略，而不会引起误解：

(79) (I) Haven't seen you for a long time.

(80) (Is there) Anything wrong?

(81) (It is) Nice to see you again.

值得注意的是，被省略的成分与它的对应成分在结构上应当是一致的，否则一般不能省略，如下例（其中(*was*) *starting* 和 *was scared* 是两个貌似一样而实际不同的结构）：

(82) He was scared and (was) starting to run away when...

再看另外一种情况：

(83a) John likes classical music but Mary pop music.

(83b) *John likes classical music but I know that Mary pop music.

例 83a 中的 Mary 后面省去了前面已经出现的动词 likes，这个句

子是可以成立的。例 83b 省去的也是动词 likes，却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就告诉我们，被省略的成分与它的已出现（或将出现）的对应成分除了在结构上要求一致外，还应当出现在句中同一层次上。在例 83b 中，与 *John likes classical music* 属于同一层次的不是 *Mary* (*likes*) *pop music*，而是 *but I know that Mary*(*likes*)*pop music*。

6.3.2.3 替代

与省略联系紧密的是替代。所谓替代，就是用替代词去取代某一个成分，因此替代词只是形式，它的语义要从所替代的成分中去寻找。替代有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和小句性替代三种。

名词性替代指的是用替代词取代名词词组或名词词组中心词的现象，常用的替代词是 *one* 及其复数形式 *ones*，此外还有 *the same* 等。

(84) —I've lost my watch.
—Get a new one. (one = watch)

(85) —I'll have two poached eggs on toast please.
—I'll have the same. (the same = two poached eggs on toast)

(86) American food is not the same as the English kind. (kind = food)

动词性替代指的是用替代词取代动词词组或动词词组中心词。替代词是 *do* 及其变化形式(如 *does* 等)。

在例 87—89 中，被 *do* 取代的是动词词组(或称谓语)：

(87) He can cook as well as she does. (does = cooks)

(88) —Mary didn't come, did she?
—Yes, she did. (did = came)

(89) —Does Granny look after you every day?
—She can't do at weekends. (do = look after me)

替代词 *do* 常和 *so* 连用，取代谓语动词和宾语(如例 90)，或取代谓语动词和状语(如例 91)：

(90) I want to read this document. You can sign it after I've done so. (done so = read this document)

(91) He can speak French fluently, but I can't do so. (do so = speak French fluently)

在例 92 和例 93 中，被 *do* 取代的是动词词组中心词(或称谓语动

词)：

(92) He studied literature, but I did linguistics. (did = studied)

(93) He speaks French better than he does Spanish. (does = speaks)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do* 所替代的一般都是表示动作的谓语动词。

小句性替代指的是用替代词取代一个上文已出现过的名词性小句。常用的替代词 *so* 和 *not* 分别替代肯定性陈述小句和否定性陈述小句。

so 通常用在 *think*，*suppose*，*believe*，*hope* 等表示看法或猜想等动词的后面，如：

(94) —Are the Browns coming to dinner?
—I hope so. (= I hope they are coming.)

(95) —Are we late?
—I don't think so. (= I don't think we are late.)

(96) —The Yankees will win the game.
—All my friends say so. (= All my friends say that the Yankees will win the game.)

(97) —He has arrived.
—So I've heard. (= I've heard that he has arrived.)

so 也可以用在连词 *if* 的后面，替代一个分句：

(98) He will not die unless we abandon him. If so (= if we abandon him), we are indeed answerable for his blood.

在表示肯定或怀疑的时候，不可以用 *so*。试比较：

(99) —Are the Browns coming to dinner?
—I'm sure they are/I doubt if they are.

(100) —Are the Browns coming to dinner?
—? I'm sure so/I doubt so.

so 可以用在 *tell* 的后面(有时可以省略)，但不可以用在 *ask* 的后面。试比较：

(101) He told me (so)

(102) He asked me so.

小句替代词 *not* 和 *so* 一样，一般用在表示看法的动词之后，如：

(103) —The Yankees will win the game.
—Well I believe not. (= I believe they will not win the game.)

当 *not* 所替代的小句出现时，*not* 的位置便转移到表示看法的动词之前，如：

(104) —The Yankees will win the game.
—Well I don't believe they will win the game.

not 还可以和一些情态副词(如 *perhaps*、*certainly* 等)连用，其作用仍然是替代一个小句，如：

(105) —Are they coming tonight?
—Perhaps not. (= Perhaps they are not coming tonight.)

6.3.2.4 连接

连接是通过连接成分体现语篇中各种逻辑关系的手段。连接成分往往是一些过渡性的(transitional)词语，表示时间、因果、条件等逻辑上的联系，如：

(106) He'll go to Sydney and then to Melbourne. (时间关系)
(107) They'll be here in ten minutes. Meanwhile we'll have some coffee. (时间关系)
(108) She didn't know the rules. Consequently she died. (因果关系)
(109) She died. For she didn't know the rules. (因果关系)
(110) In that case, we should keep silent. (条件关系)
(111) But what makes you think so? (转折关系)
(112) Also, I must tell you what happened to him. (递进关系)
(113)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ng children should see things, and not merely read about them. For example, it is valuable experience to take them on a trip to a farm. (例证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语篇中诸如此类的逻辑关系，有时候并不用明显的连接成分来表示。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零形式连接或意合连接，多见于时间、因果关系，如：

(114) He died three days ago. He was buried in London. (时间

关系)

(115) She didn't know the rules. She died.(因果关系)

(116) John hurried to the hospital. He had just had a heart attack.(时间关系+ 因果关系)

这些连接成分所表示的语义作用,在概念功能层面上属于语言的逻辑功能。有关逻辑功能,请见本书第四章。

6.3.2.5 重复

重复指的是某个语言成分多次出现的现象,如:

(117) Algy met a bear. The bear was bulgy.

重复出现的词汇在单复数形式上可以不一致,如:

(118) I'm always afraid of bears. I met a bear yesterday.

有时候也可以是同根词的不同形式:

(119) I strove with none, f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

词汇重复这个手段如果运用得当,不但可以发挥语篇的纽带作用,而且能够达到突出主题、加深印象等修辞效果。

6.3.2.6 同义/反义

同义词和反义词也可以起到衔接的作用,如例 120 中的 *noise* 和 *sound*, *horses* 和 *cavalry* 这两对同义词,例 121 中的 *asleep* 和 *woke* 这一对反义词:

(120) It was the noise of trotting horses. He dismounted and led his horse as quickly as he could along the right-hand road. The sound of the cavalry grew rapidly near...

(121) He fell asleep. What woke him was a loud crash.

我们这里所说的同义词和反义词是两个广义的概念,它们不受词性的限制,如上例中的 *asleep* 和 *woke* 分别是形容词和动词,下例中的 *cheered* 和 *applause* 分别是动词和名词:

(122) Everyone cheered. The leader acknowledged the applause.

6.3.2.7 上下义/局部—整体关系

与此关系紧密的还有"下义词"(hyponym)即本身含义包含在"上义词"(superordinate)之中的词。一个上义词(如下图中的 colour)往往包括若干个"共同下义词"(co-hyponyms)(如下图中的 *red*, *green*,

black，*white*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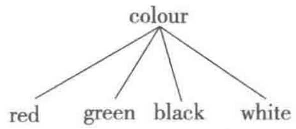


图 6－10

上义词的含义一般是概括而抽象的，下义词的含义则往往是具体的。

与下义词貌似一致而实际不同的是“局部词”（meronym）。局部词与上义词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局部与整体而不是具体与抽象的关系，如下图中的 *head* 等词与 *body* 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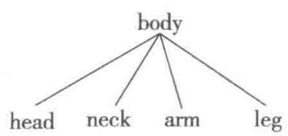


图 6－11

在这里，*head*，*neck*，*arm*，*leg* 构成了一组“共同局部词”（co-meronyms）。

下义词和局部词也可以起到衔接上下文的作用。试看两例：

（123） After an hour or so—the sun was rapidly sinking，the white clouds had turned red，the hills were violet，the woods purple，the valleys black—a trumpet sounded.

（124） A big tree with a thick trunk and outspread branches was nearby，and taking care to leave not the slightest mark，he climbed up into the crotch，and stretching out on one of the broad limbs，after a fashion，rested ... Something was coming through the bush，slowly，carefully，by the same winding way Rainsford had come. He flattened himself down on the limb，and through a screen of leaves，saw it was a man.

在例 123 中，短短一句话中连续使用了表示颜色的五个共同下义词，不仅使句中各个部分上下连贯，而且描绘了一幅夕阳西照五彩缤纷的山乡美景。在例 124 中，*tree* 是 *bush* 的局部词，*trunk*，*branches*，*limbs*，*crotch* 和 *leaves* 又是 *tree* 的局部词，它们的频繁出现，使这段文

字紧扣 Rainsford 为了逃避他人捕杀而藏匿于树杈之上的紧张情景，给人一种具体而又逼真的感觉。

由此可见，恰当地使用下义词、局部词、同义词和反义词，除了可以衔接上下文外，还能起到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使语言生动具体、丰富多彩的功能。

6.3.2.8 搭配

搭配即词汇同现也具有连句成篇的作用，如下例中的 *chains*，*shake* 和 *fall*：

(125) Rise like lions after slumber
In unvanquishable number.
Shake your chains to earth like dew
Which in sleep have fallen on you!
You are many, they are few.

同现的词汇在语义上往往是有联系的，如下面几组词：*ice*，*cold*，*snow*，*white*；*night*，*star*；*candle*，*flame*，*flicker*。

与同义词、反义词、下义词、局部词一样，词汇搭配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小句内，也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小句内。后一种情况所发挥的衔接作用大于前一种情况，因此更值得注意。

6.3.2.9 实例分析

在上面几节中，我们简略地讨论了各种衔接手段。现在，让我们看一个综合使用上述各种衔接手段的实例。

(126) **Squatter's Rights**

(1) The flat at the top of a huge tower block in a northern suburb of London was empty. (2) It had been vacant for a long time, a year or eighteen months perhaps. (3) The landlord was living abroad it seems. (4) Nobody knew for sure. (5) The staircase creaked, the dust flew up in clouds from the worn carpet and rainwater dripped from a hole in the ceiling on to the floorboards below. (6) Both windows on the landing were cracked and curtainless. (7) The light worked but there was no shade arid the electric wire was black with cobwebs. (8) Very carefully they inspected the rooms. (9) All were empty. (10) There were two ancient leather armchairs in one together with an old

ark table covered with dust and an enormous double-bed in the front room—too large probably to go through the door. (11) It had been left without a mattress. (12) All over the floor lay scraps of newspaper rags, coat hangers and other grubby oddments.

(13) The water, however, was still on. (14) The taps were a little rusty though and difficult to turn. (15) "What d'you think?" asked the man. (16) He was about twenty years old, unshaven, wearing a thick sweater, jeans and suede boot.

(17) "It's better than nothing," answered the girl. (18) She was carrying a small child wrapped in a blanket. (19) She herself wore a duffle-coat and a long skirt that touched the floor.

(20) "We can clean it up," the man said. (21) "That hole in the ceiling will need repairing but that's about all. (22) A coat of paint and a few rolls of wallpaper will cover up the cracks. (23) We'll have to get hold of a mattress and some more blankets; a couple of kitchen chairs maybe."

(24) "The gas cooker works." (25) The girl examined the kitchen and then went into the bathroom. (26) A small bar of blue soap left by the previous tenants lay on a shelf below a mirror. (27) She filled the basin with water and washed the baby's hands and face.

(28) They had taken over the flat because they needed a home and could not, at that time, afford to buy one. (29) Now they would claim "squatters" rights and live in this flat until they found something else—somewhere to bring up a family in.

这篇短文中各种衔接方式的使用情况如下(括弧内的数字指语篇中的句子序数):

照应:*it*(2)前指 *flat*(1);*they*(8)后指 *the man*(16)和 *the girl*(17);*it*(11)前指 *double-bed*(10)

省略："*What d'you think* (*of this flat*)?"(15)；"... *that's about all* (*that we have to do*)!"(21)；"... (*we'll have to get hold of*) *a couple of kitchen chairs maybe*"(23)

替代：*one*(9)替代 *a room*；*one*(28)替代 *a flat*

连接：*but*(7)(20)；*other*(12)；*though*(13)；*then*(25)；*because*(28)；*either*(29)；*now*(30)；*else*(30)

重复：*flat*(1)(28)(30)；*dust*(5)(9)；*hole*(5)(21)；*ceiling*(5)(21)

同义词：*empty*(1)(9)-*vacant*(2)；*hole*(5)(21)-*cracks*(22)；*inspect*(8)-*examine*(25)

反义词：*flew up*(5)-*dripped*(5)

下义词：*furniture*：*armchairs*，*carpet*，*mattress*，*double-bed*，*table*，...；*clothes*：*sweater*，*jeans*，*suede boots*，*skirt*，*duffle-coat*

局部词：*body*：*hands*，*face*；*flat*：*ceiling*，*floorboards*，*staircase*，*windows*

搭配：*flat-vacant*；*dust-flew up*；*windows-curtainless*；*coat-paint*；*bar-soap*；*taps-turn*；*claim-rights*；*bring up-family*

由此可见，一段语段要成为语篇，必须依靠这样或那样的衔接手段。但是，反过来说，并不是使用了这些手段的语言都能成为语篇，如下例：

(127) I bought a Ford. The car in which President Wilson rode down the Champs Elysees was black. Black Englis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s ended last week. A week has seven days. Every day I feed my cat. Cats have four legs. The cat is on the mat. Mat has three letters.

从表面上看，这段英语"接口词"衔接紧凑，一气呵成。但是，句与句之间在语义上没有内在的联系，几乎是一句话就变换一个话题，使人觉得不知所云。由此看来，除了上述衔接手段外，构成语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语言必须围绕一定的话题。正如韩礼德(1976)所指出的："话语不是杂乱无章地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而是按某个话题展开的可能性有规律地合理地发展。"

6.3.3 研究衔接关系的意义

以韩礼德和哈桑为代表的语言学家们对衔接关系的注意和研究，把语言学这门科学从语音、词法和句法等领域扩展到语篇这个更为广泛的范围，加深了人们对语篇结构和语篇功能的认识。研究衔接关系，不但有助于对语言本身进行科学的描写，而且有利于话语分析、文体研究、美学、修辞学、语用学等其他科学的发展。

6.4 汉语的语篇功能

在表达语篇功能时，汉语也具有与英语相似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和衔接手段。

6.4.1 主位结构

与英语一样，汉语用小句中的主语表示无标记主位，如例128表示说话者的陈述是围绕"这部著作"展开的：

(128) 这部著作用"巴罗克"这个概念贯彻始终。

当主语以外的成分占领句首位置时，便构成标记主位，如：

(129) 1985年初夏，他应邀来我国讲学。

(130) 在这一系列演讲里，张教授集中讨论了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小说的演变。

例129和例130表明，说话者的出发点分别为"1985年初夏"和"在这一系列演讲里"，两句中的其余成分为述位，对主位做出陈述。

汉语中之所以存在"被"字句这一形式，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让及物性系统中的目标或语气系统的剩余部分中的补语成为主位，如：

(131) 我孩子的自行车被人偷了。

6.4.2 信息结构

汉语句末标记的新信息也位于调群的末尾。

我在附近有个套间。

已知信息→新信息

图 6-12

你爸爸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已知信息→新信息

图 6—13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汉语的“被”字句又是为了使某些成分出现于新信息的位置。试比较图 6—14 和图 6—15：

有人偷了我孩子的自行车。

已知信息→新信息

图 6—14

我孩子的自行车被人偷了。

已知信息→新信息

图 6—15

在图 6—14 中，及物性系统的目标是新信息，但在图 6—15 中，过程“偷了”成为新信息。

同样，汉语的“把”字句也是为了使过程处理为新信息，如：

我宰了那只老母鸡。

已知信息→新信息

图 6—16

我把那只老母鸡宰了。

已知信息→新信息

图 6—17

在特定情况下，新信息可出现于调群末尾以外的位置。有标记的新信息是为了强调句子中某一部分的语义。在图 6—18 中，是为了强调“二十岁的新手陈静”：

二十岁的新手陈静拿了金牌。

新信息←已知信息

图 6—18

有标记的新信息也可表示对比语义。例如，代词一般是不重读的，但在对比情况下，不受此限，如：

你不想干，我还想干呢！

新→已知　新→已知

图 6—19

6.4.3　衔接

就照应来说，汉语也可通过“人称”（如例 132）、“指示”（如例 133）

和“比较”（如例134）手段与上下文中的某一个参照点相呼应：

(132) “雷鸣也要上前线去了！这就证明了前线确是吃紧；不然，就不会调到他。”

(133) “……任何牺牲都得去干！这是命令！”

(134) 天空挤满了灰色的云块，呆滞滞地不动。他脸上的气色和窗外的天空差不多。

省略在汉语中是常见的现象，如下例：

(135) 在一顶很大的布伞下，四小姐又遇到认识的人了。是三个。

这里的“三个”，显然指“三个（认识的人）”。

像“添加”（如例136）、“转折”（如例137）、“因果”（如例138）和“时间”（如例139）等连接关系在汉语中均存在：

(136) “……我从没见过他办一件事要花半天工夫！何况是那么一点小事，他只要眉头一皱，办法就全有了！……”

(137) 朱桂英立即也站了起来。可是屠维兵拦住了他。

(138) “我——我就看不起资产阶级的黄金！”“因为资产阶级的黄金也看不起你的新诗！”

(139) 可是床里的小孩子却哭得更厉害。同时，房外楼梯上脚步声音响了，连哭带嚷的青年妇人奔进房来。

在词汇衔接方面，汉语也可采用“泛指词”（如例140）、“重复”（如例141）、“同/近义”（如例142）、“类属”（如例143）和搭配（如例144）等：

(140) 大门外十个工人代表中间却又多了两个人。是武装巡捕，正在那里弹压。

(141) “佩珊！佩珊！我心里难过极了！想到一个人会死而且会突然的就死，我真是难过极了！我不肯死！我一定不能死！”“可是我们总有一天要死。”

(142) “也有他很配的，例如在铜钱银子上的打算。”
“哦——又是和金钱有关系。”

(143) 她的脸色现在又飞红了，她的眼光迷乱，她的胸部很剧烈一起一伏。突然她伸开了两臂。雷参谋抢上一步，吴少奶奶便像醉迷似的扑在雷参谋胸前，她的脸恰靠在雷参谋肩

头。雷参谋俯下头去，两个嘴唇接在一起。

(144) "投机的狂热哟！投机的狂热哟！你，黄金的洪水！泛滥吧！泛滥吧！冲毁了一切堤防！……"

例 140 中的"人"是个泛指词，在语义上包括"巡捕"，在本实际话语中则预指下文的"武装巡捕"。例 141 中的对话以"死亡"为主题，因而在词汇上出现了"死"字的多次重复。例 142 中的"铜钱银子"和"金钱"存在着同义关系。例 143 对人物和动作的描写必然涉及人体的各个部分，而这是经由"脸""眼""胸""臂""头""嘴唇"等同属身体部位的局部词衔接的。例 144 中的"洪水"导致"泛滥"，"泛滥"则又导致"堤防"被"冲毁"，表明这些词汇存在着搭配关系，常在语篇中同现。在汉语中争议较大的是替代，问题的实质是汉语中是否具有像英语那样的可以替代名词、动词和小句的形式词项。从现有的语言材料看，汉语"的"有时起到英语 *one* 的功能，如 *red one* 就是"红的"。不论是 *one* 还是"的"，离开了一定的语言环境和上下文，就无从知道具体指的是什么东西。(朱德熙，1980)

就汉语是否具有像英语 *do* 那样的动词替代而言，赵元任(1968)曾提出"来""弄""搞""怎么"等形式，我们认为"干"的形式更为常见，如：

(145)

甲	乙
小王，你帮我搬下桌子好吗？	我不干。(我不搬)
小王，咱们一起复习功课好吗？	我不干。(我不复习)
小珍，今天你洗碗。	我不干。(我不洗)

下例中的"是"似乎也具有代动词的意义：

(146) "……她们又要求米贴。前次米价涨到二十元一石时曾要求过，这次又是。"

(147) —黄宏这个同学真用功。
—我也是这样看。

以上仅仅是极为初步的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相信人们会总结出汉语中更为丰富的衔接手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也要具有语篇功能。

第七章

复句与词组

在四至六章中我们探讨了小句的多功能结构的内部组织形式,但语言的语法的最高层次的结构单位是传统语法中所称的句子。句子是由小句组合而成的,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称为小句复合体,或复句。而组成小句的单位是词组,本章探讨小句如何组合为复句和词组如何组合为小句。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首先探讨复句的结构,然后探讨词组的结构。

7.1 复句

作为功能语法,我们需要按从上到下的程序研究复句的结构,即我们首先看语篇的语义结构,然后看语篇的语义结构如何在语法中体现,即如何在复句的结构中体现。

7.1.1 复句的逻辑语义关系

在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情景成分如何在及物性系统中扩充小句的过程:情景成分以投射和扩展的形式扩充小句的过程—参与者结构。这同一种手段在复句中以逻辑语义关系的形式表示小句之间的关系(见表7—1)。

表 7—1　小句和复句中的投射和扩展

	小句		复句
	过程类型	情景成分类型	逻辑语义类型
投射	(话语)he says	[角度]according to him	[引用话语] he says, "that's enough."
	(心理)he thinks	[角度]to him (it's too hot)	[引用思想] he thinks that it's too hot.
扩展	(属性关系过程)	[角色]	[详述]
	(占有关系过程)	[伴随]	[延展]
	(情景关系过程)	[地点、程度、原因、方式等]	[增强]

对于语义系统中所描述的事件，我们实际上可以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作为情景成分来增强过程，二是作为小句来延展小句，三是把它们作为单独的事件以独立句子的形式来处理。至于选择什么方式，要受制于多种因素，但关键是根据这个单位所具有的谋篇、人际和概念功能的大小来决定(见图 7—1)。

此图不仅说明了复句的位置，而且还说明了复句的位置在整个英语系统中不同的方面：(1)在元功能方面，它是由概念功能中逻辑方式组织的，与小句的经验功能中的情景扩充方式和谋篇功能中的衔接顺序相对立。(2)在级阶方面，它处在语法的最高层次：小句级，所以与小句的逻辑复合方式，而不是经验成分结构方式相关联。(3)在层次方面，复句体现投射和扩展的语义顺序，同时由语音中调群序列和书面语中的句子来体现。

复句是在小句级阶上，在书面语中由标点符号来表示，在口语中由调群序列表示。小句是由单变结构形式组成复句的，即是由同一种单位的重复形成的，而词组的经验结构则是一个多变体，所以词组结构与复句结构的组织方式是不同的。不同层次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可以由表 7—2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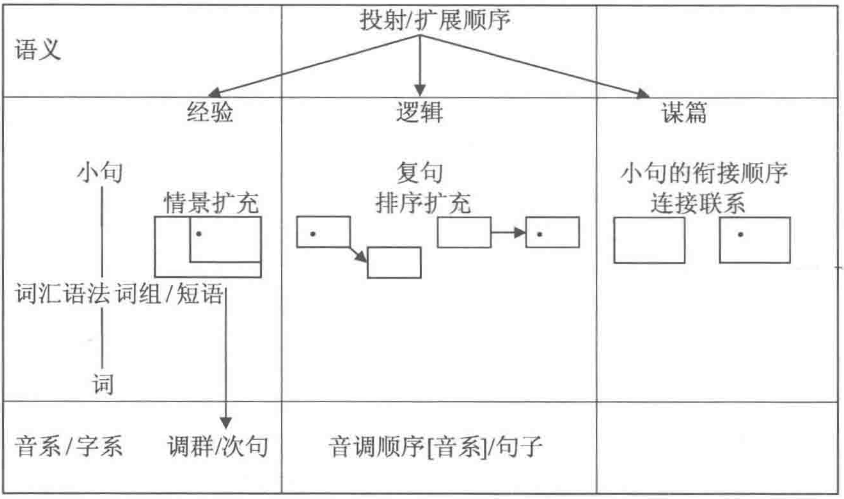


图 7—1　从层次、元功能、级阶的角度看复句的位置

表 7—2　不同层次的级阶单位

语义	词汇语法	字位学	音系学
语篇			
(修辞)段落			
顺序	复句	句子	调群组
信息/命题/提议/言辞	小句	次句	调群
成分	词组/短语		
	词	书写词	
	词素		

7.1.2　小句之间关系的类型

小句之间主要有两种关系:(1)不同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即排序关系(taxis);不同的逻辑语义关系。这些关系可以由图 7—2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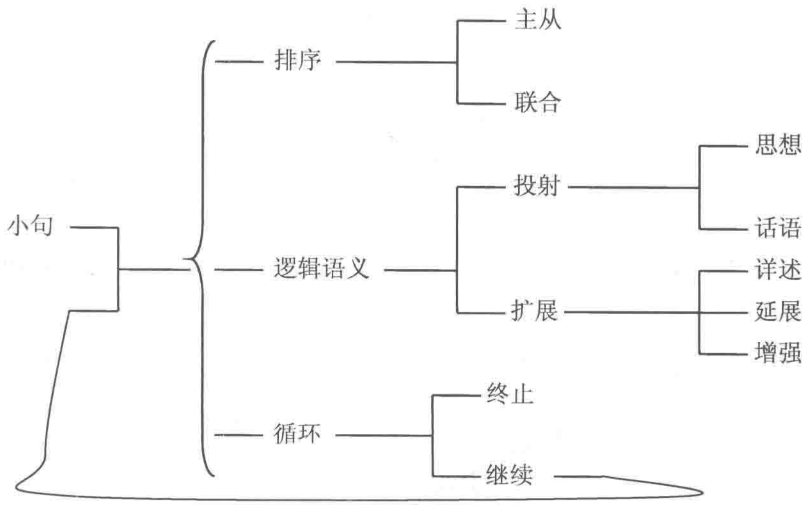


图 7—2　复句系统网络

7.1.2.1　排序关系(相互依赖关系):主从和联合

所有由逻辑语义关系联系的小句都是相互依赖关系,即一个单位依赖于另一个单位,或者两个单位相互依赖,例如:

(1) a. As Kukul crouched low to the ground, he moved slowly.

b. Kukul crouched low to the ground **and** moved slowly.

在 a 中,第一个小句依赖于第二个小句,而在 b 中,两个小句具有相同的地位,所以是相互依赖的。在一个小句依赖于另一个小句的复合句中,只有一个小句可以独立存在,而另一个不能独立。在两个小句相互依赖的关系中,两个小句都可以独立存在。

相互依赖的程度称为排序关系,包括两个次范畴:主从关系和联合关系。主从关系表示两个小句中一个依附于另一个。一个为主句(dominant clause),一个为从属句(dependent clause)。而联合关系是两个地位相同的小句之间的关系:一个为起始(initiating)句,一个为接续(continuing)句。主从关系可以由 α,β,χ,δ等来表示,而联合关系由 1、2、2、3 来表示。两种关系都可以由表 7—3 表示。

表 7—3　小句组合中的主、次句

	主句	次句
联合关系	1(起始句)	2(接续句)
主从关系	α(主控句)	β(从属句)

语言中的所有复句的逻辑结构都或者是联合,或者是主从,而且经常是两者的混合,例如:

表 7—4　复句的连接关系

1		In pain, Kukul pulled out the arrow
2	α	and headed for the river
	β	to wash his wound

7.1.2.2　逻辑语义关系:扩展与投射

在复句的小句之间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逻辑语义关系,但这些关系可以概括为数量不大的几个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都可以根据两个基本的关系组织起来:扩展和投射:扩展指第二个小句用(i)详述、(ii)延展和(iii)增强来扩展第一个小句;投射指第二个小句通过主句得到投射,把它投射为话语或者思想。因此,在扩展和投射这两个总范畴下还可区分次范畴。

(1)扩展

i. 详述=(等于关系):一个小句通过详细说明它或者其一部分,用另外的方式表达,详细说明,给予评论或者例子来扩展另一个小句。

ii. 延展+(附加关系):一个小句通过附加一些新的成分,给予例外情况,提供新选项来扩展第一个小句。

iii. 增强 x(相乘关系):第二个小句通过增强,用时间、地点、原因、条件等情景成分来增强第一个小句。

(2)投射

i. 话语　"(双引号):第一个小句通过把第二个小句变为话语,语句结构来投射第二个小句。

ii. 思想　'(单引号):第一个小句通过把第二个小句变为意义,语义结构来投射第二个小句。

排序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相互交叉，共同确定小句内部的联系（见表7—5）。

表7—5　复句的基本类型

		(i)联合	(ii)主从
(1)扩展	i. 详述	1 John didn't wait; =2 he ran away (同位关系)	α John ran away, = β which surprised everyone. (非限定性关系从句)
	ii. 延展	1 John ran away, + 2 and Fred stayed behind. (联合)	α John ran away, β whereas Fred stayed behind.
	iii. 增强	1 John was scared, x2 so he ran away.	α John ran away, xβ because he was scared. '状语从句'
(2)投射	i. 话语	1. John said: "2 "I'm running away" (直接引语)	α John said "β he was running away. (间接引语)
	ii. 思想	1 John thought to himself; 2 I'll run away.	α John thought 'β he would run away.

实际上，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多种排序关系和多种逻辑语义关系经常相互混合在一起出现，从而使复句的结构会特别复杂（见图7—3和图7—4）。

he just shakes his head	and shows it at her again	and says	"Give Massin,"	as if he knew	there'd be no problem at all.
1	x2	x3 α1	x3 α"2	x3x αβ	x3xβ'β
1	x2	x3			
		α		xβ	
		1	"2	α	β

<table>
<tr><td>Before he was dispatched</td><td>folklore has it</td><td>that upon being asked</td><td>if he had anything further to say,</td><td>Morgan calmly surveyed the scenery ...</td><td>and said,</td><td>“Well it certainly is a fine harbour you have here.”</td></tr>
<tr><td>xβ</td><td>αα</td><td>α”βxβα</td><td>α”βxβ”β</td><td>α”βα1</td><td>α”β
αx21</td><td>α”βαx2”</td></tr>
<tr><td rowspan="5">xβ</td><td colspan="6">α</td></tr>
<tr><td rowspan="4">α</td><td colspan="5">β”</td></tr>
<tr><td colspan="2">xβ</td><td colspan="3">α</td></tr>
<tr><td rowspan="2">α</td><td rowspan="2">“β</td><td rowspan="2">1</td><td colspan="2">x2</td></tr>
<tr><td>1</td><td>“2</td></tr>
</table>

图 7—3　多种排序关系和多种逻辑语义关系在同一个复句中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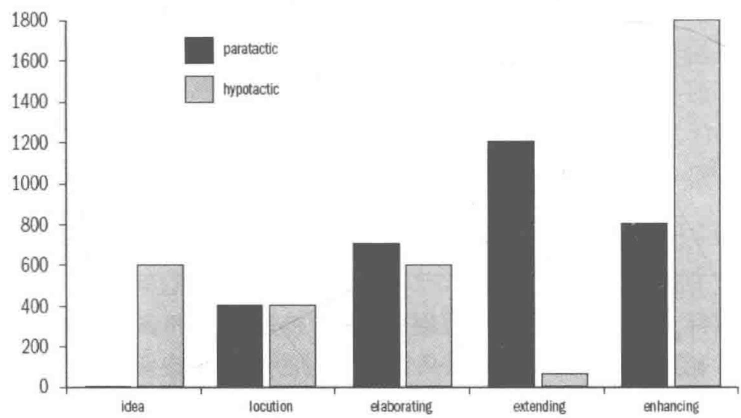


图 7—4　从口语和书面语中选取的语篇中排序与逻辑语义关系相互交叉的定量状况

下面分别对排序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进行介绍。

7.1.3　排序关系:联合和主从

复句的排列是关系性的,属于我们所称的单变结构(univariant structure),与多变结构(multivariant structure)是不同的(见表 7—6)。

表 7—6 单变结构和多变结构

结构类型	意义形式	结构形式	结构例子
单变	逻辑	重复	联合：
			主从：
多变	经验	切分性	例如：[小句]中介＋过程＋施为者＋地点＋时间[名词词组]数量＋修饰＋分类＋事物＋后置修饰
	人际	韵律性	例如：[小句]语气＋剩余部分＋附加疑问[调群]//调 2 //
	谋篇	突出性	例如：[小句]主位＋述位[信息单位]已知信息＋新信息[名词词组]指示＋……[动词词组]限定成分……

(1)单变结构是对同一种功能关系的重复，如：*Bill Brewer*，*Jan Stewer*，*Peter Gurney*，*Peter Davy*，*Dan' l Whiddon*，*Harry Hawk*，*Old Uncle ton Cobbley and all* 与 *Tom*，*Tom*，*the piper' s son* 都是单变结构。

(2)多变结构是不同的功能关系所组成的结构，如主位＋述位；主语＋限定成分＋剩余部分；行为者＋过程＋目标等都是多变结构。

单变结构与多变结构的概念能够使我们分清逻辑意义方式与其他元功能意义方式之间的不同组织形式。在复句结构中所涉及的是单变结构。

联合关系和主从关系实际上是语言的任何级阶中都存在的一般关系。两种关系的不同特点和模式可由表 7—7 表示。

表 7—7 联合与主从关系的特性

		联合	主从
投射和扩展	地位	同等地位：起始＋接续	不同等地位：主控＋依赖
	(i)对称	对称[投射除外]	非对称
	(ii)及物性		非及物
	顺序	1 ^ 2	α ^ β，β ^ α，α《β》，β《α》

续表

		联合	主从
投射		引语：两个自由小句	报告：报告依赖于话语和心理过程
	主句	投射：[如果 1 ^ "2"]/被投射[如果"1 ^ 2]	投射主控句
	从句	被投射：[如果 1 ^ "2"]/投射[如果"1 ^ 2]	投射从句—受主控句决定
	连接	—	从句：
	特色音调	[见表 7—14]	[见表 7—14]
扩展	主句	被扩展	被扩展
	从句	扩展主句	扩展主句
	连接	从句：连接词[一些扩展式相互连接成分：either... or, neither... nor, both... and	从句：连接词，连接性介词（与非限定性小句连用）[一些扩展式相互连接成分——连接词+（衔接）连词：if... then, although... yet, because... therefore；连接词+连接词：as... so；the+the 结构]
	特色音调	调 3：1[调 3]^2	调 4：β[调 4]α

连词可用以在联合关系和主从关系中把第二句连接起来，但用的连接词的类别不同。在联合关系中，用联合连接词；在从属句中，用从属连接词。例如，

[联合：连接词]

(2) Make your way back towards the Pump House and walk under Pier Street to the southern end of Darling Harbour.

[主从：连接词，连接形容词]

(3) Follow the pathways around the landscaped gardens and over bridges before resting at the Tea House.

在主从关系中，从句可以是限定性的，也可以是非限定性的：

在非限定性小句中，主语通常被省略，与主句的主语通常是互指

性的。复句中的其他小句是限定性的。在主从关系内的联合也是从属于主句的，如：

表 7—8　主从关系内的联合关系

α	She set to work very carefully,
=β1	nibbling first at one and then at the other,
=β+2α	and growing sometimes taller and sometimes shorter,
=β+2xβ	until she had brought herself down to her usual height.

在联合关系中，没有相互依附的成分，所以它们之间也没有特定的顺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数字表示它的原因。

(4) pepper　　and salt
　　1　　　　2
salt　　pepper　　and mustard
　1　　　2　　　　　3

但可以通过内部不同层次的成分的排列和内部加括法来实现增强。

(5) soup　or salad；meat，chicken　or fish；and cheese　or dessert
　　11　　12　　21　　22　　23　　31　　32

在主从结构中，成分的排列是有次序的，但这种次序与顺序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可以有许多不同的顺序：从句(1)跟在主控句后，(2)出现在主控句前，(3)包含在主控句内，(4)包含主控句等。

(6) a. α ˆ β You never can tell till you try.
b. β ˆ α If wishes were horses, beggars would ride.
c. α《β》Picture,《if you can,》a winkle.
c. β《α》He might,《he said,》finish it himself.

逻辑语义关系可以由多种方式表示，这里主要介绍四种：表格(box diagram)、树形图(tree diagram)、加括号(bracketing)和顺序法(sequencing)。例如，下句可以由三种方式表示：

(7) Our teacher says that if your neighbour has a new baby and you don't know whether it's a he or a she, if you call it 'it' well then the neighbour will be very offended.

Our teacher says	that if your neighbour has a new baby	and you don't know	whether it's a he	or a she,	if you call it 'it'	well then the neighbour will be very offended.
α	“βxβ1	“βxβ+2α	“βxβ'β1	“βxβ'β2	“βαxβ	“βαβ

<table>
<tr><td rowspan="5">α</td><td colspan="4">“β</td></tr>
<tr><td colspan="3">xβ</td><td>α</td></tr>
<tr><td rowspan="3">1</td><td colspan="2">+2</td><td rowspan="3">xβ α</td></tr>
<tr><td rowspan="2">α</td><td>‘β</td></tr>
<tr><td>1 +2</td></tr>
</table>

图 7—5 用表格表示联合和主从相结合的复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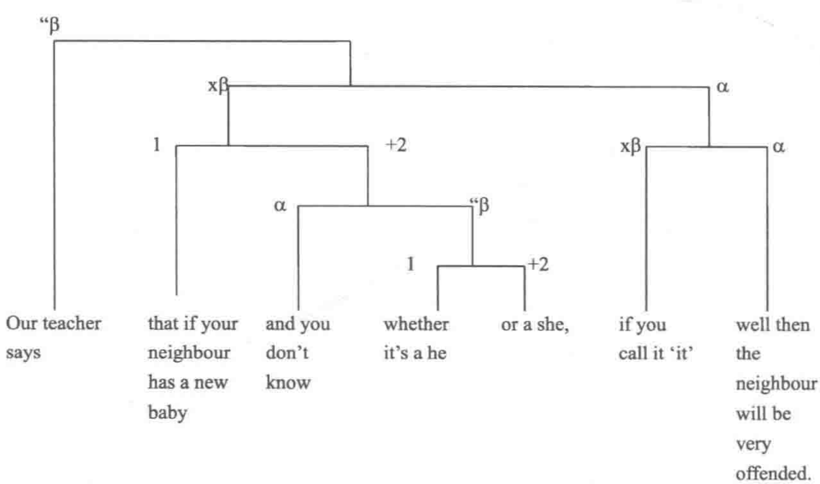


图 7—6 用树形图表示联合和主从相结合的复句

α ^ “βxβ1 ^ “βxβ+2α ^ “βxβ'β1 ^ “βxβ'β+2 ^ “βαxβ ^ “βαβ

图 7—7 用顺序图表示联合和主从相结合的复句

α ^ “β(xβ(1 ^ +2(α ^ “β) 1 ^ +2))) ^ α(xβ ^ “α)

图 7—8 用加括法表示联合和主从相结合的复句

联合和主从关系是自然语言中逻辑关系的两个基本形式。逻辑语义关系中的项目由它们排列为同等地位(联合)或者不同等地位(主从)的关系。

小句在复句中的排列顺序要受到信息流动方式的制约。在小句中,句首的成分为主位,在复句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在主从关系中,在复句首位的从句是主位;在联合关系中,则不存在这种关系,每个小句有自己的主位结构,如:

<table>
<tr><td>If</td><td>you</td><td>want a more substantial stuffing</td><td>add</td><td>a little mashed potato.</td></tr>
<tr><td colspan="3">主位$_1$</td><td colspan="2">述位$_1$</td></tr>
<tr><td>结构</td><td>主题</td><td rowspan="2">述位$_2$</td><td>主题</td><td rowspan="2">述位$_3$</td></tr>
<tr><td colspan="2">主位$_2$</td><td>主位$_3$</td></tr>
</table>

图 7—9　复句中小句组合和排列中的主位

7.1.4　三种扩展方式:详述、延展和增强

如上所述,总共有三种方法来扩展一个小句:详述它、延展它和增强它。下面分别进行探讨。

7.1.4.1　详述

在详述中,一个小句用进一步具体说明或者描述的方法详细阐述另一个小句,例如:

(8) ///[α]Is there any way of disputing //[xβ1]when a priest, any priest, says, //[xβ"2]"There is my conviction, //[xβ"2=2]this is《what the god《I serve》thinks about this》"///

第二个小句并不是要引入一个新的成分,而是要揭示已有的特点,重新陈述它,进行详细说明,对其重新定义,或者附加一个描述性属性或者评论等。

详述可以是联合的,也可以是主从的。两者在意义和形式方面的区别可以由表 7—9 表示。

表 7—9 联合和主从详述

	联合	主从
意义	说明、例证、阐释	描述
体现形式	第一句＋第二句：语调和谐	第一句＋第二句：语调和谐
	第二句：经常是无标记的；可能由连接标记：i. e. ,e. g. ,viz 等引导。	第二句：非限定性关系从句，或者由特殊疑问词引导，或者是非限定的。

从意义上讲，联合详述和主从详述总的来说是互补的，包括不同的详述方面。联合详述包括说明、例证、阐释，而主从详述包含描述。

（1）联合详述

详述与联合结合在一起可产生三个次范畴，即说明：*in other words*，P i. e. Q；例证：*for example*，P e. g. Q；阐释：*to be precise*，P viz. Q。现进一步说明和举例如下：

（i）说明　在此，第二个小句用另外的词语重述第一个小句，从另一个角度陈述它，或者只是强化第一个小句的信息。例如，

[9] a. She wasn't a show dog; I didn't buy her as a show dog.
b. I probably needed that; it was very healthy.
c. I really enjoyed it, I thought it was good.
d. That British stiff upper lip is trembling in the face of a crisis of sorts: for the third time in a decade, the telephone company is changing people's phone numbers.

这种关系也可以通过连接成分来使其明确，如：*in other words*，*that is to say*，*I mean* 等。

（ii）例证　在此，第二个小句用提供更加具体的信息，通常举例子的方式来发展第一个句子主题意义，例如：

(10) a. We used to have races—we used to have relays.
b. Your face is the same as everybody else has—the two eyes so, nose in the middle, mouth under.
c. You're too old for that game; you couldn't bend over.

在此，使其连接意义更加明确的连接成分是：*for example*，*for*

instance, *in particular* 等。

(iii) 阐释　在此，第二个小句用提供解释或者解释性评论的形式阐释第二个小句的主题。

(11) a. Tove Jansson was an artist long before she began to write in the 1940s; **in that respect** she was on the receiving end of both nature **and** nurture from her parents, both of whom were well-known artists in Finland.

They used to work over here, that's how they met.

(2) 主从详述

详述与主从结合在一起产生非限定性关系从句的范畴，它用一定词语描述第一个小句，例如：

(12) a. Yu, **who** has been visiting Taiwan this week, did not elaborate.

b. "Here," said Nan, **who** ruled the nursery.

c. So we picked Iowa because that was closer to Wyoming, **where** he was from.

如上例所示，主从详述是引入背景信息、特征、主控句的某些特点、某种形式的评价的一种策略。

用以详述的从句可以是限定性的，也可以是非限定性的。下面分别介绍。

(i) 限定性　如果第二个小句是限定性的，它就和用特殊疑问词的限定性关系从句具有相同的形式，但与这种小句有两个不同点：在口语和书面语中都既有意义上的区别，也有表达方面的区别。从意义的角度讲，它不是像限定性关系从句那样来限定次范畴。例如在 *the only plan which might have succeeded* 中，关系从句 *which might have succeeded* 用以说明 *plans* 类别中一个具体种类。而非限定性从句则只是对原本十分具体的事物附加一些特征。这个事物不仅可以是名词，它可以是整个小句，或者是小句的任何成分。这里我们把它的范围分为三个类别：

—带 *which* 的从句，其修饰的范围可以是整个小句，或者是大于

名词词组的任何其他成分。

(13) He talks down to people, **which** automatically puts people's backs up.

—带 *which*, *who* 或者 *whose*, 其修饰范围是一个名词词组,例如:

(14) People had trouble working with Doc Humes, so I got hold of George Plimpton, **who** was at Cambridge then.

—带 *when* 或者 *where*, 其修饰范围是时间或者地点成分,例如:

(15) The first few days are a time for adjustment, **when** the kitten needs all the love and attention you can give it.

(ii) 非限定性　非限定性从句与主句的关系与限定性从句与主句的关系相同,其所修饰的范围也是从一个名词词组到整个小句,例如:

(16) a. It's my own invention—**to keep** clothes and sandwiches in.

b. The hairy coat holds a layer of air close to the skin, **insulating** the body against changes in the outside temperature.

c. He was an absolute loner of a man, **pursuing** some dream of exploration in the jungles.

非限定性从句的意义不如限定性从句的意义更具体,从句的范围以及与主句范围的意义都不十分明确。因为它没有 WH-词,也常常没有像扩展关系中非限定性从句那样起连接作用的介词,如在 *besides selling office equipment*, *on leaving the building* 中的 *besides* 和 *on*。以上的非限定性从句的例子与带 WH-词的非限定性从句有同源关系,如 *he was an absolute loner of a man*, *who pursued*... 然而,也有没有与带 WH-词的非限定性从句有同源关系的例子,例如:

(17) I worked for a local firm at that time, **selling** office equipment.

7.1.4.2　延展

在延展关系中,一个小句通过附加新的东西来扩展另一个小句的

意义。附加的东西可以只是附加新的内容,也可以是替换原来的,或者提供新的可选择项等。在延展关系中,联合和主从不像在详述关系中那么明显,我们可以用同一个范畴系统来讨论两者,但也可能存在一些空白点。其主要的范畴可以由表 7—10 表示。

表 7—10　扩展范围及其标记

	范畴	意义	联合	主从	
				限定性	非限定性
(i) 附加	'and'肯定附加	X 与 Y	(both...) and; not only... but also	while, whereas	besides, apart from, as well as
	'nor' 否定附加	不是 X 也不是 Y	(neither...) nor	—	—
	'but' 转折	X 转折为 Y		while, whereas	without
(ii) 变化	'instead'替换	不是 X, 但是 Y	but not; not... but	—	instead of, rather than
	'except'排除	是 X, 但不是所有的 X	only, but, except	except that	except for, other than
(iii) 选择	'or' 选择	X 或者 Y	(either...) or (else)	if... not(... then)—	

(1) 联合延展

延展与联合产生小句间的联合,通常由 *and*, *nor*, *or*, *but* 等表示。从范畴有三个次范畴:附加、变化和选择。

(i) 附加　在附加中,一个过程与另一个相互结合,不存在任何相互因果关系,或者时间关系等。附加有三个次范畴:肯定附加、否定附加和转折。联合附加通常有连接衔接成分伴随,如 *too*, *in addition*, *also*, *moreover*, *on the other hand* 等。

肯定附加关系的例子如下:

(18) a. Secretary-general Yu was named vice premier **and** lawmaker Ye will be transportation minister.

b. He'd been a medieval history student in college **and** I was interested in medieval literature, too.

c. Moominpappa himself was a foundling, **and** we know nothing about his parents.

否定附加关系的例子如下：

(19) a. Untouchability was observed in matters of food even by Muslims; **they** would never dine at the same table with Christians **nor** touch what was cooked by them.

b. He could neither explain the whole situation to the editor **nor** could he accept his rebuke.

转折关系的例子如下：

(20) a. We liked that breed of dog, but we felt we weren't in a position to own one at the time.

b. The solar elevation angle is comparatively low by October, when the hole was at its deepest, but is much higher in November, when the ultraviolet (UV) effect might be stronger at the surface.

(ii) 变化　在变化中，一个小句被另一个整个或者部分替换。变化包括两个次范畴：替换和排除。

—替换关系连接的复句包括：

(21) a. The vortex is **not** a uniform cylinder, **but** has a shape that varies with altitude and is strongest and most isolated above the 400-K isentropic surface, around 15 km and above.

b. They should not be broad statements saying where we hope to be, **but instead** plans specifying what we want to do next and exactly how we are going to do it.

—排除关系连接的复句包括：

(22) a. He should have had them before, **only** he hurt his shoulder at football or some such and there was a long

time spent in treatment, so it was all deferred, but finally he went.

b. Nelly looked rather put out and replied that he was quite all right, **only** the poor little chap was highly strung.

(iii) 选择　在选择关系中,一个小句是另一个小句的选择项。由选择关系连接的复句包括:

(23) a. Either you go ahead and take the plunge or you wait till you think you can afford it, which you never will.

b. ["1 1:]The death penalty is often enacted in vengeance, ["1 + 2:] applied in an arbitrary manner, ["1 + 3:] subject to bias because of the defendant's race or economic status, ["1 + 3:] or driven by the political ambitions of those《who impose it,"》[2:] the report said.

(2)主从延展

在延展关系中,延展和主从结合也包括附加、变化和选择,但延展小句是从属的。从属小句可以是限定性的,也可以是非限定性的。与联合延展相比,主从延展很少,是在排列延展中出现量最少的。

(i) 限定性　主从附加小句是由连词 *whereas*, *while* 等引导的。在肯定附加和转折附加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些小句有时带有转折的意义,有时没有,但没有否定附加。

(24) a. **Whereas** most children's fathers worked at an office, my father worked at the studio, so I went on the set.

b. They have no patience with our official style or tempo, **whereas** an Indian at home would accept the hurdles as inevitable Karma.

c. And yet Frank grows up, **while** Huck never grew up.

在这个范畴上没有替换限定性形式。在排除范畴中,限定性小句由连接成分 *except that*, *but that* 引导。

(25) a. Camera pulls back to show Kame and Susan in much the

same positions as before, **except that** they are older.

b. Language began when interjections ended but that man still utters cries and uses interjections **and that** their significance is merely affective, i. e., expressing fear, surprise, etc.

表示选择关系的主从形式是 *if... not*，即 *if not a, then b*，从属句通常出现在句首。

(26) a. **If** they're not in their usual place, they could have fallen through onto the...

b. **If** it doesn't come from what's outside us, from our experience, it's got to come from our inner nature.

c. **If** you haven't lost it, then it's in that cupboard.

(ii) 非限定性　非限定性从属延展小句包括(a)附加和(b)变化。有两个范畴'否定附加'和'选择变化'在这里没有出现。非限定性从属延展形式是一个非完成体小句，例如：

(27) We used to go away at the weekend, taking all our gear with us.

这类小句通常由 *besides*, *apart from*, *instead of*, *other than*, *without* 等引导。

(a)附加：附加可进一步区分为附加性(例 28)和转折性(例 29)。

(28) a. **Apart from** being amusing, what else does the Nun's Priest's Tale do?

b. **Besides** being gifted with literary talent, Amir Khusrau was a musician, too.

(29) The arrow changed its course and fell to the ground **without** harming anyone.

(b)变化：变化可进一步区分为替换性(例 30)和排除性(例 31)。

(30) **Instead of** finding the perpetrators, they criminally charged the Earth First! activist, who was left crippled for life.

(31) We call him a murderer, but for him there is no way out

other than doing the deed.

7.1.4.3 增强

在增强中，一个小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增强另一个小句，包括时间、地点、方式、因果、条件等；而在延展方面，联合和主从之间的关系十分接近，虽然在聚合体中间有某些空缺，其主要范畴由表7—11表示。

表7—11 增强范畴及其主要标记

	范畴	意义	联合	主从		
				限定性	非限定连词	非限定介词
(1)时间	同时	A同时B	(and) meanwhile (then)	[程度]as, while	while	in (the course/process of)
				[点] when, as soon as, the moment	when	on
				[段] whenever, every time		
	后来不同时间	A后来B	(and) then; and+afterwards	after, since	since	after
	早期不同时间	A早期B	and/but+before that/first	before, until/till	until	before
(2)空间	同空间	C还有D	and there	[程度]as far as		
				[点] where		
				[段] wherever, everywhere		

续表

	范畴	意义	联合	主从		
				限定性	非限定连词	非限定介词
(3) 方式	手段	用 M 手段得 N	and+in that way; (and) thus	—		by (means of)
		比较	N 像 M	and+similarly; (and) so, thus	as, as if, like, the way	like
(4) 因果—条件	原因	因 P 而得 Q	[因果](and) so; and+therefore			
			[果因]for; (because)	because, as, since, in case, seeing that, considering	—	with, through, by, at, as a result, because of, in case of
	目的	因 Q 而 P	—	in order that, so that	—	(in order/so as) to; for (the sake of), with the aim of, for fear of
	结果			so that	—	to
	肯定条件	如果 P 则 Q	(and) then; and+in that case	if, provided that, as long as	if	in the event of
	否定条件	如果没有 P 则 Q	or else; (or) otherwise	unless	unless	but for, without
	让步条件	如果 P 则得与预测相反的 Q	[让步+结果] but, (and) yet, still; but+nevertheless...	even if, even though, although	even if, even though, although	despite, in spite of, without
			[结果^让步] (though)			

就像延展一样，长句更有可能以联合的形式出现；联合时间序列在叙述和其他语篇中，在构建故事序列中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时间顺序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在联合中，增强次范畴经常在整个联合序列中是相同的。延展性主从序列也出现。

（1）联合增强

联合增强产生一种并列关系，但其中也有情景特征。最常见的次范畴是时间和原因。情景特征通常由以下特征表达：(a)连词，*then*，*so*，*for*，*but*，*yet*，*still*；(b) <u>and</u> 组成的连词词组，如 *and then*，*and there*，*and thus*，*and so*，*and yet*；(c)连词词组组成的序列，如 *at that time*，*soon afterwards*，*sill then*，*in that case*，*in that way* 等。

以下是各个不同类型的例子。

(i) 时间：可区分同时(例 32)和后来(例 33)。

(32) It's the Cheshire Cat: **now** I shall have somebody to talk to.

(33) The three soldiers wandered about for a minute or two, **and then** quietly marched off after the others.

(ii) 空间

(34) a. I ran downstairs **and there** he was nearly fully dressed, all back to front.

b. He fell onto a sea of emerald grass **and there** he died.

(iii) 方式：可区分手段(例 35)和比较(例 36)。

(35) Keep on subtracting the difference, **and in that way** you will arrive at the correct figure.

(36) Your body goes on changing every instant **and so** does your mind.

(iv) 因果—条件：可区分因果(例 37)、果因(例 38)、肯定条件(例 39)、否定条件(例 40)、让步条件(例 41)。

(37) In her books, Tove Jansson spoke initially to children ,so the hero is himself quite young.

(38) It is amazing how effective this system is, for the tower

stays as stiff as a ram-rod even in the most blustery conditions.

(39) That would save a fortune and then we'd have the cash that we need to, you know, go on to the next step.

(40) This is very much essential, otherwise a lot of time is usually wasted for sighting the staff.

(41) a. Though mounting irritation I kept telling him that I needed a cure for my son and nothing for myself; still I answered his questions with all the politeness I could muster.

b. I was an English major, but I took courses in biology; and ornithology.

(2) 主从增强

主从和增强结合产生我们在传统形式语法中所称的"状语从句"。和联合关系一样,它们分别是时间、地点、方式、原因、条件状语等。一般来讲,主从增强系列句有两个小句,一个增强另一个,但也有多于两个的。主从增强也有限定性和非限定性之分。

(i) 限定性　通过时间(例42)、地点(例43)、方式(例44)、因果—条件(例45)对一个小句进行限定。

(42) a. Moomintroll, that chubby, cheerful being, came into existence as a family joke **when** Tove Jansson was a young girl.

b. **By the time** I was to page sixty, I felt a certain click.

(43) The Ibo never accept anything which is rigid and final and absolute: '**wherever** one thing stands, another thing will stand beside it.'

(44) a. **As** it happens, Margo was an extremely rich woman.

b. Limestone can form in many way **as** shown in Table 4.

(45) a. The problem isn't simply going to go away **because** people are laughing.

b. Everyone at VES is working hard to change the law **so that** we will have voluntary euthanasia legalized in

England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c. **Even though** it was a somewhat silly book about the grand pass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it really was a novel.

d. **If** I had a different view, then perhaps I would write more novels.

e. You will cherish them on your bookshelves for a long time — **unless**, of course, someone borrows them and somehow 'forgets' to return them.

(ii) 非限定性　(a)可明确用结构连词或连词连接的增强关系，如时间(例 46)、让步(例 47)、条件(例 48)、方式(例 49)。

(46) The issue was raised by elderly presidential adviser Sun Yun-suan, whom Chen visited while making traditional courtesy calls to influential figures i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47) Similarly, Mr G. S. Sawhney was transferred from Collector of Customs, Bombay, to become Director of Revenue Intelligence, despite having himself been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CBI and having been listed as a suspect in the Directorate of Revenue Intelligence.

(48) I've found that I can't go more than three days without doing something physically invigorating, because it makes me uptight and tense.

(49) Bacteria can also aid chemical precipitation of calcite by making the water more alkaline.

(b)非明确增强关系可见之于以下各例，如时间(例 50)、理由(例 51)、目的(例 52)和结果(例 53)。

(50) Leaving the Gardens, walk through Tumbalong Park with its fountains and groves of native eucalyptus.

(51) This view was not empirically based, having arisen from an a priori philosophy.

(52) He grew up in an orphanage and ran away from it to seek

Freedom and Adventure.

(53) He was taken away from the city, never to be seen again.

7.1.4.4 没有明确标出任何逻辑语义关系的扩展句、内包扩展和行为句

(1)扩展句

某些扩展标记是多用的,既可以用以标注详述,也可以标注延展;既可以标注延展,也可以标注增强。例如,*but* 有三种意义:(i)转折、(ii)替换和(iii)让步:例如

(54) a. They're pretty, but I can't grow them.

b. Don't drown them, but give them just enough.

c. I don't look after them, but they still grow.

可用于表示多种扩展关系的连接标记总结如下(表 7—12)。

表 7—12 表示多种扩展关系的连接标记

	详述	延展	增强
and		附加:'and also'	时间:'and then' 原因:'and so'
but		转折:'on the other hand' 替换:'instead'	让步:'nevertheless'
yet		转折:'on the other hand'	让步:'nevertheless'
or	说明:'or rather'	选择:'or instead'	
while		附加:'and also' 转折:'and yet'	时间:同时:段:'and meanwhile'
as			时间:同时:段:'when' 原因:'because'
since			时间:不同时:后来:'after' 原因:理由:'because'
if		选择:(if... not [then])'or'	肯定条件:'in case'

由具有两个以上意义的连词引导的小句很难分析。最好的方法是寻找接近的同源句,看是否有详述、延展和增强扩展。没有连词引导的小句则挑战性更强。在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在限定性小句中,一个在非限定性小句中。

限定性小句 原则上是独立的,只有由一个从属连词引导时才成

为从属的。如果出现在复句中，其自然地位是并列的。这样，它与它的邻居的逻辑语义关系也通常由一个并列连词引导。如：

(55) 1	At the last meeting somebody almost got drowned;
=21	he was practising rescuing somebody
=2+21α	'but' no-one had really shown
=2+21'β	how to do it,
=2+2x2	'so' he had to be dragged out by some of the older lads.
1α	Nobody really thought
1'β	it was that bad;
=2α	they just thought
=2β	he'd got cramp or something.

非限定性　由于它的本质是非限定性的，因而是从属性的。它通常没有任何其他成分来表示它的从属地位。因此，当非限定性小句以无连词形式出现时，其在复句中的从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可能没有任何表示逻辑语义功能的标记，因此会出现在限定性从句中相同的问题，例如：

(56) a. He left the house, closing the door behind him,
　　and closed the door...[延展]
b. I worked for a local firm, selling office equipment;
　　I sold...('I was doing some work, which was...')[详述]
c. Not wanting to offend, Mary kept quiet.
d. Because she did not want...[增强]
e. Having said goodbye, John went home.
f. After he had said...[增强]
g. Some precipitation is expected, falling as snow over high ground,
　　which will fall...[增强]
h. The Sonora road was opened by Mexican explorers, supplanting the Anza trail,
　　and supplanted...[延展]

(2) 内包扩展

区分联合和主从排列关系和内包关系十分重要。联合和主从关系是小句间的关系,而内包关系则是一个小句在另一小句的词组中作成分,如 *who came to dinner* 在 *the man who came to dinner* 中作成分。所以,在内包关系句和其所在的小句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内包句在词组中作成分,词组在小句中作成分,而小句在复句中作成分。内包句由[[ ]]表示;内包词组用[ ]表示,如:

(57) a. the man[[who came to dinner]]/[[coming to dinner]]

b. the man[at the next table]

所以,内包句的功能是在名词词组中作后置修饰成分,同时也可以作名词词组中的主词,或者作副词词组的修饰语,例如:

(58) a. The only person[[**who was kind to him at all**]]was the Skin Horse, who had lived longer in the nursery than any of the others.

b. It's not nice[[**what's happening to him**]], but he is creating the situation just as much as[[**what they are**]], because he's been caught drinking on the job, which is no good you know.

c. He left Weeks as quickly[[**as he could**]].

这些内包句类别见表 7—13。

表 7—13 内包类型

功能	类别	在名词词组中	在副词词组中
后置修饰	限定性小句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sooner [[than we had expected]]
	非限定性小句	the house [[being built by Jack]]	sooner [[than expected]]
	短语	the house [by the bridge]	sooner [[than the rest of us]]
主词	限定性小句	[[What Jack built]]	
	非限定性小句	[[for Jack to build a house]]	
	短语	[by the bridge]	

（3）行为句

还有一种内包句是由小句的名物化过程形成的。这种小句是行为的一种名称，称为‘行为’（act），是一种‘宏现象’（macro-phenomenon），可以在小句中作后置修饰或者主词等，如：

（59）a. 1[[＝ Having a wrong view]]is of course deplorable，+2 but[[＝α attacking other people xβ for having views]]is more deplorable.

b. [[Restoring an attractive retirement program for all active duty members]]is therefore my top legislative priority in the FY 2000 Budget.

c. [[Not being much of a reader]]hardly affected the ascent of George W. Bush or his father.

d. Here you can see[[＝one young man open fire after a feud between youths became violent]].

行为句过程类型的环境可由表 7－14 表示。

表 7－14　行为句过程类型的环境

过程		谋篇项目	例子
物质		过程：change，destroy，affect	行为者：[[worrying over what happened]]
心理	感觉	过程：watch，listen to，feel，taste，smell	she watched[现象：][[the plane take/taking off]
	感觉	过程：see，notice，glimpse，hear，overhear，feel，taste，smell	she could see[现象：][[the plane take/taking off]]
	认知		
	愿望		
话语			

续表

过程		谋篇项目	例子
关系	内包与属性	属性:[方式]: easy, hard, difficult, challenging; a piece of cake, a cinch; [评论] important; (of) what/no/little use [[(for x) to do]]	[方式] it's easy [[{for} him] to revise the manuscript]—he can revise... easily /with difficulty; [评论] it's important [[(for him) to revise the manuscript]]—[[that he should revise the manuscript]] is important
		属性: [评论] thoughtful, considerate, kind, helpful, clever, wise, smart; careless, negligent, thoughtless, stupid, silly, foolish, deplorable (of) x[[to do]]	it's thoughtless (of him) [[to neglect his family]—thoughtlessly, he neglected his family
	内包与识别	价值: [方式] challenge, difficluty, task	[价值:] the challenge is [标记:][[(for him) to revise the manuscript]]
	占有		
	情景		

7.1.5 报告、思想和事实:三种投射

在上面我们提出了投射概念,在投射中一个小句不是直接表达经验,而是一种表达的表达,例如:

(60) a. Yet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mustn't repudiate my non-fiction, because it's saying very much what the fiction is saying.

b. You've done it again, I told you not to bloody do it, you bloody wog.

c. "We really have to have mandatory child safety trigger locks, and photo license Ids for the purchase of new handguns." Gore told the crowd.

通过以上例句可见,投射有三个类别,实际上涉及三个不同的系统来区分三个类别:(i) 投射层次,(ii)投射方式,(iii)言语功能。

(i) *投射层次* 通过投射,一个小句用以表达另一个小句的内容,或者是一个话语过程的内容,或者是一个心理过程的内容。这里就涉及两种投射:投射心理过程的内容,称为'思想',投射话语过程的内容,称为'话语'。这样,所投射的内容就有两种:意义和言辞。

(ii) *投射方式* 投射把扩展所运用的排列相互依赖关系与其结合起来:(1)联合和主从两个相互依赖关系和内包结构成分关系。如在 *We really have to have mandatory child safety trigger locks, and photo license Ids for the purchase of new handguns*,是由联合投射句 *Gore told the crowd* 投射的,这就意味着被投射句被表现为'引语'。相反,*she saw one young man open fire after a feud between youths became violent* 是由从属投射句 *Nakisha Johnson, 17, said* 投射的,这意味着投射被表现为'报告',是一个依赖于主句的小句。这两种投射方式在传统语法中称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投射层次和投射方式共同决定了四种投射复句(见表 7—15)。

表 7—15 两种投射复句

	联合(直接引语) 1 2	主从(间接引语) α β
思想:心理过程	1'2 Brutus thought, 'Caesar is ambitious.'	α'β Brutus thought that Caesar was ambitious.
话语:话语过程	1"2 Brutus said, "Caesar is ambitious."	α"β Brutus said that Caesar was ambitious.

(iii) *言语功能* 上面举的例子都是陈述,除了陈述外,其他言语功能也可以投射。由此,我们得到表 7—16。

表 7—16 投射命题和提议

投射过程类型	投射言语功能	联合引言 1 2	主从报告 α β
思想:心理过程	整句:命题	1'2 She thought, 'I can.'	α 'β She thought she could.
	整句:提议	He willed her 'Do.'	He wanted her to do.

续表

投射过程类型	投射言语功能	联合引言 1 2	主从报告 α β
话语:话语过程	整句:命题	1"2 She said,"I can."	α "β She said she could.
	整句:提议	She told her "Do."	He told her to do
	零句	1"2 She said,"Wow!"	——

投射系统网络由图 7—10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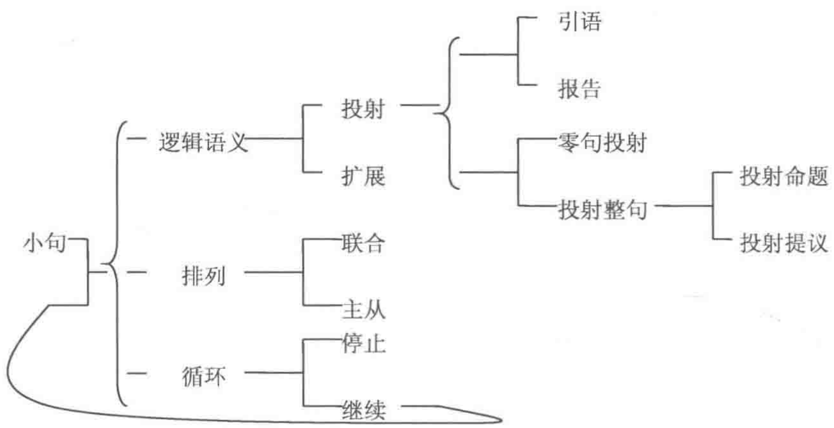


图 7—10 投射系统网络

7.1.5.1 引语(直接引语):话语过程:联合

投射句是一个话语过程小句,被投射句是说的话。投射句和被投射句之间的关系是联合关系,两者地位相同。被投射句保留了所有小句作为交换事件的交流特征:所有的语气特征、呼语、语调、接续语等。例如:

(61) a. I **said**,"I'm getting old; I'm going to have to sit down in the shade," and she **said**,"thank God, at least we can do it."

b. "What is REAL?" the Rabbit **asked** the Skin Horse one day.

7.1.5.2 报告(间接引语):心理过程:主从

除了可以用说话来投射外,还可以用思维来投射:心理过程也可以投射,通常为 *like* 类的心理过程,但 *please* 类心理过程也可以投射,如:

(62) a. So you believe that the short story is better at dealing

with real-life human emotions.

b. Do you know where the scissors are?

c. It strikes me that Eve's disloyalty and ingratitude must be contagious!

这些投射类型的应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表现讲话者在对话中的思想;(2)表现听话者在对话中的思想;(3)表现叙述中人物的思想;(4)在科学论文和新闻报道中表现专家和指导者的意见和信念;(5)表现科研论文中讲话者的角度。

7.1.5.3　报告话语:引用思想

如果我们把相关的变体结合就可以产生许多新的投射方式,如报告话语和引用思想。

报告话语:在投射中可以把说的话表现为意义,这就是报告话语,或者在传统语法中称为'间接引语'。如:

<table>
<tr><td>Brutus</td><td>hath</td><td>told</td><td>you</td><td>Caesar</td><td>was</td><td>ambitious.</td></tr>
<tr><td colspan="4">α</td><td colspan="3">"β</td></tr>
<tr><td colspan="2">语气</td><td>剩余部分</td><td colspan="3">语气</td><td>剩余部分</td></tr>
<tr><td>主语</td><td>限定成分</td><td>谓语</td><td>补语</td><td>主语</td><td>限定成分</td><td>补语</td></tr>
<tr><td>说话者</td><td colspan="2">话语过程</td><td>接受者</td><td>携带者</td><td>过程</td><td>属性</td></tr>
</table>

图 7—11　报告话语

引用思想:报告和话语过程结合是在大多数语域中表达人们说话的正常方式,而把引语和心理过程结合是很受限的,但也是可以出现的。如:

(63) a. I saw an ad in the paper for dachshunds, and I thought I'll just inquire—not intending to buy one, of course.

b. "The gods must watch out for Kukul," he thought to himself.

c. So I figured 'Well, then obviously it's going to be a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novel.'

7.1.5.4　投射提供和命令

以上主要讨论了投射命题,即投射陈述和提问,现在转向讨论投射提议,即提供和命令。

引用提供和命令：提供和命令，以及由两者结合形成的建议可以由投射命题相同的方式来投射，即用一个具有引用功能的话语过程来投射，如：

(64) a. If we're talking when she's writing up on the board, all of a sudden she'll turn round and go "will you be quiet!"

b. I said to Peter, "Don't say anything."

c. "The ark must be 450 feet long, 75 feet wide, and 45 feet high," he said, "big enough for you and your wife, your three sons, and their wives."

报告提供和命令：与命题相同，提议也可以用报告投射，可以以主从方式(1)用话语过程投射为'间接引语'；(2)用心理过程投射为'间接思想'。前一个方式涉及间接命令，提供和建议，后一种方式涉及目前的现状。其中的中心特征是被投射提议的方式，是非现实的；而投射句则表达用话语或者心理过程来实现现实化的力。这种方式是在实现直接提议中表现出来的。在提议中，被投射句可以是限定性的(例 65)，也可以是非限定性的(例 66)，例如：

(65) a. The doctor **ordered** that all the books and toys that the Boy had played with in bed must be burned.

b. I **wish you'd**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wall, Jane.

(66) a. I **tell** people **to say** thank you.

b. Of course I **want** Labour **to win**, but I don't think they will.

7.1.5.5 引用与报告：自由间接引语

(1)作为投射形式的引用和报告

引语和报告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体，同时也有意义上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主要来源于联合和主从的区别在投射中的表现。在引用中，被投射成分具有独立的地位，所以更直接和生活化，特别还有指示的成分的帮助，像戏剧，而不是故事，如：

(67) ... and watching that trial wondering whether in fact he was innocent or not and I couldn't make up my mind, after a while I thought 'No, I'm sure he's guilty.'

'And that's the jury-box,' thought Alice.

而报告则把被投射成分表现为从属句。它仍然带有语气的痕迹，表示它在交际中是一个'语步'。讲话者并不对所说的话负责。

在许多语域中，引用和报告用在一起来实现投射，例如：

(68) a. A car bomb exploded during the evening rush hour Monday in the busy center of the Israeli city of Netanya, wounding more than 40 people, hospital officials **said**.

b. "There was a boom, boom and another boom," **said** a witness who gave his name only as David as he wept. "All the windows were blown out. It was terrifying."

(2) 第三种投射方式：自由间接引语

在某些话语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可以把引用和报告结合起来的特征：被投射句由 *that* 引导，成为一个被报告句，但在小句中又引入引用形式。

(69) a. Narayan is today a Hindu and says that he "can't write a novel without Krishna, Ganesa, Hanuman, astrologers, pundits, temples and devadasis, or temple prostitutes."

b. It was **reported** on BBC Radio 4's Today programme that "Sir John Gielgud celebrates his 90th birthday and causes controversy by admitting to *Hello*! magazine that he doesn't understand Shakespeare.

7.1.5.6 内包话语和思想

与三种扩展一样，话语和思想都可以是内包的。除了可以进入联合和主从关系外，它们还可以"级转位"成为名词词组的修饰成分，如：

(70) a. Leaders of both a publicly-funded project and a competing private company issued **statements** Friday [[**that** they jointly would announce the status of their work on Monday]].

b. I was very intrigued by your take on Huck Finn in that piece, and your **argument**[[**that**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of that century was *Uncle Tom's Cabin*]].

7.1.5.7 事实

话语过程和心理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在直陈语气中投射命题，而话语过程和心理过程中的祈愿式过程在祈使语气中投射提议。投射环境可能是一个话语过程或者心理过程，或者在隐喻式中是一个名词词组。但还有另外一种投射，被投射句不是被话语过程或者心理过程投射的，而是通过一个名词词组投射的，但是以被投射形式组织的。

(71) a. The irony is even further compounded by **the fact**[[**that** while every people must have those[[who say, "Here I stand,"]] **the fact is** [[Okonkwo loses a child to the forces of Christianity, and Ezeulu loses his community to Christianity]]]].

b. **The fact**[[**that** fourteen of the original eighteen Julian Ashton nudes still decorate the Marble Bar's walls]], perchance contributed to the bar winning Australian Playboy's survey for Best Bar in Australia in 1986.

c. There is a huge Antarctic ozone hole today with chlorine at 3 ppbv, and there is **evidence**[[**that** the ozone hole is enlarging and spreading]].

7.1.5.8 投射总结

对命题和提议的投射可以由表 7—17 表示。

		复句			名词词组		
投射过程类型	被投射的言语功能	引用	报告			事实	
		联合 12		主从 $\alpha\beta$	内包	后置修饰	主词
心理过程：思想	命题	1’2 She thought, ‘I can.’		α’β She thought she could.			
	提议	He will her ‘Do.’		He wanted her to do.			

		复句			名词词组		
话语过程：话语	命题	1"2 She said, "I can."		α"β She said she could.			
	提议	He told her "Do."		He told her to do.			
		'直接'	'自由间接'	'间接'	'间接修饰'	非人称修饰	非人称

表 7—17　投射命题和提议

7.1.6　作为语篇域的复句

如上所述，复句，小句复合体，是最大的语法模型，包括措辞模型、逻辑复现系统和结构模型等，对语篇的组织做出最大的贡献，用以体现（修辞）段落中的（修辞）序列。语法也对于指导语法之外的语篇的发展提供资源，但是通过衔接，而不是通过语法结构。

同时，由于复句也对语篇的修辞关系结构做出贡献，它也成为语篇元功能的主要组织领域。上面我们谈到，小句可以是一则消息、一条信息，据此，我们可以说，复句是一个信息复合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1）从主位的角度讲，复句中的一系列小句在语篇组织上是有意义的。在联合关系中，语序是固定的，这样，第一个句子就成为第二个的主位，说明它的起点和取向，如 1*He pointed his arrow*，2 *but saw nothing*. 但是在主从关系中，顺序不固定，可以是向前的，也可以是反向的，还可以是从句嵌在主句中，如 β *as he came to a thicket*，α *he heard the faint rustling of leaves* 是反向的，从属句是主位。

（2）在口语中，复句中的小句序列可以投射到一个或多个信息结构上，即复句可有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信息结构上。无标记的方式是一个小句一个信息单位，这样，联合关系中的小句顺序是 $1^\wedge 2$，而主从关系中的小句顺序如果是 $\beta^\wedge\alpha$，则复句被投射到两个信息单位上（还有不同的语调模式）。但经常出现偏离这种常规的模式。当从句包含在主句中时，可以有三个信息单位；当主句在前，从句在后时，则只可有一个信息单位，从句包含在主句的信息单位中；当两者是投射关系时，

投射和被投射的都在同一个信息单位中。

(3) 复句中的小句序列也作为一个衔接域而有意义，特别是复句使某些互指性省略衔接合法化，如在 1 *He pointed his arrow*，2 *but saw nothing* 中，第二句中的主语被省略了，与第一个小句的主语是互指的。因此，在复句中，联合和主从互指性省略可以协同表示主位性主语的连续性，例如：

(72) ||| 1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s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e opportunity || 2α but[Subject:]Ø has done little so far || 2β[Subject:]Ø to provide useful conceptual tools and means of[[communicating these linkages]][[[that can be used || to buil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nsus necessary for action]]].

下面再看从句的主位特性。比较如下两个程序语篇中的主从关系复句。

(73) a. α ˆ β fry the onions until slightly brown[Text 218]
b. β ˆ α if you want a more substantial stuffing add a little mashed potato[Text 218]

在第一个序列中，顺序是 α ˆ β(前向顺序)，从句做述位。在这个程序中，煎洋葱的过程早于洋葱变色的过程。小句的顺序象征事件的发生顺序。在第二个序列中，顺序是 β ˆ α(反向顺序)，从句是主位。在这个程序中，主位小句表示过程的中断，引入一个新变项。语篇发展的这种新取向是通过给予条件从句主位地位获得的(图 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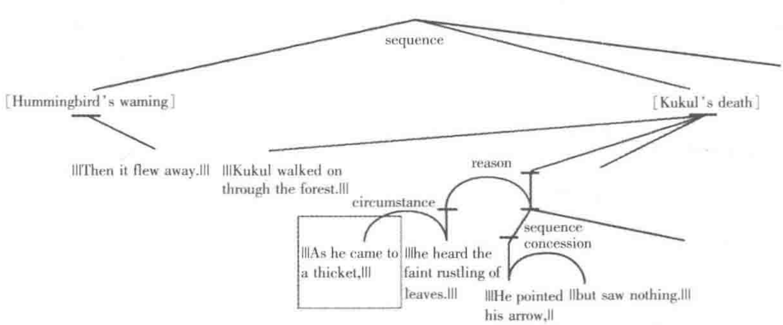


图 7—12 叙述情节发展中由从句做主位的复句

前向顺序与反向顺序的对比是程序语篇的典型特征。表示行动

的时间从句倾向于做述位，但条件从句和目的从句倾向于使复句重新取向而做主位。一般来讲，做主位的从句在语篇中为主句建立区域语境：它们使叙述的发展重新定向，剔除前面出现的信息，为主句提供起点，从而与上文建立起联系，如：

(74) a. ||| I remember an example[[[that happened || when I was probably no more than four years old]]]. ||| My brother and I were playing in a neighbourhood friend's garage, || and he disappeared for a minute. ||| When our friend came back || he said || that we had to go home, || 'because my father doesn't want any niggers in his house.' ||| We didn't even know || what the word was. |||[Text 206]

b. ||| The DMK is already annoyed with the BJP government at the Centre || for not favorably considering its demand[[to recall TN Governor Fathima Bheevi for her swearing in Jayalalitha as CM]]. ||| If the Centre accepts the AIADMK government's objection || and drops the earlier list, || facilitating the AIADMK government to appoint its choice of judges to the Madras High Court, || then the DMK may voice its opposition to such a move. |||[Text 261]

c. ||| If ifs and ans were pots and pans, || there'd be no need for tinkers. |||[Proverb]

分析上面的例子不会有任何问题，但需要记住的是在这里有两个主位域：小句序列和小句。我们可以用图 7－13 来表示这种多层次主位模式。主要问题是当其他主位成分出现时（主位呼语、连接和接续成分，或者人际附加语等），应该如何分析。

<table>
<tr><td>If</td><td>you</td><td>want a more substantial stuffing</td><td>add</td><td>a little mashed potato</td></tr>
<tr><td colspan="3">主位$_1$</td><td colspan="2">述位$_1$</td></tr>
<tr><td>结构</td><td>话题</td><td rowspan="2">述位$_2$</td><td>话题</td><td rowspan="2">述位$_3$</td></tr>
<tr><td colspan="2">主位$_2$</td><td>主位$_3$</td></tr>
</table>

图 7－13　小句序列及组合中的主位

(75) a. ||| Lord, if it be thy will, ||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Text 17]

b. ||| Alternatively, if you've had enough of colonial relics, || a Captain Cook Cruise can be booked on the samenumber. |||[Text 22]

c. ||| But, of course, if you pursue the responsibility, || you're likely to be denied the privileges[[of exercising the intellectual effort]]. |||[Text 234]

d. ||| Well, if they say it in the parliament, || it's true [[that everyone can hear them]]. |||[Text 184]

e. ||| Ironically, if Ofsted asked its inspectors || to identify 'schools in need of special support', rather than 'failing schools', || the list would be five times as long. |||[Text 97]

在这里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是把从句前的成分(上例中的 *Lord*; *alternatively*; *but*, *of course*; *well*; *ironically*)作为第一个小句的主位的一个部分；第二是把这些成分作为主句的一部分，把从句看作插入主句中的成分；第三是把它看作整个复句的主位的一部分。严格地讲，这主要是由语调决定的：如果是作为一个单独的调群发出来的，它是整个复句的主位，或者主句的主位；如果不是，则是复句中从句的主位。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它是主位即可。

从句在复句中可以做主位，并且从句可以在主位谓化句中成为谓化主位，不再赘述。

7.1.7 复句与语调

在本章中讨论的有关语调模式如何体现复句中的系统选择的情况在表 7—15 中做了总结，包括：(1) 调一致：两个或多个相同的调形成一个序列；(2) 调序列：两个调形成的调序列，如 1—1，3—1，4—1 等；(3) 调特性：调群的调核后发音变长。调 1—1，3—1 和 4—1 是三种语法关系的无标记体现形式(见 Halliday & Greaves, 2008: Section 5.3.1)，然而，与语法变体与音系变体的典型联系形式相一致，语调模式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意义，因此语调结构和语法结构可以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相结合。这里有九种可能，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微小变化，例如，如果讲话者说：

(76) // 4 ˆ she / packed her / **bags** // 1 then she / left / **home** //

表 7—18　复句中调一致与调序列

	意义	调模式	环境	例子
(i)调一致	详述(联合与从属)	重复调(1—1，2—2，3—3，4—4)	从属复句	// 1 where's my / green **hàt** // 1 ˆ which I / had on / **yèsterday** //
			词组复合体	// 2 have you / seen my / green /**hát** the // 2 one with / two little /**feáthers** //
(ii)调序列	相互依赖程度	1—1	衔接	// 1 ˆ she / packed her / **bàgs** // 1 then she / left / **hòme** //
		2—2	联合	// 3 ˆ as / soon as she'd / packed her / **bàgs** and // 1 left / **hòme** //
		3—3	从属	// 4 ˆ she / packed her / **bàgs** she // 1 left / **hòme** //
(iii)调特性	投射标记	调附着：附前性的	”1-2	// 2 ˆ does it / **mátter** / said / Henry //
		调附着：附后性的	1-”2	// 1 ˆ Henry said / what's the / **màtter** //

就会在词汇语法模式和韵律模式之间出现张力，鉴于语法模式把两者视为结构上不相关但衔接的，但韵律模式却把第一个视为不完整的，是依赖于后者来解释的。如果用下面的模式，则得到相反的结果：

(77) // 1 ˆ as / soon as she'd / packed her / **bags** she // 1 left / **home** //

在书面语中，无标记的顺序是：

(78) a. She packed her bags. Then she left home. (1—1)

b. She packed her bags, and left home. (3—1)

c. As soon as she'd packed her bags she left home. (4—1)

而有标记的顺序则是：

(79) a. She packed her bags then she left home. (4—1)

b. As soon as she'd packed her bags, she left home. (1—1)

这里的问题是，因为有这些有标记形式，书写系统无法清晰地表现它们，只能表示出现了非正常顺序，具体的意义留给读者去发现。

7.2 词组和短语，及它们的复合结构

7.2.1 词组和短语

组成小句的基本单位是词组和短语。小句是语法层次的基本单位，可以有三个不同的功能结构来同时体现三个元功能：及物性结构体现概念功能；语气和情态体现人际功能；主位结构体现谋篇功能。

虽然词组和短语也同时体现三种元功能，但有些意义，如人际意义，不是通过整体结构来体现的，所以，我们从单结构的角度研究词组。

词组包括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副词词组、介词词组、连词词组、形容词词组等，而短语则是由介词和名词词组组成。所以，词组是词的扩展，而短语是小句的缩略。

词组和短语在小句中的功能可由表 7—19 表示。

表 7—19 词组和短语在小句中的功能

<table>
<tr><td></td><td></td><td>语气结构</td><td>经验结构</td></tr>
<tr><td rowspan="6">词组</td><td rowspan="2">名词</td><td>呼语</td><td></td></tr>
<tr><td>主语、补语</td><td>参与者角色</td></tr>
<tr><td>动词</td><td>限定成分、谓语</td><td>过程</td></tr>
<tr><td rowspan="2">副词</td><td>附加语(情景成分)</td><td>情景角色</td></tr>
<tr><td>附加语(情态)</td><td></td></tr>
<tr><td>连词</td><td>附加语(谋篇)</td><td></td></tr>
<tr><td rowspan="3">短语</td><td rowspan="3">介词</td><td>附加语(情景成分)</td><td>情景成分</td></tr>
<tr><td>附加语(情态)</td><td></td></tr>
<tr><td>附加语(谋篇)</td><td></td></tr>
</table>

7.2.1.1　名词词组

名词词组具有比较复杂的经验结构，可以由下图表示。

those	three	splendid	old	electric	trains
指示语	数量语	修饰语	修饰语	类别语	事物
限定词	数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

图 7—14　名词词组结构中的功能和词类

下面分别介绍各个功能成分。

(1)指示语

指示语表示名词词组的意义是否是事物的某个次类别，如果是，是哪一个，例如 *the girl* 是指所有 *girl* 中我们所指的那一个，不是任意一个。指示语是由英语中的限定系统所决定的，主要包括两个类别：特指和非特指(指示语系统网络见图 7—15)。

特指指示语是指示限定语和所有限定语，或者是内包所有名词词组。所指的次类别是由指示限定成分或者所有限定成分中的一个特征来指明的。

特指指示语的项目由表 7—20 表示。

表 7—20　特指指示语项目

	限定	疑问
指示	this　that these　those the	which(ever) what(ever)
所有	my　your　our his　her　its their our's	whose(ever)
	[John's] [my father's]	[which person's]等

非特指指示语是整体或者部分限定词，表示所有、部分、没有等没有明确的次类别，例如，*both trains have left*，*is there a train left soon*？在此，*both trains* 和 *a train* 都不表示特指的火车。非特指指示语可由表 7—21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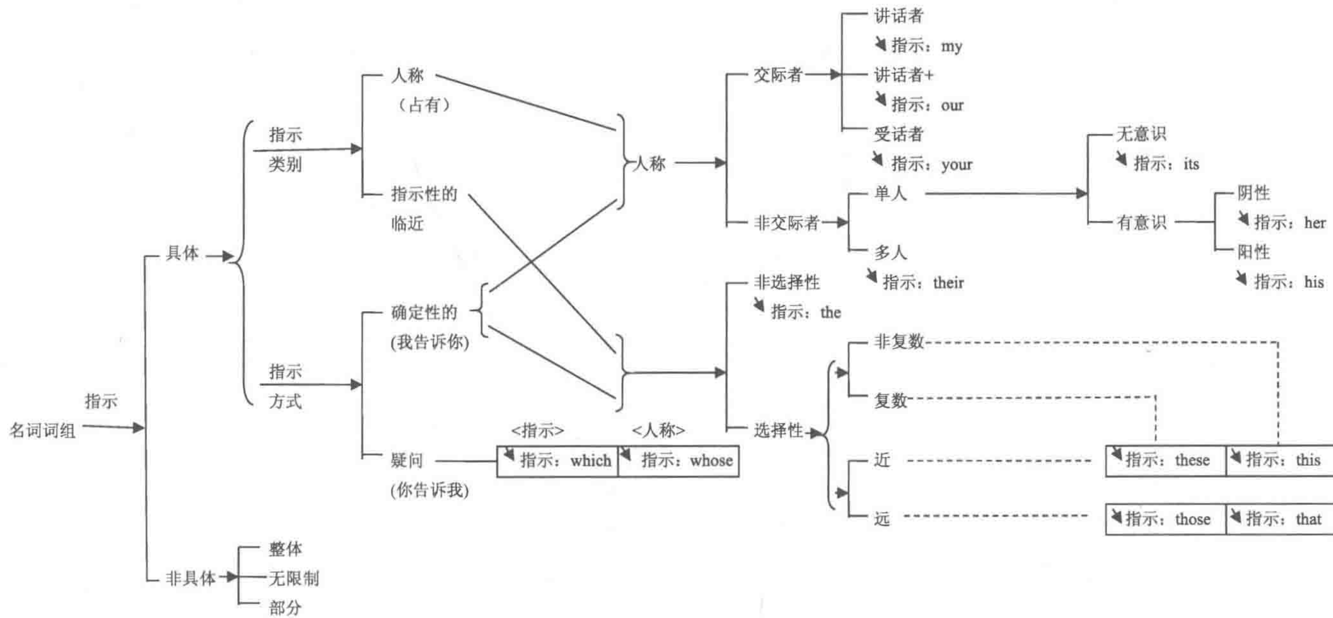


图 7-15 名词词组系统网络：指示性

表 7—21　非特指指示语

		单数		非单数		无标记
				双	集合/复数	
整体	肯定	each every		both	all	
	否定		neither (not either)			no (not any)
部分	选择	one	either			some, any
	非选择	a(n)			some	
		‘one’	‘two’		‘not one’	[非限定性的]

除了前置指示外，还可以有后置指示。后置指示用指出它的声誉、熟悉度、地位、相同点和不同点等来识别事物的次类别，如 *identical*, *same*, *certain*, *entire*, *above*, *similar*, *necessary*, *intended*, *alleged*, *expected* 等。

(80) a. A **typical** elution curve is shown in figure 3.
　　b. This is the **necessary** first step.

(2) 数量语

数量语表示事物某个次范畴的数量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是数量、次序，确切或者不确切。例如：

(81) a. The Senate confirmed **seven** Cabinet secretaries.
　　b. They have identified **several** proteins that help Ephs and ephrins control the cytoskeleton.

(3) 修饰语

修饰语表示某些次类别的性质，例如 *old*, *young*, *blue*, *fast* 等。它可以是事物的客观特征，也可以是表达的讲话者的主观态度，如 *silly*, *splendid*, *fantastic* 等。修饰语可进一步区分为经验修饰语(例 82)和人际修饰语(例 83)。

(82) a. Naval authorities believe that boat may have capsized because it was carrying a heavy load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choppy** waters.

b. Then he saw it—a **large red** feather barely sticking out of the straw mat.

c. **New** numbers also will be inserted between the **new** area code and the old phone number.

(83) a. Oh God Maitland was a **really cute little** town.

b. I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an **awfully sweet** lady came.

(4)类别语

类别语表示事物的某些次类别，如 *electric trains*，*passenger trains*，*toy trains*。有时，一个词可能起修饰语的作用，或者作类别语，但意义不同，例如，*fast trains* 可以表示'跑得快的火车'(作修饰语)，或者'快车'(类别)。

(84) a. Prison guards restrain the inmates with electric **shock stun** guns, **leg** irons, **pepper** spray and **restraint** chairs.

b. Macquarie laid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Cathedral the following year.

c. Even the **joined wooden** lion put on airs.

(5) 经验功能与词类

在名词词组中，某些功能通常是由某些词类来体现的，如：

指示语 1	指示语 2	数量语	修饰语	类别语	事物
限定词	形容词	数词	形容词	名词或形容词	名词

但也有例外，如现在分词作修饰语：*a losing battle*，过去分词作修饰语：*a lost cause*；也可以作分类词：*a stropping train* (a train which stops)；*a travelling salesman* (a salesman who travels)。

7.2.1.2 名词词组的经验结构：次序、后置修饰和事物

(1) 次序

在名词词组中，前面的成分通常更具体和直接，实际上名词词组的排列顺序是从最具体、最容易说明的成分到最不具体、最不容易说明的成分。这也是小句的排列原则。在小句中，最前面的成分是主位，表示"我现在从这里开始谈"，通常是语境中已知的成分；而在名词词组中，我们从指示语开始，指出要讲的具体的现在和这里的语境。

所以，排列小句结构的原则和排列名词词组结构的原则是相同的。

（2）后置修饰

名词词组除了可以由前置成分修饰外，还可以由后置成分修饰。这些后置成分通常是介词短语或者级转位小句。几乎所有的后置修饰语都是级转位的，如：

（83）a. Guinness, who was knighted in 1959, had a long film partnership[**with director David Lean**].

b. The course [**of science**] and the course [**of military endeavors**] is very close. After all, Archimedes was designing devices[**for military purposes**].

c. Do you read any English novelists[[**who seem to you Kafkaesque**]]?

（3）事物

‘事物’是名词词组中的语义核心，可以由普通名词、专有名词和人称代词来实现。人称代词表示在话语交际语境中根据讲话者来确定的世界，其基本区别是话语角色和其他角色，如 *you*，*we*，*I*，*he*，*she*，*it*，*one* 等，以及它们的宾格形式。专用名词是某个人、一群人、一个机构或地点等的名称，如 *Polly Perkins*，*Ayers Rock*，*Cathay Pacific Airlines*。其他所有的名词词组中的事物都是由普通名词承当的。

名词有一些特殊的特点，包括可数性、有生命性、概括性。首先，就可数性而言，名词可以是可数的，也可以是不可数的。可数性是由名词的离散性决定的。名词有可数和不可数的区别。可数表示事物是离散性的，可以分为单个个体，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不可数性表示事物是连续的，不能区分个体。就生命性而言，事物可以是有意识的和没有意识的，通过代词 *he*，*she* 和 *it* 表现出来。从概括性来讲，许多事物的类别是以分类形式区分的，如 *strawberry* 是 *strawberry* 的一种，*strawberry* 又是一种 *berry*，而 *berry* 又是一种 *fruit*。

7.2.1.3　名词词组的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

我们在词组级阶像在小句级阶那样，讨论实现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的结构特征，这是由不同意义的特点决定的。根据帕克（K. Pike），语言可以是离子形的、场形的和波形的。概念意义是离子形的；人际意义是场形的；谋篇意义是波形的。在名词词组中，人际意义主要由

以下几种方式体现:(1)人称系统:人称代词和所有限定词;(2)在修饰成分中的态度意义中;(3)在诅咒语、声调等音韵特征中。

谋篇意义包含在所有结构中,因为它决定了名词词组成分的顺序,以及信息结构的组成,见图 7—16。

Those	two	splendid	old	electric	trains	with	pantographs
指示语	数量语	修饰语		分类语	事物	后置修饰语	
		态度	性质				
限定词	数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形容词	名词	介词短语	
						过程	范围
						介词	名词
						词组	词组
						主词	事物

图 7—16　名词词组的多变经验结构

7.2.1.4　名词词组的逻辑结构

名词词组有比较稳定的逻辑结构,表示它们的逻辑语义关系。其中心概念是修饰和被修饰的关系,如 *those two splendid old electric trains* 可以表示为:

those	two	splendid	old	electric	trains
修饰					主词
ϕ	ε	δ	χ	β	α

图 7—17　名词词组的逻辑结构

名词词组的逻辑语义结构的中心是主词,主词前的所有成分是前修饰,而主词后的所有成分为后修饰。由此可见,表示名词词组的逻辑语义关系的结构是单变结构,而其经验结构是多变结构。

我们可以认为单变结构中的主词总是多变结构中的事物,但实际上不是。名词词组总是有主词,但不一定有事物,如在 *one brown* (*eye*)中,*brown* 是主词,但不是事物(事物是 *eye*)。

另外,*a cup of tea* 的经验结构和逻辑结构可以分析为:

a	cup	of	tea
数量语			事物
前置修饰	主词	后置修饰	
β	α	β	

图 7—18　主词与事物不重合的例子

主词除了是事物外，还可以是其他成分：(1)做指示语：所有的非具体指示语都可以做主词，如 ***every***(*one*)，***some***(*ones*)等；(2)做数量语：可以是序数词，也可以是基数词，如 ***three*** *of those tiles*，***loads*** *of money*，*the* ***last*** *of the survivors*；(3)做修饰语，总是表达态度的，包含肯定或者否定的评价，如 *he has apparently been an absolute* ***nightmare*** *of a client*；*that stupid* ***idiot*** *of a manager*；(4)做分类词，表达事物的类别，如 *the* ***category*** *of subject*，*the concept of freedom*，*the* ***city*** *of Rome*。

7.2.2 动词词组

动词词组是在语气中做限定成分和谓语的结构成分，在及物性结构中做过程。动词词组是动词的扩展，包括一个主动词和数量不等的助动词。动词词组也可以从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两个角度来探讨。

7.2.2.1 动词词组的经验结构

一个限定性动词词组包括一个限定成分，一个事件(Event)，和数量不等的助动词(Auxiliary)，还包括归一性(polarity)，例如：

are
限定成分/事件

couldn't	have	been	going to	be	being	eaten
限定成分	助动词 1	助动词 2	助动词 3	助动词 4	助动词 5	事件

图 7—19 动词词组的经验结构

由此可见，动词词组和名词词组在结构上十分相似。限定成分相似于指示语；事件相似于事物，其功能也十分相似。

动词词组也主要是根据概念功能组织的。其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不必进行单独的结构研究。其人际意义主要表现在限定成分，包括第一时态和情态，以及主动词所具有的态度意义上。而其谋篇意义主要是根据成分的排列方式实现的。两者还都通过语调和重音来体现，如：

Has	not	been	working
限定成分：现在时	归一性：有标记否定	助动词：过去；对比	事件

图 7—20 动词词组中不同意义的体现

7.2.2.1 动词词组的逻辑结构

动词词组的逻辑结构与名词词组的逻辑结构不同，它主要用于在动词词组中体现时态。在英语中，时态是由左到右按与第一时态的距离排列的，是相对于话语事件而确立的现在、过去和将来。时态在动词词组中的体现由表 7—22 表示。

表 7—22 第一时态和第二时态的体现

	第一时态	第二时态
过去	V-ed（一般过去时），如 was/were，took，walked	have＋V-en，如 have bee，have taken，have walked
现在	V-s（一般现在时），如 is/are，takes，walks	be＋V-ing，如 be being，be taking，be walking
将来	will＋V（动词不定式），如 will，will take，will walk	be going to＋v（动词不定式）如 be going to be，be going to take，be going to walk

由于英语的特殊排序方式，从名称上英语的时态是从右到左的，例如：

was	going to	have	Been	working
（过去）	be going to	have （-en）	be... -ing	（work）
过去	将来	过去	现在	
现在 在过去中 在将来中 在过去中（汉语表达为：过去将来过去现在时）				

图 7—21 时态的命名

归一性编码在限定成分中，被动语态由一个附加的‘be’表达，事件则出现在尾部。英语的时态是循环性的，所以同一个时态可以重复。但重复要受到一定限制，可以表述如下：

除了 α 外，将来时只出现一次；
除了 α 外，现在时只出现一次，而且总是在最深的层次上；
除了 α 外，同一个时态不能连续出现两次。

这样英语的时态系统可以用表 7—23 表示。

表 7—23　英语的时态系统

			非限定性、限定性、情态、时态，到β		限定性、非情态时态，到α		限定性非情态时态	非限定性、限定性、情态时态（完成和未完成情态）
ε	δ	χ	β		α			
			（无）	I	过去	1	take/did take	to take, taking; can take
					现在	2	take(s)/do(es) take	
					将来	3	will take	
			过去	II	过去	4	had taken	to have, having; can have+taken
					现在	5	has taken	
					将来	6	will have taken	
			现在	III	过去	7	was taking	to have, having; can have+taking
					现在	8	is taking	
					将来	9	will be taking	
			将来	IV	过去	10	was going to take	to have, having; can have+going/about to taken
					现在	11	is going to take	
					将来	12	will be going to take	
		过去	将来	V	过去	13	was going to have taken	to have, having; can have+going to have taken
					现在	14	is going to have taken	
					将来	15	will be going to have taken	
		现在	过去	VI	过去	16	had been taking	to have, having; can have+been taking
					现在	17	has been taking	
					将来	18	will have been taking	

续表

			非限定性、限定性、情态、时态，到β		限定性、非情态时态，到α		限定性非情态时态	非限定性、限定性、情态时态（完成和未完成情态）
		现在	将来	VII	过去	19	was going to be taking	to have, having; can have+going to be taking
					现在	20	is going to be taking	
					将来	21	will be going to be taking	
		将来	过去	VIII	过去	22	had been going to take	to have, having; can have+been going to take
					现在	23	has been going to take	
					将来	24	will have been going to take	
	过去	将来	过去	IX	过去	25	had been going to have taken	to have, having; can have+been going to have taken
					现在	26	has been going to have taken	
					将来	27	will have been going to have taken	
	现在	过去	将来	X	过去	28	was 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to have, having; can have+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现在	29	is 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将来	30	will be 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续表

			非限定性、限定性、情态、时态，到β		限定性、非情态时态，到α		限定性非情态时态	非限定性、限定性、情态时态(完成和未完成情态)
	现在	将来	过去	XI	过去	31	had been going to be taking	to have, having; can have+been going to be taking
					现在	32	has been going to be taking	
					将来	33	will been 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现在	过去	将来	过去	XII	过去	34	had been 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to have, having; can have+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现在	35	has been 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将来	36	will have been going to have been taking	

7.2.2.3　限定性、接续性和非限定性系统

英语的时态系统实际上是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

系统 1	限定性	36 时态
系统 2	接续性	24 时态
系统 3	非限定性/情态化	12 时态

第二系统是在过去时的投射后面的小句中运用；第三系统是在非限定性动词词组中运用。在第二系统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过去投射中被中和了。这样就减少了 3×4=12 个时态。

(86)

She arrived yesterday.
she has arrived just now.　} They said　She had arrived { the day before / just now / before that
She had arrived before that.

而在第三系统中，系统中的子系统都被中和了，去掉了所有的 α 系统中的时态，只剩下 12 个时态了(见表 7—24)。

表 7—24　通过中和某些对比派生第三系统

	第一系统		第三系统	
(1)			(a)非限定性	
	She arrived	yesterday	having arrived	yesterday, she...
	She has arrived	just now		just now, she...
	She had arrive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she...
			(b)情态化	
			She must have arrived	yesterday
				just now
				before that
(2)			(a)非限定性	
	She will arrive	tomorrow	Being about to arrive	tomorrow
	She is going to arrive	just now		just now
	She will be going to arrive	after that		after that
			(b)情态化	
			She must be going to arrive	tomorrow
				just now
				after that

7.2.2.4　动词词组系统

动词词组的系统网络可以由图 7—22 体现。在动词词组中，除了事件外，其他所有的系统都是通过语法来实现的。这些系统是通过动词词组的元功能来组织的，可以总结如下：

(i) 谋篇功能：语态、对比和省略

(ii) 人际功能：归一性、限定性和情态

(iii) 经验功能：体和事件类型

(iv) 逻辑功能：第二时态

而第二时态系统是动词词组组织的关键系统，另外还有语态。动词词组系统网络的体现可以由表 7—25 表示。

7.2.2.5　短语动词

事件不仅可以由动词来实现，也可以由短语动词来实现。短语动词是

包括不仅动词,还有其他成分的短语。短语动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i) 动词+副词,例如,*look out*(挖掘,找回)

(ii) 动词+介词,例如,*look for*(搜寻)

(iii) 动词+副词+介词,例如,*look out for*(注意、防备)

如:

(87) a. Could you **look out** a good recipe for me?

b. I'm **looking for** a needle; could you help me find one?

c. **Look out for** snakes; there are lots around here.

7.2.3 副词词组、连词词组、介词词组

7.2.3.1 副词词组

副词词组在小句的情态结构中做附加语,或者是情景附加语,或者为情态附加语,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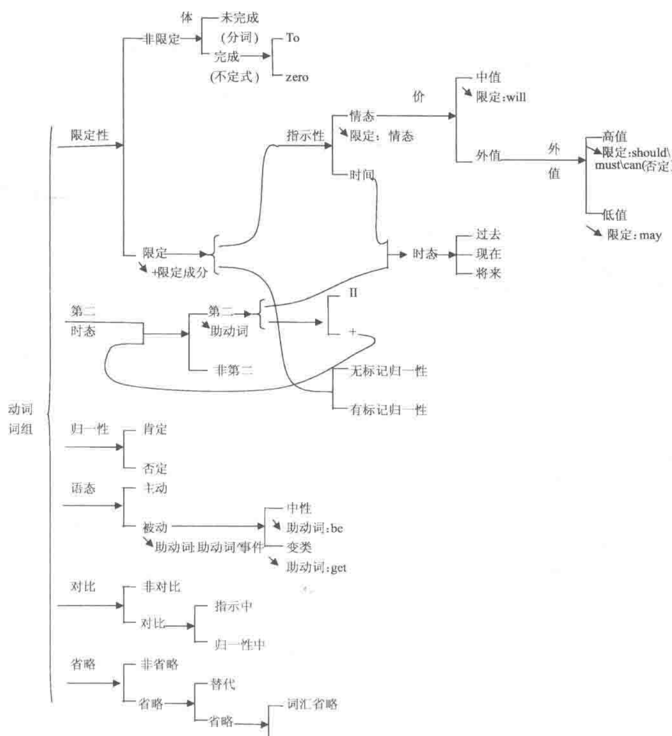


图 7-22 英语动词词组系统网络

(88) a. But you mustn't take it **personally**.

b. Yeah but it didn't **aggressively** market them.

c. I **actually** didn't have a lot of chicken; I had probably more vegetables.

d. **Apparently** he's got a wife and a couple of kids.

表 7—25　动词词组系统网络的体现

系统	项目	体现
	动词词组	＋事件：词汇动词
限定性	限定性	＋限定性；# ˆ限定性
	非限定性	—
体	非完成体	在现在时中是助动词，其他情况下事件＋v-ing/v-ed
	完成体	在现在时中是助动词，其他情况下事件＋v
完成体标记	'零'	—
	To	事件：to ˆ v
指示性	情态	限定性：情态
	时间	—
情态价值	中	限定性：will
	高低	—
情态高低值	高	限定性：should，must/ can(否定)
	低	限定性：can，may
时态(第一)	过去	限定性：v＋d
	现在	限定性：v-(s)
	将来	限定性：will
时态(第二)	过去	助词：have... v-en
	现在	助词：be... v-ing
	将来	助词：be going... to ˆ v
归一性	肯定	—
	否定	＋归一性：归一性：not[时间：过去/现在]限定性：do　归一性：[非限定性]归一性

续表

系统	项目	体现
归一性标记	无标记归一性	[肯定]—;[否定]限定性/归一性
	有标记归一性	[肯定]:限定性:突出;[否定]归一性:突出;[肯定 & 时间:过去/现在]限定性:do
语态	主动	—
	被动	+助动词;事件:v-en
被动类	中性	助动词:be
	变类	助动词:get
对比	非对比	—
	时态对比	
	归一性对比	
省略	非省略	—
	替换省略	事件:
	词汇省略	
	功能词省略	

副词词组以一个副词做主词,可以有数量不等的修饰成分。做情景附加语的由一个表示情景的副词做主词,如 *yesterday*,*tomorrow*;做情态附加语的由一个表示评价的副词做主词,如 *still*,*really*,*really*。

前置修饰成分可以是以下三个类别之一:归一性(*not*)、比较(*more*,*less*,*so*)和强化(*really*,*very*)。

(89) a. **Not surprisingly** all of these abstract concepts turned out to be mostly metaphorical.

b. I think the one I did **more recently** is **more better** in terms of the writing.

c. They signed an agreement a week or so ago and it fell apart **pretty quickly** after that.

7.2.3.2 连词词组

连词可以通过修饰来形成连词词组,如 *even if*,*just as*,*not until*,*as soon as*,*by the time*,*in so far as*,其结构一般为 α ^ β,但也可

以是 β ˆ α。

7.2.3.3 介词词组

介词词组不是副词词组的次范畴，从功能上讲，它们是和动词相关的，但它们是通过修饰来形成词组，所以和连词词组的组织方式相同，如 *right behind the door* 和 *not without some misgivings* 中的 *right behind* 和 *not without*。

但也有更加复杂的介词词组，如：*in front of*，*for the sake of* 等。它们是从介词短语中发展来的，还有很多不确定的现象，如 *by the side of*，*as an alternative to*，*on the grounds of* 等。但做介词的短语通常没有指示成分，如 *in front of*，而不是 *in the front of*。

7.2.4 介词短语

介词词组在小句的语气结构中做附加语。就像副词词组一样，它可以做情景附加语，有时也可以做人际附加语。另外，就像连词词组一样，它也可以做连接附加语。同时，它还可以级转位在名词词组和副词词组中做后置修饰语，如：

(90) a. Stop for lunch and a swim at Kuta.

b. Yeah, we were doing that in Adelaide too.

c. Because literature is in some cases the product of the imagination, isn't it?

介词短语包含一个介词和一个名词词组，如 *on the burning deck*。介词可以解释为次动词：从概念功能上讲，它是一个次过程，或者说，前者多少是静态性的，后者是动态性的；从人际意义上讲，它是一个次谓语成分。试比较 *across the river* 和 *crossing the river*。

7.3 词组和短语复合体

7.3.1 词组和短语复合体概观

在复句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小句以联合或者主从关系，或者两者的结合组合成一个复合体结构。在小句中，一个结构成分也可以

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词组与以上复句中小句之间相同的关系组成。我们把这种由词组组成的单位称为词组复合体。

词组复合体也是由相互依赖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共同组合而成，例如：

(91) a. He has a little *kit—maps*, *a spare shirt*, *spare underpants*.

b. It just felt *right*, *exactly right*.

c. Then he *went in a Navy*, *and helped design various gunnery training devices*.

词组级的逻辑语义关系可由表 7—26 表示。

表 7—26　词组级的逻辑语义关系

		联合	主从
扩展	详述	名词词组：His latest book, *The Jaws of Life*.(同位关系)	名词词组：My new hat, with the green feather.(描述)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alone, without help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from now until Thursday(通道)
		动词词组：got killed, got run over	动词词组：begin to do; seem to do(相)
	延展	名词词组：either you or your head	名词词组：his teacup instead of the bread and butter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swiftly and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on time instead of two hours late
		动词词组：neither like nor dislike	动词词组：try to do; learn to do(意动)
	增强	名词词组：all those onboard, and hence all the crew	名词词组：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calmly enough, although not without some persuasion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tomorrow before lunch(缩小)
		动词词组：tired, but failed	动词词组：hasten to do(意态)

续表

投射	名词词组： the examiner's assessment, "a brilliant work", seems hard to justify	名词词组：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	副词词组/介词短语：
	动词词组：	动词词组： want to do; claim to do

由词组和短语组成的联合词组复合体比较简单和普通，但其主从词组复合体则很复杂。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7.3.2 联合关系：词组和短语

词组和短语可以由同位关系和联合关系组成。而在主从关系中，前者具有详述功能，而后者主要为扩展功能。修饰关系比较少见，但也出现。没有词组和短语的投射联合关系。

(1)详述

详述联合关系即是传统语法中的同位关系，用以重述、具体化、解释术语或换一个角度说等，如动词词组(例 92)、名词词组(例 93)、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例 94)。

(92) [Unfortunately she] **got killed, got run over.**

(93) [Have you done any serious literary criticism since you left school; written anything or thought about] **it—literature,** critically?

(94) **Aesthetically, in terms of the vision in your hea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ction and the non-fiction?]

在这里需要区分名词词组中的联合和后置修饰。联合是非限定性的，而后置修饰是限定性的。

联合：*his late book, "The Jaws of His Life"*

内包：*his late book "The Jaws of His Life"*

(2) 延展

延展联合关系是传统语法中的"并列"，其语义关系是附加、转折等，如

动词词组(例 95)、名词词组(例 96)、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例 97)。

(95) neither like nor dislike[it]

(96) All the King's horses and all the King's men[couldn't put Humpty Dumpty together again].

(97) Swiftly and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

(3) 增强

增强即传统的修饰。修饰联合关系是在联合关系中涉及修饰关系,在传统语法中没有被承认,例如动词词组(例 98)、名词词组(例 99)、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例 100)。

(98) [He]tried, but failed, [to extract the poison].

(99) All those on board, and hence all the crew, [must have known that something was amiss].

(100) [She took it]calmly enough, although not without some persuasion.

7.3.3 主从关系:名词词组

在词组和短语的主从关系中,动词词组复合体既涉及扩展,也涉及投射,而在名词词组和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中,只涉及扩展。

在动词词组复合体中,主控成分可以原则上起整个词组复合体所起的作用,而从属成分却不能。主控成分必须是名词词组,而从属成分可以是副词词组或者介词短语。

(1) 详述

(101) a. It began with worship at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 across Lafayette Park from the White House.**

b. Before, the Opera House was completed **the Town Hall's Centennial Hall, with seating for 2,000**, was Sydney's main concert venue.

(2) 延展

(102) a. The nitrogen compounds (except for nitrous oxide) dropped from 8 to 10 parts per billion by volume.

b. Proteins, unlike carbohydrates and fats, cannot be stored for future use.

7.3.4 主从关系: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

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复合体主要是以相同的功能来定义的,而不是内部结构的相同。主从用以表示空间和时间通道,以及对于点的不断具体化和缩小,例如:

(1) 详述:主要表达时间和地点的通道,包括抽象空间。

(103) a. I took a freighter **from New York, all the way up the Amazon into Peru...**

b. This twists around a shady, lush river gorge [[thick with bamboo]] to Bagudesa, then continues **through extensive rice-fields to Kumbung.**

(2) 延展:其关系与名词词组复合体中的相同,例如:

(104) a. It was far better for a weapon used for retaliatory purposes to be **under the sea rather than on land.**

b. A very important development is the building of research stations on **the farms instead of in neighboring towns.**

(3)修饰:其关系的基本特点是缩小和具体化,例如:

(105) (1) Starting from Narmada, take the main turn-off south towards Praya.

(2) You know what's happening tomorrow at five o'clock, don't you?

7.3.5 主从关系:动词词组复合体的扩展关系(1):一般

与联合动词词组复合体和简单动词词组一样,主从动词词组复合体在小句中只行使单项功能。它在实现经验功能的及物性结构中做过程,在实现人际功能的语气结构中做限定成分和谓语,例如:

(107) a. We **tried to open** the window to escape.

b. In 1960, he **began to travel.**

c. I've been reading a lot of Lawrence; **I've been trying to read** most of the works of Lawrence.

其词组的排列总是从主控到从属的，即 $\alpha \hat{}\ \beta \hat{}\ \chi$ 等。

第一个词组可以是限定性的，也可以是非限定性的：*she tried to do it*; *having tried to do it*. 而第二词组总是非限定性的。同时，第二词组可以是完成体，也可以是未完成体。两者的区别是完成体是"非真实的"，而未完成体是"真实的"，可以在将来与现在，现象与现实，开始与进行，目标与手段，意图与行动，提议与命题等中形成对立，见表7－27。

表 7－27　第二动词词组中的完成体和未完成体

完成		未完成	
非现实（to）do		现实（a-, i. e. , at, in）doing	
现象	seems to know	——	现实
现象导致实现	turns out to know	turns out knowing	实现跟接现象
初始状态	starts to win	ends up winning	最后状态
激发	begins to work	keeps working	保持
目标	try to relax	try relaxing	手段
意图	decides to write	gets down to writing	行动
提议	would like to paint	likes painting	命题
意图导致成功	managed to open	succeeded in opening	成功跟接意图

（1）详述过程：相

在此，动词词组复合体的第一词组是一般性的归属集约类，由第二词组进行详细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为"相"(phase)，其基本模式是"*is to do*"，详见表 7－28。

表 7－28　动词词组复合体的相

意义范畴	系统	术语	第二动词词组的体	例子
be	时间相＝>时态	现在时	未完成	is doing
be	时间相＝>时态 （＝>情态）	将来时 (required to)	完成	is to do

续表

意义范畴	系统	术语	第二动词词组的体	例子
keep	时间相	持续性	未完成	keeps(on) /goes on doing
start	时间相	起始性	未完成/完成	starts/begins doing/to do; gets doing; stops doing, ceases doing /to do
start+keep	时间相	起始—持续	未完成	takes to doing
be	现实相=>语气	被动	中性	is done
seem	现实相	显示	完成	seems/appears to do
prove	现实相	实现	完成	proves/turns out to do

相有两个类别:时间相和现实相。现实相是以现象和现实的对立为基础的;两者都是完成体,前者为非现实,后者非现实,但后来证明是现实的,如:

(107) a. Witnesses said the sand dredger **seemed to go** past the Marchioness but suddenly smashed into the side and went right over it.

b. This offensive **appears to be** a sign of their strength, but their position is highly contradictory.

时间相分为两个系统:时态相和起始/延续相。时态相表示现在、过去和将来三个时态,如: *do/does*; *is doing*, *was doing*, *will be doing*。

持续相表示延续,起始和结束相表示开始和结束,如:

(108) a. I **keep telling** them. I give them the money so long as they'll leave.

b. If they **stop performing** their task, they're likely to be deprived of the opportunities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intellectual work.

(2) 延展过程:意动

在此,基本的概念是:"*have*[*possession*]*to do*",即成功。两个动词词组之间的关系是意动,即尝试和成功。详见表 7—29。

表 7—29　动词词组复合体的意动

意义范畴	系统	术语	第二动词的体	例子
have	=>时态	过去	中和	has done
have	=>情态	required to	完成	has to do
try	意动	意动	完成	try/and do, attempt to do, strive to do, contrive to do; avoid doing/(can't help doing)
succeed	意动	成功	未完成/完成	succeed in doing; manage/get to do; fail (in) doing/to do
can	=>情态	is able to	完成	can do
can	潜势	is able to	完成	be(un)able/(not) know how to do
learn	潜势	become able to	完成/未完成	learn to do; practise doing

意动也包括两个范畴:潜势和现实。潜势表示具有成功的能力,或者没有成功的能力;而现实则意味着尝试,或者不尝试,或者成功或者不成功,例如:

(109) a. You try and do something responsible for your children and you **get forgotten**.

b. I'**m just going to try and attach** my first semantics chapter for you because it's not too big and then you **can start reading** when you have time.

c. We **succeeded to take** our last steps to freedom in

conditions of relative peace.

(3) 修饰过程:意态

在此,其基本概念是:"*be*[情景]+*do*",例如 *help to do*。和其他修饰成分一样,有许多类别,其主要类别在表 7—30 中表示出来。

表 7—30 意态

范畴	第二动词的体	例子
时间	未完成	begin by, end up (by) doing, 'do first, last'
	完成	tend to do 'do typically'
方式:性质	未完成	insist on doing 'do perversely'
	完成	hasten to do 'do quickly'
	完成/未完成	venture to do/risk doing 'do tentatively'
	完成	hesitate to do 'do reluctantly'
	完成	regret to do 'do sadly'
原因:理由	完成	happen to do 'do by chance'
	完成	remember/forget to do 'do/not do according to intention'
原因:目的	未完成	try doing 'do as means to end'
条件:转折	完成	come to do, get to do 'do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伴随	完成/未完成	help (to) do/(in, with) doing 'do together with someone'

在修饰关系动词词组复合体中,第一动词词组不是一个单独的词组,而是表示在由第二动词表达的过程中做情景成分,例如:help to do =do together with; hesitate to do=do tentatively。

7.3.6 主从关系:动词词组复合体的扩展关系(2):被动语态

不同的主从动词词组复合体具有不同的转化为被动语态的潜能。如果第二动词词组是被动语态,此范畴的相不会受影响,但会对意动形式的解释有影响。

(1) 详述:相

在此,无论是主动语态,还是被动语态,词组的功能是相同的,例如:

(110) a. No one **seems to have mended** the lights yet.

b. The lights **don't seem to have been mended** yet.

c. When will they **start printing** the book?

d. When will the book **start being printed**?

(2) 延展:意动

在此,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是不同的。虽然意动动词不同组成一个独立的过程,但它还是表现一个行为过程,还保留行为过程的特点。

(111) a. [People] tried to accept [her].

b. [She] tried to be accepted.

(3) 修饰:意态

许多修饰动词词组复合体的被动语态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表达一种对待过程的方法或者态度,并且这只对主动语态起作用,不对目标起作用,例如:

(112) a. The two guards hastened to reassure her.

b. * She hastened to be reassured.

7.3.7 主从关系:动词词组复合体的扩展关系(3):使役

在及物性结构中,可以增加一个起始成分,在使动结构中,有一个施事,来表示促使一个过程的产生。这种现象称为"使役"。试比较:

(113) a. She caused the ball to roll.

b. She rolled the ball.

在第一个小句中有两个动词词组,一个为使役动词,一个为过程动词。而在第二个小句中,虽然可以和使动结构分析那样把它理解为 *She caused the ball to roll*. 但两者有不同的意义。在第一个小句中,她可以使其他人来使球转动,但在第二个小句中,则不能。所以,我们把第一个小句理解为使役结构。两个动词词组组成主从关系,第二个从属于第一个,但两者不是单独的过程。在三种扩展关系中都有使役关系,如表 7—31 所示。

表 7—31　使役关系

扩展类型	类别		第二动词的体	例子
详述	现实相		完成	consider... to do =>[心理]; prove to do =>[话语]
	时间相		未完成	keep... doing; start... doing; stop... doing
延展	意动	意动	完成	encourage... to do.
		成功	完成	help... {to} do; enable... to do
	潜能	潜能	完成	enable to do
		成功	完成	teach... to do
修饰	原因	理由	完成	remind... to do
	施事	高	完成	make... do; force... to do; require... to do
		中	完成	have... do; get... to do; oblige... to do
		低	完成	let... do; allow... to do; permit... to do

例如：

(114) a. In addition to movies, iDVD **lets** you **store** pictures [[that can be viewed as a slide show.]]

b. If he would come to know that the officer had recorded on file the message, he would **have** him **transformed** to an unimportant post.

(1) 详述：相

现实相实际上与复句中投射句和被投射句之间的关系难以区分，如：

Mary considers	John to be responsible.	[现象]: John seems to be responsible.
That proves	John to be responsible.	[实现]: John turns out to be responsible.
心理	关系	[复句]
使役	过程	[词组复合体]
α	β	

时间相主要表现在持续和起始两个变项上。

持续:John **kept** the ball **rolling.**

[The ball kept rolling.]

起始:John started/stopped the ball rolling.

The ball started/stopped rolling.

(2) 延展:意动

在延展关系中,没有意动性使役性动词词组复合体,但有成功性使役性动词词组复合体,如:

(115) Mary helped John to open the lock. [John managed to open the lock.]

另外,潜能性意动性动词词组复合体具有使役形式。

(116) a. This enables the patients to see clearly.

[The patients can see clearly.]

b. This strong supports enable us to execute these missions. [We can execute these missions.]

(3) 修饰:意态

修饰性意态使役性动词词组复合体通常具有一个专用词汇来表示使役性,如 *force*, *compel*, *make* 等。其意态的程度可以分为三个等级:高、中、低,如:

高:This made (force, compel, require) them (to) accept our terms.

中:This had (got, obliged) them (to) accept our terms.

低:This let (allowed, permitted) them (to) accept our terms.

这些使役结构的被动形式就是意态的典型表现形式:

(117) a. They were forced(made, required) to accept the terms.

b. They were obliged to accept our terms.

c. They were allowed(permitted) to accept our terms.

7.3.8 投射

投射关系一般都出现在复句中，但有些可以解释为动词词组之间的关系。这些句子通常可以有两种解释：作为复句之间的关系和作为动词词组之间的关系，例如：

Mary	wanted		John	to go
主语	限定成分	谓语	补语	谓语
	α		β	
语气		剩余部分		
起始者			行为者	
	物质过程			

Mary	wanted		John	to go
α			“β	
主语	限定成分	谓语	主语	谓语
语气		剩余部分	语气	剩余部分
感知者	心理过程		行为者	物质过程

图 7—23 动词词组复合体中的投射关系

主从性动词词组复合体中的投射可以由表 7—32 表示。

意义类型		系统	术语	第二动词的体	例子
投射思想	will	愿望=>时态	将来	完成	will do
	going to	意图=>时态	第二动词——将来	完成	is going to do

续表

意义类型		系统	术语	第二动词的体	例子
	want	愿望	愿望（否定）	未完成	want/wish/desire/ long to do be willing/eager/ keen/anxious to do would like/ prefer to do would rather do would have to do
				完成	like/enjoy doing mind/hate/ can't stand doing
	intend	意图	解决	未完成	mean/plan/intend to do decide, resolve, make up one's mind to do
			思考	完成	intend/consider/ anticipate doing
	expect	期望	期望	完成	hope/expect/ aspire to do
	need	需要	需要	完成	need/ require to do
	fear	害怕	害怕	完成	be afraid/ fear/ scared to do
投射提议话语	询问	询问	询问	完成	ask/demand/ request to do
	同意	同意	同意	完成	agree/consent to do refuse/decline to do
	许诺	许诺	许诺	完成	promise/vow/ undertake to do/ threaten to do

续表

意义类型		系统	术语	第二动词的体	例子
投射命题思想	假装	假装	假装	完成	pretend to do
投射命题话语	声明	主张	主张	完成	claim/profess to do
		谣传		完成	be said/ rumoured to do

表 7—32 主从性动词词组复合体中的投射

此表中包括用形容词来做投射的例子。形容词不是动词，但与 be 等动词结合可以组成具有与动词词组相同功能的成分。这实际上也包括由动词和名词组成的短语，如 *make up one's mind to...*

下面是不同意义类型的例子。

投射提议思想

(118) a. Well, look in that case, I'**d like to do** it; I mean I really **want to do** it.

b. I **remember going** to a little film center.

投射提议话语

(119) a. Bush **promised to make** America "more just and generous."

b. He **vowed to use** his remaining days in the White House to narr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投射命题思想

(120) We find that he is merely **pretending to be sick**.

投射命题话语

(121) His one line **claims to have delivered** it rather badly.

最后，英语的动词词组复合体系统网络可以由图 7—24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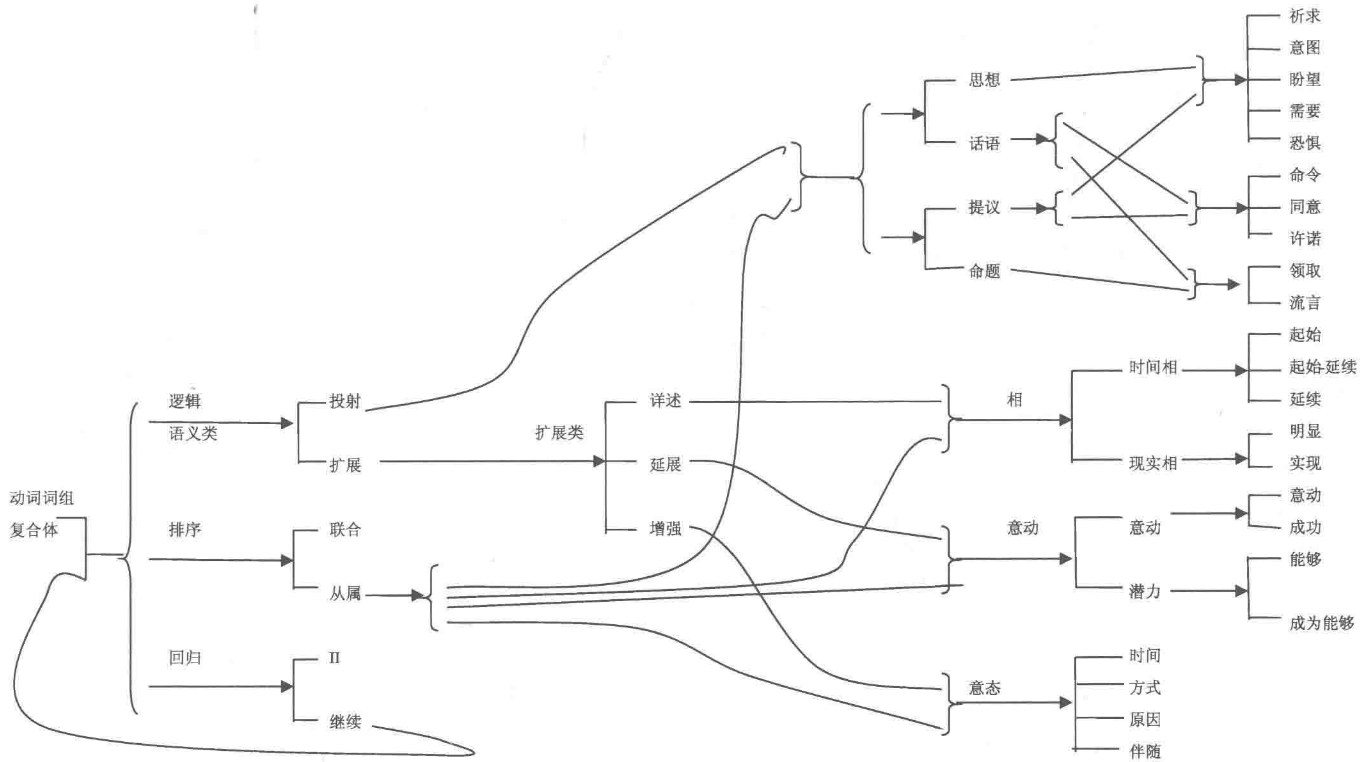


图 7—24：动词词组复合体的系统网络

7.4 汉语的复句与词组

7.4.1 汉语的复句

虽然汉语在具体的句子组合方式上与英语有所不同，但基本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是相同的。这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韩礼德的功能语法框架下讨论汉语的复句结构。下面是从形式结构的角度对小句系统的总结（胡壮麟，1989）。

小句系统				入列条件
小句	整句	独立小句		主谓结构：停顿；句中符号
		非独立句	分句	主谓结构：停顿，两分句之间有标点断开，有时有并列连词
			从句	主谓结构：停顿，逗号，有时有从属连词
			子句	主谓结构：短促停顿，无标点断开，无连词
			内包句	主谓结构：短促停顿，常附有词缀'的'
	零句	情景省略		词或者词组：无上下文；停顿；句终符号
		上下文省略		词或者词组：有上下文；停顿；句终符号

图 7—25　汉语的小句系统

这就为讨论汉语复句的相互依赖关系和逻辑语义关系提供了基础。

7.4.1.1　汉语复句的相互依赖关系

汉语复句的相互依赖关系也表现为联合关系和主从关系。

(1) 联合关系

汉语的联合关系主要由连词、连接成分和逗号、分号等表示。在用连词或者连接成分连接的复句中，有许多表示小句间逻辑语义关系的排比模式，如一……就……，或者……或者……，越……越……等。例如：

(122) 各国的船舶穿梭似地来来往往(1)，码头上吊杆不断起落(2)(1)，……但是工人们的脚步声是稳定的(2)(2)。
[1+11+12]

(123) 图桑最与众不同的要算它的沙漠博物馆了(11)，一路开车过去(121)，视野里撞进越来越多的仙人科植物(122)：仙

人柱直挺挺地立着(211),带着阳刚(212);仙人掌的臂膀舒展着(221),带着阴柔(222);仙人球抱着团你拥我挤着(231),带着顽皮(232);仙人花哈哈大笑着(241),带着美艳(242)。

[11 121 122 211 212 221 222 231 232 241 242]

(124) 学习是我的骨头(1),学习是我的肉(材料与构成)(2),学习是我的精气神(3),学习是我的追求、使命、奋斗(4)。

[1 2 3 4]

(2) 主从关系

汉语中的主从关系通常由从属连词等表示,但由于汉语特殊的表示从属关系的方式,有时也对辨认关系的类型造成困难,如:

(125) 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α),**因而**彼此都很了解(β)。

[α β]

(126) 那个时候,文艺工作者像百川汇海(1),像百鸟朝凤(2)(χ),从全国四面八方,带着各种不同的思想、作风和习惯(β),荟萃到嘉陵山下,延河水边(α)。

[1χ 2χ β α]

(127) 只要你说出是谁(β),我就不再追究(α)。

[β α]

7.4.1.2 **汉语复句的逻辑语义关系**

除了相互依赖关系外,汉语复句的小句之间也同样存在各种不同的逻辑语义关系。它们和相互依赖关系结合在一起,共同表示复句中小句间的复杂关系。下面是几个具体举例。

(1) 扩展

如前所述,扩展包括详述(例 128)、延展(例 129—131 和增强(例 132,133)。

(128) a. 那是大年三十(1),也就是春节的前一天(=21),是二月三日(=22)。[1=21=22]

b. 在场的人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1),特别是那些青年人叫喊得最凶(=2)。[1=2]

[马烽]

c. 一位朋友对我说(α),人老了以后(xβ),最重要的有三点(1):一是要有自己的专业(=21);二是要有朋友(=22);三是要有自己的爱好。(=23)‘(β)(α)

[α ‘βxβ βα1=βα21=βα22=βα23][王孟]

(129) 在另外一个村庄的禾场上,有一队游击队正在练习跑步[1],另一队却在练习掷手榴弹[+2]。[周立波] [1+2]

(130) 个人的爱好是一种休息[1],但又不仅是休息[+2],而是一种对于健康的身心状态的追求[+3]。[王孟][1+2+3]

(131) 人不仅会遇到逆境[1],也会偶尔或短期地碰到一通百通、一顺百顺,甚至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时候。[+][王孟][[1+2]

(132) ……当你受到至爱亲朋的背叛[xβ+11],当你受到师长的不谅解直到冤屈[xβ+12],当你的劳动成果被侮辱被损害[xβ+13],当你的诚实和善良受到恶意的怀疑[xβ+14],当你所最最轻视的不学无术的流氓无赖卑鄙小人耀武扬威颐指气使起来[xβ+15],就是说当黄钟黯哑,瓦釜雷鸣的时候[xβ+2],谁能不失望[α1],不气冲斗牛[α+2],不恨不得拼一把呢[α+3]?

[x[β11+β12+β13+β14+β15+β2]α[1+2+3]][王孟]

(133) 而如果纸老虎迟迟尚未成鼠[xβ11],如果纸老虎正在张牙舞爪咬人吃人[xβ+12],就是说坏人气数未尽[xβ+2],那么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也许最重要的是学习和等待[α]。

[xβ[11+12 +2]α][王孟]

(2) 投射

汉语的投射与英语的十分相似,只是在汉语的投射句后,在直接引语中,通常用分号,而不是像在英语中那样用逗号。被投射的可以是言词(例 134),也可以是思想(例 135)。

(134) a. 有一次,我问他[1]:“你想家吗?[“2]”[周立波][1 “2]

b. “可能只有停下来让他冷却了。”[“1]先生想当然地说[2]。[戴凡][“1 2]

c. 先生说[α]我们必须往前走["β11]——关上空调["β+12],那样可以少用马力["β+2]。[戴凡]

[α "β[11+12+2]]

(135) a.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α]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β]。

[茅盾][α'β]

b. 我却认为[α]对于知己不必要求得那么苛刻['β1],非得莫逆、默切、心相印心重叠不可['β+2]。

[王孟][α'β[1+2]]

c. "真是天也变了!"['1]老通宝心里说[2]。

[茅盾][1 '2]

(3) 内包

由于汉语的修饰成分通常都放在被修饰成分之前,所以其内包句也都通常出现在被修饰成分之前,例如:

(136) a.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b.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

c. 任何[[**假借我公司名义或个人名义**]],[[**采取各种形式**]],[[**通知参选人参加此次面试**]]的行为,都是对我公司,及参选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4) 循环

以上谈到的复句中小句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可以重复的,即可以在同一个复句中重复出现多次,这样就会成为一个无限的复句生成系统。复句的这种循环性质在以上的例子中也已经表现出来。但实际上,小句在复句中的类别和重复的次数要受到讲话者的交际目的、文体、语体、体裁等的制约。下面是复句系统的循环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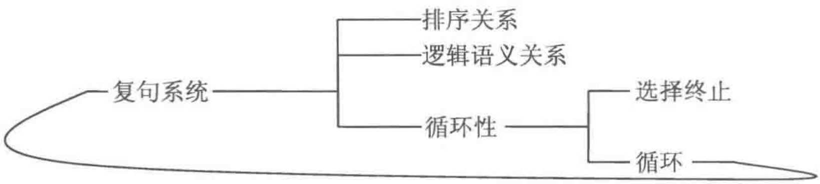


图 7—26 循环性复句系统

7.4.2 汉语的词组和短语

汉语的词组与英语的词组有许多不同点，但功能语法的词组和短语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对汉语词组和短语的研究。例如，汉语的词组也可以分为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副词词组、形容词词组、介词词组、连词词组等。下面分别谈谈。

7.4.2.1 *名词词组*

汉语名词词组与英语的名词词组相比具有许多独特的特性。例如，汉语的名词词组可以有量词；汉语的所有修饰成分，包括在英语中置于事物之后的介词短语和级转位小句都要置于名词词组的事物之前。这样，名词词组的前置修饰成分可以十分庞大。例如，英语的 *the three splendid old electric trains with pantographs*，在汉语中可以描述为："那三辆漂亮的带集电弓架的老电车"，其结构可以描述为图 7—27。

那	三	辆	漂亮的	带集电弓架的	老	电	车
指示语	数量语	测量语	修饰语	修饰语	修饰语	分类语	事物

图 7—27 汉语名词词组的结构

其实，虽然它是结构比较齐全的词组，但这还不是最复杂的名词词组，下列词组的结构可能更加复杂：

那	场	中国	七十年代	第四次	极为严重的	遍及数省的	自然	灾害
指示	测量	后指示 1	后指示 2	数量	修饰 1	修饰 2	分类	事物

图 7—28 修饰成分复杂的名词词组

其中，[修饰 2]是一个级转位小句。

名词词组的复合体由于其修饰成分都居于事物之前，所以只有联

合关系，而其主从关系融合在名词词组中。例如，图 7—29 中的“中国七十年代”在英语中就可能是后置从属成分。其逻辑结构与经验结构之间没有不重合现象，所以不进行单独讨论。

那	场	中国	七十年代	第四次	极为严重的	遍及数省的	自然	灾害
指示	测量	后指示 1	后指示 2	数量	修饰 1	修饰 2	分类	事物
ι	η	γ	φ	ε	δ	χ	β	α

爱情	婚姻	家庭	都不成功
1	+2	+3	谓语
名词词组			

图 7—29　修饰成分复杂的名词词组经验和逻辑结构

7.4.2.2　动词词组

汉语的动词词组没有英语的动词词组复杂，这是因为汉语的动词词组没有时态，所以就没有表示时态的助动词等成分；其语态标记也不包括在动词词组中。但表示‘体’的助词‘着’‘了’是否属于动词词组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一般是将它们单独作为助词研究（吕书湘等，1999）。如果不把它们包括在内，动词词组就只包括情态动词、归一性和词汇动词，如：

他	**将**	**受到**	惩罚
代词	情态动词	词汇动词	动词
占有者	情态	事件	补语

图 7—30　动词词组（1）

所有的人	都	不能	送礼
名词	副词	情态动词	词汇动词
行为者	情态		事件

图 7—31　动词词组（2）

动词词组复合体也有联合和主从关系。从联合关系的角度讲，一系列动词以联合方式共同做及物性结构的过程，如：

许多文人	骚客	悲叹	揭穿	甚至诅咒	人生的消极面
名词词组	动词	动词	动词	动词	名词词组
说话者	话语过程				对象

图 7—32　动词词组联合复合体

在主从关系方面，动词词组复合体在形式上无体、相、意动方面的区别，所以我们讨论其主从关系即可。

我	开始	做	这件事
我	试图	做	这件事
我	需要	做	这件事
代词	主词组	第二词组	名词
主语	体/相/意动	事件	补语
行为者	物质过程		目标

图 7—33　动词词组主从复合体

汉语的动词词组复合体也可以包括使役结构，即其中一个动词是使役动词，其后的部分是动词词组的主体，例如：

他	命令	士兵	开枪
他	强迫	士兵	开枪
他	让	士兵	开枪
代词	使役动词	名词	动词
使役者	使役	行为者	物质过程

图 7—34　使役性动词词组复合体

7.4.2.3　形容词词组、副词词组

在汉语中，这些词组都是由主词和修饰成分组成的词组。例如：

极其	严重	的
特别	快	地
修饰	主词	标记

图 7—35　形容词词组和副词词组

7.4.2.4 连词词组和介词词组

汉语的连词和介词通过联合关系而形成一定的框架来完成连接和引导作用，例如：

即使……	也……
如果……	就……
或者……	或者……
一旦……	就……
在……	时候
在……	下
在……	上
1	＋2

图 7—36 连词词组和介词词组

第八章

语域与语类

8.1 引言

人类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语境(context)中发生的。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早在90多年前对南太平洋新几内亚特罗布兰德群岛进行实地调查时就发现,脱离了语言活动的具体环境,要理解或翻译当地人所使用的语言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于1923年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指的是与语言活动直接相关的具体环境。后来,他发现情景语境还不足以解释语言活动的全部内容,又于1935年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活动的整个文化背景。我们在本章将要讨论的语域和语类正是分别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

8.2 语域

8.2.1 语域的界定及其制约因素

根据韩礼德(1964)的界定,语域(register)指的是"语言的功能变体"(functional variety of language)。所谓功能变体,就是因情景语境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

情景语境指的是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这个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根据格里高利和卡罗尔(Gregory & Carroll,1978)的观点,语境因素包含三个部分: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和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

话语范围指的是交谈的话题(subject matter)以及场地(setting)等情景因素。话题可能是技术性的,也可能是非技术性的。技术性话语包括科研报告、医疗指南等,非技术性话语包括小品文和日常会话等。话语范围对词汇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例如,英语中的动词*cleanse*一般只出现在广告中,汉语中的名词"支点"一般只出现在与物理学相关的文献和讲课内容中。此外,话语范围对语态(voice)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制约。例如,技术性话语使用被动语态的可能性远远高于非技术性话语。

话语基调指的是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即个人基调(personal tenor)和语言活动的目的即功能基调(functional tenor)。个人基调可能是亲密的,如夫妻之间;也可能是疏远的,如陌生人之间。功能基调可能是教导性的,如菜谱和药品使用说明;可能是说明性的,如对机械结构和功能的说明;可能是描写性的,如某人的长相;也可能是说服性的,如商业广告。然而,韩礼德后来所说的话语基调只指格里高利所说的个人基调,而不包括功能基调。他有时把功能基调归入话语范围,有时又把它归入话语方式。和格里高利一样的是,他也认为个人基调制约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人际关系越亲密,语言的正式程度越低。正式程度的体现形式包括语气(mood)、情态(modality)、称呼(vocative)和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等。

话语方式指的则是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medium)或渠道(channel),它可能是口头的,如当面交谈和电话采访;可能是书面的,如书信、小说和诗歌;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如课堂听写练习是口头为了书面的(spoken to be written),而新闻播报则是书面为了口头的(written to be spoken)。书面交际和口头交际之间有着许多差别。例如,口头交际经常有相互打断、停顿、错误开头、迟疑,而书面交际没有这些现象。口头交际用词比较浅显、随意,句子较短,但有时长得出奇,语法结构反而复杂了,而书面交际用词相对复杂、正式,句子较长,语法结构虽然复杂,却关系清楚。

上述三种语境因素共同作用,在具体的交际场景中以具体的方式出现,从而为每个具体的语言活动提供语境构型(contextual configuration)。韩礼德(Halliday,1975:132－133;Halliday,1978:63－64)曾以下面一段母子对话说明语域概念:

(1) 母亲[在浴室中,奈杰尔坐在椅子上]:你在那里等一等,我给你拿毛巾。坐着不要动。(但奈杰尔已站在椅子上。)

奈杰尔[完全模仿母亲的语调,而不是用纠正的语调]:在那里站定。把杯子放在地板上。

母亲:把杯子放在地板上?你想怎样?

奈杰尔:爸爸牙刷。

母亲:啊,你要爸爸的牙刷,是吗?

奈杰尔:是的……你(—我)要把青蛙放在杯子里。

母亲:我看青蛙太大了,放不进去。

奈杰尔:能,你能把鸭子放进去……噗……噗噗。

母亲:明天吧。水都快流光了。

奈杰尔:你要妈咪的红牙刷……是的,你能拿妈咪的旧红牙刷。

这段对话的话语范围是家庭卫生间,受他人帮助的活动(母亲给孩子洗澡);同时由孩子探索容器原理(如将一个东西放进另一个东西),同时获得某个物品(如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话语基调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交往;母亲决定活动的进程,孩子自得其乐,要求母亲允许他做某事;母亲允许,并分享孩子的乐趣,但不忘自己要做的事情。话语方式是口头对话;实用性的言语;母亲引导,孩子完成恰当的动作;双方配合,没有冲突。

这三个语境因素共同作用,制约讲话者对词语和语义结构的选择。根据韩礼德的观点,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分别制约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有关这三大功能的详细讨论,见本书第四章至第六章。)

8.2.2 语域的特点和功能

语域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语域可以根据不同的精密度进行分类:例如,科技英语可再分为数学英语、心理学英语等语域;数学英语又可细分为代数英语、几何英语、函数英语等语域。(2)不同语域之间有不同的距离:有些语域十分接近,有许多相似的意义特征,如电视新闻报道和报纸新闻报道;有些则没有共同之处,如数学英语与诗歌英语。(3)语域有开放式与封闭式之分。封闭式语域属限定性语言,

没有发挥个性和创造性的余地，如天气预报和机场通知。开放式语域是相对不受限定的语言，供选择的意义范围很广，如讲故事和日常对话。在这两者之间是具有不同开放程度的语域，如法律文件、商务报告、旅游指南、医患对话等。

语域的基本功能是预测语篇结构。这种预测功能是双向的：我们既可以根据语境来预测语篇，即预测在特定语境中供交流的意义和语篇的结构，以及所用词汇和语法的类型，又可根据语篇来预测可产生这个语篇的语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都知道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将会讲哪些话，也知道一个开会迟到的人在进入会场后听了几句便能知道会议的大致内容、参与者的角色关系和会议所采取的交际方式。艾金斯(Eggins,1994:25)举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2) Stephen: Yea. 17138802... Yea. Race 4 at Albion Park please. Ah, two units to win number 8. Two units to win number 11. Ah, number 6, six by six. Um, number 3, ten units to win. Ah, quinella please, 3 and 10 for ten units. Um, number 6 ten units to win. Um 5 um quinella please, 5,6 and 11 for four units the quinella. I think that's the lot thank you... Twenty units.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例子来分析已经出现的语篇对语境的预测作用。听到这段讲话内容的澳大利亚人能很快推断它的三个方面。一是通过 *win* 和 *quinella* 等词语的使用推断这段话语的范围与某种比赛相关，通过 *Albion Park* 的使用推断这个比赛是赛马，通过 *XX units* 的使用推断这段话的话题是赌马。二是通过讲话者提出的下注要求推断讲话者的身份是投注人，对话的另一方是投注站的工作人员，通过 *Thank you very much* 的使用推断交际双方很可能是陌生人。三是通过 *um* 的使用推断话语方式是口头交际，通过 *Race 4 at Albion Park* 的使用而不是 *this race* 或 *that race* 的使用推断这段话不是面对面的交谈。现在，再看语境对语篇的预测作用。假设我们自己要参加体育赌博，就必须先选择哪一种赌博。如果我们选择了赌马，就必须在比赛开始之前进行投注。决定投注后还必须决定是通过电话投注还是亲自到投注站投注。如果是通过电话投注，我们就必须一开始就说明投注的项目、比赛的场次以及投注的对象和注数。这就

要求我们使用 *units*, *win* 和 *quinella* 等与赛马直接相关的词语。此外，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与通话对象的人际关系决定讲话的正式程度，决定是否使用 *Thank you very much* 等礼貌用语。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交际方式是双方不见面的口头交际，讲话时可以使用 *um* 等表示态度迟疑的"填充词语"(language filler)。

语域的预测性与语域的封闭程度直接相关。一般说来，语域的封闭性越强，其预测性越强；反之，其预测性越弱。这是因为较开放的语域中供选择的意义的范围比较封闭的要广泛得多。试对比天气预报和新闻报道。前者的内容和顺序基本上是固定的，一般先讲近几天的天气状况，然后是明后两天的天气趋势，其中包括气温、风向、风力、阴晴变化等。而对后者，一般只能预测事情的结果在事情发生的过程前面报道，对具体的内容则很难估计。如果是日常闲谈，则更难预测了。

8.2.3 语域与方言的关系

讲到语域，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方言(dialect)。

方言也是语言的变体，但与语域不同。韩礼德(1978)对它们进行区分时曾明确指出，语域变化的基础是语言使用，而方言变化的基础是语言使用者。具体地说，方言不是由语言本身所发挥的功能引起的，而是由地理、历史、社会和个人等因素产生的。因地理因素而产生的语言变体称为地理方言(geographic dialect)，如英语中的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南非英语等。因历史因素而产生的语言变体称为历史方言(historical dialect)，如英语中的古英语和现代英语等。因社会因素产生的方言称为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如官腔、学生腔等。因个人因素产生的语言变体称为个人方言(ideolect)，即个人区别于语言社团的语言习惯，如文献研究学中考证作者身份时所依靠的个人语言特征，以及日常交际中由于个人癖好而形成的咬舌、叹息和用词习惯等。

这里有两种现象需要注意。第一种现象是有些人一辈子只会说一种地理方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不同的语域去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第二种现象是有些人能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地理方言，如有些上海人既能说上海话又能说普通话。他们什么时候说上海话，什么时候说普通话，并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而是一个与交

际情景和语言功能紧密相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和语域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8.2.4 语域的转换、混合和借用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语域转换(register switching)、语域混合(register mixing)和语域借用(register borrowing)的现象。所谓语域转换，指的是讲话者从一个语域转入另一个语域，如秘书把领导的口头演讲稿改写为新闻广播稿，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听众由原来的专家同行变成了初学者而导致发言人对发言内容所做的修改。请看下面的实例：

(3)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

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

哥哥姐姐常回来吧？替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儿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客气的。

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今年春节我一定回家。

好了，先写到这吧。

此致

敬礼！

这是我国流行歌手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一封家书》的歌词，我们在这里把它还原成书信的形式。一般说来，书信是写给人阅读的，而不是供人吟唱的。但李春波却以音乐为载体，唱出了一封家书的形式（只缺写信人的落款）和内容，以叙事的口吻和亲切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远离家乡的打工者对亲人的深情思念。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成功运用语域转换的例子。

所谓语域混合，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域在同一个语篇中交错使用的现象，如下例中的古体词和俚语：

(4) a. For more elaborate ablutions, or to answer a call of nature, it was necessary to venture out into the draughty and labyrinthine corridors where baths and showers and toilets were to be found but little privacy and unreliable supplies of hot water. (David Lodge: *Small World*)

b. If you wanted to have a bath or a shower, or to use the 100, you had to go out of your room, and the corridors were draughty and hard to find your way around. The bathrooms weren't terribly private, and there wasn't always hot water. (J. Thornborrow & S. Wareing, 1998: 93)

例 4a 描写的是一个场所的生活设施，本可以用例 4b 这样的浅显易懂的口语来表达。但它却使用了 *elaborate*, *ablutions* 和 *labyrinthine* 等拉丁词语和古法语词汇，混淆了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之间的差别，使这段话听上去非常深奥。

所谓语域借用，指的是讲话者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使用了与已选语域不同的语域，比较常见的是在讲话过程或行文过程中借用其他语域的某个说法，如：

(5) ××教练昨天下课

(6) 二十一天真相大白

(7) 围棋：八段；写作：九段。

例 5 是一则新闻标题，它借用了学校用语"下课"以表达"被解职"的意思。例 6 是一则增白露广告，由于使用了"真相大白"这个词语，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不是商业广告，而是一则警方破案的报道，增强了读者的好奇心。而例 7 则是陈祖德先生评价围棋高手孔祥明所著《我情我心》时说过的一句话。它借用了围棋这个语域的分段术语，把作者的写作水平定为九段，比其围棋水平更高一等。这句话被四川人民出版社用作广告语，通过语域借用的形式产生了幽默而达意的效果。

8.2.5 语域的误用

语域误用指的是讲话者在交际过程中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功能

变体。误用的原因大致有三种:忽视了话题的制约,如例8;忽视了受话者的身份和受话者对讲话内容的接受程度,如例9;忽视了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的差别,如例10:

(8) 蒋介石:忠信呀,你是个政治上敏感的人,该能猜出我叫你来贵州做什么了吧?

吴忠信:我真的不知道。

蒋:我接到王家烈的辞呈,辞去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我想让你代我管理贵州省政务。

吴:在下遵命就是。不过王家烈素与中央怀有二心,我怕——

蒋:你放心,我自有安排。

秘书:报告。

蒋:进来。

秘书:刘渡急电,共军主力已向——

蒋:(举手阻止,转向吴)忠信,你不必着急回话,先回去考虑考虑,再给我回答。

吴:是。(退出)

蒋:(对秘书)你说共军主力已向什么方向逃窜?

秘书:刘渡报告,共军主力已向滇南……

(9) Memo

June 25,1971T0:FAC

From:Foster

There is something intriguing about a teacher surplus which now exists in our country today. It permits US to be very selective in education. It enables US to assign teachers better. It even lets US replace some teachers we should not have hired in the first place. Possibly, at long last, it can stimulate US to be serious about individualizing education. I have listed below some of my thoughts which will obviously convey my ideas and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1) Accountability. Teachers must become more and more accountable for student failures. Just as the patient

expects the doctor to administer medication, teachers must continue to search for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o meet the needs of students.

2) "E" and "F" grades. I must emphasize, even though the record shows the student has failed, it is a definite reflection on the teacher and his approach to helping the student learn.

3) Teachers must show awareness of understanding of pupils' human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needs. The student must have a sense of personal worth, a feeling he belongs, and some sense of power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shaping his own identity. This would again infer that the failure of a student is because of the failure of a teacher.

(10) "My good man, if you'll be good enough to come here, please; a little nearer so," and as the old man came up: "My friend, to put it to you in two words, this lady and I have just arrived here from Slough; that is to say, to be more strictly accurate, we have recently passed through Slough on our way here, having actually motored to Windsor from Rye, which was our point of departure; and the darkness having overtaken us, we should be much obliged if you would tell us where we are now in relation, say, to the High Street. Which, as you of course know, leads to the Castle, after leaving on the left hand then turn down to the railway station."

I was not surprised to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appeal met by silence, and a dazed expression on the old wrinkled face at the window; nor to have James go on: "In short (his invariable prelude to a series of explanatory ramifications), in short, my goodman, what I want to put to you in a word is this: supposing we have already (as I have reason to think) driven past the turn down to the railway station (which, in that case, by the way, would probably not have

been on our left hand, but on the right), where are we now in relation to..."

"Oh, please," I interrupted, feeling myself utterly unable to sit through another parenthesis, "do ask him where the King's Road is."

"Ah—? The King's Road? Just so! Can you, as a matter of fact, my good man, tell us where in relation to our present position the King's Road exactly is?"

"Ye're in it," said the aged face at the window.

例 8 摘自王朝柱编写的电视剧《长征》，值得注意的是后半部分。秘书有急事向蒋介石报告，但他忽视了话题的机密性，不顾有第三方在场这一事实，所以一开口便被蒋阻止。例 9 是一位新任校长给手下教师发出的备忘录(摘自 Johnstone 2002:118－119)。这位校长除了从讲话内容即话语范围上限定教师的责任和义务外，还在 5/6 的完整句中使用了"义务"程度最高的情态动词 must，以不容置疑的强硬口气教训他人，限定他人的行为方式，从人际意义的表达上充分显示自己的权威。例 10 反映的是美国作家 Henry James 问路的一段经历。从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写作风格隐晦曲折、遣词造句叠床架屋的 Henry James，向路边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老者问路，竟也采用了写小说时使用的正式文体。重复出现的客套语有 *my good man*，不必要提供的信息有他如何到达脚下这个位置，使讲话内容复杂化的方式有 *that is to say* 和 *to be more strictly accurate* 等，想要简洁却没有做到简洁的话语标记有 *in two words*, *in a word* 和 *in short* 等。这种混淆书面语和口语差别的话语方式，不仅使路边的老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使同路人也感到极不耐烦。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对围着他索取茴香豆的孩子们说的那句"多乎哉，不多也"，与此例十分相似。

8.2.6 研究语域的目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高度重视对语域的研究。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如此，主要出于以下四点考虑。

第一，为了探索语言符号系统本身与语境因素之间的制约关系。韩礼德认为，语言是一个意义的潜势(meaning potential)，语言的实际

使用受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三大语境因素的制约。具体地说，话语范围制约语言的概念功能，话语基调制约语言的人际功能，话语方式制约语言的语篇功能。这三大功能又分别制约不同的语义系统。具体地说，概念功能制约及物性系统，人际功能制约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语篇功能制约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以及衔接系统。韩礼德还认为，这种制约关系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其原因是讲话者已经选用的语义系统会帮助交际双方判断和预测他们所处的语境。这种研究对于帮助人们认识语言的整体运作方式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为了加强对索绪尔所说的“言语”(parole)特征和使用规律进行研究。受索绪尔的影响，语言学界长期以来偏重对“语言”(langue)即语言系统的研究而忽视对语言实际应用的研究。韩礼德则认为，“言语”研究应该享有同等的地位。无论是语域还是方言，都涉及语言的具体应用和意义的实际交换，所以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

第三，为了研究语篇连贯。韩礼德认为语篇连贯的第一个标准是语篇内部必须一致即内部各个部分彼此衔接，第二个标准便是语篇与语境保持一致即符合语域的要求。这是语言学界首次把语域与语篇连贯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可以看作是韩礼德对语言学理论的一大贡献。

第四，为了告诉人们如何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做到语言得体。具体地说，如何才能做到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和恰当的交际对象就恰当的话题说恰当的话。

8.3 语类

8.3.1 语类的界定以及语言学界对它的关注

语类这个说法是从来源于拉丁语的单词 genre 的翻译，原本指事物的“种类”，后被文学评论家们广泛应用于文学样式的研究，相当于汉语中的“体裁”“类型”“风格”“文体”和“文类”，其中使用得最为广泛的是体裁。但体裁这个说法通常局限于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和戏剧，不包括广告、新闻报道、科技论文等非文学语料。

把文学上的体裁概念扩大到非文学领域，俄罗斯学者巴赫金

(Bakhtin)是第一人。他在1952—1953年间发表的"言语体裁问题"(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话语体裁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显得过于抽象而空洞。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话语体裁这个问题从来没有真正提出过。得到研究的主要是文学体裁。……话语及其类型问题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几乎完全被忽略了。"他进而指出:"语言的使用是在人类某一活动领域中单个而具体的话语形式(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话语)中实现的。……每一单个的表述,无疑是个人的,但使用语言的每一领域却会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类型即我们所说的话语体裁。"按照这种界定,小到日常生活中人们见面时所说的"您早",大到洋洋万言的长篇小说,都是语类的具体体现形式。

巴赫金对语类进行了区分,认为语类大致有简单类和复杂类两种。简单类指的是那些直接反映情景语境、与现实世界直接相关的日常生活中的话语类型;复杂类指的是那些制度化了的(institutionalized)、反映文化语境的话语类型,如各种学术著述、诗歌、戏剧等。复杂类在自身的形成过程中,一般都从简单类吸收某些成分,并对这些成分进行必要的改造。

巴赫金之所以重视体裁研究,是因为他把体裁看作是日常语言使用的基本单位。他认为,虽然词汇和句子等语言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人们只有把它们放到特定的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当中,才能正确而全面地掌握语言的意义。他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懂体裁,就不会说话。

值得指出的是,巴赫金虽然奠定了体裁研究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但他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待语类的,采取的是他本人所说的"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研究方法,因而在实际的话语分析中缺乏可操作性。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具体而实用的研究方法。

对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来说,genre可以涵盖所有的语篇类型,所以我们倾向于使用语类这个说法。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韩礼德是最先重视语类研究的。他在许多著述中(如Halliday, 1978; Halliday, 1985; Halliday & Hasan, 1985;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2014)都对语类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讨论。哈桑(Hasan)(1978:229)也早就将语类定义为"语篇的类

型”(type of discourse)。后来她更深入地探讨了语类问题，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1)语境构型(Contextual Configuration，CC)，即“实现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的值”，可以预测语篇的结构成分、成分出现的次数与顺序；(2)每个语类都有语类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GSP)，包含语篇的必要成分(obligatory elements)和可选择成分(optional elements)，其结构遵循一定的次序；(3)“语类是由语篇的必要成分来定义的”，也就是说具有相同必要成分的语篇属于同一个语类。可选择成分决定属于同一个语类的语篇变异现象(Halliday & Hasan，1985)。马丁对语类作了更加明确的界定(1992)，它是“一个由讲话者以文化社团成员为身份而参与的有阶段、有目标、有目的的活动”。他还提出了一个语类的“图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同属系统功能语言学派的艾金斯(Eggins，1994)也把语类看作是“有步骤、有目的的活动类型”，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多少种已经被承认的社会行为就有多少种语类”。例如，文学语类包含小说、自传、诗歌和戏剧等，日常对话语类包含买卖对话、讲故事、采访、闲谈等。而小说又包含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等，诗歌又包含抒情诗、叙事诗、十四行诗、民谣、儿歌等，戏剧又可分为喜剧和悲剧，或历史剧与现代剧等。这就是说，语类的划分可粗可细，里面有一个精密度的问题。温多拉(Ventola，1995)也支持这种说法，并指出了语类所具有的常规性。她所说的常规性，实际上就是指语类步骤出现的规律性。

语类研究不仅引起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家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其他一些语言学家的关注。例如，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斯威尔斯(J. M. Swales)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巴迪亚(V. K. Bhatia)也对语类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斯威尔斯(Swales，1990)在论述语类的性质时明确指出，语类是交际事件的一种分类，是“包括具有共同交际目的的一组交际事件”。在他看来，交际事件就是按照特定目的和特定程式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中运用语言办事的实例。而每个交际事件都涉及多种因素，如话语活动参与者和文化背景等。巴迪亚(Bhatia，1993)则对语类的特征进行了如下概括：(1)语类是一种可辨认的交际事件；(2)语类不是一般的交际事件，而是一种内部结构特征鲜明、高度约定俗成的交际事件；(3)在建构语篇时，人们必须遵循每个语类所具有的常规；(4)尽管语类有其规律性和制约性，人们仍可在语类规定的框架内传

达个人意图，实现交际目的（参见秦秀白，2000）。

然而，上述所有语言学家都认为，语类的规律性并不意味着语类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由于文化因素和语篇本身的变化，属于同一语类的语篇之间仍然存在某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说，人们可以在不破坏语类基本结构的原则下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8.3.2 语类结构潜势及其研究内容

语类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语类结构潜势。最早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哈桑（Halliday & Hasan，1985）。所谓语类结构潜势，实际上就是某个语类在其意义结构上所具有的可能性。

语类结构潜势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哪些成分是必备的（obligatory）？二、哪些成分是非必备的（optional）？三、所有成分以什么样的顺序（sequence）出现？四、是否有反复出现（recurrence）的成分存在？

先看必备成分。以课堂师生对话为例。这个语类的结构通常是由“Q＋A＋F”（Question＋Answer＋Feedback），即“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反馈”这三个必备成分构成的，缺一不可。如：

(11) Teacher：What is two and two?
Pupil：Four.
Teacher：Right.

但日常对话却很少有“反馈”这个步骤，如：

(12) Husband：What is the time now?
Wife：Ten o'clock.
? Husband：Right.

再看非必备成分。下面是国内公共汽车上的一段录音提示，其中“注意环境卫生，车厢内不要乱丢垃圾”属于非必备成分：

(13) 各位乘客，车辆启动，请拉好扶手。注意环境卫生，车厢内不要乱丢垃圾。下一站是XX站，下车请准备。

现在看各个成分出现的顺序。以足球新闻报道为例。在现场报道中，尽管记者或解说员可以在赛前对比赛结果进行预测，但有关比

赛过程的报道总是先于有关比赛结果的报道。然而，在报纸和电视新闻中，这个语类中的成分却总是以“结果＋过程”的顺序出现的，如《新民晚报》2005年4月24日A13版刊载的一则新闻：

(14) **中青队德国热身完胜加拿大**

本报讯(记者徐东海)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正在德国集训备战的中国国青队迎来了赴德国后的第二场热身赛，也是第一场正式的国际青年比赛。结果凭借王永伯和权磊的进球，中青队以2比0战胜加拿大国青队，取得赴德国集训后的首场胜利。

昨天这场比赛是在德国当地时间上午11时进行，地点是在巴特基兴根市。……(略)

下半场易边之后中青队出场队员全部更换。……

赛后，主教练克劳深表示，他对这场比赛的结果比较满意。……

其他有关语类成分出现顺序的例子有：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总是先于回答，日常对话中的问候总是先于道别，法庭审判中的交叉审问总是先于法官判决，开会时主持人的开场白总是先于其他人的发言。最后看有些成分的多次出现。以课堂师生对话为例。虽然这个语类的常见结构是“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反馈”，但其中的“教师提问＋学生回答”这个语对(adjacency pair)是可以多次出现的，如：

(15) Teacher: Who wrote *Hamlet*, Jack?
Jack: Dickens.
Teacher: Who wrote *Hamlet*, Mary?
Mary: Shakespeare.
Teacher: Right. Shakespeare.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在对语类结构潜势进行描写时，受哈桑(Halliday & Hasan, 1985)的影响，一般都用线性的方式说明所有步骤出现的先后顺序，用符号 ^ 连接相邻的成分，把可以取舍的成分放在括号里，对于那些可以在不同位置上多次出现的成分则用↙符号来表示，圆点·表示有不止一个可选择的成分。下面以市场买卖活动这个语类的结构为例。哈桑(同上)通过调查发现，这个语类的结构潜势

可包含以下成分：打招呼(Greeting)、买卖引发(Sales Initiation)、买卖询问(Sales Enquiry)、买卖请求(Sales Request)、买卖依从(Sales Compliance)、出价(Sale)、购买(Purchase)、买卖结束(Purchase Closure)、告别(Finis)。其语类结构潜势为：

> (Greeting) ^ (Sales Initiation) ^ (Sales Enquiry) ^ Sales Request ^ ↙ Sales Compliance ^ Sale ^ Purchase ^ Purchase Closure(^ Finis).

温多拉(Ventola，1987)和艾金斯(Eggins，1994)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

当我们看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言成分时，如何才能判断它们是否属于同一个语类结构呢？对于这个问题，艾金斯(Eggins，1994：37)提出了两条衡量标准：形式标准和功能标准。形式标准指的是根据不同成分的形式把语篇划分为若干步骤，功能标准指的则是根据不同成分所发挥的功能把语类划分为若干步骤。仍以买卖活动为例。如果按照形式标准，这个活动是由九个部分构成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叫做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等。如果按照功能标准，我们则可以像哈桑那样，把它们分别叫做买卖引发、买卖请求等。再以学术论文为例。如果按照形式标准，这个语类一般由若干章节构成，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叫做第一章、第二章等。如果按照功能标准，这个语类则由导言、论述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一般说来，形式标准强调的是同一个语类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相同之处，如学术论文的各个部分都是全文的组成部分。而功能标准强调的则是同一个语类内部各个步骤之间的不同之处，如学术论文导言和结论的差别。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标准，语类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研究语篇的交际目的和交际策略。

8.3.3 语类结构的体现形式

语类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客观而全面地描写某个语类结构是由哪些步骤构成的，而且需要发现每个步骤的典型的体现形式。让我们以简历为例(参见 Eggins，1994)。

从结构上看，简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时序结构类；二是功能结构类。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类。第一类简历可以是顺时的，如国内常

见的中文简历；也可以是逆时的，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常见的英文简历。但不管是顺时或逆时，这类简历的语类结构是由以下几个步骤构成的：

抬头(heading) ^ 教育经历(educational experience) ^ 工作经历(work experience) ^ 其他经历(other experiences) ^ 推荐人(references)

每个步骤内部都有一个或多个成分构成，每个步骤都有其典型的体现形式：

抬头：包括申请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 e-mail 地址，这些成分通常由名词词组体现；

教育经历：包括时间和接受的具体教育，时间由名词词组体现，教育内容由名词词组或省略了主语的非完整陈述句体现；

工作经历：包括时间和所承担的具体工作，时间由名词词组体现，工作内容由名词词组或省略了主语的非完整陈述句体现；

其他经历：包括时间和所承担的具体工作，时间由名词词组体现，工作内容由名词词组或省略了主语的非完整陈述句体现；

推荐人：由名词词组体现。

下面看一个例子：

(16) **Jennifer Wang**

1902 W. Chocolate Avenue

Hershey, PA 17002

(717)531—9863

Education

MBA,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1995—1999 BBA, major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nor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Delaware.

Work Experience

2003—present Vice-president, XXX Inc. New York.

2001—2003 Project manager, XXX Inc. Baltimore, MD.

Other Experience

Bookstore manager, Sunshine Bookstore, New York. Increased sales by 15% within three months.

References

Dr. John Smith, Professor of IT,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Tel.: XXX—XXXX;

Mr. William W. White, President, XXX Inc. New York.

Mr. R. H. Lyons, marketing manager, XXX Inc. Baltimore, MD.

再看菜单。每个菜单一般都由不同类型的菜肴组成,如中国餐馆的菜单往往由冷菜、热菜、汤、点心和饮料等部分组成。而每一类菜肴中都由若干菜肴组成。每道菜肴又由其名称和价格组成。菜肴名称往往由名词词组来体现,菜肴的价格由数字来体现。如:

(17) 冷盆

手撕鸡	18 元
醉鸡	26 元
扬州酱鸽	18 元
水果色拉	16 元
蒜泥黄瓜	6 元

……

再看一个讣告的例子。英文讣告一般先用一个陈述句通报某某人去世的消息,然后用另一个陈述句提供葬礼的时间和地点,最后是用名词词组的方式提供发讣告的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般由家人组成。如:

(18) OBITUARY

It is with profound grief and sorrow we regret to inform about the sudden and untimely demise of our dear

BRIGADIER N. T. SINGH

Cremation will be held at 4:30 pm on Sat. 9th April, 2005

At the Cremation Ground

(Near Okhla Barrage), Noida

Antim Ardaas. Kirtan & Bhog on Tuesday 12th April 2005 from 2:00 to 4:00 pm at Gurudwara, Secvtor, Noida

***In grief*:**

Mrs. Rana N. T. Singh (Wife)
Sardami Prem Kaur (Mother-in-law)

而学术报告的海报一般都以名词词组体现报告人的姓名和身份，以名词词组体现报告的题目，以名词词组体现报告的时间和地点，以陈述句或祈使句体现报告组织者的愿望。如：

(19) 学术报告
报告人：××大学××教授
题目：评价理论的内容和贡献
时间：2014 年 4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地点：××大学×楼学术报告厅
欢迎全体英语专业研究生参加！

8.3.4 语类与文化语境的关系

人类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难免有相似之处。先看那些不需要使用语言便能完成的行为。以开锁为例。平时我们万一把自己锁在门外，就需要请人来开锁，而开锁的人只需要完成三个步骤便能完成他所有的任务：从某地来到关闭的门外＋开锁＋离开。而一个小偷却需要完成更多的步骤才能达到偷盗他人财物的目的：从某地来到关闭的门外＋开锁＋进屋＋找到需要的东西＋离开。再看需要使用语言才能完成的行为。几乎在所有的文化传统中，自我介绍总是出现在对话的开头而不是结尾，与他人道别总是出现在对话的结尾而不是开头；买卖过程中买方总是先说明要买什么货物以及购买的数量，卖方才向对方提供所需要的货物。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相互影响越来越明显，语言行为也越来越接近。

当然，迄今为止，文化差异还是客观存在的，语类结构也因此而产生差异。以打电话为例。美国人打电话时第一个讲话者一般都是接电话者，第一句话是自报家门，而中国人打电话时虽然第一个讲话者也是接电话者，但他第一句话的功能却是询问对方是谁。电话结束前，美国人都要说一声"再见"，而这句话中国人却可说可不说。所以当不懂美国文化习惯的中国人跟美国人通话时，很可能因为不讲"再见"就挂电话而给对方造成突兀甚至不礼貌的印象。再以婚礼为例。

美国人在教堂举行婚礼时，不会有“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这几个环节，更不会给新娘罩上一块红盖头；而中国人举行传统婚礼时也不会有人问新郎或新娘是否愿意娶或嫁给对方，更不会当众亲吻。

即使在同一个国家，行为方式也有可能前后不一致。例如，以前印度人结婚，男方向女方家庭索取嫁妆的现象到处可见，熟悉这个情况的人听到下面这句话时，很容易理解它的含义即新郎的父母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儿子是独子而向女方父母索取嫁妆：

(20) They didn't create any problem in the wedding even though Pream's husband is the only son.

但是，现在印度法律已经明文禁止强行索取嫁妆的行为，犯法者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8.4 两种语境模型的对比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系统功能语言学派为了阐释语言的内部工作机制，提出了各种语境理论(如 Halliday，1978；Gregory，1967；Ure & Ellis，1977；Fawcett，1980；Martin，1985，1992 等)。在这些理论中，韩礼德和马丁的语境模型影响最大。前者以其语境变量与语言纯理功能的耦合关系(hook-up relationship)研究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后者则因其对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所作的进一步切分和对话语图式结构(schematic structure)所作的解释而受到学派内部广泛的关注。

然而，马丁的语境理论受到了哈桑(Hasan，1995)的激烈批评。在这里，我们将集中论述马丁和哈桑之间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争论，韩礼德和马丁在语境理论方面到底有哪些分歧，并就哈桑提出的批评发表我们自己的见解。

8.4.1 韩礼德的语境模型

韩礼德是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参见 Halliday，1964)建立最初的语境模型的。这个模型包括三个变量：“范围”(field)，“方式”(mode)和“风格”(style)。在 1978 年的模型中，“风格”为“基调”(tenor)所取代，其原因在于“风格”一说颇多歧义。为了便于和马丁的语境模型对比，

我们根据韩礼德(Halliday,1978)提出的语境模型绘制了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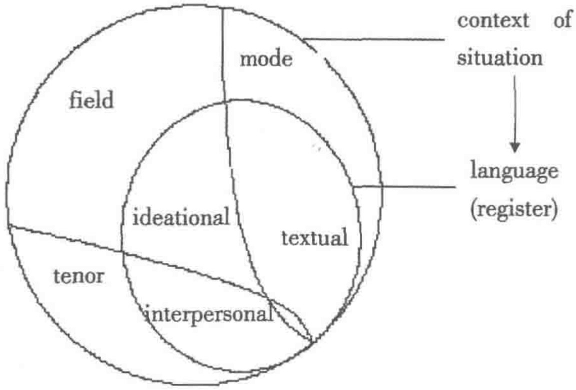


图 8—1

在这个语境模型中,韩礼德把语言系统分成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语音层三个层次。他认为,相邻层次之间的体现关系是自然的(natural),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语义层激发(activate)词汇语法层,词汇语法层解释(construe)语义层的关系。而语境层与语义层之间的关系,与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之间的关系一样,也是有动因的关系。具体地说,语境变量话语范围所激发的是语义系统中的概念功能,话语基调所激发的是人际功能,而话语方式所激发的是语篇功能。这个模型没有体现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之间的关系。从韩礼德其他的著作中(如 Halliday & Hasan,1985),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这种关系与上述的体现关系不同,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示例关系(instantiation)而不是体现关系。换言之,情景语境是文化语境的缩影,不同类型的情景语境反映了文化语境的不同方面。

8.4.2 马丁的语境模型

马丁首先接触的是格里高利(Gregory,1967)的语境理论。与韩礼德不同的是,格里高利认为语境由四个变量组成,除了"范围"(field)和"方式"(mode)之外,还有"个人基调"(personal tenor)和"功能基调"(functional tenor)。马丁试图折衷韩礼德和格里高利的理论,以便建立一个更能服务于教学的语境模型。这就涉及如何为"功

能基调"定位的问题。最初，马丁(Martin & Rothery, 1980)把它看作是由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所实现的变量，属于语篇的"社会目的"(social purpose)。这一语境变量关系到语篇的整体组织。为了避免和"个人基调"(即韩礼德所说的 tenor)混淆，马丁使用了"语类"(genre)来重新命名这个语境变量，同时也赋予它更为广泛的意义："语言用以体现文化的、分阶段实施的、有目的的社会过程"(Martin & Rothery, 1986:243)。马丁还用"语域"(register)这一术语取代韩礼德的"情景语境"，以涵盖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三个语境变量。

马丁(Martin,1986;Martin,1992)认为，在"语类"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更抽象的层面即"意识形态"(ideology)。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构成一种文化的编码倾向系统"(Martin,1992:507)，这个系统可以使语类、语域、语言中的自由选项按照阶层、性别、年龄、种族有倾向性地展示给语言使用者。它关系到符号系统的进化和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马丁(Martin,1992:496)提出的语境模型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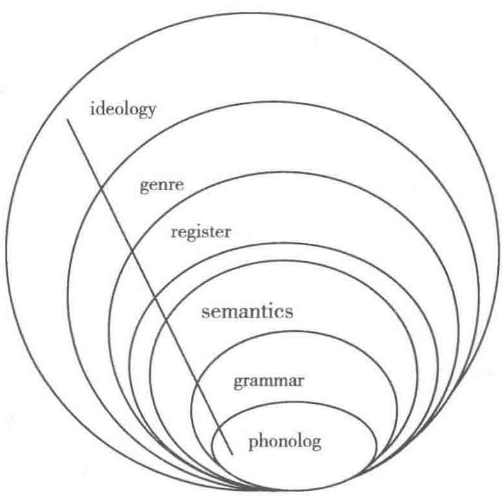


图 8—2

马丁的语境模型是在格里高利和韩礼德的基础上根据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1961)的语符学(glossematics)理论发展而来的。他按照语符学理论认定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即语言是语域的"表达层

面”(expression plane),而语域则是语言的“内容层面”(content plane);语域是语类的表达层面,而语类则是语域的内容层面;语类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层面,而意识形态则是语类的内容层面。在语言内部,话语层和词汇语法层是语音层的内容层面,而语音层则是前两者的表达层面。对于从意识形态到语言的各层面之间的关系,马丁援引了莱姆基(Lemke,1984)的“元冗余”(metaredundaney)理论,认为语域是语言的一种模式,语类是语域的一种模式,意识形态是语类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性质的关系不适用于语言内部各层次之间。马丁认为词汇语法层和语音层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任意的”(Martin, 1999:39),而词汇语法层与话语层之间的关系与此不同。

8.4.3 两种语境模型的对比

马丁的语境模型和韩礼德的语境模型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在这里,我们先对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进行客观的论述,然后再发表自己的观点。

为了直观起见,我们首先用图表的形式把这两个模型的各个层面进行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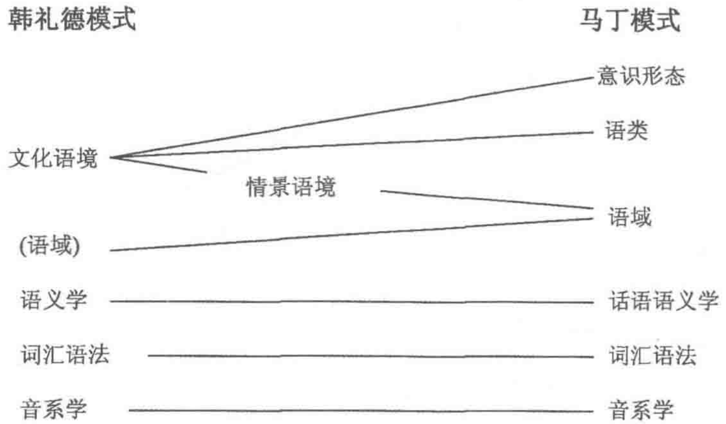


图 8—3 韩礼德和马丁语境模型对比

韩礼德和马丁的理论模型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相似之处:

第一,这两个模型都借鉴了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把语言看作一个多层次的符号系统。叶尔姆斯列夫汲取了逻辑学和索绪尔

符号学的合理成分，从纯理论角度把广义的语言符号界定为一个“层级系统，它的任何一个组成成分都可以再分析为由相互关系限定的一些集合，而这些集合又可再分析为由相互交换或组合关系限定的衍生成分”（Hjelmslev，1961:106）。这个定义成为韩礼德和马丁语境模型的基础。

第二，这两个模型都具有人类学倾向，从语言与社会的关系出发研究语言，把语境作为语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语义系统中的选择受到社会结构的控制。社会结构最终微缩为语境，并在这一层面与语言的语义系统发生关系，从而使语境成为解释语义选择的根本要素。

第三，这两种模型对语言层面的切分基本相同。韩礼德和马丁都把语言切分为三个层次，其中两个层次使用了相同的术语表达，即“语音”（phonology）和“词汇语法”（lexicogrammar），另一个层次所用的术语有所差异，韩礼德用了“语义”（semantics），而马丁则用了“话语语义”（discourse semantics）。这一对不同的术语所蕴含的共同之处就是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这两个模型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语境层面的切分不完全相同。韩礼德传承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的语境观，没有对语境进行层面切分。换言之，对韩礼德来说，语境是一个统一的层面，虽然他承认这个层面有两种表现形式：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处于一条横轴的两端，情景语境直接与语言发生关系，是语篇发生的直接环境，相对于文化语境来说是具体的。而文化语境则潜在地制约着语言的运用，它的作用要通过情景语境才能得到发挥，相对于情景语境是抽象的。韩礼德对情景语境作了深入的研究，把它的构成成分概括为三大因素，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模型。但是韩礼德本人承认，他“没有给出一个文化语境的语言学模型”，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东西尚不存在”（Halliday，1985:47）。

与韩礼德不同，马丁把语境切分为三个交际层面：语域、语类和意识形态。在他的语境模型中，语域、语类和意识形态不像韩礼德模型中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处在一条横轴上，而是处于一条纵轴上，即它们有上下之分，属于不同的层面。这三个层面中直接与语言发生关系的是语域。马丁所说的语域与韩礼德所说的语域不同，与韩礼德所

说的情景语境也不尽相同。在韩礼德(1978:111)看来,语域是"文化中的成员将其与某一语境类型相联系的语义资源构型,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可以拥有的意义潜势"。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语域概念处于语言的语义层,而不是在语义层之上"(Thibault, 1987:610)。马丁没有重新定义这一概念,但他扩大了它的外延,使它不仅包括了韩礼德的语域概念,即马丁所说的"作为语境表达层面的语言",而且"还包括语境内容层面的一部分"(Martin,1992:501－502)。这里的"内容层面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指韩礼德的情景语境。由此可见,马丁的语域概念涵盖了韩礼德的语域概念和情景语境概念(Hasan, 1995)。

马丁为了从理论上取代韩礼德的文化语境概念,从应用上提出一个能适应教学需要的、能解释语篇图式结构的语境模型,主张在语域之上引入语类概念。和温多拉(Ventola,1987)以及米歇尔(Mitchell, 1957)等人一样,他把语类看作是决定语篇图式结构的语境变量。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语类概念不同于韩礼德的语类概念。在韩礼德(1978:145)看来,语类是话语方式的一个方面,是"在文化中具有社会价值的、语篇特定的符号功能"。而马丁(Martin,1985:250)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巴赫金(Bakhtin,1986)的"言语类型"(speech genres)概念,把语类看作"一种用语言手段实现的、构成文化相当一部分内容的社会活动类型",因此可以说语类就是"由语域实现的、分阶段实施的、由目的定位的社会过程"(Martin, 1992:505)。由此可见,马丁的语类概念处于文化层面。

在语类这一层面之上,马丁还引入了意识形态这一最高层面,目的是避免使他的语境模型"过于整体划一、落入严格的决定论模式"(Martin,1992:507)。马丁注意到,一种文化的意义潜势在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因而是不断变化的。这些社会集团的话语之间的张力意味着语言系统的发展是文化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引入意识形态这一层面正是为了解释意义潜势的不均衡分配以及语言系统的惰性和发展。

第二,对语境各层面的内部切分不同。韩礼德对语境层面的两种表现形式即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都没有作进一步的切分。他把构成情景语境的诸因素理论化为三个变量,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这三个语境变量没有层次之分,而是如同三棱柱的三个面,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而马丁则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原理对

各层面作了两分法的切分。他把每一个层面都看作是一个由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构成的符号系统。事实上，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给不同种类的符号系统所下的定义(Hjelmslev, 1961:112)，除了语言层面被命名为"外延式符号"外，马丁语境模型中的其他层面都属于"内包式符号"，因为语域、语类和意识形态等层面的表达层面本身都是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又有自己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因此，可以说马丁的语境模型实际上是由"外延式符号"和"内包式符号"层层叠加起来的。

第三，层面之间的关系不同。在韩礼德的模型中存在两种关系。一种关系是在同一层面上的两个形式之间，即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之间，这种关系被称为示例关系。具体说来，处于交际前台的情景语境是潜在的文化语境的示例，它突现了与当时交际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些相关因素与情景语境因素融合在一起，共同作用于语言的语义系统。另一种关系则存在于相邻的上下两个层面之间，即情景语境与语义系统之间、语义系统与词汇语法系统之间、词汇语法系统和语音系统之间。这种关系叫做体现关系(Halliday, 1978:39－46)。体现关系包含两种含义。其一，自上而下的作用关系是决定关系，这种决定关系并非按照绝对的决定论观点来解释，而是一种盖然性(probabilistic)意义。其二，自下而上的关系是解释关系。语义系统中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话语的情景语境，这就使得在了解语义系统选择的情况下可以明白话语的情景语境。因此，体现关系是一种双向的辩证关系(Hasan,1995)。

马丁的语境模型中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与韩礼德的模型中的关系不甚相同。马丁(1992)在阐述他的语境模型时，对上下相邻层面之间的关系作了界定。他根据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认为下一层面是上一层面的表达层面，即语言是语域的表达层面，语域是语类的表达层面，语类是意识形态的表达层面。语言内部的三个层次也分为两个层面，话语语义和词汇－语法两个层次构成内容层面，语音层单独构成表达层面。对于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之间是何种性质的关系，则没有明确的说法。后来，鉴于他的语境模型层面之间的关系不够明确而遭到哈桑(Hasan,1995)的批评，马丁(Martin,1999)对各层面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并使用了体现关系这一术语，但他坚持认为"语境和语言之间的体现关系不同于语言内部各层次之间的体现关系"，

"(我们)并没有想让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和语言之间的体现关系不同于韩礼德所说的体现关系","我们并没有想让从语域到语言的体现关系被理解为任意的关系"(Martin,1999:29)。

第四,出发点不尽相同。韩礼德在其语言理论中引入语境这一层面,其根本出发点在于从语言外部即社会结构来诠释语言这个本身并非封闭、自足的系统。对于语义系统中的选择,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的选择,以及词汇一语法系统中的选择,即及物系统、语气和情态系统、主位一述位结构、信息结构的选择,韩礼德都从情景语境中找到了解释,这就是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不难看出,在对语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进行阐述时,韩礼德主要着眼于小句,以小句作为分析单位。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专著《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1985/1994)之中。而马丁的着眼点在于语篇的图式结构。他讨论语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时更多的是以语篇为基本单位,这体现在他把语言的语义系统命名为话语语义,与韩礼德的社会语义相区别。他从语境中抽象出"目的"(purpose)这一概念,并把它提升为语类层面,其根本目标就是用它来解释语篇的图式结构。在马丁看来,语类就是统管语域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网络,该网络把各种语篇类型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却是任何一个语域因素都难以独自胜任的(Martin,1992)。概言之,如果说韩礼德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语言的系统,那么马丁的着眼点则主要在于语言的过程。

8.4.4 我们的观点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韩礼德和马丁的语境模型都解决了一些语言学问题,但也留下一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8.4.4.1 对韩礼德语境模型的看法

在我们看来,韩礼德语境模型的主要贡献,就是把情景语境的各种构成因素理论化为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三个变量。这个理论概括克服了其他语言学派的语境观因语境因素过于琐碎、难以取舍所造成的困难,因而比较系统地解释了语境对语义选择的制约作用。然而,这个语境模型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一,情景语境对文化语境的示例关系显得过于简单。对于情景语境如何体现文化语境这个问题,该模型没有详细阐述。我们认为,

这种示例关系应该表现为文化语境对情景语境三个变量的取值所施加的影响。换言之，这三个变量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的取值是相互影响的，其中一个变量的取值会影响到其他两个变量的取值。情景语境变量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网络。在我们看来，这个网络植根于文化语境。文化语境与情景语境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二，情景语境因素对语义系统的制约关系尚需进一步完善。韩礼德的理论模式对这种关系的描述是，话语范围决定概念功能，话语基调决定人际功能，话语方式决定语篇功能。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是存在的，是真实的，但它没有充分反映情景语境对语义选择的影响。我们认为，一个语境因素，因其与其他两个语境因素相互作用，必然影响着所有三个纯理功能；反之，每一个纯理功能的选择，不仅受到一个语境因素的制约，而且同时也受到其他两个语境因素的影响。总之，语境对语义选择的影响不是那种单纯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多元对应关系。这种关系需要更加深入而系统的论证。

第三，韩礼德的语境模型对语类的定位不够确定。一方面，韩礼德(1978:62)指出，话语方式大致包括海姆斯(D. Hymes)所说的"渠道、基调和语类"，认为语类是话语方式的一个构成因素，是属于语言外的；另一方面，他似乎把语类从语境概念中分离出来，从传统的修辞学角度把它看作是按形式对话语进行分类的概念，因而是属于语言内的。他在论述话语的语篇特征时，认为其中一个构成因素就是"语篇的'宏观结构'，这种宏观结构使语篇成为某一类语篇——对话、叙述、抒情诗、商业信函，等等"(Halliday & Hasan, 1976:324)，这里的宏观结构被定义为"作为话语形式本身的特征的那种更大的结构"(Halliday & Hasan, 1976:326)。由此可以看出，韩礼德所说的语类概念有两种含义，这两种不同的含义应该得到统一。

8.4.4.2 对马丁语境模型的看法

马丁的语境模型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把韩礼德的语境模型中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文化语境概念具体化为两个层面，即语类和意识形态，并对这两个层面，尤其是对语类，作了进一步探讨，从而给文化语境这一原先比较空泛的概念增加了具体的内容。其次，马丁从人类语言学角度界定语类概念，把它看作社会交际活动类型，并把交际的各阶段与语篇的宏观结构成分联系起来，能够从理论上更好地解释语篇宏观结构的生成。把语类作为生成语篇宏观结构

的一个语境层面，能够更容易地解释语篇推进过程中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所发生的变化。语类可以用来预测这些阶段性变化，同时解释语篇的总体连贯。哈桑（Hasan，1995；Hasan，1985；Hasan，1977）坚持韩礼德的语境模型，反对马丁分割语类与情景语境、把语类看作语境模型的一个独立层面的做法，认为语类结构潜势（generic structure potential）取决于情景语境的三个因素。对哈桑的这一观点，我们不完全赞同。我们不否认情景语境对语类结构的影响，但情景语境变量不足以说明解释语篇的宏观结构，马丁提出的语类层面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然而马丁的语境模型并不完善，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商榷。

第一，语域的概念需要进一步解释。马丁（Martin，1992）表示，他借用了韩礼德的语域概念，并延伸其外延，使之涵盖韩礼德的情景语境。但他又认为，"在韩礼德使用'情景语境'这一术语的地方，我们使用语域"，"这种差异仅仅是术语上的"。这样，马丁似乎完全把语域等同于韩礼德的情景语境概念，这显然与他最初给语域所作的界定有所矛盾。我们认为，用语域专指韩礼德的情景语境概念是欠妥的，因为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一个确立已久的术语，语域已有自己特定的含义，如果用它指别的东西，尤其是另一个已有确定名称的东西，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必然会引起术语运用上的混乱和误导。再者，正如哈桑所批评的那样，用"语域"这个术语统称韩礼德所说的语域和情景语境，在理论上没有充足的理由。语域本来是指语言的功能变体，它与情景语境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区别。语域本身属于语言的，而情景语境则是语言外的。

第二，关于层面划分也有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哈桑对马丁语境各层面之间的模糊关系作了尖锐的批评，对此我们表示赞同。最初，马丁把相邻的上下两层面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性质，他在后来的补充说明中认定为"元作用于"的性质。对这种关系，我们存有几点疑问。首先，马丁在借用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中的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这一对术语时，没有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详细的演示，再加上他同时借用了叶尔姆斯列夫的"符号""外延式符号""内包式符号"等概念，使人认为他所讨论的符号概念基本等同于叶尔姆斯列夫所说的符号。这种效果正是激发哈桑批评的原因之一。哈桑认为，如果马丁模型中各层面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叶尔

姆斯列夫符号内部的关系，那么他的这种模型则完全偏离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功能思想。尽管马丁在哈桑的批评之后作了简单的说明，但在缺乏详尽论证的情况下，他的“内包式符号”语境模型的内部效度必然受到影响。其次，对意识形态层面如何作用于语类层面，马丁的理论也缺乏有力的论证。在他的模型中，意识形态层面的研究还很薄弱，这直接影响到对该层面与下一层面之间的关系的描述。只有当意识形态层面有了较为充分的描写，它与语类层面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另外，关于语类和语篇图式结构的关系，一方面马丁认为“语篇结构是在语类层面上生成的”，另一方面他又表示，“语类的选择决定于对语篇结构的具体成分相关的话语范围、话语基调、话语方式的选择”(Martin，1992：505)。究竟是语类直接决定语篇的图式结构，还是需要通过语域的选择起作用，这个问题也没有讲清楚。

8.5 结语

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斯为源头的情景语境理论和以萨丕尔(Sapir)和沃尔夫(Whorf)为源头的文化语境理论，构成了整个语境理论的坚实基础。近几十年来各个国家的语言学家所从事的功能语义研究或篇章语义研究都由此发展而来，或者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语域和语类是两个既不相同但又彼此相关的概念。之所以说不同，是因为语域是情景语境的产物，而语类是文化语境的产物。具体地说，语域是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等情景语境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语言变体，语类是人类社会活动模式和目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语言图式结构。之所以说彼此相关，是因为任何语言使用总是发生在某个具体的情景语境中，因此需要考虑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等因素对语义的制约；与此同时，任何语言使用又总是发生在某个比情景语境范围更大、内涵更广的文化语境中，因此需要考虑各个文化自身讲话做事的特点。研究语域和语类可以“通过描写人类如何根据文化语境的要求利用语言做事把人们对文化的了解提升到理性的高度”(Eggins，1994)。任何对情景语境或文化语境的忽视，都将导致语言交际不得体或不完整，从而影响交际的效果。如果我们只顾掌握某种语言的造句规则，而忽视

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忽视语言在语言社团、个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变成海姆斯(Hymes，1967:639)所说的“文化怪物”(cultural monster)。

第九章 语法隐喻

9.1 韩礼德 1985/1994 模式

在韩礼德《功能语法入门》1985 年和 1994 年两个版本中主要提出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①] 和人际隐喻（interpersonal metaphor）两种形式。

9.1.1 概念隐喻

在概念隐喻中韩礼德显示一个属于概念元功能的及物性，其过程可以隐喻为另一个过程。随着过程的转换，各小句中的功能成分（如参与者、过程、环境成分等；参见第四章）可互相隐喻化，被转换的功能成分在词汇语法层体现时又可以从一个形式（如短语和词类等）隐喻为另一个形式。例如：

(1) a. On the fifth day they arrived at the summit.

b. The fifth day saw them at the summit.

例 1a 的语义是个物质过程，而例 1b 的语义是个心理过程，每句中的功能成分可分别见图 9—1 和图 9—2。

They	arrived	at the summit	on the fifth day.
参与者：动作者	过程：物质	环境：地点	环境：时间

图 9—1

① 这里所讨论的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指在概念元功能层次的隐喻，不同于莱可夫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

The fifth day	saw	them	at the summit
参与者:感觉者	过程:思维:感觉	现象	环境:地点

图 9—2

9.1.2 人际隐喻

在人际隐喻中,韩礼德则区分情态隐喻和语气隐喻,前者表现为情态的体现形式可以有多种,如情态动词、形容词、副词、名词等,而语气可以由多种言语行为互相转换。

9.1.2.1 情态隐喻

情态隐喻表现在原来由情态动词体现的情态语义可以由词汇语法层次的其他形式体现,如例 2:

(2) a. Probably that pudding never will be cooked.

b. I don't believe that pudding ever will be cooked.

图 9—3 表示例 2a 和例 2b 中涉及隐喻化的语义成分。

<table>
<tr><td colspan="2">Probably</td><td colspan="2">that pudding</td><td>never</td><td>will</td><td>be cooked.</td></tr>
<tr><td colspan="2">情态:概率</td><td colspan="2">主语</td><td>情态:概率</td><td>限定词</td><td>谓语词</td></tr>
<tr><td>I</td><td>don't</td><td>believe</td><td>that pudding</td><td>ever</td><td>will</td><td>be cooked.</td></tr>
<tr><td colspan="7">α ————→ β</td></tr>
<tr><td>主语</td><td>限定词</td><td>谓语词</td><td>主语</td><td>情态:概率</td><td>限定词</td><td>谓语词</td></tr>
</table>

图 9—3

我们从图 9—3 中可以看到:(1)英语中情态动词 *may* 和 *might* 的情态语义可由例 2a 中的副词 *Probably* 和例 2b 中的 *I don't believe* 小句体现;(2)例 2a 中的副词 *Probably* 和 *never* 中的否定语义成为例 2b 中的 α 小句,虽然这个小句的主语、限定语和谓语词齐全,但在功能上体现的是情态语义。

同样,例 3a 中的介词短语和例 3b 中的小句所表示的情态语义是一样的,只是后者融合了限定词中的否定成分。

(3) a. In my opinion Mary doesn't know.

b. I don't think Mary knows.

<table>
<tr><td colspan="2">In my opinion</td><td>Mary</td><td colspan="2">doesn't</td><td>know</td></tr>
<tr><td colspan="2">情态</td><td>主语</td><td colspan="2">限定词/情态/归一度</td><td>谓语词</td></tr>
<tr><td colspan="5">语气</td><td>剩余成分</td></tr>
<tr><td>I</td><td>don't</td><td>think</td><td>Mary</td><td>knows</td><td></td></tr>
<tr><td colspan="6">α ——→ β</td></tr>
<tr><td>主语</td><td>限定词</td><td>谓语词</td><td>主语</td><td>限定词</td><td>谓语词</td></tr>
<tr><td colspan="2">语气</td><td>剩余成分</td><td colspan="2">语气</td><td>剩余成分</td></tr>
</table>

图 9—4

9.1.2.2 语气隐喻

韩礼德有关语气隐喻的讨论主要结合言语行为理论，如：

(4) a. You shouldn't say such a thing.

b. How could you say such a thing?

<table>
<tr><td></td><td>you</td><td>don't</td><td>say</td><td>such a thing</td></tr>
<tr><td></td><td>主语</td><td>限定词</td><td>谓语词</td><td>补语</td></tr>
<tr><td></td><td colspan="2">语　气</td><td colspan="2">剩余成分</td></tr>
<tr><td>how</td><td>could</td><td>you</td><td>say</td><td>such a thing</td></tr>
<tr><td>WH:附加语</td><td>限定语</td><td>主语</td><td>谓语词</td><td>补语</td></tr>
<tr><td></td><td colspan="2">语气</td><td colspan="2"></td></tr>
<tr><td colspan="5">剩余成分</td></tr>
</table>

图 9—5

我们从例 4 中的两句话和图 9—5 中的分析可以看到：例 4a 是陈述句，例 4b 是惊叹句，但它们所表达的语义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例 4b 是例 4a 的隐喻式。由于语气隐喻，归一度可以根据需要转移，如例 5 至例 8 所示：

(5) a. It's likely Mary doesn't know.

b. It isn't likely Mary knows.

(6) a. John's supposed not to go.

b. John's not supposed to go.

(7) a. It's certain Mary doesn't know.

b. It isn't possible Mary knows.

(8) a. Fred always doesn't stay.

b. Fred doesn't sometimes stay.

9.1.3 元功能和层次

从上述介绍,我们可以把韩礼德 1985 /1994 模式图示如下:

- 语法隐喻
  - 概念隐喻
    - 过程的转换
    - 功能成分的转换
    - 词汇语法的转换
  - 人际隐喻—词汇语法的转换

图 9—6　韩礼德有关语法隐喻的 1985/1994 模式

9.1.4 韩礼德 1996 模式

如果我们查看韩礼德在 1996 年的论著,虽然他也提到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也提到词汇语法的转换,但在框架上呈现不同,即他认为语法隐喻包含“元功能”和“层次”两个方面(下称 1996 模式),如图 9—7所示。

- 语法隐喻
  - 元功能
    - 概念隐喻
    - 人际隐喻
  - 层次
    - 语义层
    - 词汇语法
    - 音系层

图 9—7　韩礼德有关语法隐喻的 1996 模式

韩礼德对这一框架的重新整理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语法隐喻的韩礼德模式实际上就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模式,它突出的是功能的思想,即语法隐喻主要表现在及物性的过程和功能成分的相互隐喻化,最后才见之于词汇语法层的体现转换,前者

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但在 1985/1994 模式中，一到人际隐喻这个阐述便不那么理直气壮了，人们看到的只有词汇语法层的转换，那是结构主义者早就做过的工作。第二，韩礼德和马丁（Martin）对科技英语语篇研究后，曾多次报道所谓语法隐喻主要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这在原模式中并没有被突出。但在 1996 模式中，所谓的名词化主要与词汇语法层有关，这样词汇语法层的隐喻与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第三，层次的概念既然包括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音系层三个层面，这就摆脱了给人以与乔姆斯基的"转换"概念雷同的印象。正如他的"转换"是语法和语义之间的"交叉叠合"（cross coupling），不同于乔姆斯基语法的单纯的、形式的句法运作。最后，引入层次的概念可以使语法隐喻的研究和人类语言的发展结合起来，以说明词汇语法层的出现是儿童语言向成人语言过渡的必经之路。

应该说，1996 模式比 1985/1994 模式是个突破，不仅在框架上更完整、更成熟，在理论上能自圆其说，对语言的系统发展、个体发展和语篇发展的阐述在理论上是一个很大贡献。

9.2 语篇隐喻

9.2.1 马丁对语篇隐喻的研究

韩礼德的元功能是三分的，即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既然韩礼德确认在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中存在概念隐喻和人际隐喻，人们不禁要问：在语篇功能中为什么不出现语篇隐喻（textual metaphor）？语篇隐喻与语篇功能能否挂上钩？我们知道，在分析语篇功能的主位结构时，韩礼德曾确认在复合主位中，本来属语篇功能的不同主位又可按三个元功能进一步区分主位结构中的概念主位、人际主位和语篇主位（Halliday，1994：52－6）。

马丁对这个疑问作了肯定的回答。他最早提出语言中的时间关系可以经语法隐喻建构成不同形式（Martin，1992：168），如例 9 中的斜体部分。

（9） a. We walk the ring with our dogs. *Afterwards* we just

wait.

b. We walk the ring with our dogs *and then* we just wait.

c. *After* we walk the ring with our dogs, we just wait.

d. *Subsequent to* walking the ring with our dogs we just wait.

在例 9 的各例中，每例中的两个小句分别使用副词、并列连词加副词、从属连词、介词短语表示事件的先后。

马丁(1992:483)还提出语篇可以通过元建议(meta-proposals)和元命题(meta-propositions)加以组织，这也可以解释为语篇隐喻的一种。

比较全面的论述则见之于他和韩礼德的合著(Halliday & Martin, 1993)，马丁在他负责撰写的第 11 章中除了表明"时间和结果的逻辑关系可以通过各种关联手段作隐喻的体现"外，专门提到"语法隐喻通过展开一个语篇的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成为组篇的工具"。

为此，他采用了隐喻性主位(metaphorical themes)和隐喻性新信息(metaphorical news)两种语篇隐喻的论点(Martin, 1993:241—243)。

隐喻性主位可见例 10，其中黑体表示非标记主位，"黑体＋斜体"表示标记主位，斜体表示新信息。

(10) (f) **The Second World War** further encouraged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towards a manufacturing basis*.

(g) ***Between 1937 and 1945*** the valu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lmost doubled.

(h) **This increase** *was faster than otherwise would have occurred*.

(i) **The momentum** was maintained *in the post-war years*.

(j) ***And by 1954—1955*** *the value of manufacturing output was* three times that of *1944—1945*.

(k) **The enlargement of Australia's steel-making capacity and of chemicals, rubber, metal goods and motor vehicles** all owed something *to the demands of war*.

(l) **The war** had acted as *something of a hot-house f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change.*

从例10中可以看到,语法隐喻与主位关系密切。在g,h,j小句中的新信息经过名词化分别转换成为下句中的主位,如h句中的increase,i句中的momentum,k句中的enlargement。

例11则说明语法隐喻和新信息的关系。当隐喻作为新信息时,它不是原文照搬前句中的述位,而是将多种语义压缩成新信息。

(11) (m) **The war** had also revealed *inadequacies in Australia'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n) **After the war** strenuous efforts were made *to improve these* (New of M).

(o)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with an emphasis on research.*

(p) **The government** gave its support to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many area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q) **Though it is difficult to disentangle the effects of war** *from other influences,*

(r) **It is clear**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not only enjoyed *the security and peace won by their forefathers but also the benefits of war-time economic expansion.*

在上例中,m句中的新信息 *inadequacies in Australia'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的一致式原先为一个投射小句,有它自己的新信息和已知信息的结构,如例12中的β句。

(12) α The war had also revealed

β that Australia's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were *inadequate.*

9.2.2 韩礼德对语篇隐喻的模糊态度

马丁通过例12说明作为语篇隐喻之一的隐喻性新信息的生成过程。按常理说,韩礼德与马丁的合著表明,两人有关语篇隐喻的理论

应该是互相通气、互相接受的。令人惊奇的是在《功能语法入门》1994年修订版中，韩礼德居然保留1985年的模式，仍未提到语篇隐喻。这使人不得不推论，韩礼德当时没有对马丁这个亮点眨眼。他只是在1993年合著的第60页谈到著名科学家牛顿行文时将一个复杂现象压缩成小句结构中的一个成分，起到重要的语篇效应和修辞功能。

直到1995年，韩礼德在对例13作分析时，才谈到 *Movement of the solvent across the membrane* 这个表达是对前面所述的归纳，作为下一句的出发点，即主位。这就是马丁的隐喻主位，但韩礼德避而不用语篇隐喻这个术语。

(13) When a solution of any substance is separated from a solute-free solvent by a membrane that is freely permeable to solvent molecules, but not to molecules of the solute, the solvent tends to be drawn through the membrane into the solution, thus diluting it. **Movement of the solvent across the membrane** can be prevented by applying a certain hydrostatic pressure to the solution.

韩礼德1999年的文章基本上保留了这个立场，承认这种将前文浓缩的语法转换是为了体现主位成分，并使用了"语篇上的浓缩"(textual condensation)这个说法，但仍没有正式使用语篇隐喻，因此可以认为韩礼德对语篇隐喻一直持某种程度的保留。

9.3 一致性

9.3.1 对一致性的各种描写

一致性(congruence)是韩礼德语法隐喻理论的一个重要支柱。一个隐喻形式必然要与一个非隐喻形式对照，这个非隐喻形式，在韩礼德理论中就是"一致性"，其表现形式为"一致式"(congruent form)。于是人们必然追问：一致性是什么？一致式是什么？

我们从韩礼德和马丁的论著中可找到以下一些回答：

(1) 以年龄为标准

这是韩礼德最早提出的标准。他说:"通常见到的没有隐喻的语篇的惟一例子是年幼儿童的言语。"(Halliday 1985:321)之后,他又在与马丁的合著中说过"儿童要在八九岁后才操作语法隐喻","青春期前的儿童的口语可作为讨论隐喻语篇的出发点"(Halliday and Martin,1993)。他在1999年的文章中又说儿童上小学时开始学习书面语法,进中学时开始学习语法隐喻。

这些回答的最大问题是标准不好掌握,前后相差五六年。儿童上小学时的年龄应为五六岁,而进中学的年龄为十一二岁。至于"青春期前"和"八九岁"不是同义词,不是等值的。

(2) 以难易度为标准

韩礼德在1994年说,措辞中隐喻用得最少的情况意味着措辞达到最大限度的简单化,这种"平白的,简单的英语"意味着那就是通常所谓的一致式的那种语言。

何谓"最大限度的简单化"? 韩礼德给我们引入了"词汇密度"(lexical density)的概念可供参考。词汇密度按韩礼德的定义指一个语篇中的实词项与小句之比。隐喻式往往在一个小句中装人大量压缩的词项,密度比一致式大。这就是说,密度越大,难度越大;密度越小,难度越小。后者是一致式。但这里密度成了一个相对的观念,由于基数的不确定,这又是一个难以掌握的标准。

(3) 以合乎自然为标准

韩礼德和马丁(1993:218)认为在"平白体"英语中,语义和形式、语义学和语法学之间存在"自然"的关系,如动作体现为动词,描述体现为形容词,逻辑关系体现为连词等。韩礼德在1995年又说,动词意味着事情的发生,名词意味着实体—事物,两者典型地与感知世界相关。这种表示意义的方式是语法的一致式。

由于传统语法对这种对应关系早已肯定,这方面的争论不大。

(4) 以历时为标准

韩礼德和马丁(1993:18)在比较 *aerogels subsequently developed* 和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aerogels* 两种表达方式时,认为前者的出现在时间上先于后者,因此提出如儿童从母亲处学习语言那样,人类的语言最先出现的形式是小句,以后才有名词化形式。这样小句式是一致式。这个观点韩礼德曾以不同方式多次重复:"建构的一致

式是人类语言最初形成的形式;因而它决定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集体范畴化"(Halliday,1996);"我所谓的'一致式'简单地说是它们[语法范畴]赖以演变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的任何交叉叠合就定义来说都是隐喻式"(Halliday,1999)。

这个标准的难点是人类语言的书面语形式已延续数千年,口语形式当出现更早。鉴于文化的沉淀,人们对某些形式已难以确定孰早孰晚。这又成了一个不易确定的标准。

(5) 以方式为标准

1999 年韩礼德还提到:"我们的常识世界是用口语构建的,正是在这里奠定了一致式,建立语义和语法之间的对应。这种对应一旦出现,便会被挑战和解构。口语总是优先的,意义由此创立,范畴和经验关系得以定义。书面语通过脱离这种一致性,经由我所提到的语法隐喻而创建新义。"(Halliday,1999)

人类语言始自口语,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与上面的其他标准有矛盾。譬如说,按韩礼德的年龄标准,孩子在两岁学母语,五六岁入小学学书面语,学语法;进中学后学语法隐喻。如果把口语这一方式作为标准,那么儿童在进小学学习书面语时应已掌握口语的一致式了。那么,界于口语和语法隐喻之间的书面语该如何定位有待进一步讨论。

以上情况说明,韩礼德这几年来一直试图给一致性以更明确的阐述,但解决得还不是很理想。马丁也承认,就语法隐喻而言,由于对解释的基线,即一致性不熟悉,基线似乎是个不甚清楚的问题(Halliday and Martin,1993:237)。

9.3.2 概念隐喻化和语言隐喻化

语言中的隐喻首先要在概念中形成隐喻(参见 Lakoff and Johnson,1980)。之所以说人们在概念中也有一个隐喻化过程,因为任何概念都是对现实世界的隐喻。这可以用下面的图式表示:

概念(隐喻化 I)

世界……………………………………………………人类

语言(隐喻化 II)

图 9—8 概念隐喻化和语言隐喻化

应该说,这个图式暂时回避了一致式的问题,企图把语言中的各

种形式彼此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隐喻化，从而把一致式的问题放到认知领域去解决。我们从韩礼德和马丁的合著(1993：18)中发现，他们也发表过类似这个图式的看法，他们说："如果我们从发展概况看，我们所能说的每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来说都是隐喻的。"不过，韩礼德在1996年对自己的研究作了限定，认为他所说的隐喻是经典意义的隐喻，即一旦概念成为语言符号后，符号内部的隐喻转换仍有一个先后关系。他在1999年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第六届全国语篇分析研讨会上解释道，由于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沉淀作用，今天有时难以恢复其原来面目。

9.4 雅式和土式

9.4.1 定义

韩礼德最早在1993年分析科技语篇时，从一本电视杂志借用了雅式(Attic，阿蒂卡式)和土式(Doric，多利安式)的概念(Halliday & Martin，1993：116)。自1995年起，他基本上以"雅式"和"土式"的区别替代隐喻式和一致式的区别(Halliday，1999)。要而言之，雅式指一个小句中含有较多的语义繁多而复杂的词组和短语，而同样的语义在土式中可分解为较多的简明的小句，如下例所示。

(14) 雅式：Prolonged exposure will result in rapid deterioration of the item.

土式：If the item is exposed for long it will rapidly deteriorate.

雅式比土式更具分量，它不仅陈述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件严肃的已经证明了的事实，具有权威性和智慧，科学性更强。如上例中的动词 *deteriorate* 隐喻化为名词 *deterioration*，副词 *rapidly* 隐喻化为形容词 *rapid*。这样，雅式就是隐喻式，土式就是一致式。采用雅式和土式的优点是可以回避一致式定义的不确定性。

9.4.2 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

韩礼德认为雅式和土式的区别在于语法。这便要先分明词汇隐

喻和语法隐喻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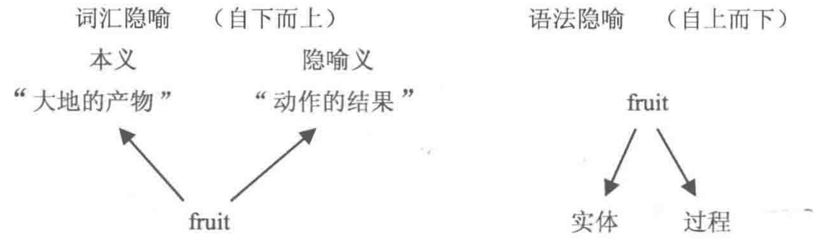


图 9—9　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的区别

为便于理解图 9—9，我们可对比以下各例：

(15) a. The country exports tropical *fruit*.

b. We enjoy the *fruit* of our labours.

(16) a. This pudding has two pounds of fresh *fruit* in it.

b. These apple trees have always *fruited* well.

例 15b 是词汇隐喻的举例，而例 16b 是语法隐喻的举例。

韩礼德曾从不同视角加以解释。首先，传统的隐喻概念指发生在词汇层面的隐喻化过程，而语法隐喻则发生于语法层面的隐喻化过程。词汇隐喻在语法形式上没有变化，在意义上有变化；语法隐喻的词语意义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语法性状，如动词或形容词化为名词，连词化为动词。其次，所谓隐喻是在两个语言变体之间建立关系，如果按习惯“从下往上”看问题，着眼于形式，一个词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本义的，一个是隐喻的，因此英语词 *fruit* 既可以是本义的“大地的产物”，也可以是隐喻的“动作的结果”；如果“从上往下”看，变体体现的不是词义而是范畴意义。韩礼德又用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解释，词汇隐喻是同样的能指，不同的所指（如图 9—9 左图，*fruit* 一词除表示“果实”外，也表示“结果”）；而语法隐喻处理的是不同的能指，同样的所指（如图 9—9 右图的所指“过程”的能指为“动词”和“名词”）。因此，语法隐喻是在不同层次之间的重新排列，是将语义重新映叠于词汇语法上。

9.4.3　级的一致性

通过对科技语篇的分析，韩礼德确认三种隐喻化过程：(1)原先为名词仍以名词形式变换，并作为中心词，如 *small, unnoticed surface*

cracks 这一词语中的 *cracks*。(2)隐喻成分虽在名词词组之中，但不起事物的功能，如上述词组中的作为修饰语的 *small*，*unnoticed* 和 *surface*。(3)隐喻化词语不是名词，也不是名词词组中的功能成分，如同词组中 *can span* 中的 *span*。

为此，韩礼德采用了"级的一致性"(congruence in rank)和"性状的一致性"(congruence in status)的概念。在级的一致性方面，韩礼德引入了一些新的术语，如把语义分成三级，分别为"言辞列"(sequence)、"言辞"(figure)和"成分"(element)。言辞为对一件发生的事的语义表达，因为人类经验主要由发生的事构成，语法通过小句的构建把这些发生的事转换为语义。若干表示事件的言辞构成言辞列，由小句的连接体(clause nexus)体现。小句由动词词组、名词词组、副词词组或介词短语构筑，它们分别体现表述每一事件的言辞的成分。这构成了性状的一致性。表 9—1 表示两者关系：

表 9—1　级和性状的语义语法对应关系

级的一致性		性状的一致性	
语义	语法	语义	语法
言辞列	小句联合	实体	名词/名词词组
言辞	小句	性质	形容词(形容词词组)
成分	词组/短语	过程	动词/动词词组

表 9—2 进一步表示例 14 中的某些词项在雅式和土式方面的性状差异。

表 9—2　语篇词项的性状差异

	雅式		土式	
词项	类别	功能	类别	功能
"long time"	动词	修饰语[名词词组]	介词短语	程度[小句]
"expose"	名词	事物	动词词组	过程
"rapid"	形容词	修饰语	副词词组	方式
"deteriorate"	名词	事物	动词词组	过程
"item"	名词	性质语	名词词组	手段
"cause"	动词词组	过程[小句]	连接词	关系词[小句]

韩礼德把突出名词化的语篇称为雅式，把大量使用简单小句的语篇称为土式。

9.4.4 打包和拆析

用以表明雅式和土式之别的例 14 还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在 1985/1994 模式中韩礼德举例时往往由一致式而及隐喻式（例 17）：

(17) a. They arrived at the summit on the fifth day.（物质过程，一致式）

b. The fifth day saw their arrival at the summit.（心理过程，隐喻式）

但在新模式中，他往往先举例雅式，然后还原到土式。这个变化说明，在 1985/1994 模式时期，韩礼德强调不同过程可以互相隐喻化，并揭示人们隐喻化句子是如何构建的；而在这以后，韩礼德从真实语篇中撷取语料，而他又认为科技语篇为了表达更复杂的经验和更高度的认知，它的句型基本上是雅式的，这就是说，科技语篇已完成了从简单的小句被“打包”(pack)成词组的过程，或从两三个小句“打包”成一个小句的过程。这样，当我们理解科技语篇时，有时可以直接理解，有时要经历一个“拆析”(unpack)的过程。因此，雅式的一些名词词组可还原成小句，它的动词词组可还原成表示两个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的连词，等等。因此，在举例上，更多地是从雅式“拆开”成土式。

图 9—10 显示这个拆析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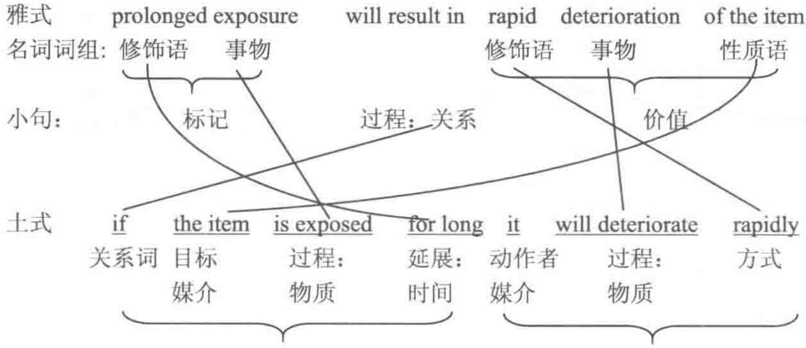


图 9—10　对雅式的拆析

9.5 概念隐喻和名词化

9.5.1 概念隐喻的类型

通过对科技语篇的分析，韩礼德总结了概念隐喻的13种类型(Halliday，1996，1999)。可简单表示如下：

表9—3　13种概念隐喻类型

语义		语法
1	性质→实体	形容词→名词
2	过程→实体	介词→名词
3	环境→实体	介词→名词
4	关系→实体	连词→名词
5	过程→性质	副词/介词短语→形容词
6	环境→性质	副词/介词短语→形容词
7	关系→性质	连词→形容词
8	环境→过程	be/go+介词→动词
9	关系→过程	连词→动词
10	关系→环境	连词→介词/al词组
11	[零]→过程	the phenomenon of
12	[零]→过程	=... occurs/ensues
13	实体→[扩展]	名词→[多种]

总的来说，这个分类应当说是清楚的，可操作的。语义和语法形式的对应可澄清人们对韩礼德模式的批评：即他的工作似乎重复了转换生成语法学派曾经做过的工作(严世清、朱永生，1999)。现在，韩礼德将词汇语法的转换和语义的转换结合起来，这是转换生成语法所欠缺的。

9.5.2 名词化

韩礼德认为，科技语篇语法隐喻化的趋势在语义上是"事物化"

(thingization)，在语法上是“名词化”(nominalization)。马丁在1992年表述过同样的观点。他说：“高层次的名词化是抽象的书面英语的特征，特别是出现在科技、人文和政府部门的语篇中。”(Martin，1992：138)例如对商业英语中的语篇进行分析，名词化的词语确实不少(例18)。

(18) “A partnership is an extended form of the proprietorship. It is organized by the contractual **agreement** between individuals to share resources and **operations** in a jointly run **business**. Rather than one **owner**, a partnership has two or more **co-owners**. These partners—who are team members—share **financing** of capital investments and, **in return**, the firm's residual **claims** to profits...”(Li Ping, et al., 1999)

既然在各种语篇中都有大量的名词化，名词化不再是区别科技语篇与其他语篇的特征，而是英语书面语篇的共同的非标记形式。韩礼德正是经此找到他的突破点，论证人类语言由口语向书面语的演化过程，由表述简单经验向表述复杂经验的过程，以及人类用语言重构自己经验和知识的过程。这种向“实物”转化的原因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可以测算，可以概括，可以分类(Halliday，1995)。

但是韩礼德的这个观点也给自己带来矛盾。他在1995年说，语法类别不是不变的，语法总是能将一个词类变成另一个词类，不一定在形式上有变化，重要的是句法功能的变化。甚至到1999年，他还说任何语法词类可从任何其他词类衍生，并且没有词形标记。令人困惑的是在他的13种语法隐喻类型中，未见到“实体转换为过程”的报道。这不是韩礼德的疏忽，也不是受所分析语料的限制，而是他的观点。在广州中山大学会议上，他认为实体不能转换为过程。但他的这一论断还不能解释实际语言现象。实际语料表明实体是可以隐喻化为过程的。我们不妨对以下例句进行分析。

(19) a. Our office is *carpeted*.

b. We work in a room which is covered with carpet.

在例19中，a句为一个雅式小句，可拆开为b句中的两个土式小

句，其中 b 句中的 *carpet* 是指实体的名词，而 a 句中的 *carpeted* 由 covered with carpet"打包"而成。

(20) a. Information appliances, handled or may be implanted, *disgorge* knowledge in multimedia profusion.

b. When information appliances are able to be handled or implanted, they will pour outknowledge from their chips (gorges) and do it profusely by means of multimedia.

在例 20 中，*gorge* 原为表示实体的名词，其意义为"鹰的嗉囊"(*Shorter Oxford*)，由此而词汇隐喻化为妖怪或人的"狼吞虎咽的能力"，但在上句中它在功能层次上表示"吐"的"过程"，在词汇语法层次上体现为"动词"，这完全符合韩礼德的标准。何况我们可以把这句拆析为 b 句。拆开后的 *chips*(*gorges*)是一个由名词体现的实体。又如，

(21) a. The same obsession with authenticity drives Hasidic Jews in Israel or the Diaspora to *champion* Yiddish while also learning Hebrew and English. (Fishman, 1998)

b. The Hasidic Jews in Israel or the Diaspora were obsessed with authenticity in the same way and treated Yiddish as the top choice when they were also learning Hebrew and English.

例 21a 中的不定式动词 *champion* 可认为是被拆句 b 句中的 *the top choice* 隐喻化而来。

9.5.3 特征群

有时，雅式和土式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雅式中的一个成分涵盖了或综合了土式中的两个以上成分，韩礼德把这种现象叫做"特征群"(syndrome)。试比较例 22 中的 a 句和 b 句，a 句对语法隐喻化做了分析，并表明特征群。

(22) a. The slow growth of cracks corresponds to the sequential
[6 2 13] 9 [6 2
rupturing of interatomic bonds at rates as low as one bond
13 6] 1 [13 2]
rupture per hour.

b. Cracks grow slowly-as slowly as when the bonds between the atoms rupture one after another only once an hour.

例 22a 句中的数字是韩礼德 13 种隐喻变式的编号(参见表 3),方括号[ ]表示特征群。

韩礼德认为特征群可以鉴别某语篇类型的价值和权威(Halliday, 1996)。在他看来,科技语篇以至书面语篇是受过教育者才能理解的,因而既有价值,又有权威性。例外的情况还是有的。

例 23a 是在美国亚特兰大市街头的一则汽车修理行的广告,非常醒目。

(23) a. We *baby* your car.

b. Our task is to repair your car with care and love.

b 句中的实体 *task*,动词 *repair* 和介词短语 *with care and love* 构成"特征群",建构成 a 句中的过程/动词 *baby*。还应当指出:(1)此例是语法隐喻,不是词汇隐喻,因为词性发生了变化。(2) 实体是可以隐喻化为过程的,名词是可以隐喻化为动词的。(3)雅式的句子不一定非得有延伸的名词词组。(4) 价值和权威性的内涵包括情感交流。

9.6 语法隐喻与科学理论的关系

韩礼德和马丁意识到他们关于语法隐喻中的实体化和名词化倾向与当代科学理论的新发现并不一致。他们说:"符号系统的原型……是自然语言;这使我们进入这样的悖论。在将自然语言结合构筑实验科学时,科学语篇的创作者发展了有力的词语新形式;这些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现实……这种现实是固定的,决定性的,其中物体居主导地位,过程只是起到对这些物体定义和分类的作用。而 20 世纪

物理学的方向正好相反，从物体到过程，从决定性的到概率的，从恒定到流动。”

当代将科学理论应用于语言分析的是物理学家 Bohm，他认为语言应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被构筑成离散的碎块，如“主谓宾”和“以名词为基础”的格局；他提出我们需要的形式是主要概念“可用事件和过程”表达(Bohm，1980：124)。

韩礼德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 Bohm 着眼于形态学，想把语言形式构建为让任何动词成为词根形式，也着眼于词语的“本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正在展开中，不妨拭目以待。比较实际的看法应当是，语言学理论有时可借鉴科学理论，有时则不可，因为语言涉及人的作用和认知水平，语言的常规不完全等同于自然规律。

第十章

评价理论与意识形态

10.1 引言

进入新世纪后，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言的人际意义的关注有增无减，在《功能语法入门》(1994)中，韩礼德按语篇、人际和概念意义的顺序进行论述，并把对人际意义的讨论集中在语气和情态方面，在新韩礼德学派马丁(Martin)和罗斯(Rose)的新作《对话语进行分析》(2003)中，评价(appraisal)成为简介之后的第一章，与概念(ideation)、连接(conjunction)、认定(identification)和周期(periodicity)共同构成对话语进行分析的五个模块。

评价理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对人际意义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新词汇语法框架，它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各种方式。”(Martin & Rose, 2003: 23)

韩礼德《功能语法入门》(1994)引言中写到，功能语法是朝向语义的语法。当我们把评价作为人际意义的资源来讨论时，我们更注重的就是语义方面，而不是语法本身了。由于评价理论顾名思义考察与价值观密切相关的语言表达，因此对评价的研究有助于揭示语篇的意识形态，不言而喻。

10.2 评价与评价理论

10.2.1 评价研究综述

首先，让我们先从“评价”本身来考察一下。根据帕默（Palmer，1989）的观点，评价意义与情感意义相近，即有的词影响我们的情绪，因为它们含有赞同或反对的意思（如 lady *vs* bitch）。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大多数话都不是在陈述事实，而是在不断地对情境、对人以及对他人的话等作评价。在某些话语类型中，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并且是融入语法和词汇中的，如在评论文章、项目或实验的评估报告，以及报刊的社论中。

在口头话语的叙事分析中，拉波夫和瓦斯列茨基（Labov & Wasletsky，1967）提出评价是其中的一个组成成分，表明了说话人对所说故事的兴趣和观点。然而拉波夫（1972）修改了他的提法，正确地指出评价可以在叙事序列中更为自由地出现。例如，它显然可以出现在故事的开头，如例 1 和例 2：

(1) I've just had this wonderful experience.

(2) I've just heard this fantastic joke.

在故事中，评价很少局限于固定的结构成分。明晰的评价——经常是伦理方面的评价——是全知叙事视角的标记，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例如，可以作为对人物的行动或思想的评论，或者成为使读者产生同情或保持疏远的手段。在寓言等的结尾处，通常是做出传统的道德结论的地方。

用拉波夫的术语，评价指的是叙事中表明叙事主旨的一系列特征，即叙事中用来表明为什么那些情景和事件是值得叙述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的确起到了评价的作用，但我们需要一个更为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涵盖从本质上来说丰富多彩的评价手段。这就是本节将重点评介的评价理论。

如前文所述，马丁的语类模型把语类看做话语与意识形态的接面（interface），而“意识形态”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中指的是在一个

特定社会中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是社会的常识，或者说是人们习惯性的信念和价值，这些东西深深地植根于话语之中，因此它是一个中性的术语，比我们通常理解的"意识形态"具有更广泛的用法。意识形态的表达通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错综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常识"的特点就是它常常含有互为矛盾的态度和声音，如我们熟知的谚语中，既有赞扬谨慎的，也有赞扬冒险的，既有倡导严厉的，也有倡导仁慈的，正是这些多重声音成为常识性思考的资源。由于评价和价值观等和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对各种语类中的评价资源的研究能使我们更好地分析和理解语篇中的意识形态。

研究者的出发点是语旨模型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关于人际意义的论述，功能语法已经有关于人际功能的词汇语法手段的详细描述，其中包括言语功能的论述、信息与物品和服务的区分、主语和限定词的人际功能、归一度(polarity)和情态、人际隐喻、评论型附加语、态度修饰词等。但评价理论将韩礼德功能语法中关于态度的零散讨论系统化了，并且形成了新的理论框架。

功能语法中对"说话人态度"这一领域描述简略的原因可以部分地从汤普森(G. Thompson, 1996: 65)的解释中找到答案：汤普森指出，在讨论情态时，我们就已从严格的语法问题移开，到了一个很难用结构上的术语来描述的领域，当我们现在讨论评价时，就更是到了语法的边缘，很多评价是由词汇表示的，用语法结构本身表达评价相当少。正因为这样，汤普森的《功能语法简介》一书中，对评价的讨论也很简短，但他同时指出："评价是任何语篇的意义的一个核心部分，任何对语篇的人际意义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其中的评价。"

10.2.2 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讨论的是语篇或说话人表达、协商、自然化特定主体间的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语言资源。在这个大范围里，该理论更为关注的是表达态度中的情感(affect)、鉴别(appreciation)和判定(judgement)的语言，以及一系列把语篇的命题和主张人际化的资源。评价理论把评价性资源依语义分为三个模块：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分级(graduation)，以下先做一简述：

态度包括情感、判定和鉴别，指各种价值，说话人用它们来做判

断，把情绪和情感反应与参与者（participants）和过程（process）联系起来。例如：

（3） a. I'm happy.

b. He handled it carefully.

c. This is a beautiful city.

介入也是一系列语言资源，用来衡量说话人/作者的声音和语篇中各种命题和主张的关系；说话人或承认或忽略其言语所涉及和挑战的众多不同观点，并在如此多样性的观点中为他们自己的立场争得一个人际空间。例如：表示可能性的情态，如 *perhaps*，*it may...*，*I think...*，*surely*；表示观点来源，如 *he alleged*，*scientists have found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声称，如 *In fact*，*I am compelled to conclude*；期待之中，如 *predictably*，*of course*；意料之外，如 *amazingly* 等等。

分级是一系列价值，其中力量（force）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人际印象以及他们的言语的容量分级（提高或降低），例如 *slightly*，*somewhat*，*very*，*completely*；而焦点（focus）指的是说话人借此把其语义类型的焦点变模糊或变清晰，例如，*I was feeling kind'v woozy*，*they effectively signed his death warrant*；*a true friend*，*pure folly* 等等。

评价的这些方面经常在同一个话语中同时出现，以下我们用选自卡普兰（Kaplan，1993）《法语课》一书中的例子来说明：

（4） I had been depressed with humiliation for two weeks.（情感）

（5） There is nothing cruder，nothing simpler，in terms of pedagogic power than what goes on in a language classroom：listening，repeating，listening，...（鉴别）

（6） It is shameful not to use oral English properly.（判定）

（7） Every time I went back to Bordeaux they told me whether or not I'd lost my French.（介入）

（8） Learning to speak French was for me a deadly serious matter.（分级）

以下我们将就三个子系统逐一进行考察，看它们是如何构成话语

中更为详尽的评价系统的。

10.2.2.1 态度

态度又可进一步分为情感、判定和鉴别，即对人的情感的表达——情感、对人的性格和行为的评价——判定、对事物的价值的评价——鉴别。

1. 情感

情绪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人们在物理的和心理的领域里体验情绪，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不仅能体验情绪，而且能表达情绪，并谈论情绪。情感的心理领域通常被认为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或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Martin & White(2004:5)将有意识地经历情感体验的介入者叫做感受主体(Emoter)，引起那种情感的现象叫做触发物(Trigger)，并做了一系列细致的区分。他们区分肯定和否定的情感。首先区分是行为上的突然表现，还是心理上的过程/状态，如：

(9) a. He wept.
    b. He hates leaving. /He felt sad.

其次，区分有特定的情绪上的触发物，还是一段持续的情绪，在语法上，即心理过程和关系状态的区别，如：

(10) a. She likes him.
    b. She's happy (with him/about that).

当然这一区域的意义可以构成从心理过程到关系过程的连续体；他们还讨论情感是如何分程度的，大多数情感由从低到高的词汇来表达，虽然我们不能把低、中、高作为明确的价值确定下来，例如：

(11) a. He disliked leaving.
    b. He hated leaving.
    c. He detested leaving.

此外，他们还试图根据触发物是事实的或非事实的做进一步区分，如非事实性的情感：

(12) He feared leaving; he disliked leaving.

fear 可以表现为行为上的，如 *tremble*，*shudder*，*cower*，也可以表现为心态上的，如 *wary*，*fearful*，*terrorized* 等。

他们还区分了情感是否牵涉到意图（而不是反应），在语法上这一区分表现为意愿性的心理过程（如 *I'd like it*）和情绪性的心理过程（如 *I like it*）。

情绪可分为三组，即 un/happiness，in/security，dis/satisfaction，它们依次关涉到"心的状态"（如喜悦、幸福、悲伤和爱）、生态一社会状态（如焦虑、平和、恐惧、信心、信任等）以及对目标的追求（如不快、好奇、尊敬等）。

情感指情绪上的反应和性情，通常由心理反应过程来实现（如例13），还可以通过表示情感的关系过程来实现（如例 14）。

(13) This pleases me，I hate chocolate.

(14) a. I'm sad. /I'm happy.
b. She's proud of her achievements.
c. He's frightened of spiders.

当然，通过名词化，我们也可以用名词来实现情感表达，如：

(15) My happiness then was beyond words.

情感表达的价值在于它可能是说话人对某个现象采取的姿态的最明显的表现。说话人用这些语言资源来表达事件或现象在情感上对他们的影响，并从情感的角度评价该现象。以下的一段文章来自报纸的特写（引自 P. White 的评价理论网站），讲述一个领养了一澳大利亚土著男孩的母亲的经历，划线部分表明了情感表达的这一功能：

(16) As an adoptive family we have had pain and trauma，tears and anger，and sometimes despair. There has also been love and laughter and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extended family. My children have added richness to my life and taught me much about myself. (*Sydney Morning Herald* 4/6/97)

说话人用情感表达来评价事件时，其实是在邀请听众和他分享那种情绪反应，或者至少他希望听众会把那种情感反应看成是适当的、有理由的、可以理解的。当听众接受了这种邀请时，说话人和听众之间的团结一致或共同情感得到了加强。一旦这种情感连接建立以后，

听者就有可能对说话人的位置所蕴含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持开放态度。而当共享情感反应的邀请未被听众接受时，即当听众把说话人表达的情感价值看作是不合适的、混乱的或没有作用时，说话人和听众之间的团结一致很有可能被削减，他们共享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也随之减少了。

在例 16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策略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文章出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土著人正在向公众要求道歉，并要求政府为以前的政策做出经济上的赔偿，政府一度强行把土著孩子赶出家庭，要他们和领养他们的白人父母一起生活。这一政策曾被叫做种族灭绝。媒体、政治左派和中间派广泛地支持土著人的立场，但引文的作者的世界观显然和这一立场不同，至少从她的经历出发，抚养两个土著孩子和屠杀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她应感到羞耻或负疚的基础。她在引文中所用的情感价值可以看作是她为自己不同的社会视角争取一点空间而采取的策略，她以表达基本人类情绪反应的表述来陈述这个问题，可以想见至少会引起一些读者的同情，这就使她在文中的总体立场更有可能被读者看成是合法的、有理由的。对划线部分情感表达的分析取决于情绪反应通常引起的社会评价，如合适的或不合适的、自然的或不自然的，以及对情绪的描写在读者/听众身上可能会引发的同情或不同情的反应。

最近对情绪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情绪表达具有跨文化的差异，并非全都具有普遍性，这就使我们分析话语的人际意义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语言学对于情感研究的贡献在于考察如何“谈论情感”。语言学可以考察说不同语言的人在不同的语域中、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中如何用不同风格的语言谈论情感，但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实际经验的本质和它的表达。一个首要问题是情感作为人类经验和认知的一部分是普遍的还是具有特定文化的特征的？可以说，把“情感”列为评价理论框架中的一个内容，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跨文化差异的挑战，情感是这样，该理论框架中的其他子项目判定、鉴别等又何尝不是因文化而有异？我们在这里做的只是先求同存异，讨论框架本身，而其中的跨文化差异也许需要另一本书来论述了。

2. 判定

判定系统指一系列由制度规定的规范对人类行为的肯定和否定

评价的意义。和判定有关的社会规范有:规则和规定、定义不太精确的社会期待和价值系统。换言之,作评判时,我们把一个行为判定为: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社会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以及正常的或不正常的等。

判定可分为社会许可(social sanction)和社会尊严(social esteem)两大类,每一类中又可分为若干个子类。有必要强调的是,既然判定受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很大限制,而这一理论是基于对西方的讲英语的中产阶级媒体进行分析而得出的,我们不应假定同样的分类也普遍适用于其他文化的语境。

先来看社会许可。对社会许可的判定牵涉到某些规则或规定,它们大多数包含显性或隐性的文化编码。那些规则可能是道德的或合法的,所以对社会许可的判定与合法性和道德性有关。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对社会许可的违反会被看成是罪过,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中,会被看成是“道德上的”犯罪;从法律的角度看,会被看成是罪行,因此违反社会许可就可能受到法律或宗教的惩罚。

社会许可从总体上分有赞许(praise)和谴责(condemn)两种趋向,其中与真实性有关的判定可有如下表述:*Is the person honest*, *truthful*, *credible*, *authentic*, *genuine*, *frank*, *direct*, *deceitful*, *dishonest*, *fake* 等等。

与合适性即伦理有关的判定可有如下表述:*Is the person ethical*, *beyond reproach*, *good*, *moral*, *virtuous*, *lawabiding*, *fair*, *just*, *caring*, *sensitive*, *considerate*, *bad*, *immoral*, *corrupt*, *brutal* 等等。

另一类判定是关于社会尊严的。对社会尊严的判定牵涉到的一些评价会使被评判的人在他所在的社会中的尊严得到提高或降低,但却和法律上或道德上的含义无关。因此对社会尊严的否定会被看成是没用的、不合适的或不受鼓励的,但不会被看作罪过或罪行。

社会尊严从总体上分也有认可(admire)和批评(criticise)两种趋向。可分为以下三个小类:常规或习惯(某人如何不同寻常,某些人的行为如何循规蹈矩);能力(某人如何能干);韧性(某人如何可靠等)。以下分别是这三个子系统常用的表述举例:*unusual*, *customary*, *lucky*, *fashionable*, *eccentric*, *unfortunate*, *competent*, *capable*, *stupid*, *clumsy*, *insane*, *dependable*, *heroic*, *resolute*, *rash*, *cowardly*, *unreliable*,

lazy, *unfocused* 等等。

此外,至关重要的是区分显性的判定和隐性的判定(tokens of judgment)。在显性的判定里评价是用词汇手段明确表达的,如 *skillful*, *corrupt*, *lazy* 等。然而评判也可以用"标记(token)"来表示,即对价值的判定是由表面是中性的表意手段来表示,但它们其实在特定的文化中能引起判定上的反应(依据读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而定)。因此一个评论员可以明确地指责政府 *incompetent*,即做出一个否定的价值评判,也可以通过例 17 这样的标记来做出同样的评判。

(17) "The government did not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long term growth."

例 17 没有明显的评价,但却有潜在的可能引起读者评价政府是无能的,那些读者对经济学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和作者是相同的。类似地,一个记者可以明确地把一群加州自杀者评价为 *bizarre*, aberrant,也可以通过标记来引发同样的评价,如例 18 和例 19。

(18) "They referred to themselves as 'angels'."

(19) "They filled the mansion with computers and cheap plastic furniture."

当然这些标记假定了读者和作者拥有同样的社会规范。它们依赖行动和评价之间的常规化的联系。正因为这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立场,每一个读者、每一类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来解读语篇中的判定的标记。他们还受制于语篇语境的影响,而建立语篇人际立场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巧妙地安排显性的和隐性的评价,从而使读者能同意作者对语篇中的标记的解释。

以下是笔者听到的一个故事,讲一个有钱人如何带家人乘船去岛上玩,途中遇风暴船沉了,结局是,把尸体打捞上来,"他们说,那人的老婆五个手指上都戴着金戒指"。位于故事结尾处的这一评价,就是所谓的"评判的标记",即从表面看没有评价的成分,但整个命题的概念意义构成了对整个故事的一个评价,是讲故事人建立与听众的人际关系的一个姿态。如果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如何识别"评判的标记",就会发现这个概念本身的捉襟见肘,因为"标记"在这里的意思是"没有

用评价的词汇语法手段”,即“没有标记”。固然,在语篇中位置是一个重要参照,如本例中的故事末尾处,但一般来说评价存在于整个语篇,而不是语篇的某个特定部分。所以,如何识别所谓的“评判的标记”为评价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留下了一块很大的空白。

3. 鉴别

鉴别是评价产品和过程的系统。鉴别包含了处于美学这个大范畴下的价值,以及“社会评价”这一非美学范畴,包括诸如 *significant*, *harmful* 等意义。可以把鉴别看成是被制度化了的一系列对产品、过程和实体的积极或消极的价值观。因此判定评价人类的行为,鉴别通常评价制造的或自然的物品以及更抽象的结构,如计划和政策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人被看成是实体而不是能做出行为的动作者时,对人可以是鉴别而不是评判,因此,我们说 *a beautiful woman*,*a key figure* 等。

鉴别可分为三个子范畴:反应、组成和评估。反应“是朝向人际的,描写语篇在读者/听者/观看者情绪上的影响”。因此在反应这一范畴里,依据产品或过程的影响或质量来做评价。如有关影响的有 *arresting*, *stunning*, *dramatic*; *dull*, *uninviting*, *monotonous*; 有关质量的有 *lovely*, *splendid*, *attractive*; *ugly*, *plain* 等。

在组成里,根据成分评价产品和过程,看它是否符合各种结构的构成的常规。组成是朝向语篇的,它描写一个物品的复杂性和细节。如有关平衡的有 *unified*, *symmetrical*, *harmonious*, *unbalanced*, *incomplete*, *discordant*; 有关复杂性的有 *simple*, *intricate*, *precise*; *convoluted*, *simplistic* 等。

在评估或社会价值这个子范畴下,我们根据各种社会常规来评价物体、产品和过程。这一方面和领域紧密相关,因为适合某一个领域的社会价值在其他领域可能就会不相关或不合适。因此我们可以预料在视觉艺术领域通行的社会价值在政治领域可能就不会有广泛的实用性。在对报刊话语的分析中发现,其主要的价值是有关社会意义或显著性(salience)的价值(某现象是否 *important*, *noteworthy*, *significant*, *crucial* 等),以及关于危害方面的(某现象是否 *damaging*, *dangerous*, *unhealthy* 等)。

态度的这三个子范畴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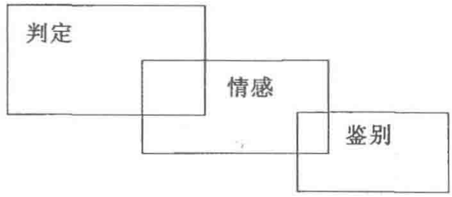


图 10—1

我们可以看出，情感居于中心，而判定和鉴别都可以看作是体制化了的情感，不同之处在于：判定是关于建议(proposal)的，如：

(20) a. Let's be honest.

b. Don't be so thoughtless.

而鉴别是关于命题(proposition)的，如：

(21) a. The flowers are beautiful.

b. This is a seminal paper.

这两种句式是我们区别判定和鉴别的一个方法。换一个角度看，从语义上来看，判定更多地和伦理学有关，而鉴别更多地和美学有关。当然，这只是极为概括的区分，在实际分析中会遇到种种难以厘清的情况，我们将在下文涉及。

10.2.2.2 介入

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在词汇语法上它包括各种各样的资源，主要有投射和相关的表示声音来源/直接引语的结构、情态动词、情态和评论附加语以及相关形式、否定、表示“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关联词/连接词等等。

传统观点把这些资源看成说话人为提高真实值的努力，或者是允许说话人把自己的言语变成不太准确的“知识”，在这些说法下，我们讨论的语义来自于个体说话人对他们的言语内容采取的“主观的”着色或倾斜，即把内容的真实性变得含混或对内容的可靠性表示疑问。这样意义就取决于说话人是否愿意致力于他们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在所采用的巴赫金的模式中，读者的作用被看得更重要，或者说把语篇看成是与实际的或潜在的读者协商意义。同样，意义的建构被

看成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不是把概念意义以及与之相连的真实值放在首位。这种做法明显地受到了巴赫金“多声”和“互文性”概念的影响(1981)。在这些概念中，巴赫金坚持认为所有的语篇都有互文的性质，即所有的语篇都指涉、回应，并在不同程度上包容其他实际的或可能的语篇。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一句言语是一个孤岛，多声的观点强调的是语言在把说话人和他们的语篇放置在纷繁各异的社会立场和世界观中的作用，任何文化中都有这些纷繁各异的社会立场和世界观。所有的语篇都反映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现实或意识形态立场，并因此进入与一系列相同的/不同的受社会语境决定的社会立场的不同程度的结盟。因此语篇中的每一个意义都是出现在社会语境中，在该语境中也可以产生其他的各种意义或相反的意义，它的社会意义取决于它与其他各种意义一致/相反(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的关系。

以下是怀特(P. White)在评价理论介绍网站上更新的对介入系统中的一些关键成分的描写。

总体来说，仍然在“对话”“多声”的大框架下描述这些词汇语法资源的功能性，将“多声”(命题/倡导中的介入显示着某种语篇外部的声音或者显示着对话)中的介入的功能归纳为“否认”(disclaim)、“声明”(proclaim)、“引发”(entertain)、“摘引”(attribute)四大类。

“否认”意味着语篇中的声音和某种相反的声音相互对立。又分为“否定”(deny)和“对立”(counter)。“否定”包括否定句(negation)，“对立”包括一些表示让步的(concession)和表示出乎意料的表达(counter expectation)。前者见例22，后者见例23。

(22) It is a review which <u>doesn't</u> consider the feeling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该影评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人的感受。)

(23) <u>What is surprising</u> is to find such offensive opinions in *The Guardian*. (让人惊讶的是在《卫报》上能看到如此激进的言论。)

“声明”即语篇中的声音将命题表现为不可推翻的(证据充分、公认的、可靠的等)，从而排除了其他的声音。它又分为“一致”(concur)，如 *naturally...*, *of course...*, *obviously...*, *admittedly...* 等和某些修辞问句；“强调”(pronounce)，如 *I contend...*,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等；"支持"(endorsement)，如 *X has demonstrated that*...，*X has compellingly argued*...等。

"引发"指语篇中的声音所表现的命题建立在和其他命题的联系之中，因而表现为许多声音中的一种，从而引发了对话。例如：*it seems*，*the evidence suggests*，*apparently*，*I hear*，以及 *perhaps*，*probably*，*maybe*，*it's possible*，*may/will/must* 和一些修辞问句。

"摘引"指的是语篇中的声音所表现的命题来自语篇外部的声音，因而表现为许多声音中的一种，引发了对话。"摘引"分为"中性引述"(acknowledge)，如 *X said*...，*X believes*...，*according to X*，*inX's view*；"疏远性引述"(distancing)，如 *X claims that*，*the myth that*...，*it's rumoured that*...等。

在这些多声性的资源中，根据介入在"对话"方面的功能，又将以上的介入资源分为两个子范畴：对话的扩展和对话的压缩。所谓"扩展"，指的是话语中的介入或多或少地引发了对话中的其他声音或立场，包括"引发"(entertain)和"摘引"(attribute)；而"压缩"则意味着话语中的介入挑战、反击或者限制了其他声音和立场，包括"否定"(disclaim)和"声明"(proclaim)。如：

(24) 压缩：The Premier, <u>of course</u>, wants us to think what a fine anti-racist fellow he is. (首相显然想让我们把他看作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人。)

在命题中作为"一致"的 *of course* 限制了对这位首相意图的其他解释，压缩了对话。

(25) 扩展：<u>Perhaps</u> the most telling thing about Charlotte's review of *Crouching Tiger* isn't in the review itself but in the one line preamble on the *Guardian* website. (或许关于夏洛特所作的《卧虎藏龙》影评最让人感觉不寻常的地方不在于这篇影评本身，而在于《卫报》网络版上的一行开场白中。)

Perhaps 作为"引发"，引出了关于影评的一种阐释，说明还存在其他各种阐释，扩展了对话。

如上所述，如果说对介入的研究起源于巴赫金的对话观和多声的

思想，那么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借助评价理论这个新的框架对语篇中表达介入的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且从他们所用的“压缩”和“扩展”等带有空间隐喻的新的术语中，我们看到了细化和超越。

10.2.2.3 分级

分级从字面看即加强或减弱强度，它不局限于任何一个次领域，而是跨越整个评价系统，大多评价的价值都根据强度分级，在高与低之间的连续体上，例如：

(26) a. 可能性：possibly/may（低值），probably/will（中值），definitely/must（高值）

b. 责任：allowed/may（低值），supposed/will（中值），required/must（高值）

c. 言辞来源：he suggests that（低值），he says that（中值），he insists that（高值）

d. 情感：like（低值），love（中值），adore（高值）

e. 判定：she performed satisfactorily（低值），she performed well（中值），she performed brilliantly（高值）

f. 鉴别：attractive（低值），beautiful（中值），exquisite（高值）

在这个意义上，分级可以看作是对横跨整个评价系统的人际意义的着色。其他各种形式的显性的增强有 *very*，*really*，*totally*，*utterly*，*absolutely*，*completely* 等，这些词还可以重复出现表示增强，如 *really really great*，*completely and totally devastating*。把不同程度的态度意义和经验意义结合起来的词汇，典型的是名词或动词，如 *mob*，而不是 *crowd*；*adore*，而不是 *love*。说话人较少意识到这些词中的态度负荷，把它们作为对事实的陈述，而不是态度的表现（Berry，1996：215）。

10.3 评价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揭示

评价理论在话语分析中最初的应用是怀特的博士论文（见评价理论介绍网站 www.grammatics.com/appraisal），它对报刊话语中的评价系统作了分析，但现在已不再局限于报刊的分析。随着评价理论的发展，它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逐渐变得广泛，以下简介两项对商业包

装话语和对历史话语的分析。

在第28届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上，马丁在题为“高度赞扬：流行文化中的集体狂热”的发言中运用评价理论分析了“热烈的评论”的语言，其语料是某网站对有关流行音乐的书籍和音像作品的评论。马丁分析了唱片上的介绍文字，发现其中充满了极为肯定的鉴别，如 *legendary*, *even more dramatic*, *bit brighter*, *more present*, *incendiary*, *contemplative*, *jazz-fueled complexity* 等等，这种“热烈的评论”(rave review)，旨在说服访问那个网站的顾客购买该歌手的首张唱片。

考芬(Caroline Coffin, 2002)题为“历史的声音”的研究起始于她对中学生历史考试答卷的分析。她分析了澳大利亚高考历史考试中的一道题，即回答 *How important was the part played by Leon Trotsky in the Civil War following the 1917 Revolution*?（在1917年革命后的内战中列奥·托罗斯基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比较两个语篇后，她认为语篇二比语篇一采用了更明显的评价取向，如其中有：

(27) Leon Trotsky made the Red Army a formidable force...
The part played by Leon Trotsky in the Civil War wa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fact it was vital in the Bolshevik victory.

语篇一的作者使用的评价少，并且认为所作的评论是无可争议的，而语篇二的作者则在建构人际意义上作了更为有效的努力，成为优等的典型。

“声音”在最近的功能语言学研究中指的是评价选择的独特构形。在历史话语中，研究发现了三种主要的声音，即记录者、阐释者和评判者。这些声音在考芬看来，是历史话语的关键性修辞策略。不同的评价资源的组合被用来和读者协商意义，对于专业的和业余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都是评估对过去的阐释的关键资源。她特别指出，历史语篇可以根据评价的选择分成三类，即记录者话语、阐释者话语和评判者话语(Coffin, 2002: 525)。

这类研究揭示了教授历史的目的，即让学生武装起来，能够对付现成的故事和其中的含义，或者说提供给他们解开历史故事的经纬的资源。

在马丁分析的语篇中，有的是关于曼德拉的自传的（Martin & Rose，2003），有的是关于香港流行杂志在9·11事件十天后刊登的有关公众反应的报道文章（Martin，2004），由此我们看到评价理论在发掘语篇的意识形态方面有独到视角。谈到意识形态，可能有的读者会想到话语分析中一个叫做"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流派，其创导者费厄克劳（Fairclough）等以批判种族歧视等各种社会不平等为己任，并大量汲取社会学的术语和框架。需要指出的是，以马丁为代表的韩礼德学派认为，功能语法的理论如评价理论等不仅可以用于批判，也可以用于建设，即进行他们所谓的"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PDA）"。2005年7月在悉尼召开的第29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的主旨是"希望的话语：和平、和解、学习和改变"，目的是使批判性思考更多地朝着肯定的话语分析方向进行，即更着力研究如何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如何为此做出贡献，从这个主旨中我们可以看到马丁等人对于评价理论的应用既抱有和批判性话语分析相同的社会关怀，又更多地着眼于建设性的改变（胡壮麟，2012）。

这里我们再从评价、意识形态和读者定位的关系作一简述。在应用评价理论进行话语分析时，分析者常会把评价的资源看成是说话人或作者做出个人化的评语的手段，特别是该理论中的"态度"范畴容易使人理解为评价者自身的态度，其实，评价首先是话语人际意义的实现方式，即评价可以被看作说话人和作者团结读者/听众的"人际化"工具。因此评价框架的人际意义要求我们在解读态度意义时考虑读者定位（reader positioning）的作用。

例如，怀特在第28届系统功能语言学会的评价理论讨论组中，分析了一篇关于欧元的报道，其中谈到：

(28) Euroland, as the new currency bloc is known, will be **one of the world's economic powerhouses**, ...

这里的黑体部分是肯定还是否定的鉴别，就取决于读者的阅读定位。不同的读者，特别是不同国家的读者会对此做出不同的评价。又如笔者在《悉尼先驱晨报》上读到该报转载的英国《卫报》评论员的对伊拉克战争的评论：

(29) This war is **un-American**.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is war are not typical of the US. They are exceptions to the rule. Today's Washington has not only broken from the different strands of wisdom which have guided the US since its birth, but from the model that has shap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黑体部分的鉴别在某些读者读来也许难以认同，可以说这一评价具有强大的人际力量，使人想到其他这类的词在鉴别时所带有的取决于读者位置的人际意义，如 *American*，*un-American*，*Australian*，*un-Australian*，*Muslim*，*Chinese*。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不认同或不愿认同作者的观点，以及语篇潜在的意识形态，就需要有意识地和语篇保持距离。如汤普森和亨斯顿(Thompson & Hunston，2000：8)指出，评价是特别难被挑战的，因此用评价来操纵读者是特别有效的，尤其当评价不是小句的主旨时。读者不能决定是否同意这些评价，相反，作者却假设了读者是接受这些评价的。因此，评价在小句中的位置越不显眼，就越能成功地操纵读者。其实，不仅在小句层面如此，在话语层面上，评价与读者的关系也是我们在进行话语分析时应予以审视的。

10.4 评价理论的应用和其他

在评价手段的识别中，我们还应充分考虑语境因素的重要性。有些词汇显而易见是评价性的，或者说它们的功能和意义就是评价。例如形容词 *splendid*，*terrible*，*surprising*，*obvious*，*important*，*possible*，*untrue*；副词：*happily*，*unfortunately*，*plainly*，*interestingly*，*possibly*，*necessarily*；名词：*success*，*failure*，*tragedy*，*triumph*，*likelihood*；动词：*succeed*，*fail*，*win*，*lose doubt* 等等。以上是从词性来分类的，在语言上具有外在标志，但词性不是充分条件，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名词、动词、形容词具有评价性。显然，这些类别不能分别与功能对应，因此，评价理论从功能概念(或者说意义)入手来讲评价分类，即把态度分成情感、(对物的)鉴别和(对人的)判定，这时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缺乏外在语言标志的情况下识别评价意义。

从概念上看，评价被认为是比较性的、主观的和充满价值的。识别评价就是识别比较、主观性和社会价值的标记。拉波夫(1972)强调了评价的比较性质，即评价指的是任何能与常规(norm)相比较的东西，并提出了评价的四个参数：好与坏、确定性、可期待性和重要性(Thompson & Hunston，2000：13)。这其中"确定性"属于评价理论中的"介入"范畴，其余三个参数属于评价理论中的"鉴别"部分，显然它们不能概括评价在概念意义上的全部内容。马丁和罗斯(Martin & Rose，2003：37)指出，在分析一些边缘的评价表达时，语境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变体。因此在分析时不能局限于逐项分析，而应考虑语境的因素。

此外，还可以从评价与语类的关系来理解语境因素。评价资源被用来建立一段话语的基调，随着语篇的展开，评价方面的选择在各个阶段中相互呼应，因此这种选择模式被叫做"韵律式的"——即这些评价表达形成了贯穿全篇的态度的韵律，起伏消长，如同音乐中的韵律。评价选择中的韵律模式建构了评价者的"态势"或"声音"，这一态势或声音定义了围绕着共享的价值建立起来的群体。如马丁(2000：51)指出："评价在整个话语中不时出现，这就界定了围绕共享的价值所建立起来的读者和作者的群体。"在日常语言中，人们经常用一个尺度来讨论这些态势，即从更客观的到更主观的(Martin & Rose 2003：57)。如法律语言，人们就普遍认为它是客观的，但"主观一客观"只是评价的多重参数中的一个。

有证据表明评价的不同参数在不同的话语中担当了不同的作用。有些语类突出对确定性的评价或对好和坏的评价。例如在学术论文中，关于确定性这一参数的评价就特别重要(见李战子，2001)。斯维尔思(Swales，1990)在对学术文章引言部分的研究中指出，该部分经常会提到文章内容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性(Thompson & Hunston，2000：24)。如果一个语类的功能是评价某物的价值，如对餐馆的评价等，那么好与坏的参数就更为重要了。

评价与语类的关系错综复杂，特定的评价维度可以构成某些语类鲜明的人际意义特色，在这方面的探索目前似乎还很不系统。

另外一项很有特色的研究是莱姆基的评价维度和评价隐喻。莱姆基(Lemke，1998)试图区分对事实、命题和提议以及话语的评价和

态度，并把这种对态度的分析置于巴赫金的多声的框架中。对于巴赫金的多声性来说，命题和提议是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因此莱姆基归纳了对命题和提议作评价的若干种语义类型，并认为它们穷尽了英语中此类评价的可能性，即可欲性(desirability)、可保证性、正常性、经常性、重要性、可理解性。

莱姆基还提到了另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与他针对命题和提议研究评价的思路不谋而合，那就是弗兰西丝(Francis，1995)所做的工作，她的语料表明了英语中一个句型的重要性，即 *It is(very)... that*，如果我们把句子或小句置于这一句型中，*that* 引导的是一个名词小句，外置的 *it is* 后跟的是一个形容词，能用在这个框架中的形容词只属于少数的几种语义类型，在基本意义上都是某种评价性的性质描述词。如果用系统功能语法的方法来分析这一结构，我们看到它通常是形容词，表示事物性质的，名词从句是它的承载(Carrier)，如果是真实性的，名词从句代表一个事实或命题，如果是非真实性的，则是某种提议或可能性(Halliday 1985：243—248)。因此莱姆基的结论是：至少在英语中，命题和提议所能带有的语义性质词(semantic attributes)是评价性的，即：*It is*(程度)[性质词：评价性的]*that*[命题/提议]。

(30)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John is coming/that John come.

笔者认为，对于所列出的这些命题评价的语义分类和韩礼德对小句中情态的分析(Halliday，1985：334，340；Martin，2000)是紧密相关的。其中的可能性和通常性与莱姆基分析的可保证性和通常性是一致的，意态中的责任和倾向实现的则对应莱姆基所区分的正常性和愿望性。有很多实现这些语义选择的词汇语法手段，例如：

(31) a. John must be coming.(情态助动词)

b. John is certainly coming.(情态副词)

c. It is certain that John is coming.(评价性性质词/客观朝向)

d. I am certain that John is coming.(评价性性质词/主观朝向)

e. It is a certainty that John is coming.(评价性名词化)

f. I know that John is coming.(情态投射：心理过程)

这些变体并非在意义潜势上完全同义，但它们处在情态和评价这

两个范畴的连续体之中，无法截然区分，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如例 31a 属功能语法的"可能性情态"：*must be*：*John must be coming*；例 31b 即莱姆基所说的"可保证性/可能性"：*It is certain that John is coming*；例 31c 即莱姆基所说的"愿望性：*John is coming*.

这其中例 31a 和例 31b 很接近，是从可能性情态到可能性评价的连续，或者说从语法到词汇的连续，在功能语法看来例 31b 只是例 31a 的情态隐喻；而从例 31b 转入例 31c 则有了一定的距离，把例 31c 作为例 31a 的情态隐喻至多在"倾向性"语义上，这样例 31c 就作为一个评价范畴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

最后我们提一下莱姆基提出的评价隐喻问题。莱姆基给出的例子是：

(32) It is important that John come.

当说这句话时，我们并非只是在说：*The fact that John is coming is quite significant*. 词汇和概念意义在这里只是入门，一旦进入，我们就会从"重要性"的评价维度被带到"正常性"的评价维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这句话理解为：*John really must come*. 或者 *We need John to come*. 这就是他所谓的评价隐喻。

我们经常自由地用一种维度的评价替代另一种，尤其是当语境能澄清的情况下。如通常性评价可以是不可欲性评价的隐喻表达，莱姆基(Lemke，1998)在分析报刊语料时遇到的一个实际例子是：

(33) But in an era when candidates are too often marked like toothpaste, campaign discourse can descend to the level of hucksterism.

这里的 *too often* 虽然表示的是"通常性"，但因为是"过度的"，所以隐含的评价是否定的"可欲性"。"通常性"在这里成为"不可欲性"的评价隐喻。笔者认为，评价隐喻的思路为我们理解话语中整体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此外，评价也是文化模式的重要内容。谈到如何把文化模式作为文化教学中探索的工具，保尔·吉(Paul Gee)(2000：78)列出了针对话语分析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当我们面对一段谈话或语篇时，可以问以下问题：

——在这里有关的文化模式是什么?
——作为分析者我应假设人们这样说或这样写时有着怎样的感情、价值观和信念?
——影响信念的文化模式和影响行动的文化模式之间有什么不同?
——有关的文化模式是否具有一致性?
——有没有相互冲突的文化模式?
——这些文化模式代表谁的利益?
——有没有"宏大文化模式"在发挥作用?
——什么样的语篇、互动和制度造成了这些文化模式?
——相关的文化模式是怎样有助于再造、转化或创造社会、文化和政治关系的?
——这些文化模式再造、转化和创造了怎样的话语?

TEXT (2003)第23卷第2期是评价理论的专刊,有的文章讨论了评价在口语以及在叙事中的作用,有的试图对态度、情态、态势(stance)等概念作进一步的探索。怀特在网上开辟了评价理论讨论组(www.grammatics.com),吸引了不少对功能语言学感兴趣的研究生和学者介入讨论,并对该理论的推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还不断更新评价理论介绍网站,增添了一些链接到与评价理论有关的论文的全文,这使这个以人际意义研究为取向的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带上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人际意义的特色。

在第三版的《功能语法入门》(Halliday&Matthiessen,2004)中,虽然对于评价理论没有归纳,但是评价系统已渗透进书中的相关章节。书中讨论隐喻的语义范畴中的"投射"时涉及了评价理论:当评论某个主体的智慧时,人们使用"关系小句":X 做某事真 *wise*。表达类似意义的有情态附加词 *wisely*,*cleverly*;修饰词 *wise*,*clever*。这些情态附加词和修饰词和评价系统中的"评定"中的子类"社会尊严/能力"相对应。此外,描写"情态评价"(modal assessment)时给出了对应的评价系统中的类型(ibid,2004:608)。这说明韩礼德已经注意到评价理论,试图将其引入原有的功能语法框架中进行比照。不过,他们所列的情态评价类型表精密度还不够扩展,特别是评价系统中的"介入"这一项没有被用来描述这些情态评价,这或许反映了韩礼德更倾向于沿用原有的对于情态中的"取向"(orientation)的归纳。

比较马丁和罗斯(2003)在评价系统中对和修饰语(epithet)相对

应的“鉴别”的分类，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版对修饰词的分类不够充分，在精确度上还有待扩展。该书认为修饰词显示主体的某种质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和经验意义有关的，即某事物本身的客观属性，如 *long*，*blue*，*fast*；另一类是和人际意义有关的，即说话者表达的对某事的主观态度，如 *silly*，*fantastic*，*splendid*（Halliday & Matthiesseen，2004：318）。这种分类法即非“客观”即“主观”。而评价理论把“鉴别”定义为阐释对事物的评估的意义，分成三类：“反应”“组成”和“价值”，显得更为精确。

我国学者在介绍、追踪评价理论的发展并将它运用到语篇分析方面也做了较多的工作，如评价系统及其运作（王振华，2001）、现代汉语词语评价系统（彭宣维，2004）、评价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和问题（李战子，2004）、身份策略的矛盾境地（李战子，2004）。李战子等在“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国家社科项目中，分析了留美自述中的评价资源、谦虚策略与学术身份建构。在分析自述的评价模式时他们归纳了评价资源塑造出的一系列意象，如“好奇的我、激情的我、成功的我、自信的我和最好的你（指申请的大学和专业）”等，这些评价决定了自述语篇的理想读者，那就是对方的审查人，而当研究者作为非选定读者进行错位阅读时，看到的是申请人在情感、鉴别和判定上的挣扎和取舍（高一虹，2004：238）。他们运用评价理论分析了一系列跨文化自传语篇，以揭示其中的学习策略、身份建构和意识形态等对英语教学有益的多种启示（李战子等，2007）。

第十一章

多模态话语研究

11.1 引言

模态是社会活动中用来表达意义的社会文化资源。自然语言虽然是最重要的意义表达方式,却不是唯一的手段,绝对的单一模态的话语几乎是不存在的,例如口头会话的意义是语言和声音、表情、手势、体势等非语言表达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书面语的字体、字号、版式、色彩选择也对语篇的意义产生影响。

研究多模态话语需要区分两个概念:模态(mode)和媒体(media)。模态指话语或事件中所涉及的符号资源(semiotic resources),例如语言、图像、音乐等;媒体指话语或事件中所涉及的物质手段或技术手段,例如声音、书写、印刷、动作、影像技术、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各模态自成可对比、可对立的符号系统,又在媒体的物质手段中分布印迹。模态的符号特征和媒体的技术特征是多模态话语的意义源泉。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上主要通过语言表达意义的做法已逐渐被多种符号模式并存的复合话语所取代。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也从单一的语言模式拓展至多种模态,分析者开始关注文本附带的图片、图表、动画、声音等所构建的复杂意义及其对文本意义的影响,多模态研究成为话语分析新的研究领域。

把语言学理论应用于符号学(尤其是视觉符号研究)研究由来已久。例如,结构主义美学研究将“语言”与“言语”、“能指”和“所指”等理论应用于绘画、摄影、时装、电影和音乐研究;布拉格学派把“前景化”等概念应用于美术、戏剧、电影和服饰等研究。韩礼德(Halliday, 1978)提出要在社会文化语境中解释语言,社会符号学就此产生,并逐

渐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社会符号学研究者接受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将符号资源视作人类在一定社会背景和一定的历史时刻里响应特定的社会、文化或经济需要而创造的意义表达系统,把语言看作社会符号的一种,他们认为分析语言符号得出的结论对于其它符号模式同样具有适用性,由此诞生"多模态符号学"(胡壮麟,2007:1),即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多模态研究。

作为社会符号学的一个应用型分支,多模态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奥托尔(O'Toole,1994)对绘画、雕塑和建筑等艺术作品进行了符号学分析;克瑞斯和范洛文(Kress & van Leeuwen,1996/2006, 2001)研究了多模态规则地表达意义的现象,包括视觉图像、颜色语法以及报纸的版面设计和不同媒介的作用等;莱姆基(Lemke,1998, 2000, 2002, 2009)研究了科技语篇、超文本的多模态特征,并对新媒体时代的读写教育提出新的观点;O'Halloran 等(O'Halloran 1999,2000, 2005,2007;O'Halloran 2004;O'Halloran & Smith,待出版)不仅研究多模态的理论建构,还专门研究了数学语篇中的多模态现象、多模态技术并尝试设计多模态分析软件;Royce (2002,2007)研究了不同符号在多模态话语中的互补性以及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多模态的协同性等;近期几本以多模态话语研究为主题的著作和文集(Baldry & Thibault, 2006;Bateman, 2008;Jewitt, 2009;Bednarek & Martin, 2010 等)则反映了社会符号学对当代话语的各种模态在各类语境下的各种体现方式和意义特征的最新研究。一些多模态研究项目组的成立也对多模态话语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如"语类和情态"项目(GEM)、"中小学英语的生产状况"项目(PSE)、"新伦敦研究小组"(NLG)、"多模态分析实验室"(MAL)等。

11.2 图像分析的社会符号学框架

11.2.1 视觉语法

克瑞斯和范洛文根据韩礼德(1985)的论述,把三个元功能看成是人类任何交际系统所必须具备的。的确,这些元功能是首先基于对语言的研究提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局限于语言。他们把

"语法"宽泛地指一种特定模式中元素间的关系的结构,或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结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确立下来。在他们的研究中,语法被延伸到包括视觉模式:

> 正如语言的语法决定词如何组成小句、句子和语篇,视觉语法描写图像所描绘的人物、地点和事物如何组成具有不同复杂程度的视觉的"陈述"。(K & L,1996:1)

11.2.2 元功能、元意义和实现关系

语言和图像对于实现类似的语义关系有着各自相当独特的方式,例如,语言中的"行动动词"在图像中是由"矢量"来实现的。在语言中用处所介词的,在图像中是通过前景和背景的对比实现的。这并不是说语言中所有的语义关系都可以在图像中实现,也不是说图像中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语言来实现。可以这样说,有的关系只有图像能实现,有的只有语言能实现。例如 *He is reading*. 图像只能展示他拿着一本书,眼睛看着书,即 *He is looking at a book*,但不能表示 *He is reading a book*. 还有一些关系用图像表示更容易,有一些则用语言表示更容易。例如,在口语中,我们说,"他说今天晚上我们必须去",我们不易弄清他的原话,而在图像中,一个对话泡("今天晚上你们必须去")斜挂在他嘴边就可以了。这种在语言和图像中实现的各类语义关系的可能性的分布是由历史的、社会的,当然还有符号本身的内在潜质和局限决定的。

比照三大元功能,克瑞斯和范洛文(K & L,1996)将多模态意义系统分为再现(representation)、互动(interaction)和构图(composition)三种意义,分别对应语言的概念、人际和组篇意义。其中再现意义分为叙事的再现和概念的再现两类,叙事再现包括行动、反应、言语和心理过程,概念再现包括分类、分析和象征过程;互动意义包括关系和情态等重要意义类型;构图意义则包含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三种资源,三类意义各自具有独特的语义构型和典型的图像表达元素。以下我们作一简要概述。

11.2.3 再现意义

首先,在再现意义上,克瑞斯和范洛文没有将语义关系像功能语法

本身那样分成六种过程，而是根据图像的特点，区分了叙事的和概念的两大类，在叙事的再现中，区分了行动的、反应的以及言语和心理这三个过程，其中行动的和反应的又分别可分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

11.2.3.1 叙事的再现

当参与者被矢量连接起来时，他们被再现为相互做某件事。矢量是叙事图像的标志（叙事图像相当于一个命题），而概念图像中则没有矢量。在图片中，使图中的元素形成斜线，通常是强烈的对角线，这样就形成了矢量。

动作过程 动作者(actor)是发出矢量的那个参与者，或者动作者本身也可以构成矢量。在图像中他们通常是最突出的参与者，这可以从尺寸、构图中的位置、与背景的对比、色彩饱和度或显著性、聚焦程度，以及“心理凸显程度”（如人形，尤其是人脸对观看者来说都具有心理凸显性）等方面来判断。如下图中，牙医的两只手臂构成两个矢量，特别是左手中的探针，形成了鲜明的对角线。当叙事的再现中有两个参与者时，一个是动作者，另一个是目标，目标就是矢量指向的那个参与者，因此也是动作的对象，如下图中的病人。当参与者相互作用时，他们也可叫做“相互作用者”(interactors)。

不及物结构中的行动没有“目标”，既不是别的东西/人对它发出的行动，它本身也不朝向别的东西/人。因此不及物动作过程类似于语言中的不及物动词。例如下雨，或车在行驶的画面。



反应过程 当矢量是由目光——即一个或多个图中的参与者的眼光方向构成时，该过程就叫做反应过程。这时就不讨论动作者和目标了，而成了“反应者”和“现象”。如上图中牙医看着病人口腔的目光也构成了一个矢量，几乎平行于右臂和探针构成的矢量。

和动作过程一样，反应过程也可以是及物或不及物的，不及物时没有“现象”。我们看到图中某个人向画框外看，但他在看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如果这类图中的反应者是女性，则往往目光盯在中等距离处，似乎并未介入她们所处的环境而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如果反应者是男性，通常他们的目光都坚定地落在远处的地平线上，观看者自己去想象他们在想什么或看什么，这可以使观看者获得与图中再现的人物的一种强烈共鸣或认同感。





言语和心理过程 在连环漫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特别的矢量，一根斜线把思维泡或对话泡与说话者或思考者连接起来，这些形式通常只出现在连环漫画中。但它们的应用越来越广，如在学校的课本和自动取款机的屏幕上。韩礼德把这类结构叫做“投射”，及物反应的“现象”，以及对话泡和思维泡的内容不是直接被再现的，而是通过一个反应者的中介，即思维泡中的“感知者”(senser)或对话泡中的“言语者”。



对应于功能语法中对小句情境(circumstance)的分析，他们也讨论了图像中的情景，并将其分为三类。区域情景将其他参与者与背景联系起来。这需要前景和背景之间的对比。如一幅孩子们在小山下的草地上踢球的图片，当然背景本身也可以被解读为蕴含的分析过程，如“小山上有树和羊群”。手段情景指的是动作过程中使用的工

具，这时的工具和使用者之间没有矢量连接，如一幅某人双手合十恳求另一个人的图像，相当于小句 *He implores Jack with his hands*，陪伴情境中有两个独立的参与者，但它们之间没有矢量连接。如一幅图中企鹅妈妈迎面站着，肚子下面一只小企鹅，相当于表达了小句 *This is a picture of a penguin with a baby*.

因此范洛文总结的视觉交际中的叙事结构系统，如图 1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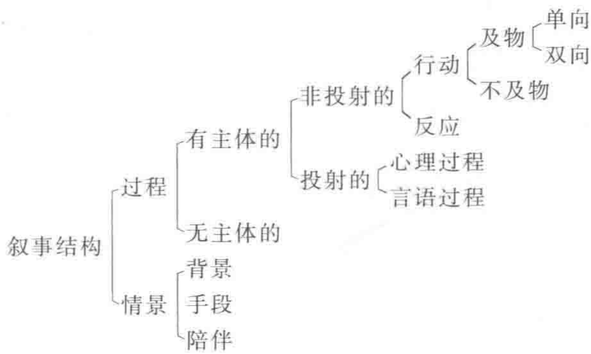


图 11—1　视觉交际中的叙事系统

表 11—1 则是他们列出的可视交际和语言中的叙事过程的比较：(K & L，1996：77)

表 11—1　可视交际和语言中的叙事过程比较

可视叙事过程	语言叙事过程
不及物动作	单个参与者(动作者)物质过程(动作)
单向及物动作	两个参与者的物质过程
——	单个参与者(目标)物质过程(事件)
双向及物动作	——
不及物反应	行为过程(看)
及物反应	心理过程：感知(仅仅是视觉)
心理过程	心理过程(认知和情感)
言语过程	言语过程(引用)
——	言语过程(情感)
转换过程	——

11.2.3.2　概念再现：设计社会构造

视觉交际中的概念过程对应于功能语法中描写的关系过程和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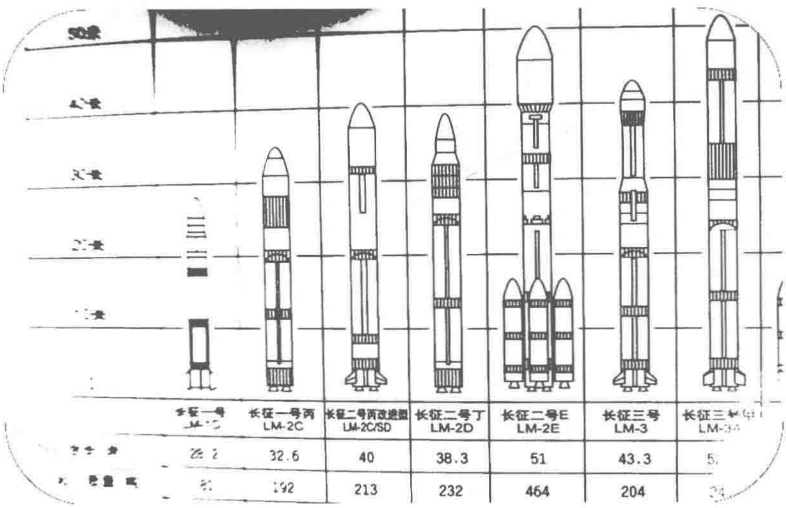
在过程,关系过程可进一步分为特征(attributive)过程和认定(identifying)过程,前者可表述为:*a is an attribute of x*,并可进一步细分为 intensive(Some people are racists), circumstantial (*Their home is in Ho Chi Minh City*), Possessive (*I didn't own a thing in the world*);而后者则可表述为:*a is the identity of x*。存在过程可简单地表述为:*something exists*,或 *something happens*。韩礼德认为这两种过程比起行为和心理过程,表现了更为持久的状态或更概括的真理。同样,叙事再现展示了发展中的行动和事件,变化的过程,瞬息间的空间安排,而概念再现则更为稳定,时间因素减少,更为概括,如在类别、结构或意义方面。

在视觉和语言表现上它们有共同点,例如,分类结构和分析结构分别接近于集约小句和所有修饰(possessive attributive)小句,象征属性结构接近于认同小句,在象征提示结构和存在小句之间也可能有某些类同。但差别要大于相似,特别是在分类和分析图像方面,视觉符号所用的结构手段在语言中没有等同物,视觉概念化和语言概念化显然有很大差别。

分类过程 分类过程通过分类关系将参与者联系起来,至少有一组参与者将对另一个参与者扮演"从属"的角色。分类过程可分为显性和隐性的,即取决于那个大的、总的类别有没有出现;在显性的分类中,又可分为单层的和多层的。除了图像,很多分类过程是以简图加文字实现的。如下图中的这张幻灯片母版,就是一个显性分类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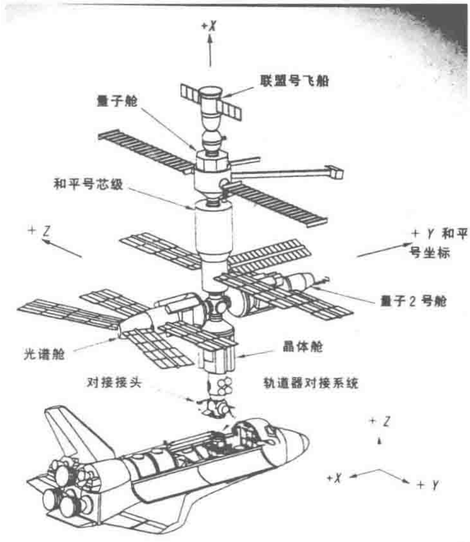


在实现隐含的分类时，有一个关键的视觉特点，即从属者之间的等同在视觉上是通过对称的构图实现的，从属者相互之间的距离相等，尺寸相等，在纵横轴上的朝向也相同。为了实现分类过程的无时间性，参与者常常被以比较客观、脱离情境的方式再现，背景平淡，深度减小或没有深度，角度朝前、客观，而且通常图片中有文字，这些特征在讨论互动意义时将归入“情态”。下图中的火箭就是一个分类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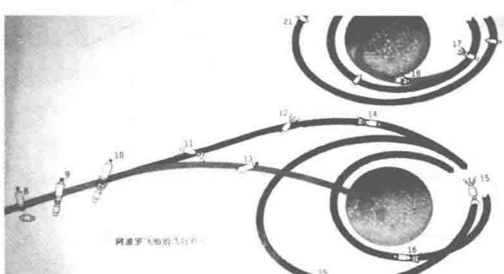
分析过程　在分析过程中我们看到参与者具有部分一总体的结构，该过程有两种参与者，一是承载者(carrier)，即总体，二是任何数量的所拥有的特征(possessive attributes)，即部分。很多分析性的图像都是低情态的，只展示所拥有的特征，太多的细节反而会模糊它们分析性的目的。分析性过程还可以进一步分成非结构的和时间的两类。

非结构分析性过程只展示承载者所拥有的特征，但不展示承载者本身，例如服装的裁剪图，又如广告中表现一个汽车发动机的所有构件，或某个生产商生产的所有产品，使观看者对种类的众多留下深刻印象。



和平号空间站和航天飞机对接示意图

上述是在空间中展开的,时间的分析性过程似乎居于叙事和分析过程之间,沿着时间线索展开似乎有叙事的成分,但是图像中没有矢量,因此它不是把历史展示为逐渐展开的事件,而是把历史分析为具有固定和稳定特点的连续的阶段,这些阶段可以被看作是物件。例如,在一幅从猿到人的进化图中,我们可以说"猿"阶段、"猿人"阶段、"更新纪灵长动物"阶段等,承载者是"人类的进化",各个阶段就是"所拥有的特征"。又如下图中的飞船在轨道上的飞行轨迹:



克瑞斯和范洛文还详细讨论了穷尽的和包含的分析性过程、连接的和复合的穷尽结构、类型学的和拓扑学的过程、空间一时间的分析型结构等,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象征性过程　象征性过程是关于参与者是什么或意味着什么。

可以有两个参与者——其中一个的意味或身份在关系中已经确立，即承载者；另一个参与者表示意义或身份，即象征性属性。也可以只有一个参与者，即承载者，那样的话象征性特征就以另一种方式建立。前一种叫做象征性属性，后一种叫做象征性暗示。先来看象征性属性。它具有以下特点：

(1)在图像中很显著，例如置于前景，尺寸夸张，光照特别好，细节特别丰富，聚焦特别明晰，色彩或色调特别显眼。(2)有一个姿势指着它，如箭头、手指等。(3)在整体中它显得格格不入。(4)它在传统上和象征价值相关联。例如，在中世纪的绘画中，书桌不远处的一个苹果在圣·杰若姆的书房里显得有点不是地方，其实它正象征了堕落、诱惑和原罪。

象征性暗示只有一个参与者，即承载者，他不能被认为是分析性的，因为在这种图像中，只有与氛围有关的细节才得到强调，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如色彩可以混合在一起，例如成为一种柔和的金色光泽，光线可以很极端，或者减弱或者增强对比，使参与者成为轮廓或剪影，这些手段使象征性暗示不再描绘一个特定的时刻，而是具有了一种普遍的实质。细节的模糊赋予了承载者象征价值，例如，一种柔和的金色光泽可以赋予承载者所有和柔软或金色有关的价值。

象征性暗示过程将意义和身份再现为来自内部的，即承载者自身的品质，而象征性属性过程则是将意义和身份赋予承载者。

不言而喻，正如句子有简单句和复合句之分，图像也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并且可以说大多是复杂的。范洛文分析了一本关于“我们的社会和他人”的书的封面，其中有四种过程：(1)分类过程：五个孩子是“澳大利亚青少年”的从属，他们处在一个中性的背景上，呈对称分布；(2)几个分析过程：每个孩子都是“承载者”，具有不同的所拥有的特征，如肤色、发型和头发的颜色、眼睛的颜色、衣着等，这些特征在视觉上造成了他们不同种族的概念。(3)一个象征过程：即图中的地球仪经常是一种象征，引起很强的联想，即孩子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是澳大利亚社会的缩影。(4) 交往过程：三个孩子的手臂环绕着其他孩子。

11.2.4 互动意义

图像可以造成观看者和图像中的世界之间特定的关系。它们以

此和观看者互动，并提示观看者对所再现的景物所应持的态度。在实现这种互动意义时，有三个要素：距离、接触和视点。它们可以共同作用，创造出观看者和再现内容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以下作一简述：

接触 很多图像表现画框中的人直接看着观看者，即他们与观看者"接触"，从而与他们建立起（想象中的）关系。克瑞斯和范洛文（1996）把这种图像叫做"索取"类图像，即图像中的人似乎在向观看者索取什么。它们的面部表情和姿势可以表示他们究竟在索取什么：毫不眨眼地从高处往下看观看者，他们可以索取顺从，或恳切地从下往上看观看者，他们可以索取怜悯，他们可以讨好地微笑着面对观看者，也可以看透一切似地瞪着观众，使后者略微不安。姿势能够进一步说明他们索取的是什么。例如在著名的征兵广告"你的国家需要你"中。如果没有这种"想象中的"接触，我们看图像镜框中人物就会很不一样，我们超然地看他们，似乎他们是展示在那里的什么标本，克瑞斯和范洛文把这类图像叫做"提供"——即向观看者提供信息。显然，"索取"和"提供"这两个术语都来自韩礼德（1985）的功能语法。他用这两个术语来区分不同种类的言语行为，索取可以是索取信息或服务，提供也可以是提供信息或服务。

距离 图像可以使观看者靠近人物地点和事件，也可以将观看者挡在一臂之外。在日常互动中，社会关系的常规决定了我们相互之间保持的距离。这可以翻译成像片中的"框架尺寸"。在近景中的人似乎或应该属于"我们的圈子"，观看者也因此被认为是某一类人。借用影视中的术语，特写（头和肩部或更少）可以提示密切的/个人的关系，长镜头（展示整个人，正好占满框架，或更远）提示非个人的关系。

以下是一些距离的尺度：亲近的距离：只看得见脸或头；个人的近距离：头和肩部；个人的远距离：腰部以上；社会的近距离：整个人；社会的远距离：整个人，并且周围有空间环绕；公共距离：至少四到五个人的躯干。我们在摄影时都有过这种取景的经验，当我们帮一个陌生人拍照时，很少给她/他照一个头部的大特写，而更多是给他/她一个"社会的远距离"。

视点 第三个因素是视点。如果你仰视/俯视/平视某物，你所获得的象征权势是不同的，仰视表明拍摄对象有权势，俯视表明你有权势，平视表明你和拍摄对象平等。从水平角度看，可以是情感上介入

其中，也可以是与拍摄对象疏远。以下是视点的系统网络：

视点
- 图像对观看者有权势　低角度
- 平等　与目光取平
- 观看者有权势　高角度
- 介入　正面
- 疏远　侧面

图 11－2　视点系统

行文至此，有必要谈一下与模态有关的情态。情态和我们对“真实”的关注有关。我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就是认为视觉比听觉更可靠，即“我亲眼看见的”，比“我亲耳听到的”更为真实。但是，虽然照相机不会说谎，使用相机的人和图像却可以说谎。

情态的定义在图像的分析中发生了很大变化，指的是“某种图画表达手段（色彩、再现的细节、深度、色调等）”使用的程度，这其中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尺度，从没有细节到对细节最大量的再现，或者从没有深度到最大深度。在每一个尺度中，都有一个点，代表了特定的图像中的标准的自然主义。在这个标准上减一分，则至少在这个方面“不太真实”了，增一分，则“比真的还真”，我们把这和“感官编码倾向”联系起来，强调的是感官的愉悦（或不愉悦，如在“比真的还真”的恐怖图像中）。（K & L，1996：256）

因此情态可以被定义为对图像的“现实主义”的再现，以感官的编码倾向为出发点，基于色彩的饱和程度。同在功能语法中一样，情态可以分成高、中、低三类：

（1）高感官情态：图像自然主义地使用了高饱和度的色彩；

（2）中感官情态：图像色彩不太饱和，“水洗”的或飘逸的水粉；

（3）低感官情态：图像只是黑白的。

克瑞斯和范洛文（K & L，2001）进一步提出了情态的一系列标志，即色彩饱和度、色彩区分度和色彩调谐度。并将自然主义的情态刻度图示为：

黑与白　　　　　　　　　　色彩最大饱和度

0 ——————— • ——————— 0

最低情态　　　　最高情态　　　　较低情态

图 11－3　色彩饱和度的情态刻度

但情态很重要的一点是,它是和特定的语类相关的。我们可以说"真实"(reality)在观看者的眼中,或者说,什么是真的取决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是如何界定"真实"的。

此外,情态标志还有语境化,即从没有背景到极为细致的背景。同样,最为细致的背景并不表示最高的自然主义情态,如在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品中。

再现:从最抽象到对细节最大程度的再现。

深度:从没有深度到最大深度的透视。

照明:从对光和影的最大程度的再现,到没有光和影。

亮度:从最大数量的不同明亮程度到只有亮与暗两种。

由此可见,图像中的情态比语言中的情态实现起来更为复杂,分级也更精细。

因此视觉情态源于文化和历史的真实的标准,而不在于视觉图像和某种不依赖于图像的现实之间的客观对应。时至今日,大多数人还是把"全息照片"看作"太过真实",在我们习惯看到的图像中,没有第三维度,图像的扁平,并不表示低情态。

编码取向是伯恩斯坦(1981)所用的一个术语,表示不同的现实原则。它们是一系列抽象的原则,说明语篇是由特定的社会群体编码的,或者是在特定的体制(institutional)情境中编码的。克瑞斯和范洛文(K & L,2001:170)作了如下区分:

(1) 技术的编码取向:主导原则是视觉再现作为"蓝图"的"有效性"。这时色彩就可能是低情态。

(2) 感官的编码取向:用于愉悦原则占主导的情境中,如某种艺术、广告、时装、烹饪、室内装潢等。这里色彩是愉悦的来源,也是情感意义,因此具有高情态。

(3) 抽象的编码取向:社会文化的精英使用,如在学术的和科学的语境中。图像越把一个个体减缩到一种概括,或把具体的东西减缩到它的基本属性,那么情态就越高,生产和阅读这种编码取向的语篇是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志,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或"一个严肃的艺术家"。

(4) 常识性的自然主义的编码取向,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占主导,文化的所有成员都具有这种取向。

以色彩饱和度为例，图 11—4 表示了四种编码取向的情态：

	色彩完全饱和 ←	·	→ 黑与白
科学的/技术的	最低情态		最高情态
抽象的		最低情态	最高情态
自然主义的		最高情态	最低情态
感官的	最高情态		最低情态

图 11—4　四种编码取向中色彩饱和度的情态值

11.2.5 构图意义

对应于功能语法的语篇意义，克瑞斯和范洛文提出了多媒体语篇的构图意义，并分析了构图意义的三种资源：信息值、取景和显著性。

首先，**信息值**是通过元素在构图中的放置实现的。任何特定的元素在整体中的角色取决于它是被放置在左边还是右边，中间还是边缘，或者图片/页面空间的上方还是下方。

在克瑞斯和范洛文（K & L，1996）看来，从左到右的放置造成了已知—新信息的结构，即放在左边的信息是“已知”的，放在右边的是新的，如同在功能语法中，已知信息是常识性的，或显而易见的，而新信息则是有问题的、可争议的。当然这同样只是一种意义潜势，在特定图像的情境中会呈现特定的轮廓。

上方与下方也具有不同的信息值。如果某些因素被置于上方，而其它因素被置于下方，那么置于上方的是“理想的”，而置于下方的是“真实的”。“理想的”指它是信息的理想化的或概括性的实质，因此也是信息的最显著的部分，“真实的”指更特定的信息，如细节等，或者说更实际的信息，更接地气的信息。

同样，他们还分析了中心和边缘的信息值的关系，并把这种信息值的取向和文化的差异联系起来。

显著性(salience)指的是元素吸引观看者注意力的不同程度，可通过被放置在前景或背景、相对尺寸、色调值的对比（或色彩）、鲜明度的不同等来实现。

取景(framing):有无取景手段(可通过造成分割线条或实际分割框架的线条来实现),这些线条割断或连接图像中的元素,表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还是不属于的。

在分析组成意义时,他们把多模态的语篇看成一个整体来分析,而不是把图像看成是对文字的插图或示例,这时特别能看出他们所做的努力:即打破对语言的研究和对图像的研究之间的界限,尽可能用兼容的术语讨论这两者,因为他们认为在实际的交际中,这两者加上其它的交际模式经常是形成一体化的文本的(K & L, 1996:183)。也就是说,信息值、显著性和取景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图片,也适用于多模态语篇的布局。

- 组成
  - 信息值
  - 极化的
    - 已知
      - 新
      - 无水平极化的
    - 理想的—真实的
    - 无垂直极化的
  - 显著性
    - 最大显著性
    - 最小显著性
  - 取景框
    - 最大不连接
    - 最大连接

图 11—5　多模态语篇布局

"视觉语法"是将功能语法框架延伸到视觉模式的最成功的分析框架,表 11—2 总结了"视觉语法"的要点。

表 11—2　视觉语法概要

元功能		意义类别	语义成分	典型图像元素
再现	叙事再现	行动过程	动作者、(目标)、矢量	人、物图像,对角线
		反应过程	反应者、(对象)、矢量	参与者目光
		言语过程 心理过程	说话者/思考者、矢量 内容/现象、矢量	人物图像斜线、 思维泡/对话泡
	概念再现	分类过程	(总类别)、从属者	对称性构图
		分析过程	承载者、拥有属性	线条、标签
		象征过程	承载者、(象征属性)	对比、凸显、聚焦

续表

元功能	意义类别	语义成分	典型图像元素
互动	互动关系	索取/提供	接触：观看者与图像人物视觉的想象性接触体现“索取关系”，不接触则为“提供关系”。
	社会距离	个人←→社会关系	距离（近→远）：远景人像体现“社会的远距离”。
	权势关系	平等←→不平等	视点：图像人物的平视角体现“平等的社会关系”。
	情态（真实度）	高←→低	抽象度、透视深度、光影对比、亮暗度、色彩（饱和度、区分度、调谐度）等
构图	信息值	已知信息←→未知信息	图像布局，如：左右结构对应已知—未知，上下结构对应显性—背景
	显著性	背景信息←→焦点信息	图像的前景或背景、相对尺寸、色调值的对比（或色彩）、鲜明度等
	框架关系	相关性	分割线条、分割框架，如“画中画”

“视觉语法”来源于对大量图像的功能分析，被很多研究者应用于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并证实了其可操作性。

11.3 听觉符号的多模态研究

对听觉符号（说话、声音、音乐）的分析亦证实“每一种符号模式都会自动实现三大元功能”。范洛文（van Leeuwen，1999）发现，正如图像通过光影对比、视角、色彩等元素体现情态，听觉符号也具有表达“视角”和“社会距离”的人际语义系统。声音“视角”可根据功能分为三种——特征音（Figure）、背景音（Ground）和存在音（Field），三种声音和听者的关注度成递减趋势。以广播剧为例，音乐往往是背景，主人公的对话或者播音员的声音是特征音，而广播受到干扰的嘈杂音是

存在音，特殊情况下说话成为背景，而嘈杂声更引起听者的关注。“社会距离”通过声音表达声音发出者和接受者的亲疏关系，在从“亲密距离”→“个人距离”→“非正式距离”→“正式距离”→“公共距离”的连续统进行选择，例如耳语式的声音暗示听、说双方亲密的社会关系，而大声说话表达公共关系。图 11－6 是范洛文（1999）所归纳的听觉符号的人际意义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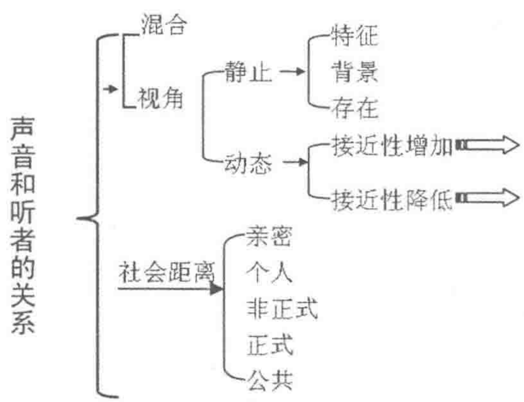


图 11－6　听觉符号系统的语义资源（译自 Leeuwen 1999：30）

听觉符号系统研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三大功能的主次关系。在范洛文（1999）的分析中，音乐（声音）的人际功能成为描述声音符号系统的显著标准，而概念功能和组篇功能则几乎没有得到体现。卡拉翰和麦唐纳（Callaghan & McDonald，2002）则把组篇功能放在音乐符号系统的显著位置，因为在音乐中符号的意义首先通过序列（组篇）实现，只有生成了连贯的乐篇才有可能讨论概念和人际意义。马丁内（Martinec，2000）通过对已故歌星杰克逊的音乐形式和内涵的分析揭示，音乐偏重于体现组篇和人际功能，如旋律感强的浪漫音乐体现人际功能的情感特征，而节奏感强的说唱音乐则偏向体现组篇功能的衔接手段。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将音乐看作一个双层系统，第一层是音系组合层，体现纯粹的组篇功能；第二层是乐篇解读层，体现概念和人际功能。

由于对听觉符号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音频、音色、音高、音段、波长等声学物理学的术语理论以及物理实验的方法，而这些又往往是话语分析者生疏的领域，因此对于听觉符号意义资源的系统研究

相比视觉符号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这也成为一个多模态符号研究中亟待发展的领域。

11.4 图文关系研究

对多模态话语中的图文关系的研究始于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巴尔提斯(Barthes,1977)，他认为图像本身的意义飘忽不定，必须借助文字说明才能确定，图像意义最终只能用语言来证实。图文不外乎三类：图解(illustration)、依托(anchorage)和补充(relay)。诺斯(Nöth,1990)认为图文关系远比巴尔提斯的理解要复杂，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五类语义关系，即：(1)图像意义依托于文字解读的图解关系(Illustration)，例如很多科学语篇、学术语篇中的结构图；(2)图像提供文字例证的图像示范关系(Pictorial exemplification)，如百科全书中某物种的图像；(3)文字标示、提示图像部分信息的标记关系(Labeling)，如图像及其文字所标注的作者、标题；(4)文字、图像互为阐释的相互决定关系(Mutual determination)，例如某些广告通过文字提问、图像提供答案；(5)图像文字意义冲突的矛盾关系(Contradiction)，如戒烟广告中图像为一个烟斗，而下方文字是“这不是烟斗”。

巴尔提斯和诺斯的图文关系分析中，图和文各成一体，其“语法成分”只对本符号系统负责，与其他符号系统没有互动作用。其后的多模态符号学研究则寻求图像与文字的综合理解方式，从而为各种交流模式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手段。

汲取传统符号学和社会符号学的双重思路，马丁内和萨尔维(Martinec & Salway,2005)建立了一个分析多模态话语中图文关系的综合模式。该模式同时从两个角度审视图文关系——图文地位和语义逻辑关系。首先，他们将图文的语义地位分为平等和不平等两类，平等关系包括相互独立关系(image & text independent)和互补关系(image & text complementary)；不平等关系则有两类主从关系：图像从属于文本(image subordinate to text)或文本从属于图像(text subordinate to image)。第二，根据同一层级的语法单位的逻辑语义关系类别，该模式重新梳理了图像一文本的逻辑关系，将图文语义关系分为“扩展”和“投射”两类，各自又按照逻辑关系在精密度阶上继续

分类。根据 Martinec & Salway(2005:358)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存在 4 类图文地位关系和 8 类图文语义关系,而图文地位和图文语义为合取关系,因此至少可以将图文关系分为 32 小类(见图 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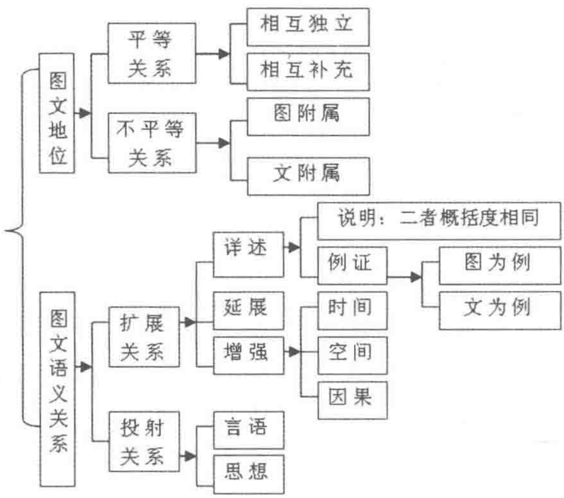


图 11—7 图文关系系统(译自 Martinect & Salway, 2005: 358)

马丁内和萨尔维认为共通的符号原则能在不同交际模式中起作用,对图文关系的分析被应用于各种模态间关系,在 Bednarek & Martin(2010), Jewitt(2009), Ventola & Moya(2009)的文集中,多项对于模态间关系(包括广告、卡通书、博物馆设计等)的研究应用了上述分析模式。

11.5 多模态语类特征研究

语类研究不仅能够揭示表达形式、意义、语境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助于改善人们的话语行为:人们可以根据特定的语境预测可能出现的表达形式,也可以根据话语实例推测其所属的语类和所体现的语境。随着符号手段的不断丰富,对多模态话语的语类特征研究显得意义重大,它能够解释为什么社会文化生活中不断发现有新的语类"浮现",有旧的语类发生改变,有两种语类在"融合",有一种语类发生了裂变,甚至帮助人们对尚未出现的语类进行预测、分析并引导文化策略。Bateman(2008),Bateman & Delin (2001),Bateman et al. (2007),

K&L(1996,2001),Lemke(1998,2002),O'Halloran(2005),Painter(2008)等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多模态语类特征、语类关系以及多模态语类的分析方法,其研究领域涉及报纸、科学语篇、数学语篇、教科书、儿童图书、广告话语、网络话语、影视作品、视频游戏等多种类型。多数研究以视觉语法为基础,提出适用于特定语类的多模态分析模式,并试图揭示文字和图像这两套符号系统在实现组篇、经验和人际功能等方面的语类特征。

11.5.1 纸质媒体和网络报纸

当前多数报业公司都同时通过纸质印刷和网络电子两种媒介发行报纸,两种媒介上的的语篇均呈现多模态性,在多模态话语分析者来看,仅研究文本的意义是不够的,还应该综合考虑报纸的照片、图画、文字字体和文本内容等符号模式的空间整合及其规律和意义。以"语类和模态"项目为例,GEM 关注报纸(包括纸质和电子两类)如何通过"布局"展示其语类特征,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整体意义。研究者认为,多模态报纸的语类生成主要出于五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即:信息内容、修辞关系、读者导航、版式布局和语言结构。他们(Allen et al. 1999, Bateman et al. 2007)以《先驱者》《卫报》《每日邮报》等媒体的纸质印刷语篇和网络电子语篇为例,通过对五类因素逐一标记的方法,分析并对比二者的多模态实现方式和语类特点,研究发现:二者最大的差异在其"导航结构"。导航的目的是"为读者有目的的、有效的阅读提供向导","导航结构"决定语篇的信息流动方向、信息相关性和衔接性,属于话语的组篇意义。导航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是"超链接"(hyperlink) ,"超链接"的形式、手段多样。链接点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词、短语或图标,链接对象可以是文本、图片、音乐、动画、视频、游戏、新的网址等一切符号模式。"导航结构"凸显了非语言模式在话语中的重要作用,也将从前的"细节性选择"带到话语阐释的突出位置。

除了对比两种媒介的语篇结构外,GEM 项目组还提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8-参数"分析框架(Bateman & Delin 2001),除上述五个"出发点"外,"8-参数"还包括三个"制约因素",即:"画布制约"(canvas constrains)——指生成话语的媒介,话语赖以留下印迹的物

质材料方面的约束，如纸质或屏幕、版面大小、页数等；“生产制约”(production constrains)——指话语制作技术方面约束，如投资、广告占用空间、相片的像素、印刷技术等；以及“消费制约”(consumption constrains)——指话语使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带来的约束，如报纸的购买方式、网络浏览器的复杂程度等。这三个制约因素实际上是对社会行为(语境因素)和多模态语类关系的归纳。

同时，该项目组还根据“8一参数”分析框架创立了一套多模态标记并建立了有标记的多模态语料库，这对进一步系统地研究多模态语篇特点和语类特征提供了很好的语料和技术支持。项目组的主要论作和语料库的使用软件均可通过其官方网站(http://www.gem.stir.ac.uk)获取。

11.5.2 科学语篇

科学语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种“视觉符号”以互动的方式参与到意义的构建之中。一方面图画、图表、照片、地图、符号代码等视觉素材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文本，另一方面读者也往往需要文本的解释来正确理解非语言素材的含义。莱姆基(Lemke, 1998)较早关注到科学语篇中的图像意义，他所分析的来自三种科学类期刊(*BULL NY Acad Med*,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和 *Technical Reports*)的74篇文章中，图像(包括表格、图示、照片、绘画、地图等)出现率分别为平均每页1.1个、1.2个和2.5个，数学等式的出现率分别为每页1.4个、2.7个和1.9个，据此莱姆基将科学语篇定义为“应用了多种符号系统的多模态语类”(multimedia genres)，该语类的特点体现为：每一种符号体系自成体系，实现表征、导向和组建三大功能，彼此无法替代；符号系统间相互作用，通过符号的“联合构造”(joint construct)而产生模态的跨界意义，从而实现意义的“增值”。莱姆基认为科学语篇按照该语类独特的“组合符号原则”(combinatorial semiotic principle)表达三重语义。

从“导向”意义来看，科学语篇往往将读者定位为和作者社会身份相近的、具有相关知识的专业人士，他们往往享有较大程度的理论公式，对语篇的关注点在于语篇的理据性(warrantability)、常规性(usuality)，尤其是意义的“重要性”，对语篇的意义持温和的批判视角

和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图像的形式、前景程度、大小等往往表达其“重要程度”。

从“表征”功能来看，科学语篇主要表征“概念”和“关系”，包括四类：(1)图像、文本各自表征不同的关系，(2)图像和图像的关系，(3)文本和文本的关系以及(4)图像和文本的关系。例如，科学语篇中常见“参见表 x”的说法，说明上文和表呈“类属关系”，图表和图表下方的图表名称则为“等同关系”。

从“组建”功能来看，除了标题、脚注、尾注、参考文献等文本特征会引导读者跳跃性、选择性阅读外，科学语篇中的表格、图示、数学公式等视觉符号及其注解更使语篇具有多种“超链接”可能，语篇的信息流动不再是单一线性的，语篇的信息结构因读者(尤其是专业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个体要求而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可塑性。

莱姆基对科学语篇的研究是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范例之一，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了科学语篇如何利用各种模式的特征构建意义。在克瑞斯和范洛文(K & L，1996)、莱姆基(Lemke，1998)研究的基础上，马丁和罗斯(Martin & Rose，2008)从概念意义、组建意义和图文关系三个方面系统地研究了“报告”类和“解释”类科学语篇的多模态特点。

首先，科学语篇中图像表征经验需从三个方面同时进行语义选择：现象的关注点(是实体还是活动)、图像类别的明确性(是隐性表征还是显性表征)以及表现方式(是写实的、象征性的还是索引性的)，每一类选择又存在更精密的语义选项，因此图像的概念意义至少可以形成 24 小类(见图 11－8)。以一部有关澳大利亚环境问题的学术专著中的插图为例(图 11－9)，图中有三类视觉符号：地图(左下)、示例图(中)和照片(右上)。从概念意义上看，地图以指示的方式显性地表征实体组成关系，表达该地区是澳大利亚大陆的一部分，图 11－8 以象征的方式显性地表征岩蕨的生长过程，照片则以象似的方式隐性地表征岩蕨的分类，这个隐性信息需要通过文本的帮助才能够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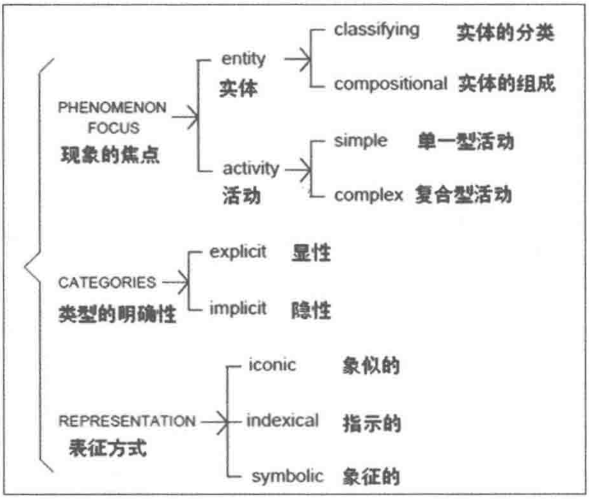


图 11—8　科学语篇中图像的概念意义网络(摘自 Martin & Rose, 2008:1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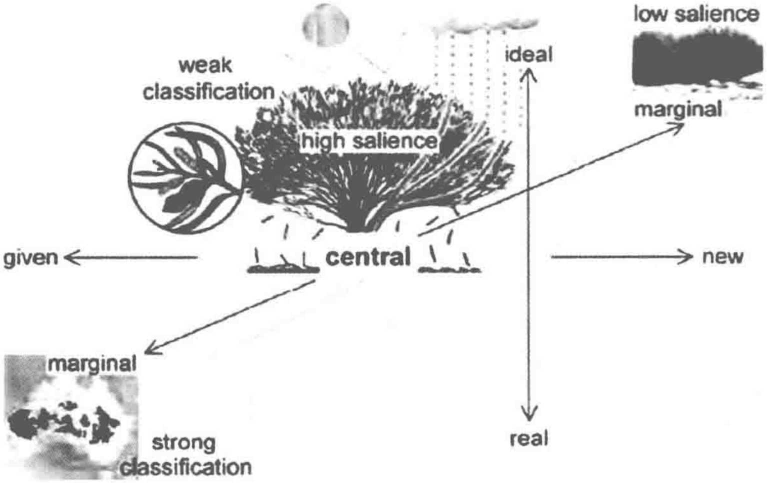


图 11—9　科学语篇中的多模态(摘自 Martin & Rose, 2008:166)

至于科学语篇中图像的组建意义,马丁和罗斯则认为存在五个方面的语义选择,即相关性、信息新旧性、实质性、类别差异和凸显性,可归纳如表 3。显然,图 11—9 中的三幅图从左到右信息的已知度降低,从上至下图像的实质性增强,示例图处在该页的中心位置,和文本内容融合度高,是本页的语义凸显部分,地图和照片均在边缘位置,和文本之间有明显界限,其凸显性较低。

表 11-3 图像的语篇组建意义选项(摘译自 Martin & Rose, 2008:165)

相关性(Relevance)	中心化(Central)	和文本相关性强,合二为一
	边缘化(Marginal)	仅和文本的部分意义相关
信息已知度(Information)	已知(Given)	可从上文预测
	未知(New)	提供新信息
实质性(Substance)	理想化(Ideal)	提供抽象信息
	实质化(Real)	提供具体信息
类别性(Classification)	强(Strong)	图文之间有明显的分类标记、边界
	弱(Weak)	图像部分侵入文字
凸显性(Salience)	高(High)	吸引眼球,容易引起关注
	中(Neutral)	和其他模态引起同样的关注度
	低(Low)	不如其他模态吸引读者的关注

在科学语篇中有一类特别的语篇,从形式上看,它更多地借助了抽象符号表达"概念",从功能上看,它所表征的知识是一切科学发展的基础,对人类的进步发展产生重大作用,这就是数学语篇。在近期的研究中,奥哈拉然(O'Halloran,2005,2007)及其团队致力于揭示数学语篇中语言、象征性符码和视觉图像(图表)三类符号资源如何共同作用并产生意义,他们发现数学语篇的语义来源于:(1)三种符号资源各自的语义潜势(intra-semiotic function);(2)三种资源的语义融合(inter-semiotic function);(3)从一种符号转为另一种符号所产生的隐喻扩展。例如,牛顿《流数法》中的图片中,图像代表实体(如小鸟、枪、青蛙和手);实线、虚线、直线、曲线、线段、结点等几何图形表达了物体之间的行动关系、时间关系、空间关系,使一些通过图片无法展示的关系"可视化",如小鸟和子弹的飞行轨迹,子弹可能击打目标的方位,飞翔、开枪、射击之间的时间关系等;而通过虚线、箭头等相连的新的图像和几何图形又表示上述关系的变化;文字的作用是补充说明图形的象征意义,是用以解析数学、科学知识的"元语言"。三类资源相辅相成,具有语法上的内在联系,构成科学语篇的总体语法。

11.6 多模态读写教育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交流从本质上讲就是语言与其它符号资源的整合,而识读的能力和水平当然也不能仅仅局限在语言这一方面。目前不少学者,如 Baldry(2000),Jewitt(2006,2008,2009),Kress(2003, 2009), Lemke(2000), Royce(2002, 2007), Stein(2008), Unsworth(2001,2005,2008),Unsworth & Cleirigh 2009 都开展了"新读写能力"的研究。

斯坦因(Stein,2008:135—141)的一项调查研究提供了多模态素质教育的范例。在南非一所老城区的学校,学生因为家庭住房条件日益恶化而受到困扰,学校的英语教师为了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心理问题,鼓励孩子们合作创作一本叫《摇摇欲坠的生活》的手册以发出他们内心的声音。孩子们收集了各种文类、各种模式的文献并参与到多模态作品的创作中,最后完成了一部有关当地"住房问题的百科全书",包括书面叙述、历史资料,图片照片、分析图表、诗歌、朗诵作品、辩论等。这样的学习活动帮助孩子们学会利用复合的符号形式了解社会、表述自我并批评、改变社会现状,教会他们用"官方"的方式讨论"草根"的话题,引发了他们"政治意识""民主意识"的觉醒,也培养了他们参与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能力。对于一群处于社会底层、文化边缘地带的青少年,多模态素质的培养是他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步骤。

11.7 国内的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始于对国外理论的引介,初期文章以"多模态""多模式""多语式"等为关键词,均指"multimodality"。在胡壮麟(2007)、朱永生(2007)对"模态""模式""媒介"进行了词义澄清后,国内研究开始统一使用"多模态"这一术语。最早发表的文章是"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一文(李战子,2003),这是首篇将多模态符号理论引介到国内的论文,胡壮麟(2007)和朱永生(2007)均对多模态研究的理论基础、研究路径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评介,对推进国内的多模态话语研究起到了宏观指导的作

用。此外，王红阳(2009)对奥哈拉然(O'Halloran,2004/2006)一书的评介、庞玉厚等(2010)对第36届国际系统功能大会的总结，以及杨信彰和辛志英(2010)的多模态研究综述为国内学者了解多模态研究的语言学理论基础、不同模态分析框架的构建方法以及多模态研究的发展等开拓了视野。

目前国内的多模态话语研究主要是应用型研究，代表性研究包括李战子和向平(2007)、叶起昌(2005，2006a，2006b)、成文和田海龙(2007)、王红阳(2007a，2007b)、《外语研究》2008年第4期"多模态话语分析专栏"中的四项研究以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研究》第二辑(黄国文，2010)中的5篇多模态研究文章。多数研究将克瑞斯和范洛文的"视觉语法"应用于特定语类、语篇的分析，旨在揭示多模态的参与意义构建的方式和意义潜势。例如，叶起昌(2006b)采用视觉语法的构图功能研究框架，从信息价值、突出度和分格三个方面分析了网页如何通过视觉空间的分配实现超文本语类的语篇的相关性以及语篇与语境的粘联性；王红阳(2007b)、胡丹(2007a)利用互动意义的分析框架，研究了广告宣传画中表达情态和互动关系的符号资源，揭示广告图像中的人、物、广告语如何互动并共同构建社会意义，达到最佳广告效果；成文和田海龙(2006)则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卫生部非典病例报告中的文字语篇模式和表格数字模式的关系，提出多模态话语参与社会实践的特点是形成合力。此外，黄国文和廖海青(2008)对电视访谈中互动模式的分析、方琰(2010)对《清明上河图》的多模态系统功能分析等都证实了符号学理论、图像语法在各种语类研究中的可操作性。

随着视觉、听觉符号在我国媒体、教育中的大量应用，多元读写能力的培养、模态研究和教育的相关性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话题之一。陈瑜敏和秦小怡(2007)、陈瑜敏和王红阳(2008)、李战子(2009)等将"视觉语法"和马丁的评价理论、语类理论等结合，分析了国内的英语、汉语、自然科学类教科书中多声互动的多模态实现方式，研究发现教科书中图文各自有其独特功能，又相辅相成，编写者应该根据学习内容和学习者认知特点合理编排文本和图像。叶起昌(2006a)分析了电子语篇(超文本)和传统印刷语篇的区别性特征，探讨了多模态话语对于阅读习惯、阅读路径的影响。胡壮麟和董佳(2006)、胡瑾和曾蕾(2007)等的研究还揭示了教学手段和课堂方法的多模态性，前者的

研究揭示 PPT 演示作为一种新的语类，具有独特的意义构建和传递模式，其中自然语言是表达意义的主要模态，图像、音像、动作等模态参与主题意义的表达，技术手段在意义的构建和传递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者分析了学术演讲如何通过视听符号和语言符号的互动构建多模态话语的经验、人际和语篇意义。这两项研究对教学模式的改革、教学方法的探索有指导意义。

此外，中国学者在影视、文学领域也开展了多模态研究。李战子和向平(2007)将 Iedema(2001a)的影视分析框架应用于视频的分析，解读一段网络恶搞视频如何利用多种语类、多种模态的相互作用来构建语义，揭示多模态话语如何利用语言和画面的不和谐性造成杂语式的狂欢效果。王红阳(2007a)、胡丹(2007b)分别分析了 Cummings 的"l(a"和 Emmett Williams 的"She Loves me not"两首诗中的多模态资源，揭示印刷体式诗歌中语言、字母排列、印刷形态、空间构型、标点符号等资源在表达诗的主题、反映内心情感、人际关系、作者态度与评价等方面所构建的意义。

从系统的理论研究来看，张德禄(2009)建立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综合框架(见图 11—10)，该框架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元功能层次化思想、语类理论，结合克瑞斯、奥托尔、奥哈拉然等多模态研究的成果，将模态定义为语言、图觉、声觉和感觉四类，将多模态分析划分为文化、语境、内容、表达和符号五个层面，其中文化和语境层面是意义的潜势分析，而模态间的关系和差异在内容、表达和符号三个层面体现，涵盖了多模态符号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分析特定场景下的社会实践行为中多元符号如何参与构建意义有启发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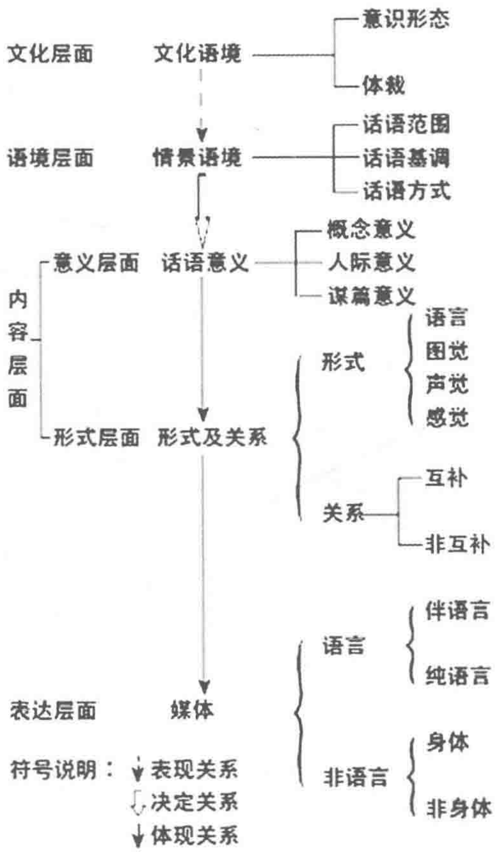


图 11－10　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摘自张德禄,2009:28)

11.8　结语

多模态研究还存在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和尚待探索的领域。根据 LeVeine & Scollon (2004), van Leeuwen (2006), Baldry & Thibault(2006),Jewitt(2009),Martin(2010)及 O'Hallaran & Smith(待出版)等对多模态研究的总结和展望,以下几方面还有很大开拓空间,即(1)各种模态的系统语法研究;(2)模态间关系研究;(3)批评性多模态研究;(4)多模态研究方法。

在现代科技日益发展的今天,当代符号学家对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观点,他们认为多模态研究应该充分利用科技和

媒体优势，优化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如何建立多模态化语料库，如何合理利用互联网、计算机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行多模态语料的转录和分析，如何利用数字媒体技术设计和应用多模态分析软件以研究复杂的意义生成行为，等等。

总体说来，多模态话语分析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多模态话语研究的新发展对学习和教育过程中的综合读写能力培养有重要启示，也必将有助于我们对于自我、社会、符号、意义、语言等人文核心问题的再认知。

[I] 本章写作依据李战子"多模式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外语研究》(5)：2003(5)：1—8；李战子、陆丹云"多模态符号学：理论基础，研究途径与发展前景"《外语研究》2011(2)：1—8。

[II] 这四个项目组具体情况如下：

GEM (Genre and Modality)："语类和情态"项目，由英国经济社会研究委员会(UK ESRA)发起和赞助。

PSE (The Production of School English)："中小学英语的生产状况"，由 UK ESRA 发起和赞助。

NLG (New London Group)："新伦敦研究小组"，由美国密执安大学发起和赞助。

MAL (Multimodal Analysis Lab)："多模态分析实验室"，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起和赞助。

第十二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

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通过描写语言用途或功能来说明语言系统的语言学，因此在许多应用领域有广泛的影响，特别是韩礼德把系统功能语言学视为适用语言学（appliable linguistics）以来（Halliday, 2008），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适用特点变得越来越鲜明。系统功能语言学另外一个鲜明特点，特别是在理论的应用方面，是它的学科融合性，即系统功能语言学不局限于在一个学科内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取各个学科的长处，综合各个学科的优势来共同解决问题。韩礼德早在1990年（Halliday, 1990a; 1990b: 359）就提出了"超学科"（transdiscipline）概念，认为，学科是按内容定义的，探讨所研究的事物究竟是什么，与之相对的超学科研究应当是超越学科之上，是主题式的，不是学科性的，旨在创建新的形式，解决现实问题。所谓主题不是按内容，而是按方面、视角或观点定义的。再进一步说，主题不是研究的具体对象，不是内容，而是看问题的角度。实际上，很多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问题都是通过超学科的方式，通过把相关学科整合为一体，搭建一个共享的平台，来共同探讨一个主题。下面谈的这七个领域的问题都涉及超学科研究，即它们都是主题性研究，要通过超学科研究来完成。例如，儿童语言发展必然涉及语言学、生理学、行为学等学科的融合来探讨儿童语言发展的问题；语言与社会则涉及语言学与社会学的融合；语言教学则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学等多个学科的融合。这七个应用领域分别是儿童语言发育、语言与社会、语域、语言教学、文体学、翻译与机译、计算语言学。

12.1 儿童语言发育

12.1.1 两种认识论

当今对儿童语言发育的研究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反映了哲学上的"天赋主义"(nativism)和"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对立(Halliday，1975：1)。前一种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儿童如何"习得"(acquire)语言结构；后一种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研究的重点是儿童在社会环境中如何学习语言的意义系统，如何学会用语言做事和用语言来满足自己的要求。系统功能语法就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儿童语言发育的。

从功能角度研究儿童早期的语言发育涉及观察和研究幼儿逐步学会表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儿童要获得的是一套"意义潜势"。此过程包括掌握几个初级的语言功能，以及每个功能中都包含的一组供选择的意义。开始，每个功能中供选择的意义的数目都很少。后来，随着儿童不断成功地运用语言，这些意义的数量迅速增加。也就是说，当儿童用他发出的声音确实获得了预想的效果时，他学习更多的意义和功能的欲望就会得到加强。

12.1.2 儿童语言发育与语言功能

韩礼德曾对儿童的语言发育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研究(Halliday，1975)。其研究对象是个从出生至 18 个月的婴儿，名叫奈杰尔(Nigel)。韩礼德有时直接和婴儿接触，有时躲在门后或家具后观察，并把观察到的每个细节和幼儿发出的每个意义的表达方式都记录下来。

他发现，幼儿在 9 个月前没有固定的表意模式。在 6 至 9 个月间，幼儿已开始用较一致的表意方式(即用一个声音表达一个意义)，但还不固定。例如，开始幼儿用一种声音来表达飞机的噪音，后来又改用另一种。他把此阶段称为"语前"(prelinguistic)阶段。

从 9 个月至 18 个月间，是幼儿发展自己的意义系统的阶段。幼儿在这一阶段的语言系统只需两个层次：意义和表达，没有词汇语法。

系统中的每个成分都是由一个意义和一个声音组成的。

在此阶段，幼儿的声音并不是完全模仿成人语音的结果。幼儿表达的意义只能用语言的功能来说明，不能用词汇、语法来解释。

幼儿语言有两个特点：系统性和功能性。例如，当幼儿要某件东西时，他总是发出“nananana”的声音，这就是其语言的系统性。再则，幼儿发声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要别人为他做事或自得其乐，即幼儿发声有其固定的功能，这就是幼儿语言的功能性。不系统的、无功能的发声不属语言范畴。

韩礼德将幼儿语言的功能总结如下（Halliday，1973：9—13；1975：19—21）：

1. “工具”(instrumental)功能，是幼儿用语言来满足其物质需要，获取物品和服务的功能；如表示“我要那个东西”这样的语义。

2. “控制”(regulatory)功能，是幼儿用语言控制他人行为的功能；他意识到，别人（如其父母）是用语言来控制他的行为的，因此，他也要用语言来控制他人的行为，如表示“给我做那件事”的语义。

3. “交流”(interactional)功能，是幼儿用语言与周围的人，特别是其母亲以及其他对他重要的人进行交际的功能；如“您好”，“见到你很高兴”等。

4. “个体”(personal)功能，是幼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兴趣、厌恶等的功能；是自我修养，发展自己个性的功能，如“我很高兴”。

5. “启发”(heuristic)功能，是幼儿用语言探索周围的环境、认识世界的功能；如“那是什么?”

6. “想象”(imaginative)功能，是幼儿用语言来创造自己的环境的功能，是一种“我们假装怎么怎么”的功能。

7. “告知”(informative)功能，常在18个月后才出现，是幼儿用语言向他人提供信息的功能。这一功能在成人语言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在幼儿语言中却出现得很晚。在奈杰尔的语言中22个月后才出现这一功能。

奈杰尔在9个月时，已掌握了6个功能的前4个，共包括12个意义。然后，其功能和其功能中包含的意义的数量都在不断增加。至18个月时，他已掌握了全部6个功能，共包含145个意义。

12.1.3 从幼儿语言向成人语言的过渡

从 9 个月开始,幼儿语言开始向成人语言转化。在这个时期,幼儿开始运用成人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法。语言的功能也开始组合,即幼儿语言的功能不仅仅只具有具体的功能,而是越来越抽象和复杂,要同时表达多种功能。在这个阶段,幼儿的 6 个初级功能组合为 3 种:工具功能和控制功能组成“实用(pragmatic)”功能;个体功能和启发功能组合为“理性”(mathetic)功能;交流功能对两者都有贡献。只有想象功能没有参与组合。这些功能的意义大都是由词汇表达的。其后,幼儿语言渐渐地转化为成人语言。随着幼儿不断掌握成人语言中新的词汇和语法规则,他开始讲出同时具有几种功能的语言。幼儿语言的实用功能逐渐转化为成人语言的人际功能,其理性功能成为成人语言的概念功能;所有的功能,包括想象功能和告知功能,一起组成了成人语言的语篇功能。最后,当幼儿掌握了语法和对话的规则后,其语言就完成了向成人语言转化的过程。同样进行儿童语言发育的个案研究,且得出相似结果的还有潘特(Painter, 1984)对哈尔(Hal)的语言发育过程的研究(到 2.5 岁);妥尔(Torr, 1997)对安娜(Anna)的语言发育过程的研究(到 2.5 岁),以及裘士瑾(Qiu Shijin, 1985)对两岁前中国儿童的语法发育所做的横断研究。

当然,这并不是说,幼儿掌握了成人的语言系统后,就完全掌握了母语,而是说,当他掌握了成人语言后,他就能像成人那样运用语言,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语言。潘特还对 2.5 到 5 岁的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发育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在儿童掌握了成人语言后,如何在家庭和社区内发育自己的语言能力和认知能力(Painter, 1999),为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如何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功能的角度研究儿童语言发育意味着把儿童学习语言技能和通过语言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联系起来,融合为一个过程。儿童语言发育的过程也是儿童学习其他知识和技能的最好时期。据说,达尔文曾说,“一个人在第一个三年中学习的东西比其后任何相同时间段中所学的东西都要多”(Halliday,1983)。学习语言和通过语言学习其他知识都是语言的发育过程。克劳伦(Cloran,1989:111—151)通过数据统计研究了儿童在语言发育过程中学习男孩和女孩的性别角色的

情况。在与父母和其他人的交流中，儿童逐步学会了在社会中如何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这些社会行为模式是与语言模式相一致的。这并不是说语言模式决定行为模式，而是语言模式反映社会行为模式，与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例如，在与父母的交流中，男孩逐步学会了高度的控制性和责任感，而女孩则通常表现自己的某个观点，较多关心自己的事务和情感，经常要吸引母亲的注意力，这与母亲多注意男孩忽视女孩的现象是相关的。正是通过语言交流，儿童们学会了如何在社会中做人行事，同时也通过学习如何在社会中做人行事而学会了语言。而在儿童语言发育的高级阶段，另一个学习过程变得越来越突出，即学习有关语言的知识和能力，掌握语言系统本身，及语言的意义潜势。这个过程除了要在儿童语言发育阶段进行外，还需要在学校学习阶段提高和完善(Rothery，1989：199—256)。

由此可见，从功能的角度研究儿童的语言发育，反映了儿童学习语言的真实动机和儿童语言发育的真实过程。儿童不是无任何动机地学习语言，而是用语言为自己服务。儿童也不是只以模仿成人的语言来学习语言，而是儿童的语言发育有其内在的发展过程。近年来蓬勃发展起来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为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下通过超学科理念，对于儿童如何运用多种符号系统进行交际，发展自己的交际能力和语言能力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持。

12.2 语言与社会

“天赋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对立不仅反映在对儿童语言发育的研究上，而且还反映在对整个语言的研究上。转换生成学派主张从个体内部(intra-organism)的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人的大脑对语言的作用。系统功能学派主张从群体(inter-organism)的角度研究语言，主要研究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Halliday，1978：12)。因此，对系统功能学派来说，语言和社会是密切联系的。人类在探索社会环境中学习语言，同时又通过语言来认识社会。语言和社会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12.2.1 社会环境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在一定的语境(社会环境)中运用,并且要受到语境的制约。语境可分为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文化语境是社会结构的产物,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具体的情景语境则来源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根据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运用语言的情况,可归纳为数目不多的情景类型,共包括三个变项:(1)实际发生的事;(2)参与者及其关系;(3)语言的作用。

12.2.2 语言对社会的影响

从语言对社会的影响来看,首先,语言能够反映社会。语言的变异能够直接表现社会系统的基本特征:方言变异表现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各种类型的社会等级);语域变异表现社会过程的多样性。这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中演示出了社会结构,肯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传播了他们共同的知识和价值系统。对此,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W. Labov,1966)曾亲自到纽约街头对社会各阶层的人,包括具有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人的语言特点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纽约人的语言中有许多微小的区别。这些区别不是任意性的,而是能够区分不同的语言变体,能够反映社会阶层的划分,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还发现,尽管纽约人的语言习惯不是完全一致的,能根据情景的变化而变化,但他们对语言的态度是一致的。听过谈话录音,他们就能够辨别出讲话者是哪个阶层、哪种职业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根据某个人或某个言语社团的语言特点和他们共同的语言态度,来研究这个人或这个社团的社会属性。

其次,人们的社会交流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语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要讲的话。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语境类型来预测交流的内容,即预测语域。同时,从我们讲的话也可在某种程度上推断语境的类型。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语言来预测讲话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文化背景。另外,由于文化语境是无数情景语境的组合,所以,我们还可以根据语言中语域的范围来预测社会文化的特点及其发达的程度。

再者，语言不但具有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概念功能），而且还能积极地作用于社会（人际功能），能够创造社会现实，使人们既能玩弄语言，用语言创造社会意义，也能够参加各种辩论、演讲和日常交流。在日常生活交流中，语言不但能在一定语境中促进其他类型的社会活动的进行，而且还能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环境，使各种类型的想象型意义交流成为可能，如说闲话、创编叙事小说和英雄史诗等。

最后，语言作用于社会还表现在语言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上。社会是由社会成员组成的。所以，社会成员的社会化过程是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人要通过社会化过程而成为"社会人"（social man；Halliday，1978：8）。在人的成长过程中，语言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语言是将社会生活的模式传授给他的主要渠道。语言使他在各种社团中，或通过社团（如家庭、居民区等）而成为社会的一员，来接受其社会文化、思维方式、行为、信仰和价值观。这一切都不是通过教导来完成的，至少在入学前不是这样，而是通过亲身经历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件来完成的。在这些小事件中，他的行为受到指导和制约，同时，他还建立和发展了周围的人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些小事件都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语言运用过程，如在家，在街头和公园里，在商店里和火车、汽车里，同父母姐妹兄弟以及邻居的孩子进行的语言交流。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人掌握了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以及一个社会人的特点。人的成长过程可由图12－1表示（Halliday，1978：15）。此图可解释为：人通过语言而成为众人中的一员；通过与众人的语言交际，发现了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再通过用语言在社会中扮演各种角色，而发展了自己的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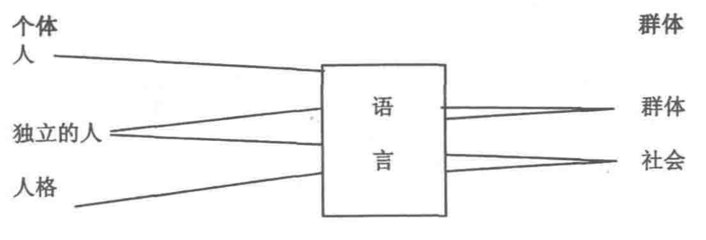


图 12－1　社会中个体与群体的关系（Halliday，1978：15）

由此可见，通过语言来研究社会，来研究和追溯人的社会化过程

是最有效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语言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还可以反映在上个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和社会符号变化理论中。根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控制的工具。语言结构被用来调节人的思想和行为，将人物、事件和物体分类、划等级，以便证明某一制度和个人的地位(Fairclough，1992;1995；Fowler et al，1979)。因此，所有的语篇都要受到语言和社会的双重制约。批评话语分析不仅通过描述语篇来揭示意义，而且也揭示意义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人们如何隐蔽地给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赋予特权而控制意义，从而也控制人对社会和政治做出评论的过程。

从社会符号变化理论来看(Halliday，1992，1993；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种系发生学(phylogenesis)为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提供了环境，而个体发生学为话语发生学(logogenesis)提供了环境。也就是说，在历史发展中进化到今天的文化为个体的语言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而个体发展的阶段为个体语篇的出现提供了环境。反过来说，话语发生学为个体发生学提供了材料(即符号物体)，个体发生学为种系发生学提供了材料。也就是说，语篇为个体提供了通过交际学习语言系统的手段，而各种各样的个体系统的集合(语言系统)，个体声音的变化表现了文化符号轨迹的进化。在这个模式中的语言变化被看作在新的话语和材料环境中意义潜势的扩展(Martin & Rose，2003/2007:320)(见图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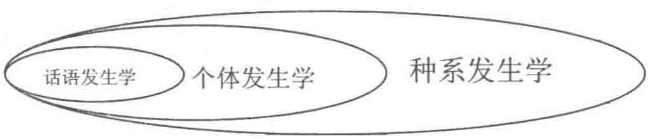


图 12－2　时间框架与符号发生学(Martin & Rose, 2003/2007:320)

12.3　语域理论的用途

语域理论(详见 8.2)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但其应用最广泛的是语言教学。

语言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意义潜势”。其中的主要任

务之一是发展学生根据不同的语境运用语言的能力。因此在语言教学的各个步骤中都需注重语域特征。例如,在课文(语篇)分析中,老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把语篇的语域特征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来处理,首先要阐明语篇的语域特征是什么:讲的什么事(即语篇的主要内容);语篇是针对什么人说或者写的,语篇交流的对象(读者)是什么人,作者的目的是什么,用的什么口气和态度;文章是以什么方式组织的,如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是面对面的或是通过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传过来的;是单向交流还是对话性的等等。这对课文的分析和理解十分有益。再者,即使是在教授词汇和语法结构时,也应将这些结构与语域联系起来,从而讲明哪些词汇、语法特征在哪些情景语境中表达哪些类型的意义,即哪些形式特征,如词汇和语法结构,适合于表达哪一种语域。语言的运用通常不是正误问题,而是是否恰当的问题。语法上无可挑剔的句子,如果不适合其运用的场合或对象,也是不恰当的;反过来讲,看似支离破碎的语言可能正是在某个情景语境中合适的语言。例如,在语境依赖性特别强的语言交流中,所交流的意义大部分是通过语境来完成的,这样语言就成为一种辅助的交流手段,那么,语篇中的省略、只言片语、模糊的和笼统的表达形式就会很多。而如果你把这些语言特点在这个语言交流中抹杀掉,所产生的语篇就不适合当时的情景语境,就会成为没有产生适当的交际功能的语篇,或者变为另外一种语篇。

再者,由于语域具有反映文化和预测的功能,所以根据语域的特点教学,还有益于使学生学习该语言的文化特点及其表意方式,加快和加深对语篇的理解,并提高听说和阅读理解等的能力。

另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特定目的英语”(ESP)教学是和语域理论相一致的。早在1965年韩礼德等(Halliday et al,1965)就提出为不同的用途提供教材和教学材料,如商务英语、警察英语、法律英语、医学英语、农业英语、工程英语等。他们还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这方面可以起作用,因为如果要为每个用途提供教学材料,我们需要对这种特殊的语言变体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看英语在这些不同的领域是怎样运用的。由于某学科的英语与其他学科的英语之间“距离”很大,所以主修本学科的学生没有必要学习所有学科的英语,何况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应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本学科的英语上。

另外，语域理论还广泛应用于文体学的分析和研究中（见12.5）。语言的文体种类繁多。根据语域理论，在文体上有区别的特征是与语篇的语境相关的，即对表达语篇的全部意义相关的特征。语境的变化将引起意义的变化，从而导致文体上的变化（或语言的变异）。因此，研究语篇的文体需从决定语域特征的三个语境变项开始，即从语篇所表达的内容和题材，从参与者的角色及其关系，从产生语篇的渠道和媒介等几个方面着手研究，以利于发现决定语篇的文体特征的主要因素，进而研究这些因素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

语域理论对翻译理论也有贡献（见12.6）。根据语域理论，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关系不只是形式上，即词汇、语法上的对等，而更重要的是在意义上的对等；从意义上讲，也不只是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对等，而是所有三种意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语篇意义——的对等，即原语和目标语的语篇在功能上的对等。当然，有时在翻译中要在所有三种意义上都取得对等的效果，由于语言本身或者文化等因素的限制，是很难的，或者是不可能的，这样译者就需要根据翻译的目的和语篇的情景语境选择一种或两种意义作为追求对等的主要对象进行翻译。由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注意使译文能表现原文的语域特征，能恰当地表达原文所赖以产生的情景语境，使两种语言的语篇能在同一情景语境中起相同的作用。

12.4 语言教学

语言教学理论可分为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语言教学理论和以人文学/心理学为基础的语言教学理论两大派别。各派都在自己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有效的教学方法。例如，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教学理论发展了交际法、情景法、意念法等教学方法，最近又出现了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以人文学/心理学为基础的教学理论发展了视听法、沉默法、暗示法、商讨法和监察法等教学方法。由系统功能语法发展的语言教学理论强调语言的实用目的，集各派教学方法之长，但重点强调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语言教学理论，在使用过程中发展学生综合的语言能力。这是因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视语言为一个社会符号系统。它既可看作“系统”（“意义潜势”），又可看作“机制”（社会制约）。现具体

介绍如下：

12.4.1 意念教学法

传统的语法教学法持“自下而上”的观点，着重词汇语法层的教学；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影响下的意念法（notional syllabus）则持“自上而下”的观点，即首先考虑属于语义层的语义（Matthiessen，2005）。在实践中，意念法源自英国的威尔金斯的《意念教学大纲》（Wilkins，1976）。它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欧洲理事会大力推广（Trim，et al. 1980）。其基本理念是将语言的意念和功能逐个组成学习单元，对象为成年学习者，他们学习语言是为了完成一定的功能，因为交际只有在一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完成评估、劝诱、争论、告知、赞同、提问、要求、表示情感等功能。意念法也处理语义—语法概念，如时间、数量、空间、方位、移动、施动等（Schultz，1984）。

据巴内特（Barnett，1980：43，44）的归纳，意念法的主要特征为

（1）与语法教学法或情景教学法不同，它以语义的传授为基础。

（2）以学生为中心的语言学习观。

（3）在学习目标、内容选择、顺序安排、方法和评估等方面依据对学习者使用语言的需要分析。

（4）教学反映真实的语言行为和内容的循序渐进。

（5）学习活动包括真实的语言使用。

（6）测试的重点放在根据实际环境下使用语言的能力。

巴内特又对意念法的要点做如下解释：

（1）语言教学不以句子为基本单位，而是若干个句子的结合。

（2）意义高于形式。

（3）所教的内容应与学习者当前和将来的需要相关。

（4）参与真实的语言使用。

（5）学习者运用语言时的效率、流利和得体比形式的正确性重要。由此可见，意念法能使学生在规定语境下主动地使用语言。它也有助于学习语言变体和发挥创新能力。

意念法的不足之处表现在学生学到的可能是要求不高的类似旅游英语那样的英语，并且影响学习者的语言正确性（Higgs & Clifford，1982）。

12.4.2 情景教学法

情景教学法(situational syllabus)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密切有关。该理论认为语言总是在社会语境中使用的,其语义也受其影响,因而把教学设计为学习者在国外很可能接触到的各种情景,如买邮票、坐火车、逛街等。威尔金斯认为这样的教学大纲比语法教学大纲更为有效,更具有动因。

对情景的展示最常见的是在每一堂课开始时采用对话形式,变化其话题、情景和参与者。使用不同形式的情景材料为学习者提供便于理解的语言输入,然后提供新的举例和各种针对性的练习。情景的内容往往接受行为主义的方法,与视听材料结合,以培养正确的行为;也以语言习得理论为基础,采用认知和实验的教学方法。准备充分的情景告示学习者了解操本族语者如何说话,所说的和所关心的内容。情景教学法注重在各种情景和背景中的语言形式,而结构教学法或功能教学法对语法项目的处理,或是从结构到功能,或是从功能到结构,这意味着情景法采用归纳法讲授语法项目,而结构教学法采用演绎法处理语法项目(Birdal 等)。

在编写情景教学法的教材时,需要考虑列出准备操作的交际情景的清单,并把这些情景编序,一一引入。同时,列出需要讨论的问题和与此有关的词汇。

情景教学法的优点是它提供具体的教学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学习各种意念、功能和结构,为多数学习者提供方便。它也能鼓舞学习者感到他们所学的内容正是最能满足他们紧迫的日常交际需要(SIL International,1999)。

情景法的缺点是具体的情景下,如在邮局或餐厅里,不能保证学习者使用所学到的语言。人们进饭馆,不一定用餐,而是询问附近的博物馆的位置,或是打电话换零钱。另一个缺点虽然与情景无关,但在许多教材中与语法教学大纲过于紧密,反复使用同样的句型,有些对话在自然语言中很少使用。这样,在教室中操练的语言和真实世界所讲的语言不完全一样(Schultz,1984)。

12.4.3 交际教学法

英国语言交际教学法（British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简称BCLT）总结了20世纪70年代的意念教学法的利弊，也考虑到当代语言学习中采用的过程教学的经验。(Gledhill，2000；Maya Khemlani David，1990）它以韩礼德、马丁（Martin）、福塞特（Fawcett）和兰姆基（Lemke）等提出的意义磋商模式为理论基础，对教材中有关交际的单元进行分析，从而在当前语言教和学讨论的语境中提出话题和互动的方法。因此，交际教学法的目标是语言的使用（Use）而不是用法（Usage）。

如果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念元功能是意念法的理论基础的话，交际法则得益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人际元功能。交际法与意念法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涉及交际功能和意念，但在交际法中，对功能和意念的选择决定于语境和话题情景。虽然作为交际和任务为基础的理念也是"自上而下"的观点，交际法更关心的是在语境中的意义。具体说，"教学的目的是培养高水平的外语能力：探索对高水平学习者的语境下，产生语言资源的能力"（Matthiessen，2005）。

从事英国语言交际教学法研究的学者有Munby（1978），van Ek（1980），Brumfit & Johnson（1979），Yalden（1983）等人。这里，介绍一下Munby模式的有关范畴。

Munby模式包括如下范畴（Munby，1978：154—167）：

（1）参与者：学习者。

（2）目的领域：这一范畴建立特殊用途英语的类型和目的，如教育目的，可以是社会科学、通信研究、法律等。

（3）背景、时间和空间：如在英国的大学——教室、会议室、图书馆、实验室、艺术教室、考试等。

（4）互动：参与者根据地位、年龄、社会关系等决定自己的角色地位。

（5）语言：学生需要理解和产生的各种方言，如标准英国口音和地方音。

（6）预期水平：语言水平的程度，对不同语言技能可有不同要求，如对法律专业学生可要求高一些。

(7) 交际事件：学习者将使用英语去干的事，如听讲座、参加讨论会。

(8) 交际基调：交际所需要采用的基调，如正式/非正式，以及何种态度。

(9) 概貌：学生需要能做到的事。

根据上述情况，需求分析是交际教学法所关注的问题。例如，对不同班级的学生需要设计特定的课程，这导致按照不同学科的语域进行特殊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教学的发展，如学术英语(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职业英语(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EOP)等。不过，最近的发展是考虑学习者个人的特殊需要，尽管这不是早期的理论。

交际教学法对测试也提出要求，即测试应当是互动的，真实的，和不能预料的。为此，Larsen-Freeman(1986)提出，如果严格按照交际法教学，这意味着需要新的有参考标准的测试。这方面正在开发中。

交际法的不足有以下几点：(1)Swan(1985:86)认为交际法的基础是随机的，而不是依靠经过证明的事实。(2)英国语言交际教学法重视课程设置和认知目标，而不是教学方法。例如，语言教室是使用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而设想的语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进行交际活动(Seliger，引自 Nunan, 1983:250)。(3)在英语是外语的地区和社团，不存在有助于讲英语的环境(Maya Khemlani David, 1990)。(4)在这样的社会中，可能出现"文化帝国主义"的危险。如有些措施的价值在西欧可能是合适的，但在其他文化中不一定是合适的(White，引自 Johnson et al, 1983:240)。(5)交际法在强调通过真实情况下进行交际来学习时，把语法教学否定了。没有语言能力，不可能有交际(Yalden, 1983:68)。

12.4.4 篇章教学

12.4.4.1 课堂教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元功能改进了课堂教学，特别是采用篇章教学。辛克莱和库尔哈德(Sinclair and Coulthard, 1975；胡壮麟，2002)通过对课堂用语的观察和分析，主张抛弃"语段"(utterance)的概念。他们的理由是：一个语段不是由教师一个人完成的，而是教师

和学生之间互相交换。因此，一节课包含多次“回合”(exchange)，一个回合可含若干个“步”(move)，一个步可含若干个“行为”(act)，如图12—3所示：

非言语性组织	语篇	语法
课程		
课节	课	
题目	回合	
	交换	
	步	句子
	行为	小句
		词组
		词
		词素

图12—3　课堂话语的层次和级阶

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语篇分析家有关课堂用语的许多模式都是从辛克莱和库尔哈德的这一模式脱胎而出。

12.4.4.2　阅读

语篇分析与阅读教学关系最为密切。

由于对语篇的分析可分正向，即自下而上的策略(bottom-up strategy)和反向策略(top-down strategy)两种，前者从最小的篇章成分入手一步一步地对篇章解码，后者从宏观层次线索对篇章解码。因此，反向策略可以补充传统的正向教学法，尤其是信息度较高的篇章更是如此。如下例看起来不易理解：

Call US before you did. You may not be able to afterwards.

如果我们了解这是美国一家电话公司对用户的警示：如他们擅自掘地会切断地下埋的电缆，使电话线路中断，以后就没法用电话了。这说明，理解这个语篇，人们的世界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陈君、刘辰诞，1999)。

由于老师引导学生分析不同类型课文的框架结构及段与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培养学生预测语体和主要内容的能力。如“偷袭珍珠港”这一课文，作者如何从渲染美军官兵欢度假日毫无戒备的心理，为突发惨剧做铺垫，和如何使用词汇链，使全文连贯完整，前后呼应。

12.4.4.3 写作

写作课的老师强调学生的作文应当主题突出,行文流畅,前后连贯。这便需要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篇分析中的许多研究成果。

关联理论可指导英语写作教学。从写作者的角度,写作过程就是写作者作为交际者可能向作为交际对象的读者提供关联性最大的言语信息,以示意自己写作意图的心理过程;而站在读者角度,交际对象则尽可能进行关联程度最大的逻辑推理,这是理解交际者意图的语用推理的心理过程。由此可见,"关联性最大"最能表达作文的语篇意识,而"关联程度最大"最能准确推理作文的语篇意图(韦国欣,1999)。当然,要使学生的作文连贯性强,全面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仅靠语义衔接手段是不够的,还有赖于其他方式达到语篇连贯的效果。譬如,话题连贯,涉及语篇新旧信息的传递方式,而句法连贯,如平行结构,可以加强句子乃至段落之间的节奏感、平衡性和表达力度(赵璞,1998;李志雪,2000)。下例从主位连接和信息处理来实现英语写作的连贯性。我们先看下面的一篇初稿:

(1) Since its birth, language has been used as a most efficient instrument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2)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great number of scholars. (3) Though working assiduously, many of them did not figure out the true nature of language which is the aim of modern linguistics. (4) "Rhetoric" was the profound theory of language use they developed. (5) Their main interests at that time lay in finding some practical skills to make their use of language more effective. (6) We still are helped to the present study by what they did centuries ago.

上文在语法正确、表意清楚和段落组织方面都能接受,但句与句之间的联系不自然,有跳跃感。为此,在方法上可把主位改成 *language*,和通篇主题相呼应。具体操作如下:

句 1 的述位新信息 *a most efficient instrument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能间接地得到 *functions* 的含义,与句 2 的主位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相连。

句 3 的 *which is the aim of modern linguistics* 显得累赘,可删除。

状语分句插在主语后面构成另一信息单元，用联加状语(though 短语)和标点逗号作为衔接手段，让 *the true nature of language* 占据句末。

句 4 的 *rhetoric* 显然是新信息不宜做主语，应从句 3 的述位 *working*，*discover the true nature of language* 等中产生的已知信息 *one of the profound theories of language use they developed* 做主语。

句 5 的主语 *their main interests* 只用物主代词 *their* 做衔接手段，主位值不高，整体来说还是新信息，应改成 *this* 来指称句 4 的新信息。

句 6 占据末段信息中心的 *what they did centuries ago* 显然是已知信息，应放在句首。

通过主位～述位和新信息～已知信息的理性选择，这段作文可改写为：

(1) Language has been used, since its birth, as a most efficient instrument of human communication. (2)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great number of scholars. (3) Many of then, though working assiduously, did not discover the true nature of language. (4) One of the profound theories of language use they developed was "rhetoric". (5) This is because their main interests at the time lay only in finding some practical skills to make their use of language more effective. (6) What they did centuries ago is still helpful in our present study.

12.4.5 语类教学法

语类教学法(generic approach)，又称体裁教学法，是近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以语类为基础的教学方法，盛行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后者主要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理论，把语类看做"一种有步骤的、以交际目的为导向的社会交往过程"(Martin，1993)。关于语类理论的详细介绍，见本书第 8 章。

据秦秀白(2000)的报道，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一些从事语类教学法的教师和语言研究者创建了"读写和教育研究网络"(Literacy and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LERN)，目的是在中小学推行一种

写作教学法，如围绕报告、阐释、讨论和说明等交际事件开展教学活动，以帮助学生掌握教学计划要求的各种语类的写作能力。为此，教师应向学生介绍他们在未来生活中将会遇到的一些语类，如何进行语类分析，如何共同参与等一系列教学活动，从而制订特定语类的语篇图式结构，并以此指导自己的写作实践。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倡导的教学步骤包括：

范文分析：通过范文介绍一种语类，重点分析其“图式结构”，明确语篇的社会目的。

模仿写作：教师与学生一起撰写属于这一语类的文章，其中包括阅读、研究、收集和整理资料、写作等不同阶段。

独立写作：学生选择一个题目自己进行研究，然后写作这种语类的文章。

在向成人移民提供英语教学服务时，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还设计了建立在语类基础上的课程教学大纲(genre-based curriculum)，如新南威尔士州的成人移民英语服务处就是按语类教学大纲设计课程和考核的，每年约有42,000人按照语类教学法接受教育。

语类教学法已在我国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应用(丁岩，2000；杨建萍，2003)。教师把语类分成以时间为导向的叙事类篇章和以主题为导向的说明类和辩论类篇章进行教学。如属于叙述文的传记类，按照下列主线来理解：人物—时间与事件—成功/成就/信仰—评价；对故事类按照情景(人物、时间、空间、问题、动作、结论等)线索；对说明文则通过举例、对比、分类、因果、程序、定义等程序说明事物的特征和本质。

采用语类教学法应注意的问题是有时学生会感到呆板和枯燥，因此在实践中应把语类教学法和其他教学方式结合使用，如图式理论、整体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等。其次，语类比传统的体裁远为复杂，如叙述和描写是记叙文的主要表现手法，常会插有议论和抒情，教师应提醒学生注意。

12.4.6 机制教学

机制语言学，总的来讲，所涉及的是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人之间的关系。它包括研究个体的语言社团和语言社团之间的接触、语言的变

体和语言态度的语言学分支。在语言学中，人要根据语言或者他们使用的语言来分为不同的团体。即使是一个国家，也是由语言和其他一些因素来共同确定的。例如，佛兰德语、荷兰语、德语、奥地利德语和瑞士德语是五个不同的语言，但它们是可以相互听懂的，但汉语的许多方言，如广东话、客家话和上海话等是相互听不懂的，但它们是同一个语言内的方言。所以，语言可以由多种因素来定义，政治原因只是其中之一。

语言社团是其中的成员都认为讲同一个语言的团体。例如，所有的汉族人都认为他们讲汉语，并大体同意汉语应该用什么书写形式。这种定义语言社团的方式有其优点：它反映了讲话者对他的语言的态度。通过语言社团，我们可以谈论许多其他与语言社团有关的问题。例如，如果两个语言社团发生接触会发生什么事？这个语言社团所讲的语言中有哪些语言变体？

机制语言学也与外语教学密切相关。首先，机制语言学是语言描述的主要对象。对语言的描述包括对语言变体的描述，甚至包括对语言变体的态度的描述。特别是在规定性外语教学中，对语言变体的态度是决定性因素。语言学家有责任在观察和描述语言的同时，来观察和描述对语言的态度。

第二，语言变体是外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在语言教学，特别是在外语教学中，在对语言变体和对语言的态度描述的基础上，还要选择所要教授的语言变体。任何语言教学都不可能包括语言的所有方面和层次，都要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也可以包括两个方面：对所教授的语言变体的选择，和对教授不同的语言变体的顺序的选择。例如，从前者的角度讲，是选择医学英语还是选择经贸英语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从第二者的角度讲，在普通英语作为外语的教学计划中，日常用语通常作为首先要教授的对象，然后是比较专业的语域。

另外，既然语言变体是语言的普通特征，我们就需要让学生了解语言的这些特征，并在语言运用中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特征。外语学习者通常犯的错误是不知道在什么语境中运用什么语言特征，他或者把一种语域用于所有的语域中，或者把不同的语域特征混合在一起使用，或者选择错误的语域特征，从而使交际失败。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专门用途英语发展迅速，并在教学计划的制定、教学程序和教学方法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但这种教学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与外语学习的需要相关的，另一方面韩礼德等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言变体思想也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12.4.7 多模态教学

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语言学领域开始迅速发展，其主要的理论基础是韩礼德的"语言是社会符号"论断。另外，随着语篇分析理论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语篇的意义不完全是由语言本身体现的，而是同时由多种非语言模态来体现，如手势、表情、语境中的事物、讲话者和听话者共知的事物等。特别是随着现代新媒体的发展，如计算机、网络等，多模态话语成为新的话语类型，这样，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就蓬勃发展起来。虽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早在1977年就开始研究图像的修辞，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才蓬勃发展起来，其标志性成果是由Kress & van Leeuven (1996/2006)出版的《阅读图像——视觉设计语法》(*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和O'Toole (1994)的《展示艺术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多模态话语理论与语言教学，包括外语教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外语教学改革促进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和多模态外语教学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促进了外语教学改革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对素质培养和宽口径、重基础的培养模式的推广，学生需要学习的知识就越来越多，单靠课堂教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发展获取新知识和信息资源的手段，扩大获取资源的范围，新的多媒体学习资源就成为学生用以发展自己的能力、提高自己能力的主要资源，这样，网络平台、新的多模态学习软件、多模态教学就成为一种必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急需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进行研究，探讨知识和信息的不同呈现方式、各种模态的系统特征和主要功能、应用范围等。

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也使新的教学方式成为可能。现代科学技术增加了许多新的信息呈现

方式和信息资源，这些新的方式和资源就会很自然地转化为新的教学手段，这样使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新的学习方法成为可能。教育管理者可以在确定教学目标的前提下，设计新的教学计划和教学条件，教师可以利用新的教育技术来提高教学效果，节约时间；学生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来搜索新的信息资源，利用多媒体平台来自动学习和实践。

Kress et al (2001)，Kress(2003)和 Kress et al(2005)探讨了多模态教学和多模态学习问题；Royce，T. (2002，2007)研究了不同符号在多模态话语中的互补性，以及在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多模态的协同性；Hampel (2003)与 Hampel & Baber (2003)探讨了教育会议的软件中的多模态交际现象；Delin，Bateman & Allen (2002—2003)探讨了在多模态环境中的页面写作问题；Baldry (2000) 和 Baldry & Thibault (2006) 探讨了模态和媒体的关系，以及多模态语料的转写问题和多模态与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还在迅速发展中，新的著述不断出现，并在不断深化，向解决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中的疑难问题发展，如多模态语法建构中的问题，多维度模态的识别和解读问题等。

另外，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对读写能力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认为人们不仅是通过语言进行交际，而且还通过其他交际手段进行，如手势、眼神、身势、图像、动画、动作等，同时其他交际手段在社会交际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这样，读写能力就逐步扩展为多元读写能力(multiliteracies)。

根据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1996)的观点，多元读写能力的发展需要来源于两个不同但又联系密切的变化：一是不断增强的区域变化和全球联通性，教育要适应语言和文化的变化；二是由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大量文献资料信息一般以印刷品、图像等多模态语篇形式来传递，同时，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的信息来源，计算机界面本身是多模态的，网络文本也是多模态的。

以上国际形势以及科技的发展促进了对多元读写能力的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1996)在哈佛教育评论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发表了题为“多元读写教学：设计社会未来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学校的读写教学可选择的方向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以帮助学生能在不久的将来适应社会急剧的变化，迎接经济全球化、语言文化多元化和交际技术多样化的挑战。多元读写能力概念是他们对当今教学的使命和读写教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teracy teaching)进行学术探讨的结果，他们认为在社会文化相互渗透、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提出这一概念有两个重要理由：一是通讯渠道和多媒体的多重性，二是文化和语言的多样化(Cope & Kalantzis, 2000: 5)。他们把“设计”(design)作为实现多元读写能力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并提出了已有设计(the available design)、设计过程(designing)和再设计(redesigned)的设计框架，还提出了实现多元读写能力的教学设计步骤，包括实景实践(situated practice)、明确指导(overt instruction)、批评性框定(critical framing)和转化实践(transformed practice)。Kress et al. (2001)讨论理科课堂教学时提出了多模态学习是一个在语境和学生个人兴趣的促动下构建符号的转换行为。教师的教学话语也作为学生在语篇生成过程中的可利用的资源，与此同时，学生也利用来自其他方面的资源，如已学知识、课本知识等。其中学生兴趣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新符号的动因，而学生语篇则看作学习的结果。学生的学习过程是通过在已有资源中进行选择从而产出新语篇的过程。学生在同一个教学语境中，在共有相同已有资源的前提下会产出不同的语篇，这主要是由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同引起的。Kress(2003)对他的多元读写能力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除了对教学媒体和模态的发展，模态的供用特征进行探讨外，还发展了一个理论框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学习与创造，兴趣、模拟和隐喻，表现、交际和发话，转换与联通等，并发展了一系列系统体系，用一个教学实例进行了说明。Jewitt & Kress (2003)则用一系列实例来说明如何在多模态环境下培养多元读写能力，如小学生用图形构建心理地图的过程，在屏幕上显示数学成分的过程，动态图像构建意义的过程等。

国内对多模态话语分析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多元读写能力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从开始介绍引进到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如李战子(2003)、胡壮麟(2007)、朱永生(2007, 2008)、张德禄(2009)；张德禄、李玉香(2012)；张德禄、丁肇芬(2013)；

张德禄、张时倩(2014)和韦琴红(2009)等。

12.5 文体学

12.5.1 文体的性质

传统的文体学倾向于把文体视为"表达",视为附加在"内容"上的外壳。布拉格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突出"或"前景化"(foregrounding)理论(Mukarovsky,1964),认为文体是使人注目的、新颖的、系统地违背常规的特征。生成语法学派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文体是"偏离""常规"(norm)的结果。另有些文体学者主张用数字统计来研究文体,认为规则的、从数量上突出的特征是文体特征,但排除由题材引起的数量上的突出特征。

系统功能学派倾向于把文体视为"选择",认为文体是受一定的情景语境的"促动"在语言系统中进行选择的结果。但这种选择不仅包括对表达的选择,还包括对内容的选择,而且对内容的选择是主要的选择,它决定对表达的选择。此学派还认为:"突出"不一定是文体的体现,只有被"促动"的特征才具有文体价值;而且,突出的特征不都是偏离的特征。

突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否定的,是偏离常规的,称为"失协"(incongruity);另一种是肯定的,是确立一种常规的,称为"失衡"(deflection)。前者指违背语言常规的现象,如不合语法的形式;后者指规则的语言现象,即讲话者暂时在有可能进行多方面选择的区域引用了规则的、一致的语言特征的现象。这两种突出的区别实际上是由观察者不同的观点引起的观察突出的两种方式。例如,观察者观察的范围有大小之别。语篇可看作某个整体(如作家的全部作品)的一部分,这样在整体上是偏离的,在部分中可能是常规。另外,观察者注意的"焦点"也不同。语篇可看作"此",而与"彼"相对比,如可与另一首诗相对比,或与另一部小说相对比。文体研究主要是比较性的。比较的双方都可以作为研究的起点,因此,不能以一个常规为标准,而把其他的视为偏离。有时,把某一突出现象视为偏离常规,比视为确立常规更适宜;有时,则相反。但这两者是一种现象,不是两种。

再者，突出可能只是一种频率分布。这种突出同样既可视为偏离常规，也可视为确立常规。某一模式的出现频率在篇章的某一部分与预料的相同，可视为一种常规，但这一频率在整个语篇中却偏低，所以是偏离的。用数字统计可以衡量任何特征的频率分布，而且这些数字材料可能有一定文体意义。

然而，不是所有数量上的突出都有文体意义。有文体意义的突出是不能用数字来衡量的。某些数量上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最无关紧要的，而与文体有关的特征可能在频率模式上并不引人注目。同样，最偏离的特征也可能无文体价值。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使突出有文体价值的规则，建立起"相关性标准"(criteria of relevance)。

12.5.2 相关性标准

系统功能语言学主张从功能的角度研究文体，认为单纯的语言突出不能做有无文体价值的标准，只有当突出在表达讲话者的全部意义上有一定"功能"时，才具有文体价值。首先，因为语言是多层次的，所以语言突出也可以出现在意义、词汇语法或音位多个层次上。层次之间的关系是体现关系，各层次上的语言突出是相互加强的关系。但每下一层的语言突出都应是由上一层所"促动"的。所以，没有被上一层"促动"的词汇、语法或音系突出特征，都是无文体价值的、任意出现的现象。

每个层次上的有文体价值的突出特征最终都要与产生本语篇的语境相关，即都是由情景语境或是在文学写作中由作者要表达的全部意义促动的。另外，对题材的选择也是由情景语境促动的。更具体地讲，是由话语范围因素促动的。然而，题材本身与深层主题之间的关系也有区别。有的直接与其相关，有的则与其无甚关系。所以，对题材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文体选择，与深层主题有关的是与文体有关的选择；反之，则与文体无关。由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由题材引起的语言突出视为非文体特征。

对题材的选择可能促使对某类词汇和语法模式的选择，如在有关昆虫学的语篇中，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表达昆虫的词汇。如果题材与深层主题有关，那么，这种词汇突出就与文体相关；反之，则不是文体特征。由此可见，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性标准是：无论是偏离的，还是

数量上的突出；无论是由题材引起的，还是由其他意义类型引起的，只要是由情景语境促动的，或在文学语域中由作者要表达的全部意义，或换言之，由深层主题所促动的，都是与文体有关的特征。具体地讲，文体研究可以下列方式进行：首先找出语篇发生的情景语境，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包括题材、深层主题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然后研究这些意义是怎样在语篇中实现的。具体方法是：通过对语篇的主位结构、信息结构、及物性结构、衔接、小句群间的逻辑关系，以及语调、韵律等的分析，找出在语言形式，即词汇、语法和音系上的突出特征，并分析这些语言突出主要表现为失协突出，还是失衡突出。然后，将这些突出特征与语篇的各种类型的意义相联系，并确定那些语言突出是由意义层的那类意义（概念意义、人际意义，还是语篇意义）所促动的。最后分析语篇的意义与情景语境及其文化背景的关系。

12.5.3 文体分析的方面、程序、方法和问题

如上所述，文体分析主要涉及语篇分析。语篇包括不同的语言层次的特征、不同的意义特征、不同的范围和角度等。所以，文体分析需要确定分析的方面。另外，文体分析需要按一定的程序进行。当然，不同的分析目的和语类也需要不同的程序，但大体上了解语篇文体分析程序还是十分有益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文体研究的方法，是把以上所有方面付诸实施的因素。

12.5.3.1 文体分析的方面

在文体分析之前，首先应该选择分析语篇语言的哪些方面。文体分析的特征众多，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而应该视情况，根据分析目的来确定。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语言主要具有三大元功能的理论，文体分析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语篇的三个元功能。它们之间交叉共同形成一个有着独特特点的语篇整体。为了更好地理解语篇的意义所在，分析时需要把三者分割开来进行，但是最后还需要把它们综合起来，重新组合为一个整体。但是，在一个语篇中或语篇的一部分，被前景化的常常只是其中的一种功能。那么，我们应该有选择地只对语篇中具有突出功能的语言特征加以描述和分析。体现语篇意义的是词汇语法系统。在词汇语法中，有相应的语法系统来体

现相应的意义。

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重点是发现语篇中的突出特征，无论是失衡特征还是失协特征，同时要探讨突出特征是否得到前景化，以及前景化的程度。文体特征重点是由意义特征，即语言的功能成分实现的，但这些功能成分都是由各个层次的形式特征体现的，除了词汇语法外，语音特征和字符特征也可以直接体现意义，特别是人际意义或者谋篇意义，所以各个层次的特征都可以成为突出特征。

另外，随着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多模态文体学也成为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文体学分支。它与其他文体学研究不同的方面是它不仅研究语言的文体，而且研究由语言和其他模态共同和协同体现的语篇的文体。虽然，在这方面有一些研究的实例，如 Morini (2013)和 McIntyre (2008)，但在理论探讨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如 Nôrgaard (2010)和张德禄、穆志刚(2012)。

12.5.3.2 文体分析的程序

文体分析根据分析所涉及的语言层次和方面，可以主要分为两个类别：单因素分析和综合分析。

(1) 单因素分析：每一个分析主要集中在由一种结构形式体现的意义，如主位结构、及物性结构、语气结构和情态、语调、语音模式、语相模式等。在某些语篇中，由某一种形式特征体现的意义特别突出，并且在语篇中前景化程度特别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把分析的重点集中在这个前景化程度最突出的方面，而忽略其他的方面；同时，我们还要根据分析的目的来确定分析的方面：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了解某个形式因素在语篇中前景化所取得的文体效应，我们也可以只注重这个方面的分析。

(2) 综合分析：对语篇中所有的因素都进行分析，然后把它们综合起来进行解释，以全面地认识语篇整体的文体。每个语篇都是由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三种意义融合为一体组成的意义复合体，所以只有对语篇的所有意义都进行分析才能获得语篇的整体文体特色。

在实际的操作中，韩礼德(Halliday，1983)认为，文体分析的程序可以包括三个步骤：分析阶段、解释阶段和评价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不是分离的，不是这一个结束、另一个开始，而是通常融合为一体的，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顺序的：分析总是首先进行，然后是解释、

评价，同时伴随下一个阶段的分析（见张德禄，1998，2005；刘世生，1998 等）。

12.5.3.3　文体分析的方法

根据科学研究方法中对定性和定量的区分，现代文体学的分析方法可分为描述法和数理统计法。描述法就是运用一种或几种语言学理论模式首先对语篇进行语言成分描述，并根据所描述的语言特征来解释这些突出的语言特征的文体效应。我们既可以采用一种语言分析模式对所有的突出语言特征进行描述，也可以根据相关的语言特征选择适当的语言模式，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前者如韩礼德的《作为科学语篇的诗歌》（*Poetry of Scientific Discourse*）（Halliday，1989），后者如里奇的《小说中的文体》（Leech，1981）。

数理统计法就是把"散点化"的语言成分给予量化分析，得出统计数据，分析者通过对数据的观察来发现某些文体特征。数理统计法的使用是力图把文体分析客观化，从而对语篇做出"客观"的评价。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语料库文体学应运而生，文体学家可以通过语料库用大量的实际语料为基础进行文体分析，以使研究更具客观性（Toolan，2009），所以，可以说，语料库文体学是数理文体学的延伸。但目前，语料库文体学主要集中在词汇这个层面上，对于语法结构和语篇片段和成分的语料库分析还难以实现。

量化分析能够为文体特征的描述提供较为客观的依据，使文体分析更具有说服力。然而总体来说，文体研究特别是文体解释毕竟是一种主观行为，绝对客观的文体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文体研究的特点的。但是，没有数字支持的分析又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理据。因而，在实际分析中，两种方法常常交织使用。

此外，文体研究还包括传统文学分析中的直觉印象法。因为进行文体分析时，对语言特征的选择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依靠分析者的语文经验有目的、有条件地选择分析项目。而对语言的特征分析反过来又能加强我们的语言直觉或审美直觉。由此，奥托尔（O'Toole，1988）提出了"阐释的螺旋形进程"概念，也就是说语文直觉和语言分析之间呈不断向上发展的"穿梭运动"（shuttling process）。

根据所采用的语言模式，文体研究方法还包括形式分析法、功能分析法、话语分析法等。在第一节已经作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除

此之外，甚至还有人提出了调查法、实验法、观察法等。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分支，所有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可应用于文体分析，只是现代文体学的研究道路还很漫长，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12.5.3.4 文体分析存在的有争议的问题

韩礼德（Halliday，1987）曾经谈到系统功能文体学中存在的四个有争议的问题。

（1）文体分析是如何把体现不同元语言功能的语言模式相互交叉进行分析的。系统功能文体学在早期都是根据一种元功能中存在的突出模式来对语言进行具体分析的，并把这些模式与语篇的主题和结构结合起来，例如分析语篇的及物性结构（体现概念意义）、人称的模式（体现人际意义）、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体现谋篇意义），然后把分析结果与语篇的主题和结构联系起来等（Halliday，1964；Sinclair，1966）。哈桑（Hasan，1964）曾经分析过语篇的多个方面，但还没有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文体分析仍然以单项系统的突出特征的分析为主，特别是在综合分析中也会有把各个系统融合为一体进行分析的实例。

（2）体现概念对文体学的重要性。我们知道，词汇语法是由语言的音系和字系系统体现，但音系、字系系统又都能够自己直接体现意义，如语调和口音可以直接体现人际意义；同样，词汇语法也可以既体现意义特征，同时也可以自己创造意义；意义系统又可以与文化语境直接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据此来追溯文化和思想的根源。语篇的文体，特别是前景化程度比较高的特征大部分都是由语音、字系和词汇语法自身实现的意义形成的。

（3）像文学作品这样具有很高价值的语篇既是从系统中选择的结果，同时还会扰乱和破坏生成它们的系统。每个语篇都是系统的一个实例，但当它产生以后，它就把系统置于不稳定之中，这样就可以使语言有活力。所以，在语篇文体分析中必须考虑在哪些层次上有突出特征，这对于通常作为文体分析目标的创新性语篇就尤为重要。语言的使用过程，特别是文体特色十分突出的语篇生成过程同时也是语言创新和发展的过程。

（4）我们自己对语篇的分析必须和语篇产生的根源结合起来；由此产生的元语篇把原语篇语境化，为情景语境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

同时它也成为一系列话语链的一部分,其中语篇内和语篇间的连贯,包括由衔接体现的连贯,通过在各个层次上系统的变化建立并保持下来。移位的语篇和关于语篇的语篇都需要在语篇分析中考虑多个层次的语境:原生语篇的语境、移位后语篇的语境、讨论原生语篇的语境。

12.5.4 文体分析的实例

韩礼德在其"语言功能和文学文体:对威廉·戈尔丁的《继承者》的语言的探索"一文中为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研究文体提供了实例。韩礼德发现,戈尔丁(W. Golding)在描述原部落尼安得特尔(Neanderthal)人的行为时,多用不及物动词;而在描述新部落的人(即继承者)的行为时,多用及物动词。这类及物模式创造了一种意象:原部落人的行为没有效力,他们不能有效地认识和掌握环境,他们的行为没有目标和对象,很难超越自我,处于落后状态;而新部落人的行为有效力,能够认识和掌握环境,代表新的先进发明。这种及物性模式显然是由题材促动的,而且显然是一种文体突出。它不但反映了深层主题,而且反映了戈尔丁对人类性质的认识:对现代人的条件做出贡献的知识与精神的发展,其中出现的对抗,都表现为发展阶段中出现的对抗;从句法上讲,由及物性类型之间的对抗形式给予体现。

12.6 翻译与机译

翻译是译者用一种语言的语篇材料来代替另一种语言中与其对等的语篇材料的过程。译者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机译即是由机器作译者的翻译。由于翻译与语言有关,所以,分析和描述翻译过程必须求助于语言理论。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种语言理论,可用于分析和描述翻译过程,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

12.6.1 翻译

翻译涉及在原语和目标语之间建立某种对等关系。对等的两种语言的语篇都可作为同一整体语境中的组成部分而相互替换。原文和译文还要在不同的层次和级阶上互相接触。所以,分析和描述翻译

过程可根据语言层次和级阶进行。音系层和字音层可略，因为两者只偶然与翻译有关。与翻译关系密切的重要层次是词汇语法层和语义层。

从形式上讲，翻译对等的基本单位可选在词汇语法层某个级阶上。所谓“逐字”(word-for-word)翻译即是把翻译对等关系建立在词级上的翻译；“直”(literal)译是将原文的语法结构直接移植到目标语中的翻译，其对等关系一般选在词或词组级阶上；“自由”(free)译则是不受级阶限定的翻译，其对等基本单位可在句子级和词素级之间自由移动。

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翻译一般是寻求原文和译文在意义上的对等。语篇是个意义单位，是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起作用的单位。因此，翻译的对等单位应该建立在语篇上，即翻译应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同一整体情景语境中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功能。其形式对应的基本单位可根据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距离”，在句子、大于句子，以及小于句子的单位间移动。如果两种语言的意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十分接近，其形式对应的单位一般出现在较低的级阶上，如在词级、词组级或小句级上。反之，如果两种语言的意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差异很大，共同点极少，其形式对应的单位只可出现在较高的级阶上，如在小句级、句子级，甚至比句子大的句群上。

另外，翻译的对等关系不能只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的对等。在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

词汇语法结构和音位/字位的对等是意义对等的体现形式。由于词汇语法系统是直接受意义系统制约的，所以，意义的对等引起词汇语法系统的对等是必然的。但音位/字位系统与意义系统和词汇语法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所以，意义的对等引起音位/字位特征的对等是偶然的。

由于意义系统受制于语言的社会文化语境，因此，寻找意义的对等实际上是寻找两种语言的语篇的情景语境的对等，即寻找两种语言的语篇在相同的语境中在功能上的对等。因此，译文必须要反映原文

的语域特征，如语篇的题材、参与者的角色和关系，以及语篇的交际渠道或媒介，使其起到原文所能起到的作用。

翻译本身是从一个语言到另一个语言的转化过程，所以，翻译的过程也是翻译研究的重要部分之一。早在 1964 年，韩礼德(Halliday, McIntosh & Strevens)就提出翻译过程的三个阶段：(1)寻找语言范畴和项目之间的对等；(2)把这种对等放在原语的高一级的语言单位中进行修订；(3)根据目标语的内部特征进行修订。

然而，由于每种语言的文化语境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意义系统都是独特的，因此要取得语境和意义的完全对等是罕见的。由此可见，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在目标语中寻找相似的语境中尽可能起相似作用的语篇的过程。

由于原语和目标语各有其自己的意义系统、词汇系统和音位/字位系统，因此原语中的某些意义词汇、语法和音位/字位特征在目标语中找不到对等的成分。当这些特征与表达语篇的全部意义有关时，就会出现不可译的现象。当这种现象出现时，译者需采用特殊的手段，如"意义移植"(transference)、"音形直译"(transliteration)、"注脚"等方法(Catford, 1965)。

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直接用于翻译研究最早的是 Catford 的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基于语言学的翻译理论》)(1965)。最近的则有 Manfredi 的 *Translating Text and Context: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翻译语篇和语境——翻译研究与系统功能语言学》)(2008)。在我国，张美芳和黄国文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用于翻译研究，如张美芳的《英汉翻译中的信息转换》(2000)、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功能语言学途径》(2004)和《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2006)。黄国文提出了翻译就是翻译意义的观点，和探讨翻译问题或评价分析译作过程的步骤，包括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释、评估，同时，还对古诗、论语等的翻译进行了具体研究(黄国文, 2002, 2006)。

12.6.2 机译

机译除具有一般翻译的某些特点外，还有其自己的特点。它既需要解决工程设计和数理上的问题，还需要对语言作恰当的描述，以便能将语言根据计算机的运行规则编入计算机程序中。系统功能语言

学为机译提供了语言描述模式。

机译也是在目标语中寻找与原语的对等的过程。因此，机译涉及对原语和目标语两种语言的比较描述，从而确定哪些项目和范畴，在一定的环境中，可由目标语中的项目和范畴来代替。因此，数字统计将起一定的作用，因为，两种语言中的项目或范畴的对应还要受语境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说，通常某些原语项目或范畴可被目标语中的某些项目或范畴所代替。这样，我们可研究，在什么条件下，这些项目或范畴不能被目标语中的项目或范畴来代替。

一般来说，翻译对等的基本单位应选在句子，以及比句子大的单位上。但机译的基本单位应选在较低的级阶上，比句子级要低得多，一般在词或和词素级阶上。选用词或词素作为机译的基本单位，与选用句子或小句作为基本单位相比，更能产生易于处理的单位。同时，机译还涉及编制复杂的程序，以便在可能的对等项目中进行选择。通常这种选择是以现时语境中的项目为基础的。另外，机译还涉及重新排列翻译基本单位以上的单位中的组成成分的程序及其有关的规则。

如果我们把翻译对等与语法级阶相联系来分析翻译过程，我们就可区分翻译过程中的三个阶段：(1)以单纯的出现频率为基础，为每一级阶的每个项目选择被选可能性最大的翻译对等项目；(2)研究原语中的上下文对这些对等项目的限定作用，以及上一级阶的语法单位中的词汇语法特征对项目选择的制约作用；这两种作用都可导致被选可能性不太大的项目；(3)在目标语中进行重新组合。这个过程，由于目标语本身特殊的语法关系，可导致选择另外的项目。

人工译者可同时进行这三个阶段的翻译过程，但计算机需分阶段进行。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机译过程都需分阶段进行，其重点也不能只放在一个语法单位上。每进行一步都需将某一项目置入范围更广的语境中，使其进入一个新的语法关系网格中，最后选择出最接近的对等成分。

总的来说，翻译离不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选择第一性的理论。一篇好的译文需要在语言各层次进行有意义的选择。而要做到这一点，便要考虑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率理论，特别是在机译中如何选择需要相应的数据。

12.7 计算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积极地应用于计算语言学，并在应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这个应用过程可以从三个主要的阶段来探讨。

12.7.1 阶与范畴语法阶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韩礼德应用阶与范畴语法，对机器翻译和机器词典的语言学原理进行了理论探索。他较早地阐述了语言学理论对于机器翻译研究的重要性，并针对机器翻译中对等翻译缺失的情况提出了“同义词词词库法”（参见 Halliday & Webster，2007：6—41）。但他当时有关机器翻译的真知灼见还没有引起语言学界和计算语言学界的关注，同时他的一个重要成果即“同义词库法”也主要是在一个由 Masterman 领导的项目组内得以应用与检验，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推广到其他的机器翻译或机器词典研究项目中去。

尽管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当时还没有得到计算语言学界的青睐，但是这毕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首次尝试，拉开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计算语言学中的应用及其本身形式化研究的序幕。

12.7.2 系统语法阶段

在60年代，有些语言学家开始运用系统的思想进行计算语言学研究。Henrici 基于韩礼德的系统思想开发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它能够对一个系统网络中的不同选项进行自动选择。这展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具有形式化和可计算性研究的可能性，为其在自然语言处理中的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Matthiessen & Bateman，1991：18）。

1972年，Winograd 研制了一个自然语言处理系统——SHRDULE。在这个系统中，他首次采用了韩礼德的系统语法来建立一个比较全面的英语语法。自此，许多自然语言生成研究者转而采用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理论基础，改变了原来仅关注转换生成语法的状况（Matthiessen & Bateman，1991：18）。

在后续的20年中，一系列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生成系统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有 PROTEUS，PENMAN，SLANG，COMMUNAL等。至今为止，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经成为了该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语言学理论。

12.7.3 系统功能语言学阶段

进入90年代以后，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自然语言处理思潮开始兴起。与之相适应，系统功能语言学开始积极地应用于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以及各类语料库的建构，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服务于自然语言处理的需要。

在此期间，韩礼德（参见 Halliday & Webster，2007：157－189）展开了对口语语料库的研究。Bateman（2008），Baldry & Thibault（2010）等进一步研究了多模态语料库的建构，成为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当代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动态与发展趋势。

总之，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上述三个阶段主要应用于机器翻译和机器词典、自然语言生成和（多模态）语料库；而这些应用领域与计算语言学本身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因此可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是计算语言学；而在计算语言学中的应用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并推动了其自身的理论建设。

第十三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流派的比较

13.1 引言

索绪尔(F. de Saussure)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下称《教程》)的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产生,语言学研究的中心由19世纪盛行的以历时研究为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向以共时研究为主的现代语言学发展,也标志着现代结构主义语法的诞生,为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索绪尔是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驱,他在《教程》中提出的许多语言学核心问题,如共时和历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等,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分别在欧洲和美洲两个大陆发展为两种不同的结构主义——以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为代表的美国形式结构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功能结构主义。现在这两种结构主义都已不再流行,但它们的影响还是存在。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Language*)的发表进一步发展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中叶,是结构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很活跃、很有创造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形成的语法术语和范畴框架形成了大部分语言描述和分析以及语言教学的基础。1957年,乔姆斯基(Chomsky)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的发表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grammar,简称TG)的诞生。转换生成语法盛行于20世纪60至70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然而,大

约在同一时期内，法位学（tagmemics）、层次语法（stratificational grammar）、格语法（case grammar）等陆续出现。每一种新发展都声称对语言的性质和原理有了新的见解，但每一种理论又都是在以前的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其修正、部分修正或否定，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又都不能相互代替。因此，将系统功能语法与其他流派的语法相比较，将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系统功能语法的地位、作用和特点。限于篇幅，本章就若干影响较大的流派进行比较。

13.2 索绪尔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奠基人，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教程》中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般原则，一反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陈旧方法，开创了整个以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的结构主义新纪元。

13.2.1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

索绪尔在其语言学说中把语言看作符号系统，并认为符号有表达和内容两面。它将表达的一面称为"能指"（signifiant）；把内容的一面称为"所指"（signifiè），并建议用"符号"表示整体，用"所指"和"能指"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他还认为语言活动是一种讲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用声响印象传递概念的心理活动。在此，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在语言这个符号系统中，每个符号都既有区别，又有相互关系。符号的价值是在相互关系中体现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其学说中承袭了索绪尔的将语言视为符号系统的观点，但这个符号系统不是心理的，而是社会的，是一种"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Halliday，1978；Halliday & Hasan，1985/89）。它所注重的不是声响印象在听话者脑子里产生的心理活动，而是这种声响印象所起的交流功能。因此，语言活动被视为一种社会交际活动，是讲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用声响作媒介进行的社会交流。

索绪尔还认为，语言符号，即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性的；在语言的声音或文字与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之间没有可以论证的联系。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言中，要用不同的声音和文字来表达，但他没有讲明是否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性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表达，即语音和文字，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性的，但词汇语法系统与语义系统却不是任意的，而是受语义系统支配的。特拉弗尼尔斯（Traverniers，2011）用图13—1很好地表明了这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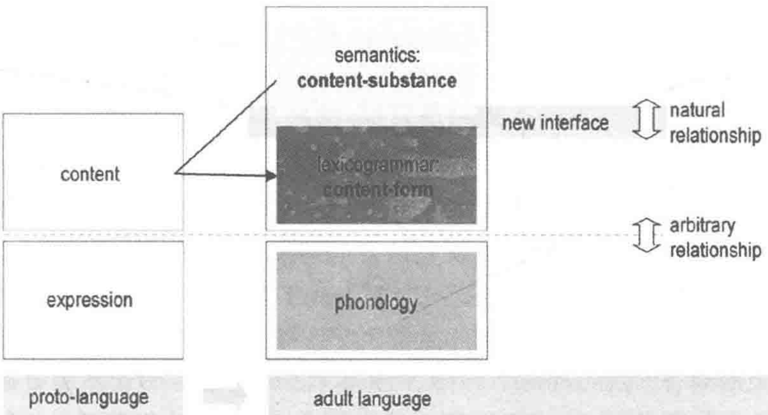


图13—1　内容层面的内部层次：内容层次分为内容实体和内容形式

在此，特拉弗尼尔斯根据叶尔姆斯列夫（1961）的观点，把语言主要视为由两个主要层次组成的系统：内容层和表达层。表达层即音系层（或者字系层），与内容的关系是任意性的；而内容层又包含两个内部层面，分别是语义层和词汇语法层，词汇语法层体现内容，两者分别相当于叶尔姆斯列夫的内容形式和内容实体，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自然关系，是有理据的关系。

13.2.2　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主张严格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他认为，语言不是讲话者个体的一种功能，而是个人被动地记录下来的一种产物，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团的全体成员脑子里的宝库，一个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在任何一个人的脑子里，语言都是不完备的；它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完整存在。相反，言语却是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是由个人执行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区分语言和言语是不必要的。在任何语法研究中，都或多或少有理想化的成分。我们应减低这种理想化的层

次，使其与实际的语言越接近越好。这样，理想化的、符合语法的“语言”，就与实际运用的、被人们接受的“言语”浑然一体。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索绪尔将语言视为一个“潜存在某一社团的全体成员中的宝库”的观点，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语言视为一个“意义潜势”的观点十分接近，只是他的这个“宝库”是潜存在人们的脑子里，而系统功能语法的“潜势”是存储在社会成员之间。

但索绪尔认为：“语言，不是像言语那样（不能单独研究，作者按），是可以单独进行研究的。”(Saussure, 1915:15)，即语言可以不通过研究言语进行研究。这与系统功能语言学重视社会实践，重视语言运用的语境、目的和功能的思想是不同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研究语言（语言的意义潜势），也重视研究语言的功能和运用，而且两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两者的这一区别形成了对于符号本体认识上的很大区别。索绪尔认为，符号的能指和所指都在语言中，是“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Saussure, 1915:15)，这样，研究语言学就不需要研究言语。但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中，能指和所指把语言和言语结合为一体，无法分割。这是因为，符号是“符号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指层和所指层是相对独立的”(Kress & van Leeuwen, 2006: 8)。符号的生成过程是语言的应用过程，符号的意义只有在符号的运用过程中才能真正获得和确定。从这个角度可见，符号是在交际过程中获得了它的所指。在符号运用之前，它只有形式和意义潜势，在实践过程中它获得了意义，而这个意义与它的意义潜势不是完全对等的，而是发生了转变(transformation)，从而成为一个新的符号(Jewitt, 2005: 20—21)。这样，就使符号的变化成为可能。

13.2.3 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

索绪尔在其语言学说中区分“组合”(syntagmatic)关系和“联想”(associative)关系。组合指语言单位以线性排列所形成的组合。它没有固定的长度，可以是一个词，例如法语中的 *re-lire*（重读），也可以是一个介词短语，如 *contre tous*（反对一切人）。联想指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语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如法语中的 *enseigner*（教）与 *renseigner*（告诉）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是现场中出现的，它以两个或几个现场中出现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

基础;而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这两种语言关系的对立发展成为语言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对立。

在此,索绪尔的"组合"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中作为四个范畴之一的"结构"是对应的;其"联想关系"基本上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统"相对应。结构主义强调语言的组合关系,认为语言的分类是由语言项目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强调语言聚合关系,认为语言系统是主要的,语法的结构是语言系统在某一特定的情景语境中的体现形式。同时,语言系统也不是潜存在记忆中的系列,而是潜存在社会成员之间,供选择的一种"潜势"。

13.2.4 语法学和词汇学

索绪尔主张不区分语法学和词汇学,认为语法和词汇从实质上讲,没有什么区别。有些在一种语言中用词汇表达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却用语法手段来表达。系统功能语言学也认为词汇和语法处在同一抽象层上,同属于一个层次——词汇语法层,而且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但系统功能语言学仍区分词汇和语法,并认为语法项目和词汇项目在语言中将会显示不同的模式。

13.3 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

13.3.1 结构与功能

索绪尔在其《教程》中只提出了结构主义语法分析的一般原则,并没有将这些原则应用到语言分析中去。是布龙菲尔德将这些原则大胆地在形式上付诸实践的。布龙菲尔德认为,当决定了语言的音位结构,划分出所有的语言结构,包括词素结构后,就能整理出一套准确可用的语法;就能以最简单的方式来分析该言语社团的所有话语,为学生和语言科学工作者做出最清晰的总结。

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主要研究音位和语法。他认为,区分具体的词类和语法范畴的标准不是语义,而是它们在语法结构中所能填充的空位的类别。也就是说,词类和语法范畴不必表达任何信息,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们所能进入的句法关系,即它们在语言结构中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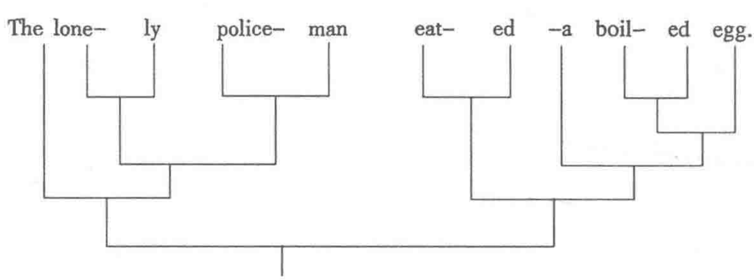
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功能，并认为语言的结构是由语言的功能来决定的，语法类别的确定标准也是语法成分在一定的语境中的功能。

布龙菲尔德利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发展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如发现程序、直接成分分析法、区分词素学和句法学等。

13.3.2 成分分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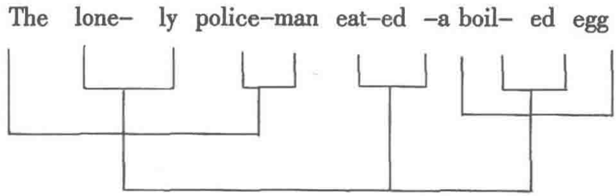
结构主义的研究重点是语法结构，其研究的最大语法单位是句子。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重点是语义，所以其研究的最大单位是语篇，因为语篇是一个意义单位。句子是实现语篇的语法单位。在词汇语法层，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最大单位是小句。句子是单纯的一个小句(clause)或一个小句群(clause complex)。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还研究小句组成语篇的衔接纽带(cohesive ties)，即衔接。

最后，从具体的语法分析上讲，结构主义把句子或任何有意义的组合称为一个"结构(体)"(construction)；结构体中的组成成分称为"成分"(constituent)。直接组成结构体的成分称为"直接成分"(immediate constituent)。结构主义的语法分析方法是"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亦称"最大加括法"(maximal bracketing)。此方法以句子为最高级结构组，按照成分间直接的级别关系，逐级分析，直到将句子尽最大可能分析成词素为止。词素也由此称为句子的"最后成分"。例如，句子 The lonely policeman ate a boiled egg 可分析为：



系统功能语法采用"级阶成分分析法"(ranked constituent analysis)，亦称"最小加括法"(minimal bracketing)，即小句中主要成分的划分控制在最小程度，只出现在级阶间，处于同一级阶的成分不

再进行细分(参见 3.5.2)。由此,上句可用级阶成分分析法分析为:



在此,整个句子被按照级阶划分为词素、词、词组、小句四个级阶。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的其他分歧,可阅 13.1.2、13.2.3.1、13.3.1 等章节。

13.4 转换生成语法

13.4.1 理论框架

随着结构主义研究的不断深入,结构主义理论中的许多弱点和难题逐渐暴露出来,迫切需要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在这个时期,几个新的语言学派相继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应首推转换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在其《句法结构》(1957)中对其语言的分析步骤进行了极其严格的说明和公式化。他声称他的语法分析要避免"模糊的,本能感觉性的概念","想当然的判断"和"松散的形式"。他的重写规则中所用的精确的代数式就证明了这一点。

转换生成语法主要由一套有顺序的规则组成。这些规则可视为在讲话中应遵循的指令:即遵循这些指令,讲话人就能"生成"符合语法的句子。转换生成语法共由三部分的规则组成:"短语结构规则部分""转换规则部分"和"词素音位规则部分"。短语结构部分包括一组"重写规则"(rewrite rules)。在这些规则中附有规定将重写箭头左边的符号重写成右边的语符列的指令。其基本规则与直接成分分析法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以更严密的代数式表达出来而已。

短语结构规则的符号都是抽象的,还需用具体的词素音位形式表达出来。这一部分即是转换生成语法的词素音位部分。

在短语结构和词素音位部分,我们需用语法规则来检验整个语符

列，从中选出一个符号，然后根据上下文重写它。因此，此语法是对上下文敏感的。

有时，我们需对短语结构生成的语符列进行重新组合，这样我们就需将处于语符列某一位置的成分转换到另一位置上去。这种转换有一定的规则，称为转换规则。转换规则有两种：选择性转换规则和强制性转换规则。

通过运用这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则，转换生成语法就能生成合乎语法的句子。由此可见，转换生成语法从实质上讲还是形式的，其重点仍是语言形式，而不是语义。另外，转换生成语法否定分层次的必要性，并且其语法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系学。

从语法模式上讲，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以语义和功能为基础的，是分层次的，而且它不仅区分语法和音系两个层次，还区分意义层。系统功能语法区分三种语义结构，但这三种语义结构是在同一抽象层上实现三种意义的结构。这三种语义结构同时体现在同一小句中。音位特征作为一个独立的层次是体现词汇语法层的，将词汇语法转化成声音的层次。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法结构是直接受意义支配的，并直接反映意义结构，所以不必进行转换来生成所谓"合乎语法"的句子。

再则，转换生成语法仍然是一种结构语法，是以语言的横组合关系为主的语法。其语法规则不是反映语言的系统，而是反映语言的结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是以语言的系统这一纵聚合关系为主的语法。其语法反映的主要是人们在语言运用中供选择的"意义潜势"。

乔姆斯基否定诉诸意义来描写语法的思想。他认为人类对语言形式的本能感觉对研究语言形式（语法）是十分有益的；研究语法理论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制定严格的、客观的方法，来代替模糊地依靠本能的方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则主张必须诉诸意义来描写语法，因为语言形式是语义的体现形式，是将意义形式化的机制。语法理论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描述语言的意义系统，以及意义系统的体现形式。

13.4.2 语言与个体的关系

从研究角度来看，转换生成语法主要从个体内部的角度来研究语

言，即从个体的脑子的结构及其活动规律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主要从个体之间交流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即从个体的行为、活动及其与周围的环境（特别是与其他个体）的交流来研究语言。前者把个体看作一个部分组合体，后者把个体看作整体。前者把重点置于个体内部的部分上，来研究个体大脑的工作原理，后者则从外部来观察个体，来看他与其他个体交流的语言特点。所以，两者是对立的，而又是相互补充的。

与上相关联的是，转换生成语法承认个体的本能在语言描述中的作用。其研究方法是从个体本能中抽象出规则，然后将这些规则形式化。因此，转换生成学派倾向于把语言看作知识，认为鉴别语法需要的是能流利地讲所研究的语言的人，特别是讲母语的人，对语言的鉴别知识。

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利用个体的本能进行语言描述是不必要的，此语法主张从个体间的交际关系入手来描述语言。其主要方法是观察个体是怎样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用语言来与他人交际，或运用语言让他人为其做事的，或换言之，他是怎样根据情景语境进行意义交流的，由此系统功能学派倾向于把语言视为行为，其语法反映的是语言的功能，即个体怎样根据情景语境在意义系统中进行选择，来达到交流目的的。

13.4.3　语言习得和发育

转换生成语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两种语法模式反映了哲学上的“天赋主义”和“环境主义”的对立。转换生成学派认为“人类具有天生的习得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他们认为，幼儿听到的其周围的语言都是没有结构的、零零碎碎的、不完整的、不合乎语法的句子，其中还有许多犹豫、改变主意、互不相关的零言碎语等。幼儿要在这些结构不健全的语句中抽象出语言结构来。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度很高的过程，是任何其他动物都没有能力完成的。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具有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他可以通过习惯、联想或具体条件进行学习。因此，人们可以听懂以前从未听过的语言，可以讲出以前从未说过的句子。他们还认为，人类的这种天生的语言习得能力不但能使他学会一种自然语言，而且还能限制他学那种人类可以

采用，但没有采用的语法。

转换生成学派主要研究幼儿如何习得语言结构，而不是语言的意义或功能。他们发现，幼儿在 18 个月左右就能掌握两个词类的语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幼儿的语法的复杂性不断增加，并越来越与周围所讲的语言的语法相似。他们还认为，幼儿所讲出的各种语法成分的组合远远超过他所听到的语言成分的组合，其结论是：在幼儿学习语言时，他发展了语言的规则在他的大脑内部的表现，并且在不断地改变这些规则在其大脑内部的表现，直到他讲的语言与在周围听到的句子一致为止。没有人教他这样做；他能这样做一定是他大脑中具有天生的语言理论和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的结果。而且，这种天生的语言理论和语言习得机制都是可以表述出来的。

由此，语言研究的过程即是研究人类大脑中的这种机制的理论，是将它们以语法规则的形式表述出来的过程。因此，转换生成学派通常把语言学视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系统功能学派则认为：人类学习语言的能力与学习其他技能的能力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人类主要通过运用语言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来与其他人交际，来学习语言。他在周围听到的语言不是支离破碎、没有结构的、不完整的句子，而是丰富的、结构性很强的语言。

系统功能学派主要从功能的角度来研究儿童的语言发育。儿童在 9 个月后就能开始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但他这时的语言不是成人的语言，而是他自己创造的语言。他能系统地运用一个声音来表达一个意义。在 18 个月后，儿童语言才逐渐转化为成人的语言。所以，对系统功能学派认为的儿童语言发育的研究十分重要的 9 至 18 个月这一阶段，对转换生成学派来说则几乎是空白阶段。

系统功能学派并不否认儿童具有天生的学习语言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只有通过运用语言，通过用语言与周围的环境交际才能真正发挥出来。而且他的这种能力与学开车、骑自行车的能力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在日常交流中所注意的不是语言的结构，不是如何使用转换规则，而是语言的意义，即他们运用语言与人交流的目的是交流意义，所以语言的结构只有通过意义才能表现出来。

由于系统功能学派注重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所以他们倾向于把语言看做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主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语言。

13.4.4 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

转换生成语法区分"语言能力"(competence)或语言知识和"语言运用"(performance)。语言能力是天生的,无限的,可以生成任何长度和任何数量的句子。但人类的语言行为是有限的;人类在语言运用中不可能把他的所有语言能力发挥出来。因为有许多其他因素限制了他的语言能力的发挥,如体质因素、时间因素以及神经因素,如人类记忆力的有限性使他们记不住较复杂的长句子。由此可见,语言能力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语言模式;语言运用则是指其他的语言形式,包括心理副作用、智力障碍、语言系统的数学特征、意义的微小区别,以及其他相互关联的东西。转换生成学派的这种理想与实际的区别反映了语言研究史上的哲学逻辑观。

系统功能语言学否认这种区别的必要性,认为我们不能以这种高度理想化的模式进行研究,而是应该接受在较低层次上的形式化模式;我们不剔除杂乱的语言,而是要接受它们,把它们置入我们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不可区分符合语法的语言和可接受的语言。

由此可见,转换生成语法把语言变异,把由于语境影响而发生的变化,视为语言运用,而不屑一顾,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之一正是这些语言的变异。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反映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立场。

13.4.5 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

在转换生成语法中,转换规则运用之前与运用之后的句子的结构有很大差别,特别是某些复合句的结构。但两种结构在形式和意义上又都相互联系。由此,转换生成语法区分两种结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短语结构规则的产物,它比表层结构更抽象,因为它不那么直接与实际的话语材料相关。但它们仍然是语言的抽象物,并通过转换规则与话语相联系。表层结构是深层结构通过应用转换规则转化而成的。

理解语言的主要途径是在声音中发现意义。听话者必须通过语言的表层结构来发现语言的深层结构,即句子的意义是由其深层结构表达的;句子的形式是由句子的表层结构表达的。说话的过程涉及将

语言的深层结构，通过应用转换规则，转化为表层结构；而听话的过程涉及将语言的表层结构转化为其深层结构。

系统功能语言学不承认语言有这两种结构的区别。所谓语言的“深层结构”只表达语言的经验意义；表达其他意义的结构都寓于所谓“表层结构”中。所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区别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系统功能语言学描述的是实际应用的、具有多种功能的语言，而不是所谓理想的深层结构。

13.4.6 普遍语法

转换生成语法强调语言间的相同点，并认为，虽然各个语言的表层结构有很大差异，它们的深层结构是十分相似的。处理和分析这些语言的规则似乎都是一组数目很小的形式运筹。因此，转换生成学派声称：“有某些形式特征，能出现在所有的语言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普遍语法。”(Chomsky，1967：2—11)这一理论重复了培根(R. Bacon)等摩迪斯泰学派的观点：所有语言的语法虽然在表面上是不同的，但从实质上讲都是相同的。

系统功能学派不强调语言的普遍现象，当然也不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但他们认为，每种语言，受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的影响，都有其独特的意义系统。体现意义系统的词汇语法系统也是独特的。语言研究的重点是描述每个语言中的意义系统及其体现形式，而不是要建立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语法。

13.4.7 发展模式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转换生成语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两者的发展模式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句法结构》(1957)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TG)的诞生，有三个主要特点：强调语言的生成能力；引入了转换规则；声称语法描写中不考虑语义。但在标准理论时期，乔姆斯基对其理论作了较大调整，把语义纳入了他的语法体系。在扩充式标准理论阶段，乔姆斯基实际上对他的理论作了两次修正：(1)“扩展的标准理论”(EST)，提出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概念；(2)“修正的扩展的标准理论”(REST)，把语义解释完全放到了表层结构上，并且相应地从语义解释规则中得

出了逻辑表达式，这样，语义又被完全排除在句法范围之外。“管约论”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新方向，那就是语言中的“空范畴”(EC)，用它来认识语言机制活动的过程，同时，发展了“原则与参数”理论，认为人脑的语言系统在习得和使用语言时都遵循一定的普遍原则，而这种原则是先天注定的，后天语言经验只对原则起到简单的参数作用。在最简方案中，传统概念上的管辖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概括性更强的“特征核查理论”(feature checking theory)。在转换生成语法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它的研究重点在不断转移，可以说在不断深化，但其研究的范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扩展了，而在另一个方面缩减了。

系统功能语言学也可以大致分为五个发展阶段：(1)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了阶与范畴语法，主要在词汇语法层面探讨了语法单位与结构和系统的关系；(2)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了系统语法，这个阶段标志着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重点的一次大转移，由研究所有四个范畴逐步集中到两个主范畴上，即语言的系统和结构，为下一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韩礼德首先集中探讨语言的系统；(3)20 世纪 70—80 年代发展了系统功能语言学，这个阶段首先是功能语法的发展，进而由词汇语法为重点扩展到语义、语篇和语境的研究上；(4)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对于语篇与语境的关系的研究增强，多模态话语分析发展起来，逐步进入语言作为社会符号阶段，研究的范围开始进入其他符号系统；(5)21 世纪开始，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不断扩展其研究范围的同时，其研究的重点也向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渗透发展，进入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阶段。

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发展轨迹的区别实际上反映了它们的研究理念上的根本区别。转换生成语言学采用接近数学和逻辑的思路，采用双分性思维方式，非此即彼。这样，要发展新的理论，就要否定掉旧的。而系统功能语言学采用盖然性思维方式，其变化可以是在连续体上的扩展，是概率的变化，这样，发展新的理论，可以是在原理论基础上的扩展。

13.5 层次语法

13.5.1 理论框架

层次语法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描写语言学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语言学家悉尼·兰姆(Sydney Lamb)。此语法是以区分语言层次为基础的语法。兰姆在他不同的研究阶段所划分的层次也不尽相同。在其《层次语法概要》(*Outline of Stratificational Grammar*,1996)中,他区分了六个层次:"超义素"(hypersememic)系统、"义素"(sememic)层、"语素"(leximic)层、"形素"(morphemic)层、"音位"(phonemic)层和"下音位"(hypophonemic)系统。

层次语法有两种基本关系:表述或"体现"(realization)和"结构学"(tactics)。体现规则连接相邻层次的成分。例如,在音位层和下音位层之间,英语中的/p/在首位体现为送气的唇爆破清辅音[p^h],在首位/s/后体现为不送气的唇爆破清辅音[p]。整个语气系统的分析模式都和分析音位和下音位成分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式相似。

结构规则运用于每个层次之内,用于表明每个层次内各成分之间允许的结合形式。例如不同词类中的成分是怎样结合而形成词组、小句和句子的,以及音位是怎样结合成音节来代表词素的。

13.5.2 语言层次

在层次划分上,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层次语法有许多相似之处。韩礼德曾多次指出,他对语言层次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兰姆的层次语法的影响。例如,兰姆的超义素层近似于韩礼德的情景层;其义素层与韩礼德的语义层相对应;其词素、形素两个层次可归入韩礼德的词汇语法层;其音位层与韩礼德的音系层相对应;其下音位系统相当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实体。两者的区别是:层次语法的每个层次都是以本层次中的最小单位来命名的,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是以本层次的基本语言特征来命名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不将词汇和语法分为两个层次,两者处于同一抽象层上。另外,系统功能语言学将情景和语音排斥在语言系统之外,认为它们从实质上讲是非语言性的。情景是语言

的促动因素，需以社会环境的特点来说明；语音是语言的主要体现形式，是以物理发声现象来确定的。

从每个层次的特点来看，兰姆认为各个层次的组织形式是不同的；语义结构是网络，词汇和句法结构是“树形结构”(trees)，形素结构是“语符列”(strings)。他还认为语言是有线性顺序的，因为讲话者和听话者都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只有意义层是没有这种顺序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的每个层次都是系统网络，是没有线性顺序的。语言运用的过程是对这些系统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的语言形成结构，所以每个层次从结构上讲又都是有线性顺序的。

13.5.3 体现关系

从层次间的体现关系来看，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层次语法的观点是相同的。语言的每下一层次体现其相邻的上一层次。层次之间的特征有一对一的体现关系，但也有变异，其变异形式有两种：“中性化”(neutralization)和“分化”(diversification)。在中性化过程中，上一层的多个特征由下一层的一个特征来体现；在分化过程中，上一层的一个特征体现为下一层的多个特征，即所谓“自由变体”。

13.5.4 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

索绪尔和其后的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都区分语言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其后的大多数现代语言学理论都强调语言的组合组织形式。结构意为组成成分结构(constituency)，是一个组合概念。层次语法同时描述这两个语轴(axes)。对层次语法来说，一个语言层次是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的混合体组成的，分别出现在由AND(合取)结点和OR(析取)结点组成的模式中。在AND关系中，一个上一层次的成分体现为下一层次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分；在OR关系中，某个上一层次的成分实现为下一层次的几个成分之一。

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聚合关系。对系统功能语言学来说，每一层次的深层组织都是一个聚合关系的网络。一个意义潜势(或OR网络)网络包含一套相互关联的系统。一个系统是一组带有“入列条件”的、供选择的项目，如A,B或C。入列条件陈述这些项目的环境。满足了入列条件，即可在此条件中选择一个项目。

13.5.5 意义层及其他

在层次语法中,语言交际涉及要表达的意义,以下几个层次,最终体现为一个身势动作,或一串语音特征。每一层次都涉及由不同类型的单位来体现的过程。这些单位还要根据结构学中的规则组合起来。在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语言交际涉及在每个层次从上到下地进行选择。当意义系统的"入列条件"满足时,要在意义层进行选择。在意义层的选择又激发了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以此类推,直到最后由声音或文字体现出来为止。对非语言行为的选择是由语境决定的,不必通过各个语言层次。

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层次语法对语言有共同的前提和相仿的理论框架,但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层次语法是从生物体内部的角度研究语言的,其主要目的是发现和描述讲话者大脑中的知识,而系统功能语言学描述的是生物体之间的交流和语言的交际功能。

13.5.6 新发展:神经认知语言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兰姆认识到,层次理论和其他理论相比,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试图认识人脑中的语言系统,而其他理论则把语法看作是基于语言现象分析的抽象体,而不注意人的心智或大脑,所以他把他的层次语法理论与认知和人的大脑联系起来,发展了"神经认知语言学"(兰姆,1999)。其标志性成果是《大脑的通道——语言的神经认知基础》(*Pathways of the Brain: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Language*)。

神经认知语言学的理论目标首先是构建一个人脑语言系统的理论。这一理论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表述语言信息在人脑中的表征;二、表述语言系统的操作原理。第一个方面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平面。宏观平面包括:(1) 语言的各子系统,(2) 各子系统在典型大脑皮层中的位置,(3) 各子系统的连接关系。微观平面包括语言信息在神经元及神经元连接体中如何表征。理论还必须表述系统操作的方式,它包括(1) 语言生成和理解的操作,(2) 人脑获取和丰富语言信息的过程。(兰姆,1999)

在神经认知语言学中,语言的网络关系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并且

把它与大脑的神经网络相联系。这种思路虽然主要继承叶尔姆斯列夫的思想，但也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关系密切。兰姆本人就认为，他的"关系网络的表述系统就是在韩礼德的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兰姆，1999）。但它的发展轨迹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差别很大，逐步与认知语言学的思路融合，并且重点研究语言与大脑神经的关系，不再注重语言与社会交际的关系。

13.6 功能类型学

13.6.1 基本理论观点

功能类型学是美国语言学家吉汶（Talmy Givòn）等发展起来的功能主义理论。他著述甚丰，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他于 1984 年和 1990 年出版的《句法：功能类型学导论》第一卷和第二卷。吉汶尝试把功能语法与普遍语法相结合，即他按自己所及语料的实际情况能分则分，能合则合，较为机动灵活。这样，他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概率性的，不是绝对的。

在他的功能主义思想中，他还特别突出"语境"的思想，把语境分成共有的所指、共有的话语、共有的世界观三类；把语言与生物学结合，认为人类语言和思维的进化或交际能力的进化就是生物机体的进化；在方法上主张折中主义，不持极端立场，提倡多元化而不是简约论者的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认为人类语言是个语码，有一定程度的非任意性，即象似性（iconicity）；在情态研究上反对把陈述放在说话人、听话人和话语对象以外的逻辑传统；提出了话语主题的理论，主题的选择关系到预见性和重要性等。

虽然美国的功能主义类型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渊源上大相径庭，但在理论上却有许多共同，或者相似之处。首先，吉汶的功能主义理论主张从概率的角度，而不是从二分法的角度来看待语言现象，这和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强调的概率的思想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把语境作为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语境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特别是有标记的语言现象产生的理据，这也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之一。

13.6.2 基本理论框架

吉汶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是其“象似性”(iconicity)和“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从象似性的角度讲,语言中的有标记和无标记都是与现实的标记性和无标记性相关的。例如,我们在研究语气类型时,都首先研究陈述句,然后研究疑问句和祈使句;在研究语态时首先研究主动语态,然后研究被动语态;在研究语言的归一性时,首先研究肯定句,然后研究否定句。这种研究顺序是按照从无标记到有标记的顺序进行的。标记性有如下几个特点:(1)从复杂程度上讲,无标记的形式更简单,有标记的形式更复杂;(2)从频率分布上讲,无标记的形式出现频率明显高于有标记形式的出现频率;(3)从认知复杂性上讲,无标记的形式是一般的语言现象,而有标记形式的出现总是有一定的理由,如认知的、交际的、社会文化的、神经生物的等,所以是更复杂的语言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标记性是以象似性为基本理据的。结构上更有标记的形式在实质上也是更有标记的。

从语法化的角度讲,吉汶认为,语言有清晰的语法规则,但都是有理可据的,不是任意的。这些规则的绝大部分都是为了表达一定的交际信息。所以吉汶说,“今天的语法是对小句内陈述的内容编码,也对语篇衔接编码”,“没有一个小句可完全地独立于小句的直接语境”,这就是话语一语用语境(Givòn,1993)。

总的来说,吉汶的功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美国功能主义的主要活动。它具有类型学的、历时的、归纳的、折中的、语法的和语篇的特征。

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法的自然性,认为语言的形式特征是与语言的功能密切联系的,任何语法现象都有它产生的原因,都不是任意性的。而吉汶也强调语法的象似性特点,认为语法的结构和语言的意义结构具有象似性关系。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法的理论建构过程中运用了相似的多对概念来表示语言中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如有标记性和无标记性、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等,这些概念对实际上都与吉汶所强调的有标记性和无标记性是一致的。同时,同系统功能语言学一样,吉汶的功能主义类型

学也把交际功能和语境作为实现语法化的主要理据。

尽管美国的功能主义主要代表吉汶的功能语言学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两者产生的背景不同,所以也存在一些实质性的不同点。首先,从研究角度上讲,韩礼德一直强调他的理论和转换生成语法的区别是个体内部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即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从个体之间的角度来研究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的,而转换生成语法则是从个体的内部来看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看语言现象在人的大脑中的表现。由于其产生于与转换生成语言学相同的背景下,吉汶的功能主义类型学也主张从个体内部的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研究语言,重点仍然放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上。所以,他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语言功能在大脑中的表现。

13.7 认知语言学

13.7.1 基本观点和研究角度

认知语言学是由莱可夫(Lakoff)、兰盖克(Langacker)和约翰逊(Johnson)等语言学家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语法理论,最初称为"空间语法"(space grammar)。他们的基本观点是:语法不是任意性的,自主的形式系统,而是概念化(conceptualized)的现实的符号表达。他们摈弃了以往的"客观主义"(objectivism)关于意义是符号表达式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抽象关系的思想,代之以"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的语言观,认为客观事物只有被大脑感知才能获得意义;语言是按特定社会的文化规约建构起来的概念内容,才能对语言结构,特别是句法结构,做出重要的概括和自然的说明。其理论主要表现在其隐喻理论中。

同系统功能语言学一样,认知语言学也认为语法不是任意性的、自主的形式系统;也强调社会文化规约对语言的制约作用,但认知语言学主要是从个体思维的角度来看待语言的现象的,通过人的大脑的活动来解释语言运用的现实。从这个角度讲,两者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

13.7.2 理论框架

认知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在本质上是意象性的，涉及的是概念内容的组织结构和意象化（symbolization），即符号表达。兰盖克（1994）认为，简单的意象结构是通过一定的模式（pattern）组合成较复杂的意象结构的。语法就包括这样一些用来将意象结构逐级组合成较复杂的意象结构的模式。认知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呈现为复杂的“意象结构”（schematized constructions）。一个结构图示就是一个复杂的意象结构，其内部结构与一组复杂表达式的结构完全相似。

认知语言学所强调的语法的意象性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所强调的语法的自然性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角度讲，两者的联系是通过功能进行的，而认知语言学则是通过意象单位联系的。

认知语言学的语义理论是建立在以下基本假设上的：(1)意义不等于真值条件，而是等于认知经验或最广泛意义上的概念化。(2)语言范畴是复杂的。对它的充分描写不仅需要单一的结构，而且需要由例示和引申等关系连接起来的一组结构所形成的网络系统。(3)语言的意义在范围上是包罗万象的。一个词语的意义通常是不可能运用有限的、词典式的定义来做出准确的解释的。由此，我们没有必要区分语义学和语用学，以及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4)一个表达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所诱发的概念内容，同样重要的是内容是如何体现认知结构的。

认知语言学的这四个假设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除了一个是从认知的角度而另一个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外，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例如，认知语言学对意义概念的泛化与系统功能语言学把意义等同于功能的思路是相似的，只是它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意义；其“结构所形成的网络系统”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统网络”相似；系统功能语言学也不主张区分语义学和语用学等。但在研究范围上和研究的层次上两者还存在一些差别。

认知结构的体现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人们在表达某一个实体或者某个情景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具体程度和详细程度；(2)一个表达式的语义范围包括该表达式所诱发的所有概念内容，认知语法描

写语义结构的出发点是这个语义结构所涉及的概念领域;(3)人们在构思某一结构时,往往是以某种背景(background)为依托的;(4)说话者在表达事物时,总是体现出一定的视角(perspective);(5)语言表达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显著程度。

认知结构体现所涉及的几个方面主要涉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概念意义和语篇意义的表达形式。具体地讲,前两者主要涉及对概念意义的选择和表达:人们根据不同的交际需要选择对实体的不同具体程度的描述和对不同的语义场的描述。但系统功能语言学明确说明对概念意义的选择是由话语范围决定的,而认知语言学没有涉及这个层次的内容,起码没有直接说明这一点。后两者主要涉及语篇意义的表达,具体地讲,(3)可能与信息结构的选择关系密切;(4)与主位结构的选择关系密切。至于两者的具体关系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13.7.3 最新研究趋势

认知语言学进入21世纪后,除了对于原有的理论进行更加深入和扩展研究外,还呈现出某些新发展趋势。首先,从理论上讲,认知语言学由关注语言运用中的认知过程和心理表征,向关注语言的交际功能和社会交往方面发展,研究领域向语言应用、语言本体、语言与符号等领域拓展,与应用学科的结合促使很多新兴研究领域的形成,主要研究题目包括:计算认知语言学、身势语和语言符号的认知研究、认知语言学与情感、认知心理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语义学的空间认知、认知的具身化、历史认知语言学等(原雪、陈天祥,2011)。其中,向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转向是一个主要趋势。认知语言学开始关注和研究:(1)社会文化模式,不同文化模式及其在同一语言社团内的竞争,关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体现的说话人认知系统中的文化特征或文化模式;(2)关注言语变异现象;(3)强调语言和认知的社会性(张辉、周红英,2010);(4)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相结合,探讨"隐喻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心理表征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苏晓军,2009),从而把隐喻与当代生活的诸多方面联系起来,如医疗、法律制度、政治、种族歧视、性剥削、教育实践以及生态危机等。第二,从研究方法上讲,认知语言学采用认知科学的方法,包括心理学试验、计算机模拟和神经生理学实验。但随着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转向,认知语言学开始采用

社会语言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强调要凭数据说话(data-driven)。这些数据可以来自实验、问卷调查或者语料库。实证方法强调运用定量方法，强调掌握数据处理技术，甚至运用语料库进行认知语言学研究。第三，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寻求跨学科研究路径，如将认知语言学与人类学进行整合(Palmer，1996)。

从以上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趋势可见，认知语言学开始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感兴趣，两者从研究的目标和方法上出现相似、结合和竞争的关系。首先，从研究的角度上讲，认知语言学从个体大脑活动的角度研究语言，而系统功能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但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也把研究的角度转向社会，从而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相同研究视角。第二，从方法上，认知语言学开始运用实证的方法，如定量分析方法、语料库方法等，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实际语篇分析、数量统计、语料库方法等相同。第三，认知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与交叉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学科融合和超学科研究有一定相似之处。然而，认知语言学毕竟是从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它的许多转向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认知问题，所以，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认知语言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也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探讨认知形成的理据等，而且它的认知科学的方法仍然是其研究方法的主流，主要用实证的方法来解决认知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从把认知语言学理论用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讲，两者可以是竞争的，从两者中选择其一；也可以是互补的，两种理论各自解决相关的问题。

第十四章

系统功能语言学近十年来的发展

本章对系统功能语言学近十年来的主要特点进行归纳，以帮助读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有一个总体了解，并了解其今后的发展趋势。

14.1 更加注重对语言系统的研究

顾名思义，系统功能语言学既研究语言系统又研究语言功能，因为它是语言学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把语言系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分支，这个学派经常被称为系统语言学。

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Linguistic*（《功能语言学导论》）一书分别于 1985 年、1994 年、2004 年和 2014 年出了一至四版，几乎每隔十年就做一次修订。第一版是韩礼德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对语言的基本认识，既是对前期理论探讨的总结，也是对英语语法所做的别具一格的描写。第二版根据第一版出版后收到的反馈意见，对第一、三、四、五、十章做了很多修改，但对语言系统这一块依然着墨不多。由麦西逊（Matthiessen）承担了大部分修订任务的第三版在这个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第一章增加了“系统（纵聚合顺序）”（System（Paradigmatic Order））这一节外，其余各章都对语言的相关子系统进行了描写和解释。第四版的修订工作基本上也由麦西逊承担，保持了第三版重视系统描写的做法。

系统功能语言学十分重视理论的推广。为了普及语言系统方面

的知识，马丁(Martin)还专门撰写了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 second step to theory*(《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之再探》)一书(王品、朱永生翻译，2013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14.2　更加注重对话语意义的研究

首先看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导论》。该书第一版和第二版除了衔接涉及话语层面外，基本上都是对英语小句以及跟小句相关的层面进行全面的描写。然而，第三版和第四版使用了来自语料库的大量语料，其中有许多都是自然的有语境的话语而不是独立的单词和句子，大幅度增加了话语意义研究的分量，从而使语法超越了句子的范畴，使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学变成了话语语义学。

此外，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们还围绕话语语义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下面列出的是近年来出版的主要著作(按照出版时间先后排列)：

(1) Hasan, R., Matthiessen, C. M. I. M. & Webster, J. (eds) 2005. *Continuing discourse on languag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Volume* 1.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2) Hasan, R., Matthiessen, C. M. I. M. & Webster, J. (eds) 2007. *Continuing discourse on languag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Volume* 2. London: Equinox Publishing.

(3) Martin, J. R. & Rose, D. 2007. *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 Seco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4) Halliday, M. A. K. 2008. *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5) Martin, J. R. & Rose, D. 2008. *Genre relations: mapping culture*. London & Oakville: Equinox.

值得关注的新作还有：

(1) Coffin, C. 2006. *Historical discourse*.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 Cloran, C., Stuart-Smith, V. & Young, L. 2007. *Models of discourse*. In Hasan, Matthiessen & Webster (eds) 2007. 645—668.

如需获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可查阅与话语意义学和语篇发生学(logogenesis)相关的其他论述以及年轻一代的学者们根据韩礼德的系统思想对汉语、日语、泰语、法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许多语言所作的类型学描写和分析。

14.3 更加注重语料的真实性和丰富性

早在1935年,弗斯(Firth,1957: 32)就认识到了话语研究的价值,认为"话语研究至关重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质及语言的运作"。韩礼德继承了弗斯的观点,既重视对语言系统的研究,又重视对真实话语的研究。

韩礼德对真实话语研究的一贯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高度重视语料库建设和语料库语言学。韩礼德(Halliday,1996)认为,语料库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个只是提供具体语料的仓库,而是"各种表义行为的宝库",这个宝库所包含的无意识的话语活动最能体现语言的本质。2002年,韩礼德出席了第23届国际英语语料库语言学年会(ICAME 2002),高度强调了口语语料库对语法理论的重要性。对于语料库语言学,韩礼德(Halliday, 1993, 2002; 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4)也予以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认为这是一项高度理论化的工作,基于语料库的研究已经开始改变人们对语言中的词汇及词汇型式的认识,并影响人们对语法的认识。正因为如此,韩礼德(2006: 293)认为SFL与语料库之间有着"一种互利共生和相互促进的关系"。

第二,韩礼德对语料库语言学的支持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他身体力行,亲自参加了由辛克莱尔(John Sinclair)负责的COBUILD语料库建设的具体工作,与杰姆斯(James)合作完成了其中的部分课题(Halliday & James, 1993)。在这个课题中,韩礼德对英语限定性小句的归一性和主要时态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有些系统对标记性结构和非标记性结构的选择机会是均等的(equi systems: 0.5 : 0.5),而有些系统在这方面的选择却带有明显的倾向

性(skew systems：0.9∶0.1)，非标记性结构的出现频率高于标记性结构。韩礼德(2002)还对多种口语语料库进行了对比，并提醒人们转写口语时需要对韵律特征进行系统的标注。

近十年来，韩礼德及其支持者们在这个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由亨斯顿(Hunston)和汤姆逊(Thompson)主编的、2006 年由 Equinox 公司出版的 *System and Corpus*：*Exploring Connections*(《系统与语料库——探究其联系》)。该论文集收录的 12 篇论文围绕三个主题展开：(1)系统功能语法和语料库语言学的关系；(2)语料库语言学理论模型的发展；(3)语料库对系统功能语法研究的贡献。在该论文集的后记中，韩礼德(2006)指出，语料库的发展正好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语言学家的语料短缺问题，但由于语料库中呈现的是词和词串，而不是语法范畴，这对于词汇学家来说是“友好的”，而对于语法学家而言就极其“不友好”。如果能克服这些难点，语料库应用于语法研究的前景还是乐观的(詹宏伟、朱永生，待发表)。除了这本论文集之外，韩礼德还在由他和韦伯斯特(Webster)主编的、2009 年由 Continuum 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 *Continuum Compan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系统功能语言学 Continuum 指南》)中对语料库语言学继续予以坚定的支持。

在语料库的应用方面，韩礼德也作了大量尝试。例如，韩礼德和麦西逊(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通过对菜谱和天气预报的分析，发现前一种语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法系统是祈使语气，而后一种语域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法系统则是将来时。近十年来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韩礼德和麦西逊合著的《功能语法导论》第三版(2004)和第四版(2014)。第四版所使用的语料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第三版，而且根据语境变量对所引用的语篇进行了分类。这不仅增强了该书语料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而且更加有力地展示了系统功能语法的实用性。

14.4 从对语言使用的研究扩展到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

50 多年来，韩礼德始终把语言系统看作意义潜势，并对语言系统

如何运作进行了长期的研究(Martin & 王振华,2008)。他首先研究的是语言系统层次间的体现关系,具体地说,语义层如何由词汇语法层来体现,词汇语法层又如何由音系层来体现(Halliday, 1978; Halliday & Hasan, 1985)。后来又把重点放在系统与语篇之间的示例化上,认为语篇是系统经过语类和语域制约后生成的示例(Halliday, 1994,2008;Halliday & Matthiessen, 1999,2004)。下面的图表部分展示了层次与示例之间的交叉关系(根据 Halliday, 1995):

表 14.1 层次化与示例化的交叉

层次化 \ 示例化	系统	次系统/示例类型	示例
语境	文化	机构 / 情景类型	情景
语义学	语义系统	语域 / 语篇类型	[语篇作为]意义
词汇语法	语法系统	语域 / 语篇类型	[语篇作为]措辞

然而,韩礼德只重视语境类型与语言功能变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对语言使用者本身的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内部有学者看到了这个缺陷,并从不同的方面展开了对语言使用者的研究。例如,哈兰德(Hyland,2001,2002a,2002b,2004)对学术论文中的身份建构作了一系列的探讨;哈桑(Hasan, 2005,2009)通过对学龄前儿童的大量实证调查,发现社会阶层和性别与具体的话语活动参与者所使用的语义表达形式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麦西逊(Matthiessen, 2007)把这些表达形式叫做语码变体,并指出这种变体介于方言变体和功能变体之间;克莱赖特(Cleirigh, 2011)则采用多模态的分析方法,从原型语言(protolanguage)、语言和附属语言(epilanguage)等三个方面对个体化的表现特征做了初步的描绘。

上述学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韩礼德的语言变体学说,但都没有像马丁那样明确地把语言使用者作为与层次化和示例化同等重要的因素纳入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的总体框架。下面重点评述马

丁对个体化所做的研究。

马丁接受了伯恩斯坦(Bernstein,1973,2000)把语义资源分为社团拥有的“集体意库”(reservoir)与个体拥有的“个体意库”(repertoire)的两分法，进而把它与语言符号系统的所有层面挂起钩来，认为每个层面上的语义资源都可以分为社团资源和个体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个体化的研究。近年来，他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如 Martin, 2008a, 2008b, 2009; Zappavigna, Cleirigh, Dwyer & Martin, 2010a,2010b;Zappavigna,Dwyer & Martin, 2008)对如何界定个体化、个体化有哪些体现形式以及个体化在整个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中有何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马丁认为，个体化是与社会化互相依存的一对概念，它们之间可从“资源分配”(allocation)和“亲和关系”(affiliation)这两个角度来考虑。具体地说，个体化就是社会文化资源逐步分配到个体从而使个体身份得以构建的过程，而社会化则是个体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建立亲和关系的过程。这个双向演变过程可由下图来表示(根据 Martin, 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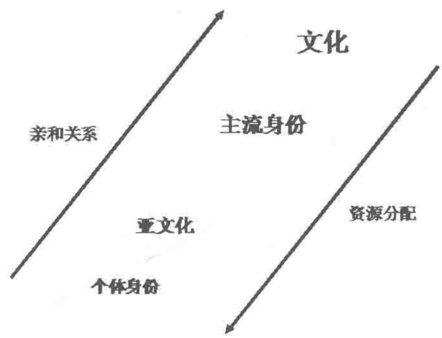


图 14.1　个体化:亲和关系和资源分配的等级体现

马丁(Martin,2008a)还讨论了个体化与示例化和体现之间的关系，并曾用下图展示了这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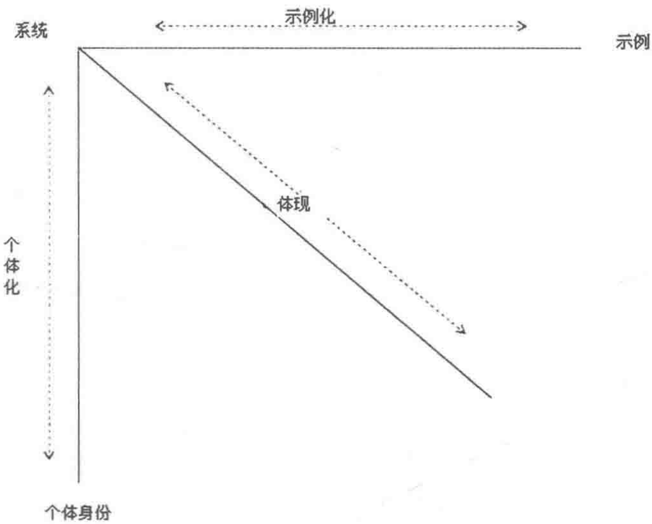


图 14.2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互补等级关系

对照图 2 与表 1,我们可以看到:(1)韩礼德所说的体现关系关注的是语言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讲的是语言系统如何通过语言三个层次使意义得到最终表达,属于种系发生学的范畴。(2)韩礼德所说的示例关系涉及语言系统如何在实际语境中通过语篇得到使用,把每一个语篇都看作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属于语篇发生学的范畴。(3)马丁则把个体化这个因素纳入自己的模型之中,重视对语言使用主体的关注,可以看作是对个体发生学的研究(Halliday & Matthiessen, 2009)。个体化与示例和体现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个体化离不开示例,而示例离不开体现。

马丁等人把语言使用者视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点之一,积极探讨人类个体如何通过选择和使用语言资源构建自己的身份特征,如何与话语社团其他成员建立亲和关系,丰富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关构建主义的学说,推动系统功能语言学沿着人本主义的方向迈出了新的一步,具有开拓意义(朱永生, 2012)。

14.5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 LCT 的合作

知识是社会教育实践的基础,知识的创造、传播、讲授和学习使教育成为有别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然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马

顿(Karl Maton,2005, 2011,2012,2013)发现,长期以来,学校教育实践和教育学理论建设两个方面都存在问题:教育实践重视的是哪些社会因素与教育有关,忽视了知识本身的重要性;现有的知识理论支离破碎、缺乏系统性。马顿认为,产生第一个问题的原因是教育研究中存在着主观主义倾向,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不同类型的学习过程,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权力关系对学习过程的决定作用,因此教育学只关心知识获取(knowing)而不关心知识(knowledge)本身,看不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客观知识,而把注意力放到个人或群体的主观心理过程上。产生第二个问题的原因是现有的知识理论虽然重视对知识本身的研究,但对知识结构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对知识结构的组织原则根本没有触及。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顿试图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或一个可以操作的概念框架来发掘知识的内部结构及其组织原则,并试图纠正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只注意学习知识而不关心知识本身的偏向,以使知识本身重新回归教育。这个概念框架就是他在最近 10 多年内创建的"合法化语码理论"(Legitimation Code Theory,简称 LCT)。这里所说的合法,不是法律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合法,而是各个场域(Field)权威所设立的规范和标准。所谓合法化语码,指的则是符合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表现形式,包括语言、身势语和其他表义符号系统。

合法化语码理论共由 5 个维度构成。2005 年,马顿提出了"自主性"(autonomy)、"紧密性"(density)、"专门性"(specialization)和"时间性"(temporality)4 个维度。2011 年,他又增加了第 5 个维度即"语义性"(semantics)。"自主性"涉及某个社会文化领域与其他社会文化领域的关系,即该社会文化领域是否具有独立于外部干预与影响的自主能力;"紧密性"涉及某社会文化领域内部的区别,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物质紧密性(material density)与道德紧密性(moral density),前者指某社会文化领域中各组成部分内所包含的单位数量,后者指某社会文化领域中各组成部分内所拥有的构成原则数量;"专门性"指将某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参与者和话语建构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或是独一无二的并由此获得荣耀与地位的方法;"时间性"指对时间的划分与取向在建构合理化社会文化行为中的作用;"语义性"指的是语义密度与语义引力的变化在建构合理化社会文化行为中的作用。每个维度都有

自身的合法化语码(汤斌,2014)。

上述5个维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联系最紧密的是语义性。韩礼德的语法隐喻理论、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理论、"场—波—粒"(field-wave-particle)理论以及马丁的"权力三项"(Power-Trio)理论促进并丰富了马顿对语义性的思考,为马顿(2013)提出累积式知识建构(accumulative knowledge building)与语义波(semantic wave)概念并把语义波视为实现累积式知识建构之前提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过去的10年中,系统功能语言学家与马顿进行了紧密的合作,成果之一是以马顿为代表的LCT学者与以马丁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学者共同参与并完成了由澳大利亚研究院资助的科研项目"学科性、知识与课堂教学"(Disciplinarity, Knowledge and Schooling)。该项目旨在通过与教师的合作,探讨书面课本在发展更为整合、更具学科性的累积式课堂教学实践中的作用,并在教师培训与教学、识读能力培养(literacy practice)的研究中对这些方面给予系统而全面的关注(Freebody, 2013)。2013年初《语言学与教育》(*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杂志第一期开辟专刊发表了该项目的论文。(汤斌,2014)

14.6 马丁的"权力三项"概念

"权力三项"(power trio)概念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家J. R. Martin在其多年热心研究的话语语义学的基础上于2013年提出的,第一次出现在题为"内嵌识读能力:作为意义的知识"("Embedded literacy: Knowledge as meaning")的文章中。这个概念由"权力词汇"(power words)、"权力语法"(power grammar)和"权力话语组织"(power composition)三个部分组成。自提出之日起,不仅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产生了影响,而且得到了澳大利亚社会学家Karl Maton的高度评价,认为这三种语言资源与语义引力(semantic gravity)和语义密度(semantic density)这两个语义波(semantic wave)形成机制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被应用于不同学科的知识语码特点分析。

14.6.1 权力词汇

权力词汇指的是语义密度较高而语义引力较低的专业术语。语

义引力指的是意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意义越依赖于语境，语义引力就越强；意义越能摆脱对语境的依赖，语义引力就越弱。语义密度指的是意义的浓缩程度。语码浓缩的意义越多，语义密度就越高；语码浓缩的意义越少，语义密度就越低。Maton(2013)的研究表明，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把某个概念从具体的语境或事例中抽象出来就会削弱它的语义引力，对某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就会增强它的语义引力；把复杂的描述浓缩为一个术语就会增强它的语义密度，使用细节具体说明某个抽象的概念就会降低它的语义密度。

专业术语的语义密度之所以比较高，除了技术性和抽象性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这个维度上与其他术语构成的分类关系(taxonomy)以及它们在行为序列(activity sequences)中与其他成分形成的语义关系。语义分类有两种：(1)“类属划分”(classification)，即对同一话语范围内部不同类型的划分；(2)“组成划分”(composition)，即对同一类型内部组成部分的划分(Martin, 1992)。Maton(2011,2013)的研究表明，语义引力和语义密度之间成反比关系，正是这种反比关系造成了语义的起伏，导致了语义波的产生。按照我们的理解，语义引力低而语义密度高的成分是语义波的波峰，语义引力高而语义密度低的成分是语义波的波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为了帮助学生顺利地建构知识，需要对处于波峰位置的成分进行“解包”(unpacking)。所谓解包，就是通过使用具体的事例把抽象的术语放到某个具体的语境之中加以解释，通过“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使知识变得具体化。在英语教学中，这个经常使用的手段叫做“释义”(paraphrasing)，而释义过程就是增强专业术语的语义引力而降低其语义密度，从而减少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难度。经过若干个释义过程，学生获得了一段又一段具体的知识。当具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教师又需要对这些知识“重新打包”(repacking)，从而使具体的知识抽象化，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正是这个不断解包又不断重新打包的过程使得学生的知识积累成为可能。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请看下面一组与人体免疫系统相关的例子：

(1) The immune system is a system of biologic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within an organism that protects against disease.

(2) The immune system has been divided into a more primitive innate immune system, and acquired or adaptive immune system of vertebrates, the latter of which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humoral and cellular components.

(3) The *innate immune system*, ... comprises the cells and mechanisms ... the cells of the innate system recognize and respond to pathogens in a generic way, ...
(http://en. wikipedia. org/wiki/Innate _ immunity-cite _ note-Term—1)

例(1)是对 *the immune system* 的界定。通过使用包含 *to be*, *to mean*, *to refer* to 等动词的识别类关系小句,我们可以弄清某个抽象概念的确切含义。例(2)是对 *the immune system* 的分类。通过使用 *to be divided into*, *to be classified into*, *to fall into* 等动词,我们可以看清相关抽象概念的内部结构。例(3)是对 *the immune system* 如何发挥功能的描写。通过使用 *to recognize*, *to respond* 等动词或 *function* 等名词,我们可以认清相关概念的语义功能和社会功能。事实上,界定、分类和功能描写是专业术语知识具体化的 3 个最常用的步骤。

14.6.2 权力语法

权力语法指的是韩礼德(Halliday, 1994)所说的语法隐喻(grammatical metaphor)中的概念隐喻(ideational metaphor),其中包括经验隐喻(experiential metaphor)与逻辑隐喻(logical metaphor)两种。经验隐喻指的是使用隐喻形式表达经验意义的现象,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名词化把某个通常由动词体现的过程(process)或者把某个通常由形容词体现的属性(attribute)变为一个参与者(participant),如例(4b)和例(5b)所示:

(4a) You need to ventilate the room before the meeting begins.

(4b) Ventilation of the room is necessary before the meeting begins.

(5a) I was not hungry to be free.

(5b) I was not born with a hunger to be free.

逻辑隐喻指的是使用隐喻方式表达逻辑意义。这种表达方式使两个小句之间的逻辑意义在一个小句内部得以体现。其典型体现方式是通过朱永生(Zhu Yongsheng, 2008)所说的"动词化"(verbalization)把通常由连接成分体现的时间和因果等逻辑意义变为一个动态过程,如例(6b)和例(7b)所示:

(6a) Motorcycles came first. Motorcade appeared afterwards.

(6b) Motorcade followed Motorcycles.

(7a) Because he was careless, a traffic accident occurred.

(7b) His carelessness caused a traffic accident.

在知识建构过程中,尤其在科技语篇的知识建构过程中,经常出现经验隐喻和逻辑隐喻并存的现象,如例(8)所示(经验隐喻用斜体标示,逻辑隐喻用下划线标示):

(8) *Vasodilation* refers to *the widening* of blood vessels. It results from *relaxation* of smooth muscle cells within the vessel walls, particularly in the large veins, large arteries, and smaller arterioles. *The process* is essentially the opposite of *vasoconstriction*, which is *the narrowing* of blood vessels.

经验隐喻和逻辑隐喻在同一语篇中并存有助于语义密度的进一步增强,会给不熟悉这种表达方式的学生带来理解上的困难,需要借助于教师的解包降低意义的难度。

14.6.3 权力话语组织

权力词汇和权力语法都与小句意义的构成相关。然而,它们提供的知识依然是零碎的,讲话者需要对所有相关的零碎知识进行组织,使它们形成一个能表达讲话者意图的、结构合理的、意义连贯的整体。具体地说,若干小句的主位与新信息被组织成为段落,若干个段落又被组织成为话语,由此产生若干个语义波,并形成话语层面上的信息格律(periodicity)。权力话语组织指的就是这个过程。

马丁和罗斯(Martin & Rose,2003:179—186)认为,如同节奏有层次一样,话语层面的语义波也有层次,大致可分为三种:轻波(little waves)、中波(bigger waves)和大波(tidal waves)。轻波的形成依靠的是两种语义资源:(1)主位的引入,包括主位的选择和主位的推进;(2)新信息的引入。中波的形成依靠的是段落和整个语篇的超主位(hyperThemes)和超新信息(hyperNews)。大波的形成依靠的则是其他相关话语所表达的宏观主位(macroThemes)和宏观新信息(macroNews)。

马丁(2013)发现,从小句主位、超主位到宏观主位,话语内容的预见性不断增强。主位层次越高,信息的语义密度越高,对话语内容的预见性越强。从小句新信息、超新信息到宏观新信息,话语内容的信息累积度不断增强。新信息层次越高,信息的语义密度越高,对话语内容的信息累积度越高。高层次主位与高层次新信息通常也是权力词汇与权力语法出现的地方。信息周期性将权力词汇、权力语法融入语篇,通过主位、新信息层次的变化形成语义密度规律性变化的语义波,促成了知识的累积式建构(汤斌,2014)。

马丁提出的分析方法包含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从主位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小句中的哪些成分充当小句的主位即起点,哪些成分担当小句的述位即对起点的陈述与描写,然后从主位推进的角度来分析段落和整个语篇的超主位,最后再把整个语篇的超主位放到相关时代背景的宏观主位中来审视。第二个步骤是从信息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小句中的旧信息和新信息,然后分析段落和整个语篇的超新信息,最后再把整个语篇的超新信息放到相关时代背景的宏观新信息中来审视。上述两个步骤都是以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体的方式来逐步识读语篇意义的生成与发展。这里仅举一例:

(9) **Many people** dream of having a smarter brain. **Princeton neurobiologist Joseph Z. Tsien** found the key. **In September he** announced that he'd built a better mouse by altering a gene that affects learning and memory. **A similar process of gene manipulation** might conceivably be used one day to boost intelligence in humans.

The secret lies in a feature of brain cells called the nmda

receptor, which Tsien likens to a cylindrical tube or window that mediates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When the window is open, chemicals called neurotransmitters** flow through easily and memory is registered and stored. **But as organisms mature, the window** begins to close. (**This** may explain why children lose their facility for learning new languages when they reach sexual maturity and why some people suffer memory loss as they age.)

Tsien noticed that the receptor worked more efficiently when teamed with the gene NR2B, so he introduced extra NR2B genes into a batch of fertilized mouse eggs. **In a normal mouse, the memory window** is open for just 150-thousandths of a second. **In Tsien's specially engineered mice, the window** opens for 250-thousandths of a second, long enough to make a remarkable difference in memory retention. **When he pitted his mice against common mice, they** won paws down. Ordinary mice could recognize a Lego block for 12 hours, but smart mice could remember the block for up to three days. "**That's a profound enhancement,**" Tsien says.

Can it be done with humans? Maybe, but **genetic engineering** will have to make some extraordinary advances first. And **some thorny ethical issues** will have to be resolved. **Meanwhile, Tsien** promises to keep his furry little geniuses locked up in a lab, far from your larder. "Otherwise," **he** says, "you might need a smart cat or a smart mousetrap to catch them."

让我们首先分析这篇科普语篇的主位结构。先以小句为单位:有标注的黑体部分是每个小句的主位,反映了讲话者视角的逐步变化。再看段落的超主位变化:第一段的超主位是 *a smarter brain*;第二段是聪明的奥秘即一个叫做 *nmda* 的接受器;第三段是提高该接受器工作效率的关键即 NR2B 的作用;第四段是把该项实验成果应用于人类将会面临的 ***some thorny ethical issues***。而整个语篇的宏观主位则是 *having a smarter brain* 的可能性。

现在让我们分析该语篇的信息结构。先从小句为单位，几乎所有的新信息都是由述位来传递的。就段落的超新信息而言，第一段是 *the dream of having a smarter brain is coming true*；第二段是 *the secret of the experiment*；第三段是 *the key to more efficiency of the receptor*；第四段是 *some ethical issues to be faced by boosting intelligence in humans*。而整个语篇的宏观新信息则是 *it is possible to have a smarter brain*。

如果我们更加细心一些，就会发现第一段的每一句话都十分重要，对全文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具体地说，第一句是为了导引宏观新信息所做的铺垫；第二句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科学家所发现的奥秘上，具体内容由第二段说明；第三句是对这个奥秘的进一步阐述，由第三段说明；第四句提出了把这项研究成果应用于人类将会面临的伦理问题，由第四段说明。这样的分析展示了这个语篇内部井然有序的组织结构。

14.7 其他成果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之外，近 10 年来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其他多个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以下新作值得关注：

语法隐喻：Vandenbergen, A-M., Taverniers, M. & Ravelli, L. (eds) 2003. *Grammatical metaphor: views from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个体发生学：Painter, C., Derewianka, B. & Torr, J. 2007. *From microfunctions to metaphor: learning language and 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 In Hasan, Matthiessen & Webster (eds) 2007. 563—588.

多模态话语分析：Bateman, J. A. 2008. *Multimodality and genre: a foundation for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ocuments*. London &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 Vygotsky 认识论的内在联系：(1) Byrnes, H. (ed.) 2006. *Advanced instructed language learning: the complementary contribution of Halliday and Vygotsk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2)朱永生、严世清:2011.《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思考》.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计算机语言学的结合:(1) Teich, E. 2009.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In Halliday & Webster (eds) 113—127. (2) Cheng, W. 2011. *Exploring corpus linguistics: language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系统功能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Thilbault, P. J. 2004. *Brain, mind and the signifying body: an ecosocial semiotic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1) Williams, G. 2005. *Grammatics in schools*. In Hasan, Matthiessen & Webster (eds) 281—310. (2) Christie, F. & Derewianka, B. 2008. *School discourse: learning to write across the years of schooling*.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14.8 结语

迄今为止,系统功能语言学已经走过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历程。尽管理论不断创新,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话语意义的产生和交换这个基本的思路始终没有变化。可以预期的是,在未来的10年中,系统功能语言学将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丰富自己的研究方法,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朝着适用语言学的方向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Albrow, K. H. 1972. *The English Writing System: Notes towards a Description*. Harlow: Longman.

Allen, P., Bateman. J. & J. Delin. 1999. Genre and layout design in multimodal documents: towards an empirical account. In R. Power and D. Scott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Using Layout for the Generation, Understanding or Retrieval of Documents*. Menlo Park, CA: AAAI Press.

Allison, D. et al. 1998. *Text in Education and Society*. Singapore: Singapore UP Ltd. and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Ltd.

Anderson, J. M. 1971. *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stin, J. L. 1962/1963.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 U. P.

Bakhtin, M. M. 1986. 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 in M. M. Bakhtin,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r Essays* (translated by V. McGe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Bakhtin, M. M. [1930s] (1981)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Austi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written during the 1930s]

Baldry A. 2000. English in a visual society: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dimension in multimodality and multimediality. In A. Baldry (ed.) *Multimodality and Multimediality in the Distance Learning Age*. Campobasso, Italy: Editore. 42—89.

Baldry, A. P. & P. J. Thibault. 2006. *Multimodal Transcription and Text Analysis: A Multimedia Toolkit and Coursebook*. London/Oakville: Equinox.

Barnett, Jenny. 1980. "Notional/Functional Approaches" in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Ed. Robert Kaplan, Randall L. Jones, and G. Richard Tucker. Rowley, Mass.: Newbury House, 1980. 4357.

Barthes, R. (ed.) 1977. *Image-Music-Text*. London: Fontana.

Bateman, J. & J. Delin. 2001. From genre to text critiquing in multimodal documents. Papers presented at MAD 2001: the 4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Discourse. Yttre, Belgium: August 5—8, 2001.

Bateman, J. 2008. *Multimodality and Genre: A Foundation for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ocument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Bateman, J. ,Delin, J. & R. Hensechel. 2007. Mapping the multimodal genres of traditional and electronic newspapers [A]. In T. Royce. & W. Bower. (eds.), 147—173.

Bazelle, C. , J. Catford, M. Halliday & R. Robins (eds.) 1966. In Memory of J. R Firth. London: Longman.

Bednarek, M. & J. R. Martin. (eds.) 2010. New *Discourse on Language: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 Identity and Affiliation*. London: Continuum.

Benson, J. and Greaves, W. (eds.) 1983.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papers from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stemic Workshop*. 2 Vols. Norwood N. J. : Ablex.

Bernstein, B. 1971.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1: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ernstein, B. 1973.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2: *Applied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Bernstein, B. 2000.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 (2nd ed.).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Berry, Margaret et al. 1996. *Meaning & Form: Systemic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s*. New Jersey: Ablex.

Berry, Margaret. 1975/77.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Linguistics*. 1&2. London: Batsford.

Birch, D. & O'Toole, M. 1988. *Functions of Style*. London: Pinter Publishing Limited.

Birdal, Asuman, et al. *New Headway*. Online.

Bloomfield, L. 1935. *Language*. London: Allen & Unwin.

Bohm, David. 1980.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Routledge.

Brown, G. & Yule, G. 1983.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umfit, C. J. & Johnson, K. 1979.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UP.

Buhler, Karl. 1990. *Theory of Language: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Donald Fraser Goodwin). Amsterdam: Benjamins (first published 1934. Jena: Gustav Fischer Verlag).

Butler, C. 1987. Pragmatics and Systemic Linguistics. in *Journal of Pragmatics*. Vol. 12.

Butt, David. et al. 1994. *Using Functional Grammar—An Explorer's Guide*. Sydney: Macquare University.

Bybee, Joan & Susanne, Fielschman. (eds.) 1995.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msterdam: J. Benjamins.

Callaghan, J. & E. McDonald. 2002. Expressions, content and meaning in language and music: An integrated semiotic analysis. In M. P. Kevitt, S. O'Nuallain & C. Mulvihill. (eds.), *Language, Vision and Music*. Ireland: John Benjamins. 205—220.

Catford, J.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O. U. P.

Chafe, W. L. 1971.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fe, W. L. 1976. Givenness, Contrastiveness, Definiteness, Subjects, Topics and Point of View. in *Subject and Topic*, Academic Press.

Chao, Y. R.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apelle, Carol A. 1998. *Some Notes on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www.public.iastate.edu/~carolc/LING511/sfl. Html, October 28, 1998.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Hague: Mouton.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Christie, F. & Martin, J. R. 1997. *Genre and Institutions*. Cassell: London and Washington.

Clarke, Rodney J. 2001. Social Semiotic Contributions to the Systemic Semiotic Work Practice Framework. *Sign Systems Studies*. 29 (2): 567—605.

Cléirigh, C. 2011. *Gestural and Postural Semiosi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ffin, C. 2002. The voices of history: theorizing the interpersonal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discourses [J]. *Text*, 2002, 22 (4), pp. 503—528.

Cook, W. A. 1969. *Introduction to Tagmemic Analysis*. Holt, Rinehart & Winston.

Covington, Michael A. 1984. *Syntactic Theor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ystal, D. 1980. *A First Dictionary to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London: Andre Deutsch.

Daněs, F. 1964. A Three-Level Approach to Syntax. in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Vol. 1, pp. 225—240.

Dik, S. C. 1978. *Functional Gramma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Dik, S. C. 1989.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Grammar. Part I: The Structure of the Clause*. Dordrecht: Foris.

Doughty, Peter. J. Pearce and G. Thorton. 1971. *Language in Use*. London: Edward Arnold.

Eggins, S. & D. Slade. 1997. *Analyzing Conversations* [M]. London: Cassell.

Eggins, Suzanne.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Pinter.

Eggins, Suzanne; Wignell, Peter; Martin, J. R. 1993.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distancing the recoverable past. In *Chpt in Register Analysis: Theory and Practice*. Ghadessy, Mohsen (ed.) London, England: Pinter Publishers, 1993, pp. 75—109.

Enkvist, N. E. 1978. Coherence, pseudo-coherence, and non-coherence. In Ostman, J. O. (ed.) *Cohesion and Semantics*. Abo Akademi Foundation.

Hasan, R. & James, M. 1989. *Language Development: Learning Language, Learning Culture*. New Jersey: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Fawcett, R. , A. van der Mije, & C. van Wissen. 1988. Towards a systemic flowchart model for local discourse structure. in *New Development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Vol. 2. Eds. R. P. Fawcett & D. J. Young. London: Frances Pinter, pp. 116—143.

Fawcett, R. 1980.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Heidelberg: Groos.

Fawcett, R. and M. A. K. Halliday (eds.) 1988. *New Development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London: Batsford.

Fillmore, C. J.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Bach E. and Harms, R. T.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Fillmore, C. J. 1971. Verbs of Judging: An Exercise in Semantic Description. in Fillmore, C. J. and Langendoen. D. T.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Seman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Fillmore, C. J. 1996. Toward a Modern Theory of Case. In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Report* 13: 1—24.

Firbas, J. 1964. *Travaux Linguistiques de Prague*, vol. 2, pp. 239—256.

Firth, J. R. 1950. Personality and Language in Society. *Sociological Review*. 42. 37—52. [Reprinted in J. R. Firth 1957]

Firth, J. R. 1957.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9. In *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

Firth, J. R. 1957. *Papers in Linguistics* 1934—1951.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7—189.

Forceville, C. & E. Urios-Aparisi. (eds.) 2009. *Multimodal Metapho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Francis, G. 1995. Corpus-driven grammar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in a cross-cultural situation. in A. Pakir (ed.) *English in Education: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s*. Singapore: Unipress.

Freebody, P. 2013. Knowledge and school talk: Intellectual accommodations to literacy?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24 (1): 4—7.

Fries, C. C. 1962/1968. *Linguistics and Reading*.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Gee, James, Paul.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Metho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Routledge.

Gillet, A. J. English language support for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13 (2), 92—104.

Givón, T. 1984. *Syntax: A Functional 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vón, T. 1990. *Syntax: A Functional Typological Introduction*. Vol. 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vón, T. 1993. *English Grammar: A Functional-Based Introduction*. Vol. 1 & 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ivón, T. 1995. *Functionalism and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Gleason, H. A. 1961. *An Introduction to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Gledhill, C. J. 2000. *Collocations in Science Writing*. (Language in Performance: 22). Tuebingen: Gunter Narr Verlag. ISSN 0939 — 9399; ISBN 3—8233—4945—7.

Greaves, W. S. & Benson, J. D. (eds.) 1985.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Norwood, N. J.: Ablex.

Gregory, M. 1967. Aspects of varieties differentiatio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pp. 177—198.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Language: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London: Cassell.

Halliday, M. A. K. & C. M. I. M. Matthiessen.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ition). London: Hodder.

Halliday, M. A. K. & Hasan, R. 1985/89.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Oxford: OUP.

Halliday, M. A. K. & R. Hasan.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56.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In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77—224.

Halliday, M. A. K. 1959. *The Language of the Chines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Oxford: Blackwell.

Halliday, M. A. K. 1961. Categories of the theory of the grammar. *Word*, vol. 17, pp. 241—292.

Halliday, M. A. K. 1963a. Some notes on deep grammar. *Journal of Linguistics*. No. 2, 1983, pp. 57—67.

Halliday, M. A. K. 1963b. Class in relation to the axes of chain and choice in language . *Linguistics*. No. 2, 1963.

Halliday, M. A. K. 1964. The users and uses of language. in M. A. K. Halliday, A. McIntosh and P. Strevens. (eds.)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1966.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 in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1, 1966, pp. 57—67; 3.1, 1967, 37—81; 3.2, 1967, pp. 199—244; 4.2, 1968, pp. 179—215.

Halliday, M. A. K. 1967. *Some Aspects of the Thematic Organization of the English Clause*.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Halliday, M. A. K. 1967/1968. Notes on transitivity and themes in English: Parts1, 2 & 3. *Journal of Linguistics* no 3.1, no3.2, no 4.2, 1967/1968.

Halliday, M. A. K. 1969. Options and Functions in the English Clause.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8. pp. 8—88.

Halliday, M. A. K. 1970a. *A Course in Spoken English*. Oxford: O. U. P.

Halliday, M. A. K. 1970b.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Language, as Seen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Modality an Mood in English. *Foundation of Language*, 6.

pp. 322—361.

Halliday, M. A. K. 1970c.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Function. In John Lyons (ed.)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pp. 140—165.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s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75. *Learning How to Mean*. London: Edwards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76. A brief sketch of systemic grammar" in Kress, G. R. (ed.)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76. *Halliday: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Edited by G. R. Kress, London: O. U. P.

Halliday, M. A. K. 1977a. Aims and Perspectives in Linguistics. Occasional Papers No. 1. *Applied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Halliday, M. A. K. 1977b.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Manuscript.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83. Foreword. In Cummings, M. & Simmons, R. 1983. *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 Stylistic interpretation to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Oxford: Pergamon Press.

Halliday, M. A. K. 1983. *On the transition from Child Tongue to mother tongue*.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 (2): 201—216.

Halliday, M. A. K. 1983. *Systemic Background*. In W. S. Greaves & J. D. Benson (eds.) *Systemic Perspectives in Discourse*.

Halliday, M. A. K. 1984. Language as code and language behavior: a systemic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and ontogenesis of dialogue. In M. A. K. Halliday, Fawcett, R. P., Lamb, S., Makkai, A (eds.) *The Semiotics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Vol. I.* London: Frances Pinter, 3—35.

Halliday, M. A. K. 1985.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85a.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lliday, M. A. K. 1985b. Context of Situation. in M. A. K. Halliday & R. Hasan.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Geelong,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Halliday, M. A. K. 1988. Poetry as Scientific Discourse: the nuclear sections of

Tennyson's "In Memoriam". In Birch & O'Toole (eds.) *Functions of Style*. London: Pinter Publishing Limited.

Halliday, M. A. K. 1989. Some Grammatical Problems in Scientific English. *Australian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89, supplement 6, 13—37.

Halliday, M. A. K. 1990. New ways of meanings: A challenge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Plenary Address at the Tenth AILA Congress*, Thessaloniki, Greece, April, 1—41.

Halliday, M. A. K. 1991. Corpus Studies and Probabilistic Grammar. In Aijmer and Altenberg (eds.) *English Corpus Information*. Harlow: Longman. pp. 30—43.

Halliday, M. A. K. 1992. Some Lexico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Zero Population Growth Text, in Mann, William C. & Thompson, Sandra A. (eds.) *Discourse Description: Diverse Linguistic Analyses of a Fund-Raising Text*.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John Benjamins. 327—358.

Halliday, M. A. K. 1993. Quantitative Studies and Probabilities in Grammar. In M. Hoey (ed.) *Data, Description, Discourse: Paper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Honor of John McH. Sinclair*. London: Harper Collins.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Halliday, M. A. K. 1995. Computing meanings: Some reflections on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rospects. In J. Webster (ed.)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6).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39—267.

Halliday, M. A. K. 1995b. Language and the reshaping of human experience. in Bessie Dendrinos (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istor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thens: University of Athens Press.

Halliday, M. A. K. 1998a. Things and relations: Regrammaticising experience as technical knowledge. In Martin, J. R. and Veel Robert (eds.) *Reading Science Crit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s of Science*. Routledge.

Halliday, M. A. K. 1998b. On the grammar of pain. *Functions of Language*, 1998. 5 (1), pp. 1—32.

Halliday, M. A. K. 1999. The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framing of the English Clause. In R. Rossini, G. Sandri & R. Scazzieri (eds.) *Incommensurability and Translation*, Chelterham: Elgar.

Halliday, M. A. K. and C. M. I. M. Matthiessen. 1999.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A Language-based Approach to Cognition*.

London: Cassell.

Halliday, M. A. K. and R. P. Fawcett (eds.) 1988. *New Development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London: Pinter.

Halliday, M. A. K. and R. Hasan.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and J. R. Martin. 1993. *Writing Science. Literary and Discourse Power*. London: Falmer Press.

Halliday, M. A. K., A, McIntosh & P. Strevens. 1964.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London: Longman.

Halliday, M. A. K. & J. Webster (eds.) 2009. *Continuum companion to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Hammond, J. et al. 1992. *English for Social Purposes: A Handbook for Teachers of Adult Literacy*. National Centr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ydney: Macquarie University.

Harris, Z. S. 1951. *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Chicago.

Hartmann, R. R. K. & F. C. Stork, 1972. *A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London: Applied Science Publishers.

Hasan, R. 1964. *A Linguistic Study on Contrasting Features in the Styles of Two Contemporary English Prose Writer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unpublished Ph. D thesis.

Hasan, R. 1978. Text in the Systemic-Functional Model. in W. Dressler (ed.). *Current Trends in Text Linguistics*. 228—246.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Hasan, R. 1985. "The Structure of a Text" and "The Texture of a Text". In M. A. K. Halliday & R. Hasan. 1985.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Geelong, Australia: Deakin Univerity.

Hasan, R. 1995. The Conception of Context in Text. In P. H. Fries and M. Gregory (eds.) *Discourse in Society: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New Jersey: Ablex.

Hasan, R. 2005. *Language, Society and Consciousness*. London: Equinox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uqaiya Hasan*, edited by J. Webster, Vol. 1).

Hasan, R. 2009. *Semantic Variation: Meaning in Society and Sociolinguistics*. London: Equinox (*The Collected Works of Ruqaiya Hasan*, edited by J. Webster, Vol. 2).

Higgs, Theodore V., and Ray Clifford. 1982. The Push toward Communication. In *Curriculum, Competence,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Ed.

Theodore V. Higgs. Skokie, Ⅲ: National Textbook, 1982. 5779.

Hjemslev, L. 1953/1961. *Prolegomena to a Theory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F. J. Whitfiel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Hockett, C. F. 1954. 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s. *Word*, 10, pp. 210—223.

Huddleston, R. 1988. *Linguistics*, 24, pp. 137—174.

Hudson, R. A. 1971. *English Complex Sentences: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 Grammar*. Amsterdam: North-Holland.

Hudson, R. A. 1973.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Vol. 9, pp. 504—548.

Hudson, R. A. 1974. Systemic Generative Grammar. in *Linguistics*, 139.

Hudson, R. A. 1976. *Arguments for a Non-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udson, R. A. 1986. *Linguistics*, 24, pp. 791—815.

Hunston, Susan & G. Thompson (eds.) 2000.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C]. Oxford: Oxford UP.

Hunston, S. & G. Thompson (eds.) 2006. *System and corpus: exploring connections*. London: Equinox.

Hyland, K. 2001. Humble servants of the discipline? Self-mention in research articles. *English for Special Purposes* 20: 207—226.

Hyland, K. 2002a. Authority and invisibility: Authorial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1091—1112.

Hyland, K. 2002b. Options of identity in academic writing. *ELT Journal* 56,4: 351—358.

Hyland, K. 2004. *Disciplinary Discours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cademic Writing*.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ymes, D. 1970.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Gumperz, J. & Hymes, D.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0.

Hymes, D. H. 1972.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J. B. Pride and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pp. 269—293.

Iedema, R. 2001a. Analyzing film and television: a social semiotic account of Hospital. In T. Van Leeuwen & C. Jewitt (eds.) *The Handbook of Visual Analysis*. London: SAGE. 183—206.

Iedema, R. 2001b. Resemiotization. *Semiotica* (135): 23—40.

Iedema, R. 2003. Multimodality, resemiotisation: extending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as multisemiotic practice.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2): 29—57.

Jewitt C. 2002. The move from page to screen: The multimodal reshaping of school English [J]. *Visual Communication* 1(2): 171—195.

Jewitt, C. 2005/2006. *Technology, Literacy and Learning: A Multimodal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Jewitt, C. 2008.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ase of 'ability' in UK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In V. K. Bhatia, J. Flowerdew & R. H. Jones. (eds.) *Advances in Discourse Studies* London: Routeledge. 149—162.

Jewitt, C. 2009. (ed.) *Handbook of Multimod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Johnson, K. 1979.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and communicative processes. in Brumfit, C. J. & Johnson, K.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UP, 1979, pp. 192—205.

Kaplan, A. 1993. *French Less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elly, L. G. 2002. *The Mirror of Grammar*. John Benjamins.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UP.

Kress, G. & T. vanLeeuwen. 1996/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Kress, G. 2003. *Literacy in the New Media Age* . London: Routledge.

Kress, G. 2009. Literacy and multimodalit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L. A. Lievrouw & S. Livingstone (eds.) *New Media (Vol. III)*. London: SAGE. 274—300.

Kress, G. R. (ed.) 1976. *Halliday: System and Func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UP.

Kress, G. , & T. vanLeeuwen. (eds.)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Arnold.

Kress, G. , Jewitt, C. , Ogborn, J. & C. Tsatsarelis. 2001. *Multimod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Rhetorics of the Science Classroom*. London: Continuum.

Labov, William, & Joshua Waletzky. 1967. Narrative Analysis: Oral Vers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J. Helm (ed.) *Essays on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s*. Seattle, Washington: U of Washington. pp. 12—44.

Labov, William.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Philadelphia: Univ. of Pennsylvania Press.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mb, S. M. 1966. *Outline of Stratificational Grammar*. Washington: Georgetown U. P.

Lamb, S. M. 1999. *Pathways of the Brain: The Neurocognitive Basis of Languag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s. 1 & 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ch, G. N. 1974. *Seman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Lemke, J. L. 1984. *Semiotics and Education. Toronto (Toronto Semiotic Circle Monograph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Victoria College.

Lemke, J. L. 1992. Interpersonal meaning in discourse: value orientations. In M. Davies and L. Ravelli (eds.) *Advance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Recent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inter. pp. 82—104.

Lemke, J. L. 1998. Multiplying meaning: Visual and verbal semiotics in scientific text. In J. R. Martin & R. Veel (eds.) *Reading Science: Critic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s of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87—113.

Lemke, J. L. 1998. Resources for attitudinal meaning: evaluative orientations in text semantics. *Functions of Language*. 1998. 5 (1): 33—56.

Lemke, J. L. 2000. Multimedia literacy demands of the scientific curriculum.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0(3): 247—271.

Lemke, J. L. 2002. Travels in hypermodality. *Visual Communication* (1): 299—325.

Lemke, J. L. 2009. Multimodal genres andtransmedia traversals: Social semio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emiotica* (177):1—4.

LeVine, P. & R. Scollon (eds.) 2004. *Discourse and Technology: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C. U. P.

Li, Zhanzi. 2003. Appraisal Resources as Knowledge in Cross-Cultural Autobiographies. *Knowledge & Discourse: Speculating on Disciplinary Futures*.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2002. Web Proceedings, Jul. 2003. http: ec. hku. hk/kd2proc. Eds. C. Barron, P. Benson & N. Bruce.

Littlewood, William. 1981.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UP.

Lockwood, D. G. 1972.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ificational Gramma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tch Inc.

Lukin, Annabelle. 2001. A talk on M. A. K. Halliday's way of approaching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Radio National Australia*. 26 August 2001.

Lyons, J. (ed.) 1970. *New Horizons in 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Mackay, D., Brian Thompson and Pamela Schaub. 1970/1978. *Breakthrough to Literacy Teachers Manual*. Longman.

Macken-Horarik, Mary. 2003. Appraisal and special instructiveness of narrative. *Text*, 2003: 23 (2), pp. 285—312.

Malinowski, B. 1923.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in *Supplement to The Meaning of Meaning* by C. K. Ogden and I. A. Richards. Routledge & Kegan Paul.

Malinowski, B. 1935.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II)*. London: Allen and Unwin.

Martin, J. R. & J. Rothery, 1980. *Writing Project: Report* 1980.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Sydney.

Martin, J. R. & M. Stenglin. 2007. Materializing reconciliation: negotiating difference in a transcolonial exhibition. In Royce, T. & W. Bower. (eds.), 215—238.

Martin, J. R. & P. R. R. White. 2004. "Attitude: Ways of feeling" in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London: Palgrave. (in press)

Martin, J. R. 1985. Process and Text: two aspects ofsemiosis. in J. D. Benson & W. S. Greaves (eds.). *Systemic Perspectives on Discourse, Vol. 1: Selected Theoretical Papers from the 9th International Systemic Workshop*, pp. 248—274. Norwood. N. J.: Ablex.

Martin, J. R. 1987. The Meaning of Feature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In Halliday & Fawcett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Systemic Linguistics*. London/New York: Pinter.

Martin, J. R. 1992. *English Text: System and Structure*.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Martin, J. R. 1993. Life as a Noun: Arresting the Universe i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h. In M. A. K. Halliday and J. R. Martin (eds.) *Writing Science: Literacy and Discursive Power*. Routledge Falmer.

Martin, J. R. 1995. Interpersonal Meaning, Persuasion and Public Discourse: Packing Semiotic Punch, *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5, 15, 1, June, 33—67.

Martin, J. R. 1999. Modelling context: a crooked path of progress in contextual linguistics. in M. Ghadessy (ed.) *Text and Context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Martin, J. R. 2000. Factoring Out Exchange: Types of Structure. in M. Coulthard, J. Cotterill and F. Rock (eds.) *Working with Dialogue*, Tubingen: Niemeyer.

Martin, J. R. 2004. Mourning: how we get aligned. *Discourse and Society*, 2004, 15 (2−3), pp. 321−344.

Martin, J. R. 2008a. Tenderness: Realization and instantiation in a Botswanan town. In N. Nørgaard (ed.)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in Use—Odense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9). Odense: University of Odense Press, 30−62.

Martin, J. R. 2008b. Innocence: Realisation, insta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in a Botswanan town. In N. Knight & A. Mahboob (eds.) *Questioning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7−54.

Martin, J. R. 2009. Realisation, insta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Some thoughts on identity in youth justice conferencing. *DELTA-Documentação de Estudos em Linguistica Teorica e Aplicada* 25: 549−583.

Martin, J. R. 2010. Semantic variation: modelling realisation, insta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in social semiosis [A]. In M. Bednarek & J. R. Martin (eds.), 1−34.

Martin, J. R. & D. Rose, 2007. *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 (2nd edition). London: Continuum.

Martin, J. R. & D. Rose, 2003. *Working with Discourse*.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Martin, J. R. & D. Rose, 2008. *Genre Relations: Mapping Culture* [M]. London: Equinox.

Martin, J. R., M. Zappavign, C. Cleirigh & P. Dwyer. 2012. Users in uses of language: Embodied identity in Youth Justice Conferencing. In Wang Zhenhua (ed.) *Collected Works of J. R. Martin* (8). Shang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258−288.

Martin, J. R., Matthiessen, Christian, and Painter, Clare. 1997. *Working with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Martin, J. R. & 王振华, 2008, 实现化、实例化和个性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种层次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73−81。

Martinec, R. & A. Salway. 2005. A System for image-text relations in new (and

old) media. *Visual Communication*(4): 337—371.

Martinec, R. 2000.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n M. Jackson's Jam [J]. *Social Semiotics* (10): 313—329.

Martinec, R. 2004. Gestures that co-occur with speech as a systemic resource: The realization of experiential meaning in indexes. *Social Semiotics* 14 (2): 193—213.

Maton, K. 2005.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A sociology of re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change and the conditions of emergence for cultural studies*. 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aton, K. 2011. Theories and Things: The Semantics of Disciplinarity. In F. Christie and K. Maton (eds.) *Disciplinarity: Functional Linguistic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London: Continuum, 62—84.

Maton, K. 2012. *Knowledge and Knowers: Towards a realist s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Maton, K. 2013. Making semantic waves: A key to cumulative knowledge-building.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journal homepage: www. elsevier. com/locate/linged.

Matthews, P. H. 1970. Recent Development in Morphology. In J. Lyons: 1970, pp. 96—114.

Matthiessen, C. M. I. M. 2007.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according to systemic functional theory: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70s. In R. Hasan, C. M. I. M. Matthiessen & J. Webster (eds.) *Continuing Discourse on Languag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Vol. 2). London: Equinox, 505—562.

Matthiessen, Christian & M. A. K. Halliday. 1997.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 First Step into the Theory*. Online.

Matthiessen, Christian M. I. M. 2005.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Macquarie University Page (last updated: 02/27/2005).

Maya Khemlani David. 1990. The Bell Tolls for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The English Teacher* Vol. XIX, July, 1990.

McIntosh, Angus. 1952. *An Introduction to a Survey of Scottish Dialects*. Edinburgh: Nelson.

McIntosh, Angus & M. A. K. Halliday, 1966. *Patterns of Language: Papers in General, Descriptiv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Melrose, Robin. 1991. *The Communicative Syllabus: A Systemic Functional Approach*. London: Pinter.

Mitchell, T. F. 1957. The Language of Buying and Selling in Cyrenaica: A Situational Statement. *Hesperis* 26. 31—71. (Reprinted in T. F. Mitchell. 1975. *Principles of Neo-Firthian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Mohan, B. 1986. *Language and Content*.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Morgan, J. L. & Sellner, B. M. 1990. Discourse and linguistic theory. In Spiro, R. J. et al (eds.) *Theoretical Issues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New Jersey: Erlbaum.

Mukarovsky, Jan. 1964. Standard Language and Poetic Language. In *A Prague School Reader on Esthetics, Literary Structure and Style*. Paul Gavin (ed. and trans.) 17—30. Washington D C: George University Press.

Munby, J. 1978. *Communicative Syllabus Design*. Cambridge: CUP.

New London Group. 1996.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66(1): 69—92.

Norris, S. 2004. *Analyzing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London: Routeledge.

Nöth, W. 1990. *Handbook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Halloran, K. L. & B. A. Smith (in press). Multimodal studies. In K. L. O'Halloran & B. A. Smith (eds.) *Multimodal Studies: Exploring Issues and Domains*. London: Routledge.

O'Halloran, K. L. 1999. Interdependence, interaction and metaphor in multisemiotic texts. *Social Semiotics* (3):317—354.

O'Halloran, K. L. 2000. Classroom discourse in mathematics: amultisemiotic analysis.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10): 359—388.

O'Halloran, K. L. 2004.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 London: Continuum.

O'Halloran, K. L. 2005. *Mathematical Discourse: Language, Symbolism and Visual Images*. London: Continuum.

O'Halloran, K. L. 2007. Mathematical and scientific forms of knowledge: A systemic functional multimodal grammatical approach. In F. Christ & J. R. Martin (eds.) *Language, Knowledge and Pedagogy*. New York & London: Continuum. 205—238.

O'Toole, 1979. Henry Reed, and what follows the "Naming of Parts" in Birch & O'Toole (eds.), 1988.

O' Toole, M. 1994. *The Language of Displayed Art*.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Painter, Claire. 2008. The role of color in children's picture books: Choices in AMBIENCE.. In Unsworth, L. (ed.) 89—111.

Painter, Clare. 1993. *Learning through Language: A Case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s a Resource for Learning from 2 1/2 to 5 Years*.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Sydney.

Painter, Clare. 1994. *Into the Mother Tongue: a case study in early language development*. London and Dover, N. H.: Frances Pinter.

Palmer, F. R. (ed.) 1968. *Selected Papers of J. R. Firth 1952—1959*. London: Longman.

Palmer, F. R. 1989. *The English Verb*. New York: Longman World.

Palmer, G. B.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Parret, H. (ed.) 1974. *Discussing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Pike, K. L. 1954.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Glendale.

Postal, P. M. 1969. Review Essay on Angus McIntosh and M. A. K. Halliday. *Patterns of Language: Papers in General, Descriptive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5, 409—426.

Quirk, 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Robins, R. H. 1980. *Gener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London: Longman.

Roy, Bernard. 1999. *Reasoned Grammar, Logic and Rhetoric at Port Royal*.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Royce, T. & W. Bower (eds.) 2007.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Royce, T. 2002. Multimodality in the TESOL classroom: Exploring visual-verbal synergy. *TESOL Quarterly* 36(2): 191—205.

Royce, T. 2007. Intersemiotic complimentarity: A framework for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Royce & W. Bower (eds.), 63—109.

Sampson, G. 1980. *Schools of Linguistics*.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ampson, J. M. 1979. *A First Course in Linguistic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apir, Edward. 1921.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Saussure, F. 1966.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W. Baskin).

London/New York: McGraw-Hill.

Saussure, F. de. 1915.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Paris, tr. Wade Baskin, 1959.

Schultz, Renate A. 1984.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yllabus design: The need for a broad perspective. *ADFL Bulletin*, 15, No. 3 (March 1984) 1—7.

Scollon, R. & S. Wong-Scollon. 2004. *Nexus Analysis: Discourse and the Emerging Internet*. London: Routeledge.

SIL International. 1999. How to develop a situational-topical syllabus. *Language Links Library*. Page content last modified: 21 March 1999.

Sinclair, J. 1966. Taking a poem to pieces. In Fowler, 1966. *Essays on Style and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p. 68—81.

Sinclair, J. McH and R. M. Coulthard. 1975. *Towards an Analysis of Discourse: the English Used by Teachers and Pupils*. Oxford: OUP.

Spencer, J. & J. Gregory. 1964.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tyle, in Spencer (ed.) *Linguistics and Style*. London: OUP.

Stein, P. 2008. *Multimodal Pedagogies in Diverse Classroom*[M]. New York: Routledge.

Strevens, P. D. (ed.) 1966. *Five Inaugural Lectur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voboda, K., Schmidt, C. F., Schnapp, B. J., & S. M. Block. 1993. Direct observation of kinesin stepping by optical trapping interferometry [J]. *Nature* 365(6448): 721—727.

Swales, L. 1990. *Genre Analysis: 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Thibault, P. 1987.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Halliday., in R. Steele & T. Threadgold (eds.) *Language Topics: Essays in Honor of Michael Halliday*, Vol. 2, 599—627. Amsterdam: Benjamins.

Thompson, Geoffrey. 1996.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Arnold.

Thompson, Geoffrey. 2001. Interview with M. A. K. Halliday, Cardiff, July 1998. *DELTA* vol. 17, No. 1, San Paulo, 2001.

Thompson, Greggory & Hunston, S. (2000) *Evaluation: An introduction*. In S. Hunston & G. Thompson (eds.) *Evaluation in Text: Authorial St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rim, J. L. M., R, Richterich, J. A. van Ek, and D. A. Wilkins. 1980. *Systems Development in Adult Language Learning: A European Unit/Credit System for Modern Language Learning by Adults*. The Council of

Europe. Oxford: Pergamon.

Unsworth L. (ed.) 2008. *New Literacies and English Curriculum*.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Unsworth L. 2005. *E-Literature for Children: Enhancing Digital Literacy Learning*. New York: Routledge.

Unsworth, L. & C. Cleirigh. 2009. Multimodality and r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through image-text interaction. In C. Jewitt (eds.), 151—163.

Unsworth, L. 2001. *Teaching Multiliteracies across the Curriculum: Changing Contexts of Text and Image in Classroom Practic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Ure, J. & J. Ellis. 1974/1977. Register i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Sociology. In Uribe-Villas (ed.) *Issues in Sociolinguistics*. 197—243. The Hague: Mouton.

Vachek, J. 1966. *The Linguistic School of Prague: An Introduction to Its Theory and Practice*. Bloomington.

Vachek, J. 1976. *Selected Writings in English and General Linguistics*. Hague: Mouton.

van Leeuwen, T. 1999. *Speech, Music, Sound*. London: Macmillan.

van Leeuwen, T. 2006. Towards a semiotics of typography. *Information Design Journal* (2): 139—155.

Ventola, E. & J. Moya. (eds.) 2009. *The World Told and the World Shown: Multisemiotic Issu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Ventola, E. 198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A Systemic Approach to the Semiotics of Service Encounters*. London: Pinter.

Ventola, E. 1989. Problems of modeling and the applied iss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re. *Word*. Vol. 40,1—2, 1989.

Wells, 1947. Immediate constituents. *Language*, 21 (1945), reprinted in Joos, Readings, pp. 186—207.

Whorf, Benjamin L. 1945. Grammatical Categories. *Language*, 21 (1945), 1—11. (Reprinted in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Papers*. (edited by John B. Carroll), New York: Wiley, 1956.)

Widdownson, H. G. 1978. *Teaching English as Commun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ddownson, H. G. 1979. *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ilkins, D. 1976. *Notional Syllabu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alden, Janice. 1983. *Communicative Syllabus*. Oxford: Pergammon Press.

Zappavigna, M. C. Cleirigh, P. Dwyer & J. R. Martin. 2010a. The coupling of gesture and phonology. In M. Bednarek & J. R. Martin (eds.) *New discourse on language: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on multimodality, identity and affiliation*. London: Continuum, 219—236.

Zappavigna, M. C. Cleirigh, P. Dwyer & J. R. Martin. 2010b. Visualising Appraisal Prosody. In A. Mahboob & N. Knight (eds.) *Appliable Linguistics: Texts, contexts, and meanings*. London: Continuum, 150—167.

Zappavigna, M., P. Dwyer & J. R. Martin. 2008. Syndromes of meaning: Exploring patterned coupling in a NSW Youth Justice Conference. In A. Mahboob & K. Knight (eds.) *Questioning Linguistic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164—185.

陈君、刘辰诞:篇章信息度与写作和阅读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2(3),58—60,1999 年。

陈瑜敏、秦小怡:教科书语篇多模态符号的介入意义与多声互动,《外语与外语教学》,(12):15—19。2007 年。

陈瑜敏、王红阳:多模态语篇图像的概念意义与图文关系——当代教科书的多模态语篇分析,《宁波大学学报》,2008(2):124—129。

成文、田海龙:多模态话语的社会实践性,《语言学研究》,2006(8),135—141。

丁岩:高中英语教学中不同文体的阅读指导,《中小学外语教学》,2000(7)。

范洛文(陆兴华 译):图像和声音叙述里的模态,载许江、吴美纯主编,《非线性叙事》,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年,14—21。

方立、胡壮麟、徐克容:谈谈现代英语语法的三大体系和交流语法学,《语言教学与研究(增刊一)》,1997 年 6 月。

方琰:An analysis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from a SFL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Painting of the Upper Bian River in Pure Brightness Festival",载黄国文主编,《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研究》第 2 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154—166。

丰国欣:论英语写作中的关联参与——语篇语用纽带研究之一,《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 年第 8 期,27—29。

顾绍熹,李基安:英语情态助动词的非推测性用法,《外国语》,1987(2)。

胡丹:Emmett Williams 诗"she loves me not"多模态话语分析,《外语与外语教学》(11),2007b,16—19。

胡丹: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一则香水广告赏析,《华东交通大学学

报》,2007(3),126—130。
胡瑾、曾蕾:学术会议英语演讲语篇多模态语言符号意义构建,《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3):12—15。
胡壮麟:《功能主义纵横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年。
胡壮麟:韩礼德:《国外语言学》,1983(2)。
胡壮麟:韩礼德的语言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84(1)。
胡壮麟: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当代外语研究》,2012(2)。
胡壮麟:全国功能语言学历届研讨会(1989—2003)的见证,《外语艺术教育研究》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专号,2004年9月,89—94。
胡壮麟:社会符号学研究中的多模态化,《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1),1—10。
胡壮麟:王力与韩礼德,《功能主义纵横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胡壮麟:小句与复句,载胡壮麟主编,《语言系统与功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
胡壮麟:语法隐喻,《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4),1—6。
胡壮麟:语境研究的多样化,《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4(3)。
胡壮麟:语篇语言学,载杨自俭主编,《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281—314。
胡壮麟、董佳:意义的多模态构建:对一次多媒体竞赛的语篇分析,《外语电话教学》,2006(6):3—12。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黄国文(主编):《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研究》第2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黄国文、廖海青:电视访谈节目的言语功能和互动模式,《外语研究》,2008(4),1—9。
黄衍:试论英语主位与述位,《外国语》,1985(5)。
寄影:语篇分析与精读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21(1),57—60。
兰姆(程琪龙采访、翻译):兰姆教授谈神经认知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2):61—64。
李战子、高一虹、李芳芳:留美自述中的评价资源、谦虚策略与学术身份建构,载高一虹等著,《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社会心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李战子: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multimodal English textbooks and the role of English in a Teenager's life,《中国符号学研究》,2009(1),265—278。

李战子:多模态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外语研究》,1999(5),1—8。
李战子:评价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应用和问题,《外语研究》,2004(5)。
李战子:身份策略与矛盾境地,《外国语》,2004(5)。
李战子:学术话语中认知型情态的多重人际意义,《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5)。
李战子、向平:当代中国新话语之一——《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巴赫金式解读[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6),21—25。
李志雪:从语义连贯角度谈如何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23(3),51—54。
林纪诚:英语语篇中的词汇衔接手段,《外国语》,1986(5)。
宁春岩:导读,载 Ouhalla,J. *Introducing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From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to Minimalis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F23—F33。
庞玉厚、方琰、刘世生: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外语教学与研究》,2010(2),144—149。
彭宣维:现代汉语词汇的评价系统,《语言学研究》,2004年。
秦秀白:体裁教学法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32(1),42—46。
苏晓军: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外国语》,2009 (5),47—51。
汤斌:Maton的合理化语码理论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合作,《现代外语》,2014(1)。
王红阳:多模态语篇分析:系统功能视角。载黄国文主编,《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研究》第1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153—157。
王红阳:多模态广告语篇的互动意义的构建,《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6),31—34。
王红阳:卡明斯诗歌"l(a"的多模态功能解读,《外语教学》,2007(5),22—25。
王力:《汉语语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1954年。
王振华:评价系统及其运作,《外国语》,2001(6)。
徐盛桓:再论主位与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4)。
徐盛桓:主位与述位,《外语教学与研究》,1982(1)。
杨炳钧,覃朝宪:《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元功能思想》,中国译协:《中国翻译网》,2001年。
杨建平:《体裁教学法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北京英才信息咨询中心,2003年。
杨信彰、辛志英:多模态研究综述,载黄国文、常晨光主编,《功能语言学年度评论》,2010年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3—34。
叶起昌:超文本多语式的社会符号学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6),437—442。
叶起昌:电子语篇与后印刷时代的读写,《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6(4),87—91。

叶起昌:论后印刷时代话语中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05(4),61—65。
原雪、陈天祥:国际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新发展——2011年11届世界认知语言学大会综述,《德州学院学报》,2006(5):86—89。
詹宏伟、朱永生:Halliday与语料库建设,《外语学刊》,2014年。
张德禄: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外语》,2009(1),24—30。
张德禄:多模态学习能力培养模式探索,《外语研究》,2012(2),9—14。
张德禄:语域理论简介,《现代外语》,1987(4)。
张辉、周红英:认知语言学的新发展——认知社会语言学——兼评Kristiansen & Dirven(2008)的《认知社会语言学》,《外语学刊》,2010(3),37—42。
张月祥:英语情态助动词的推测性用法,《外国语》,1986(5)。
赵　璞:主位连接和信息处理与英语写作的连贯性,《外语研究》,1998(1),21—25。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朱永生:合法化语码理论对Bernstein知识结构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
朱永生:《系统功能语言学个体化研究的动因及其哲学指导思想》,《现代外语》,2012年第4期。
朱永生:《语境动态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外语学刊》,2007(5),82—86。
朱永生:论Chain与Choice,《现代外语》,1988(2)。
朱永生:论语义波的形成机制,《外国语》,2014。
朱永生:谈谈英语信息系统,《现代外语》,1986(4)。
朱永生:英语重复现象的多种功能,《外国语》,1988(3)。
朱永生、王振华(主编):《马丁学术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朱永生、徐玉臣:两种语境模型的对比,《中国外语》,2005(3)。
朱永生、严世清:语法隐喻理论的根据及其贡献,全国第六届功能语法研讨会,复旦大学,1999年。
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多维思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朱永生、严世清:《系统功能语言学再思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功能语言学导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朱永生、郑立信、苗兴伟:《英汉语篇衔接手段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为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大学外语学生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拓宽知识面、增强思辨力、孕育创新精神的各种教材和阅读材料甚为必要。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必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为培养名副其实的优秀外语人才做出长远贡献。

主编 胡壮麟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

语篇语言学概论/姜望琪

现代语言学流派概论/封宗信

语言与认知概论/齐振海、张辉

语言与语言学概论/彭宣维

语用学：现象与分析/冉永平

第二语言研究方法概论/田贵森

文体学概论/刘世生、朱瑞青

生成语言学概论/戴曼纯

英语词典学概论/文军

语义学概论/李福印

音系学概论/史宝辉

语用和认知概论/孙亚

应用语言学概论/武尊民

“北大外文学堂”
微信公众号

“北京大学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ISBN 978-7-301-28007-2

9 787301 280072 >

定价:65.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第3版
作者=胡壮麟等著
页数=469
SS号=14207974
DX号=
出版日期=2017.02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